

朱生豪 译

经典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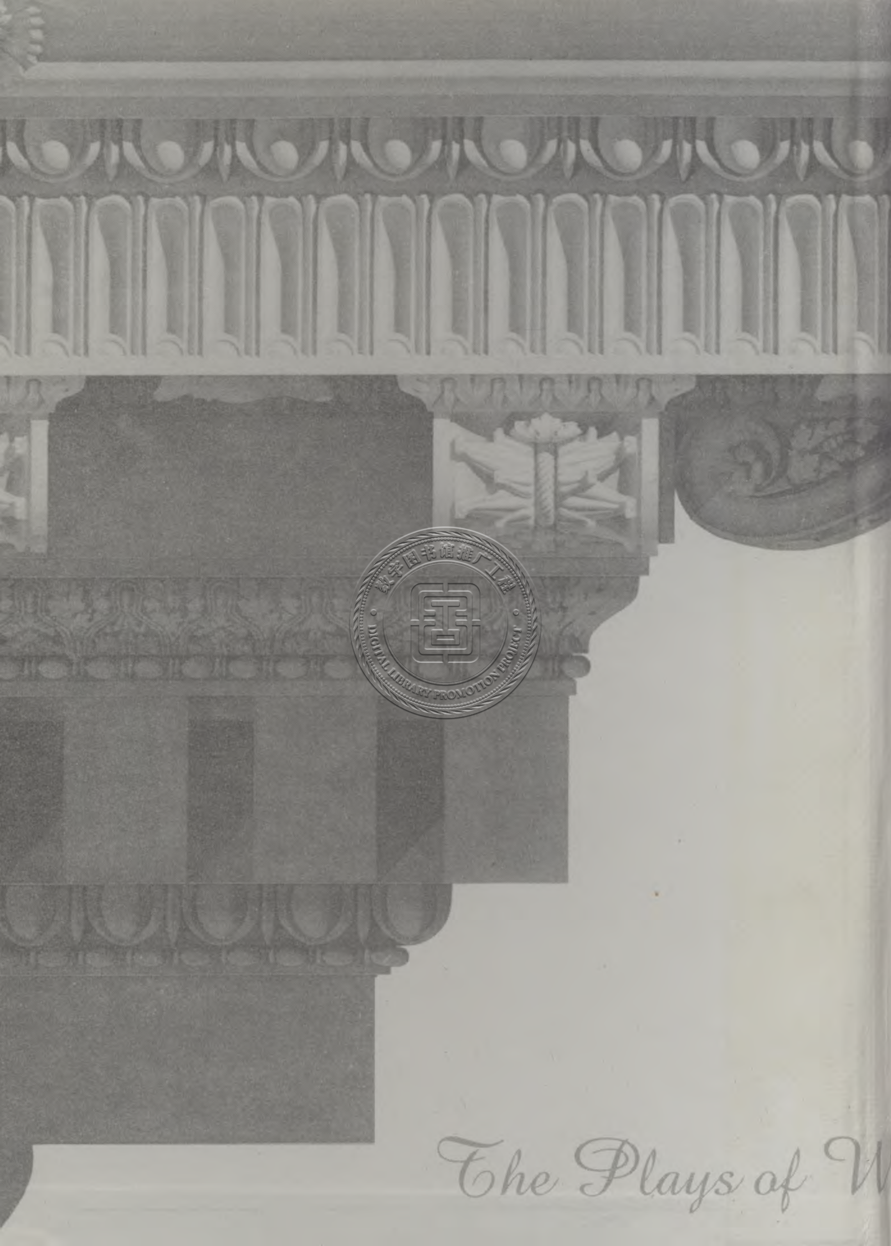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戏剧

科利奥兰纳斯
约翰王
麦克白

Coriolanus
g John
cbeth

海古籍出版社

The Play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Plays of W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科利奥兰纳斯
约翰王
麦克白



朱生豪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lliam Shakespea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利奥兰纳斯;约翰王;麦克白/(英)莎士比亚(Shakespeare, W.)著;朱生豪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
(经典读本·莎士比亚戏剧)
ISBN 7—5325—3196—1

Ⅰ.①科... ②约... ③麦... Ⅱ.①莎... ②朱...
Ⅲ.戏剧文学-剧本-英国-中世纪 Ⅳ.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9822 号

经典读本·莎士比亚戏剧

科利奥兰纳斯

约翰王

麦克白

朱生豪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6 印张 10 $\frac{12}{36}$ 插页 4 字数 185,000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ISBN 7-5325-3196-1

I·1549 定价:1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64063949

出版说明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是英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古典剧作家。他的戏剧作品内容包罗万象,人物性格鲜明,情节丰富生动,思想博大精深,语言精炼华美,是世界性的传统文化的瑰宝。数百年来,许多作家、学者从事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考证、注释、编校、评论,莎士比亚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莎学。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莎士比亚研究会,莎剧的剧场演出也经久不衰。从电影的发轫到今天,莎剧还一直是众多电影导演的灵感来源,《哈姆莱特》、《奥瑟罗》、《麦克白》、《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等,都曾被成功地搬上银幕。

朱生豪(1912—1944)是中国系统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第一人,自谓其译文“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凡遇原文中与中

文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是否顺口，音节是否调和。一字一句未惬，往往苦思累日”。朱生豪所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947 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学界公认，他的中文译本的成就是最高的。

鉴于莎士比亚戏剧的不朽魅力以及朱生豪译本的巨大成就，上海古籍出版社特推出“经典读本 · 莎士比亚戏剧”，收入朱生豪精译的 31 部莎剧，文字部分基本上一仍其旧，个别处吸取了半世纪以来莎剧翻译研究的成果，限于体例，不一一注明。全书分 10 册，便携式开本，精装，配插图，既便于阅读，亦适合典藏。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4 月



目　录

科利奥兰纳斯……… 1

约翰王…………………… 149

麦克白 …………… 253



科利奥兰纳斯

Coriolanus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剧中人物

卡厄斯·马歇斯　后称卡厄斯·马歇斯·科利奥兰纳斯

泰特斯·拉歇斯
考　密　涅　斯　}　征伐伏尔斯人的将领

米尼涅斯·阿格立巴　科利奥兰纳斯之友

西西涅斯·维鲁特斯
裘涅斯·勃鲁托斯　}　护民官

小马歇斯　科利奥兰纳斯之子

罗马传令官

塔勒斯·奥菲狄乌斯　伏尔斯人的大将

奥菲狄乌斯的副将

奥菲狄乌斯的党羽们

尼凯诺　罗马人

安息市民

阿德里安　伏尔斯人

二伏尔斯守卒

伏伦妮娅　科利奥兰纳斯之母

维吉利娅　科利奥兰纳斯之妻

凡勒利娅　维吉利娅之友

维吉利娅的侍女

罗马及伏尔斯元老、贵族、警吏、侍卫、兵士、市民、使者、奥菲狄乌斯的仆人及其他侍从等

地点

罗马及其附近；科利奥里及其附近；安息





第一幕

第一场　罗马。街道

（一群暴动的市民各持棍棒及其他武器上。）

市民甲　在我们继续前进之前，先听我说句话。

众人　说，说。

市民甲　你们都下了决心，宁愿死，不愿挨饿吗？

众人　我们都下了决心了，我们都下了决心了。

市民甲　第一，你们知道卡厄斯·马歇斯是人民的最大公敌。

众人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市民甲　让我们杀死他，然后我们要多少谷就有多少谷。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吗？

众人　不用多说；就这么干。走，走！

市民乙　各位好市民，听我说一句话。

市民甲　我们都是苦百姓，贵族才是好市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吃饱了，装不下的东西就可以救济我们。他们只要把吃剩下来的东西趁着新鲜的时候赏给

我们,我们就会以为他们是出于人道之心来救济我们;可是在他们看来,我们都是不值得救济的。我们的痛苦饥寒,我们的枯瘦憔悴,就像是列载着他们的富裕的一张清单;他们享福就是靠了我们受苦。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武器来复仇,趁我们还没有瘦得只剩几根骨头。天神知道我说这样的话,只是迫于没有面包吃的饥饿,不是因为渴于复仇。

市民乙　你特别提出卡厄斯·马歇斯来作为攻击的对象吗?

市民甲　我们第一要攻击他;他是出卖群众的狗。

市民乙　你不想到他替祖国立下了什么功劳吗?

市民甲　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愿抹煞他的功劳;可是他因为过于骄傲,已经把他的功劳抵消了。

市民乙　你不要恶意诽谤。

市民甲　我对你说,他所做的轰轰烈烈的事情,都只有一个目的:虽然心肠仁厚的人愿意承认那是为了他的国家,其实他只是要取悦于他的母亲,同时使他自己可以对人骄傲;骄傲便是他的美德的顶点。

市民乙　他自己也无能为力的天生的癖性,你却认为是他的罪恶。你不能说他是个贪心的人。

市民甲　要是我不能这样说他,我也不会缺少攻击他的理由;他有数不清的过失,说来也会叫人口酸。(内呼声)这是什么呼声?城那面的人们也起来了。我们

还在这儿多说什么？到议会去！

众人　来，来。

市民甲　且慢！谁来啦？

（米尼涅斯·阿格立巴上。）

市民乙　尊贵的米尼涅斯·阿格立巴；他是常常爱护着平民的。

市民甲　他是个好人；要是别人都像他一样就好了！

米尼涅斯　同胞们，你们现在要干些什么事？你们拿着这些棍棒到什么地方去？为了什么事？请你们告诉我。

市民甲　我们的事情元老院并不是不知道；他们这半个月来早已得到消息，知道我们将要有什么行动，现在我们就要做给他们看。人家说，穷人诉苦的时候，嘴里会发出一股可怕的气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有一双可怕的胳臂哩。

米尼涅斯　哎哟，列位，我的好朋友们，你们不要活命了吗？

市民甲　先生，我们早就没有命活了。

米尼涅斯　我告诉你们，朋友们，贵族们对于你们是非常关切的。你们要是把你们的穷困和饥荒归罪政府，还不如举起你们的棍棒来打天；因为这次饥荒是天神的意旨，不是贵族们造成的。政府总是尽心竭力，替你们解除种种重大的困难；你们应该屈膝

哀求,不该举手反抗,这才会对你们有好处。唉!灾祸使你们迷失了本性,引导你们到更大的灾祸的路上;你们诽谤着国家的领导者,他们像慈父一样爱护你们,你们却像仇敌一样咒诅他们。

市民甲 爱护我们!真的!他们从来没有爱护过我们:让我们忍受饥寒,他们的仓库里却堆满了谷粒;颁布保护高利贷的法令;每天都在忙着取消那些不利于富人的正当的法律,重新制定束缚穷人的苛酷的条文。我们要是不死在战争里,也会死在他们手里;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爱护!

米尼涅斯 你们必须承认你们自己太会恶意猜疑,否则你们就是一群不懂好坏的傻子。我要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给你们听,也许你们已经听见过;可是因为它适合我的目的,我要把它的意思再引申一下。

市民甲 好,我倒要听听,先生;可是你不要以为用一个故事就可以把我们的耻辱蒙混过去。请你讲吧。

米尼涅斯 从前有一个时候,身体上的各部器官联合向肚子反抗;它们申斥它像一个无底洞似的占据在身体的中央,无所事事,其余的器官有的管看,有的管听,有的管思想,有的管教训,有的管步行,有的管感觉,分工合作,共同应付着全身的需要,只有它只知容纳食物,不知分担劳苦。肚子回答说——

市民甲 好,先生,那肚子怎么回答?

米尼涅斯　别急，让我讲给你听。——那肚子，而决非肺部，微微地露出一丝冷笑——因为你瞧，我既然可以叫肚子说话，那么当然也可以叫它微笑——带着讥讽的口气回答那些愤愤不平的、嫉妒它的收入的作乱的器官，正像你们因为元老们跟你们地位不同，所以把他们信口诽谤一样。

市民甲　你那肚子怎么回答？哼！那戴着王冠的头，那视察一切的眼睛，那运筹决策的心，那胳臂——我们的兵士，那腿——我们的坐骑，那舌头——我们的吹号人，以及其他在我们这一个组织里各尽寸劳的属僚佐贰，要是他们——

米尼涅斯　要是他们怎样？这家伙抢在我的前面说话！要是他们怎样？要是他们怎样？

市民甲　要是他们受制于饕餮的肚子，那不过是身体上的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米尼涅斯　好，那便怎样？

市民甲　要是他们提出抗议，那肚子有什么话好回答呢？

米尼涅斯　我会告诉你的；只要你略微忍耐片刻，不要这么性急，你就可以听到肚子的回答。

市民甲　你讲话太不痛快。

米尼涅斯　听着，好朋友；这位庄严的肚子是很从容不迫的，不像攻击他的人们那样卤莽轻率，他这样回

答:“不错,我的全体的朋友们,”他说,“你们全体赖以生活的食物,是由我最先收纳下来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我是整个身体的仓库和工场;可是你们应该记得,那些食物就是我把它们从你们血液的河流里一路运输过去,一直传达到心的宫廷和脑的宝座;经过人身的五官百窍,最强韧的神经和最微细的血管都从我得到保持他们活力的资粮。你们,我的好朋友们,虽然在一时之间——”听着,这是那肚子说的话——

市民甲　好,好,他怎么说?

米尼涅斯　“虽然在一时之间,不能看见我怎样把食物分送到各部分去,可是我可以清算我的收支,大家都从我这领回食物的精华,剩下给我自己的只是一些糟粕。”你们觉得他的话说得怎样?

市民甲　那也回答得有理。你说这一段话是什么用意呢?

米尼涅斯　罗马的元老们就是这一个好肚子,你们就是那一群作乱的器官;因为你们要是把他们所讨论、所关切的问题仔细检讨一下,把有关大众幸福的事情彻底想一想,你们就会知道你们所享受的一切公共的利益,都是从他们手里得到,完全不是靠着你们自己的力量。你以为怎样,你这一群人中间的大拇脚趾头?

市民甲　我是大拇脚趾头？为什么我是大拇脚趾头？

米尼涅斯　因为你在这一场最聪明的叛乱里，是一个最低微、最卑鄙的人，却跑在众人的最前面；你这最下贱的恶棍，为了妄图非分的利益，竟敢自居于领导的地位。可是你们准备好举起你们粗硬的棍棒来吧；罗马和她的群鼠已经到了决战的关头；总有一方不免遭殃。

（卡厄斯·马歇斯上。）

米尼涅斯　祝福，尊荣的马歇斯！

马歇斯　谢谢。——什么事，你们这些违法乱纪的流氓，凭着你们那些龌龊有毒的意见，使你们自己变成了社会上的疥癣？

市民甲　我们一向多承您温语相加。

马歇斯　谁要是对你们温语相加，他也会恭维他心里所痛恨的人了。你们究竟要什么，你们这些恶狗？你们既不喜欢和平，又不喜欢战争；战争会使你们害怕，和平又使你们妄自尊大。谁要是信任你们，他将会发现他所寻找的狮子不过是一群野兔，他所寻找的狐狸不过是一群鹅；你们比冰上的炭火、阳光中的雹点更不可靠。你们的美德是尊敬那犯罪的囚徒，咒诅那执法的刑官。谁立下了功德，就应该受你们的憎恨；你们的欢心就像病人的口味，只爱吃那些足以加重他的病症的食物。谁要是信赖着

你们的欢心,就等于用铅造的鳍游泳,用灯心草去斩伐橡树。该死的东西!相信你们?你们每一分钟都要变换一个心,你们会称颂你们刚才所痛恨的人,唾骂你们刚才所赞美的人。你们在城里到处鼓噪,攻击尊贵的元老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倘使没有他们帮助神明把你们约束住了,使你们有一点畏惧,你们早就彼此相食了。他们究竟是什么目的?

米尼涅斯　他们要求照他们所索取的数量给他们谷物;他们说这城里藏着很多的谷物。

马歇斯　该死的东西!他们说!他们只会坐在火炉旁边,假充知道议会里所干的事;谁将要升起,谁正在得势,谁将要没落;宣布他们猜想中的婚姻;党同伐异,凡是他们所赞成的一方面,就夸赞它的强大;凡是他们所反对的一方面,就放在他们的破鞋子底下踹踏。他们说有很多的谷!要是那些贵族们愿意放下他们的慈悲,让我运用我的剑,我要尽我的枪尖所能挑到,把几千个这样的奴才杀死了堆成一座高高的尸山。

米尼涅斯　不,这些人差不多已经完全悔悟了;因为他们虽然行事十分卤莽,然而他们都是非常懦怯的。可是请问,还有那一群怎么说?

马歇斯　他们已经解散了,该死的东西!他们说他们肚子饿;叹息出一些陈腐的老话:什么饥饿可以摧毁

石墙;什么狗也要吃东西;什么肉是供口腹享受的;什么天神降下五谷,不是单为富人。用这种陈词滥调,倾吐他们的不平;他们的申诉是接受了,他们的请愿也得到了准许——一个奇怪的请愿,最慷慨的人听见了也会伤心,最大胆的人瞧见了也会失色——于是他们抛掷他们的帽子,高声欢呼,好像赌赛谁可以把他的帽子挂到月亮的钩上去似的。

米尼涅斯　准许了他们什么请愿?

马歇斯　由他们自己选出五个护民官,保护他们下贱的智慧:一个是裘涅斯·勃鲁托斯,一个是西西涅斯·维鲁特斯,还有那几个我不知道——哼!如果是我的话,就让这些乌合之众把城头上的天拆毁了,也决不答应他们;这样会使他们渐渐扩展势力,引起更大的叛乱。

米尼涅斯　真是怪事。

马歇斯　去,滚回家去,你们这些废物!

(一使者匆匆上。)

使者　卡厄斯·马歇斯呢?

马歇斯　这儿;什么事?

使者　将军,伏尔斯人起兵了。

马歇斯　我很高兴;我们可以有机会发泄发泄我们剩余下来的朽腐的精力了。瞧,我们的元老们来了。

(考密涅斯、泰特斯·拉歇斯及其他元老;裘涅斯·勃鲁托斯、

西西涅斯·维鲁特斯等同上。）

元老甲　马歇斯，您最近对我们说的话不错；伏尔斯人果然起兵了。

马歇斯　他们有一个领袖，塔勒斯·奥菲狄乌斯，你们就会知道他的厉害。我很嫉妒他的高贵的品格，倘然我不是我，我就希望我是他。

考密涅斯　您曾经跟他交战过。

马歇斯　要是整个世界分成两半，互相厮杀，而他竟站在我这一方面，那么我为了要跟他交战的缘故，也会向自己的一方叛变：能够猎逐像他这样一头狮子，是我所认为一件可以自傲的事。

元老甲　那么，尊贵的马歇斯，跟随考密涅斯出征去吧。

考密涅斯　这是您已经答应过的。

马歇斯　是的，我决不食言。泰特斯·拉歇斯，你将要再见我向塔勒斯挥剑。怎么！你动也不动？你想置身事外吗？

拉歇斯　不，卡厄斯·马歇斯；即使我必须一手扶杖而行，我也要用另一手挥杖从征，决不后人。

米尼涅斯　啊！这才是英雄本色！

元老甲　请你们各位驾临议会；我们那些最高贵的朋友们都在那里等着我们。

拉歇斯　（向考密涅斯）您先走；（向马歇斯）您跟在考密涅斯后面；我们必须跟在您的后面。

考密涅斯　尊贵的马歇斯！

元老甲　（向众市民）去！各人回家去！去！

马歇斯　不，让他们跟着来吧。伏尔斯人有许多谷；带这些耗子去吃空他们的谷仓吧。敬天畏上的叛徒们，你们已经表现了非常的勇敢；请你们跟着来吧。

（众元老、考密涅斯、马歇斯、泰特斯、米尼涅斯同下；众市民偷偷散开。）

西西涅斯　你见过像这个马歇斯一样骄傲的人吗？

勃鲁托斯　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

西西涅斯　当我们被选为护民官的时候——

勃鲁托斯　你没有留心到他的嘴唇和眼睛吗？

西西涅斯　他那种冷嘲热讽才叫人难堪呢。

勃鲁托斯　碰到他动怒的时候，天神也免不了挨他一顿骂。

西西涅斯　温柔的月亮也要遭他的讥笑。

勃鲁托斯　这些战争把他葬送了；他已经变得这样骄傲，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勇敢了。

西西涅斯　这样一种性格，在受到胜利的煽动以后，会瞧不起正午时候他所践踏的自己的影子。可是我不知道凭着他这种傲慢的脾气，怎么能够俯首接受考密涅斯的号令。

勃鲁托斯　他的目的只是争取名誉，他现在也已经有很好的名誉；一个人要保持固有的名誉，获得更大的

名誉,最好的办法就是处在亚于领袖的地位;因为要是有过错的话,就可以归咎于主将,虽然他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盲目的舆论就会替马歇斯发出惋惜的呼声,“啊!要是他担负了这个责任就好了!”

西西涅斯　而且,要是事情进行得顺利的话,舆论因为一向认定马歇斯是他们的英雄,考密涅斯的功劳也会被他埋没。

勃鲁托斯　对了,即使马歇斯没有出一点力,考密涅斯的一半的光荣也是属于他的;考密涅斯的一切错处,对于马歇斯也会变成光荣,虽然他不曾立下一点功劳。

西西涅斯　让我们去听听他们怎样调兵遣将;还要看看他除了这一副孤僻的神气以外,是用怎样的态度出发作战的。

勃鲁托斯　我们去吧。(同下。)

第二场　科利奥里。元老院

(塔勒斯·奥菲狄乌斯及众元老上。)

元老甲　所以照您看来,奥菲狄乌斯,罗马人已经预闻我们的计谋,知道我们行动的情形了。

奥菲狄乌斯　那不也是您的意见吗?凡是我们这儿所想到的事情,哪一件不是在我们还没有把它实行以

前,罗马就已经准备好对策了?自从我得到那边来的消息以后,到现在还不满四天;那消息是这样的:我想这封信还在我身边;是的,在这儿。“他们已经调遣一支军队,不知道是开向东方去的还是开向西方去的。饥荒很是严重;民不聊生,人心思乱。据闻那支军队由考密涅斯、马歇斯——你的旧日的敌人,罗马人恨他比你还要厉害——和泰特斯·拉歇斯——一个非常勇敢的罗马人——这三个人率领;大概是要开到你们边境上来的,请考虑考虑吧。”

元老甲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战场上;我们相信罗马一定准备着迎战了。

奥菲狄乌斯　你们以为把你们伟大的计划遮掩一下,让它到最后的关头方才暴露出来,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可是当它正在进行的时候,就已经被罗马人知晓了。我们本来预备趁罗马还没有知道我们计划以前,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占领许多城市,现在消息已经泄漏,我们的计划也要受到影响了。

元老乙　尊贵的奥菲狄乌斯,请您接受我们的委任,赶快到军前去;让我们守卫科利奥里。要是他们兵临我们城下,您就带领军队回来把他们赶走;可是我想他们一定还没有防备我们的进攻。

奥菲狄乌斯　啊!那可不能这么说;我可以确定说他们已经有充分的准备。不但如此,他们一部分军队已

经出发，把我们这儿作为唯一的目标。我去了。要是我有机会碰见卡厄斯·马歇斯，那么我们曾经立誓在先，一定要战到精疲力尽方才罢手。

众元老　愿神明帮助您！

奥菲狄乌斯　愿你们各位平安！

元老甲　再会！

元老乙　再会！

众元老　再会！（各下。）

第三场　罗马。马歇斯家中一室

（伏伦妮娅及维吉利娅上，各坐矮凳上做针线。）

伏伦妮娅　媳妇，你唱一支歌吧，或者让你自己高兴一点儿。倘然我的儿子是我的丈夫，我宁愿他出外去争取光荣，不愿他贪恋着闺房中的儿女私情。当年，他还只是一个身体娇嫩的孩子，我膝下还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他的青春和美貌正吸引着众人的注目，就在这种连帝王们的整天请求也都不能使一个母亲答应让她的儿子离开她眼前一小时的时候，我因为想到名誉对于这样一个人是多么重要，要是让他默默无闻地株守家园，岂不等于一幅悬挂在墙上的画像？所以就放他出去追寻危险，从危险中间博取他的声名。我让他参加一场残酷的战争；当他

回来的时候，他的头上戴着橡叶的荣冠。我告诉你，媳妇，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个男孩子的时候，还不及第一次看见他已经变成一个堂堂男子的时候那样喜欢得跳跃起来。

维吉利娅 婆婆，要是他战死了呢？

伏伦妮娅 那么他的不朽的声名就是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后裔。听我说句真心话：要是我有十二个儿子，我都同样爱着他们，就像爱着我们亲爱的马歇斯一样，我也宁愿十一个儿子为了他们的国家而光荣地战死，不愿一个儿子闲弃他的大好的身子。

（侍女上。）

侍女 太太，凡勒利娅夫人来瞧您来啦。

维吉利娅 请您准许我进去。

伏伦妮娅 不，你不要进去。我仿佛已经听见你丈夫的鼓声，看见他拉着奥菲狄乌斯的头发把他摔下马来，那些伏尔斯人见了他就像小孩子见了一头熊似的纷纷逃避；我仿佛看见他这样顿足高呼，“上前，你们这些懦夫！虽然你们是罗马人，你们却是在恐惧中生下来的。”他用套着甲的手揩去他额角上的血，奋勇前进，好像一个割稻的农夫，倘使不把所有的稻一起割下，主人就要把他解雇一样。

维吉利娅 他额角上的血！朱庇特啊！不要让他流血！

伏伦妮娅 去，你这傻子！那样才更可以显出他的英武

的雄姿，远胜于那些辉煌的战利品，当赫卡柏乳哺着赫克托的时候，她的丰美的乳房还不及赫克托流血的额角好看，当他轻蔑地迎着希腊人的剑锋的时候。——请凡勒利娅夫人进来。（侍女下。）

维吉利娅　上天保佑我的丈夫不要遭奥菲狄乌斯的毒手！

伏伦妮娅　他会把奥菲狄乌斯的头打到他膝盖底下去，在他的脖子上践踏。

（侍女率凡勒利娅及阍者重上。）

凡勒利娅　两位夫人早安。

伏伦妮娅　好夫人。

维吉利娅　今天幸会夫人，不胜欣慰。

凡勒利娅　你们两位都好？真是一对贤主妇！你们在这儿缝些什么？好一处清净的所在。小哥儿好吗？

维吉利娅　谢谢夫人，他很好。

伏伦妮娅　他宁愿看刀剑听鼓声，不愿见教书先生的面。

凡勒利娅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可以发誓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不瞒你们说，星期三那天我曾经瞧了他足足半个钟头；他有这么一副坚决的面孔。我见他追赶着一只金翅的蝴蝶，捉到了手又把它放走，放走了又去追它；这么奔来奔去，捉了放、放了捉，也不知道是因为跌了一交呢，还是因为别的缘故，他发起脾气来，咬紧了牙关，把那蝴蝶撕碎了；

啊！瞧他撕的时候那股劲儿！

伏伦妮娅　他父亲也是这样的脾气。

凡勒利娅　真是一个不同凡俗的孩子。

维吉利娅　一个顽皮的孩子，夫人。

凡勒利娅　来，放下你们的针线；今天下午我要你们陪我玩去。

维吉利娅　不，好夫人，今天我不出去。

凡勒利娅　不出去！

伏伦妮娅　偏要她出去。

维吉利娅　不，真的，请您原谅；在我的丈夫打仗没有回来以前，我决不迈出门槛一步。

伏伦妮娅　胡说！你不应该这样毫无理由地把你自己关在家里。来，你必须去访问访问那位害病的好夫人。

维吉利娅　我愿意祝她早日恢复健康，替她诚心祈祷；可是我不能去。

伏伦妮娅　为什么呢，请问？

维吉利娅　不是因为偷懒，也不是因为我冷酷无情。

凡勒利娅　你要做珀涅罗珀第二吗？可是人家说，她在俄底修斯出去以后所纺的纱线，不过使伊塔刻充满了飞蛾一般的食客而已。来，我希望你手里的布也像你的手指一样有知觉，那么你因为心怀不忍，也许不会再用针去刺它了。来，你必须跟我们一块

儿去。

维吉利娅　不,好夫人,原谅我;真的,我不想出去。

凡勒利娅　真的,你跟我去吧;我会告诉你关于尊夫的好消息。

维吉利娅　啊,好夫人,现在还不会就有好消息哩。

凡勒利娅　真的,我不是对你说笑话;昨天晚上他有信来。

维吉利娅　真的吗,夫人?

凡勒利娅　真的,不骗你;我听见一个元老说起。据说,伏尔斯人有一支军队开了过来,我们的主将考密涅斯已经带了一部分罗马军队前去迎敌了;尊夫和泰特斯·拉歇斯两人已经在他们的科利奥里城前扎下营寨,他们深信一定会在短时期内获得胜利。凭着我的名誉发誓,这是真的;所以请你陪我们去吧。

维吉利娅　请您多多原谅,好夫人;我以后什么都听从您就是了。

伏伦妮娅　随她去,夫人;照她现在这种样子,叫她同去也会扫我们的兴。

凡勒利娅　真的,我也这样想。那么再见吧。来,好夫人。维吉利娅,请你还是把你的忧愁撵出门外,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维吉利娅　不,夫人,我真的不去。我愿您快乐。

凡勒利娅　那么好，再见。（同下。）

第四场　科利奥里城前

（旗鼓前导；马歇斯、泰特斯·拉歇斯、军官、兵士等上；一使者自对面上。）

马歇斯　有人带消息来了；我可以打赌他们已经相遇了。

拉歇斯　我用我的马赌你的马，他们还没有相遇。

马歇斯　好，一言为定。

拉歇斯　算数。

马歇斯　喂，我们的元帅有没有跟敌人相遇？

使者　他们已经彼此相望，可是还没有交锋。

拉歇斯　这匹好马是我的啦。

马歇斯　我向你买回来。

拉歇斯　不，我不愿把它出卖或是送人；可是我愿意借给你骑五十年。让我们招降这城市吧。

马歇斯　那两支军队离这儿有多远？

使者　有一哩半光景。

马歇斯　那么我们可以互相听见鼓角的声音了。战神啊，请你默佑我们马到功成，好让我们立刻转过头来，挥舞我们热腾腾的利剑，去帮助我们战地上的友人！来，吹起喇叭来。

（吹议和信号；二元老及余人等在城墙上出现。）

马歇斯　塔勒斯·奥菲狄乌斯在你们城里吗？

元老甲　不，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不把你放在心上了。听，我们的鼓声（远处鼓声）正在召唤我们的青年们杀出去；我们宁愿推倒我们自己的城墙，也不愿被困在城内；我们的城门瞧上去虽然还是关得紧紧的，可是它们不过是用灯心草拴住的，等会儿就会自己打开。你听，远方的声音！（远处号角声）那是奥菲狄乌斯；听，他正在向你们那七零八落的军队大施挞伐。

马歇斯　啊！他们在交战了！

拉歇斯　让他们喧呼的声音鼓起我们的勇气。来，梯子！

（一队伏尔斯兵士上，自台前经过。）

马歇斯　他们不怕我们，却从城里蜂拥而出。现在把你们的盾牌挡在胸前，鼓起你们比盾牌更坚强的斗志，努力杀敌吧！上去，勇敢的泰特斯；想不到他们竟会这样藐视我们，把我气得出了一身汗。来啊，弟兄们；谁要是退缩不前，我就把他当作一个伏尔斯人，叫他死在我的剑下。

（号角声；罗马人败退；马歇斯重上。）

马歇斯　南方的一切瘟疫都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这些罗马的耻辱！愿你们浑身长满毒疮恶病，在逆风的一哩路之外就会互相传染，人家只要一闻到你们的气

息就会远远退避。你们这些套着人类躯壳的蠢鹅的灵魂！猴子们都会把他们打退的一群奴才，也会把你们吓得乱奔乱窜！该死！你们都是背后受伤；背上流着鲜红的血，脸却因为奔逃和恐惧而变成了灰白！提起勇气来，向他们反攻！否则凭着天上的神火起誓，我要丢下敌人，向你们作战了；留心着吧。上去；要是你们奋勇坚持，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回他们妻子的怀抱里去。

（号角声；伏尔斯人及罗马人重上交战；伏尔斯人败退城内，马歇斯追至城门口。）

马歇斯　现在城门开了；大家出力！命运打开它们，是为了追赶的人，不是为了逃走的人；瞧着我的样子，跟我来吧！（进城门。）

兵士甲　简直是蛮干！我可不来。

兵士乙　我也不高兴。（马歇斯被关在城内。）

兵士丙　瞧，他们把他关在里面了。

众人　他这回准要送命了。（号角声继续吹响。）

（泰特斯·拉歇斯重上。）

拉歇斯　马歇斯怎样啦？

众人　他一定被杀了，将军。

兵士甲　他紧紧追赶着那些逃走的敌人，一直追进了城里，突然之间他们把城门关上了，剩下他一个人在里面应付全城的敌人。

拉歇斯 啊,英勇的壮士!当他的无情的刀剑锋摧刃折的时候,他那有知的血肉之躯依旧昂然不屈。你被我们遗弃了,马歇斯;一颗像你的身体那么大的完整的红玉,也比不上你珍贵。你是一个恰如凯图理想的军人,不但在挥舞刀剑的时候勇猛惊人,你的威严的怒容,你的雷鸣一样的声音,也会使敌人丧胆,就像整个世界在害着热病而颤栗一样。

(马歇斯被敌众围攻流血重上。)

兵士甲 将军,瞧!

拉歇斯 啊!那是马歇斯!让我们救他出来,否则大家都要像他一样了。(众人上前激战,同进城内。)

第五场 科利奥里。街道

(若干罗马兵士携战利品上。)

兵士甲 我要把这带回罗马去。

兵士乙 我要把这带回去。

兵士丙 倒霉!我还以为这是银子哩。(远处号角声仍继续不断。)

(马歇斯及泰特斯·拉歇斯上,一喇叭手随上。)

马歇斯 瞧这些家伙倒是一分钟也不肯放松!垫子、铅汤匙、小小的铁器、刽子手也懒得剥下来的死刑犯身上的囚衣,这些下贱的奴才不等打完仗,就忙着

收拾起来了。都是该死的东西！听，元帅在那边厮杀得那么热闹！我们也去助战去！我灵魂里痛恨的仇人，奥菲狄乌斯，正在那儿杀戮着我们的罗马人。勇敢的泰特斯，你分一部分军队在城里扫荡扫荡，我再带着那些有勇气的，立刻就去接应考密涅斯。

拉歇斯 将军，你在流血呢；你已经战得太辛苦啦，该休息休息才是。

马歇斯 不要恭维我；我还没有杀上劲来呢。再见。这一点点血，可以鼓起我的勇气，有什么要紧；我要照这样子去和奥菲狄乌斯交战。

拉歇斯 但愿命运女神深深地恋爱着你；凭着她的无边的法力，使你的敌人的剑每击不中！勇敢的将军，愿胜利伴随着你！

马歇斯 愿命运同样照顾着你！再见。

拉歇斯 英勇绝伦的马歇斯！（马歇斯下）去，在市场上吹起你的喇叭来；召集全城的官吏，让他们明白我们的意旨。去！（各下。）

第六场 考密涅斯营帐附近

（考密涅斯率军队自前线退却。）

考密涅斯 弟兄们，休息一会儿；你们打得不错。我们

没有失去罗马人的精神，既不愚蠢地作无益的牺牲，在退却的时候，也没有露出懦怯的丑态。相信我，诸位，敌人一定还要向我们进攻。我们正在激战的时候，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从风里传来的我们友军和敌人激战的声音。罗马的神明啊！愿你们护佑他们获得胜利，正像我们希望自己获得胜利一样；当我们含笑相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向你们呈献感谢的祭礼。

（一使者上。）

考密涅斯　你带什么消息来了？

使者　科利奥里的市民从城里蜂拥而出，和拉歇斯、马歇斯两人的军队交战；我看见我们的军队被他们击退，就离开那儿了。

考密涅斯　你的话虽然是真，却不是好消息。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使者　一个多钟头了，元帅。

考密涅斯　一共不到一哩路，我们曾经听到过一阵短促的鼓声；你怎么一哩路要走一个钟头，到现在才把这消息送来？

使者　伏尔斯人的探子跟住了我，我不得不绕圈子走了三四哩路；要不然的话，元帅，我在半点钟以前早就把消息送来了。

考密涅斯　那边来的是谁？瞧他的样子，好像碰见过强

盗一般。嗳哟！他的神气有点儿像马歇斯；我从前也见过他这副模样的。

马歇斯 （在内）我来得太迟了吗？

考密涅斯 正像牧羊人听见雷声就知道它不是鼓声一样，我一听见马歇斯讲话的声音，就知道那不会是一个卑微的人在讲话。

（马歇斯上。）

马歇斯 我来得太迟了吗？

考密涅斯 是的，要是你身上染着的不是别人的血，而是你自己的血，那么你是来得太迟了。

马歇斯 啊！让我用就像我求婚时候一样坚强的胳臂拥抱你，让我用花烛送我们进入洞房的时候那样喜悦的心拥抱你！

考密涅斯 战士中的英华！泰特斯·拉歇斯怎样啦？

马歇斯 他正在忙得像一个法官一样：把有的人处死、有的人放逐、有的人罚款，有的人得到了赦免，有的人受到了警告；科利奥里已经隶属于罗马的名义之下，像一头用皮带束住的摇尾乞怜的猎狗，不怕它逃到哪儿去了。

考密涅斯 告诉我说他们已经把你们击退的那个奴才呢？他到哪儿去了？叫他来。

马歇斯 不要责骂他；他并没有虚报事实。可是我们的那些士兵——死东西！他们还要护民官！——他

们见了比他们自己更不中用的家伙,也会逃得像耗子见了猫儿似的。

考密涅斯　可是你们怎么会得胜呢?

马歇斯　现在还有时间讲话吗?敌人呢?你们是不是已经占到优势?倘然不是,那么你们为什么停了下来?

考密涅斯　马歇斯,我们因为实力不及敌人,所以暂避锋芒,以退为进。

马歇斯　他们的阵地布置得怎样?你知道他们的主力是在哪一方面?

考密涅斯　照我的推测,马歇斯,他们的先锋部队是他们最信任的安息地方部队,统辖他们的将领就是他们全军希望所寄的奥菲狄乌斯。

马歇斯　为了我们过去并肩作战的历次战役,为了我们共同流过的血,为了我们永矢友好的盟誓,我请求你立刻派我去向奥菲狄乌斯和他的安息地方部队挑战;让我们不要坐失时机,赶快挺起我们的刀剑枪矛来,就在这一小时内和他们决一胜负。

考密涅斯　我虽然希望用香汤替你沐浴,用油膏敷擦你的伤痕,可是我决不敢拒绝你的请求;请你自己选择一队最得力的人马带领前去吧。

马歇斯　只要是有胆量跟我去的,就是我所要选择的人。我相信在这儿一定有喜欢像我身上所涂染的

这种油彩的人;我也相信在这儿一定有畏惧恶名甚于生命危险的人;我更相信在这儿一定有认为蒙耻偷生不如慷慨就义、祖国的荣誉胜过个人幸福的人:要是在你们中间有一个这样的人,或是有许多人都抱着这样的思想,就请挥起剑来,跟随马歇斯去。(众人高呼挥剑,将马歇斯举起,脱帽抛掷)啊! 只有我一个人吗? 你们把我当作你们的剑吗? 要是这不单单是形式上的表示,那么你们中间哪一个人不可以抵得过四个伏尔斯人? 哪一个人不可以举起坚强的盾牌来,抵御伟大的奥菲狄乌斯? 谢谢你们全体,可是我只要选择一部分人就够了;其余的必须静候号令,在别的战争里担起你们的任务来。现在请大家开步前进;我要立刻挑选那些最胜任的人。

考密涅斯　前进,弟兄们;把你们所表示的雄心壮志付诸实践,你们将和我们分享一切。(同下。)

第七场　科利奥里城门

(泰特斯·拉歇斯在科利奥里布防完毕后,率兵士及鼓角等出城往考密涅斯及马歇斯处会合,一副将及一探子随上。)

拉歇斯　就是这样;各个城门都要用心防守,按照我的命令行事,不可怠忽职务。要是我差人来,你就传令这些队伍开拔赴援,留少数人暂时驻守:要是我

们在战场上失败了,这一个城也是守不住的。

副将　我们一定尽我们的责任,将军。

拉歇斯　去,把城门关上。带路的人,来,领我们到罗马军队的阵地上去。(各下。)

第八场　罗马及伏尔斯营地之间的战场

(号角声;马歇斯及奥菲狄乌斯自相对方向上。)

马歇斯　我只要跟你厮杀,因为我恨你比恨一个背约的人还厉害。

奥菲狄乌斯　我也同样恨你;没有一条非洲的毒蛇比你的名誉和狠毒更使我憎恨。站定你的脚跟。

马歇斯　要是谁先动脚跑,让他做对方的奴隶而死去,死后永远不得超生!

奥菲狄乌斯　马歇斯,要是我逃走,你就把我当做一头兔子一样呼唤。

马歇斯　塔勒斯,过去三小时以内,我独自在你们科利奥里城里奋战,所向无敌;你看见我脸上所涂着的,不是我自己的血;你要是不服气的话,快来跟我拚命吧。

奥菲狄乌斯　即使你就是你们所夸耀的老祖宗赫克托自己,我今天也不放你活命。(二人交战,若干伏尔斯人趋前援助奥菲狄乌斯)你们这些多事的、没有勇气的东西,谁要你们来帮我,丢我的脸。(马歇斯驱众人入内且战且下。)

第九场　罗马营地

（号角声；吹归营号；喇叭奏花腔。考密涅斯及罗马兵士一队自一方上，马歇斯以巾裹臂伤，率另一队罗马兵士自另一方上。）

考密涅斯　要是我向你追叙你这一天来的工作，你一定不会相信你自己所干的事。可是我要回去向他们报告，让那些元老们的喜笑里掺杂着眼泪；让那些贵族们耸肩倾听，终于赞叹；让那些贵妇们惊怖失色，欢喜战栗，要求再闻其详；让那些麻木不仁、和顽固的平民一鼻孔出气、痛恨着你的尊荣的护民官们，也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本心，说，"感谢神明，我们罗马有这样一位军人！"

（泰特斯·拉歇斯率所部兵士追踪而至。）

拉歇斯　啊，元帅，这儿才是一匹骏马，我们都不过是些鞍鞯缰勒；要是你看见——

马歇斯　请你别说了。当我的母亲赞美我的时候，我就会心中不安，虽然她是有夸扬她自己骨肉的特权的。我所做的事情不过跟你们所做的一样，各人尽各人的能力；我们的动机也只有一个，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谁只要克尽他良心上的天职，他的功劳就应该在我之上。

考密涅斯　你的功劳是不能埋没的；罗马必须知道她自

己的健儿的价值。隐蔽你的勋绩，比偷窃诽谤的罪恶更大。所以我请求你，为了表扬你的本身，不是酬答你的辛劳，听我在全军将士面前说几句话。

马歇斯　我身上的剑痕尚新，它们听见人家提起它们的时候，就会作痛的。

考密涅斯　它们不应该因此作痛；它们只会因忘恩负义而溃烂，因死亡而治愈。在我们所虏获的无数强壮的战马之中，在我们从战地上和城中所搜得的一切珍宝财物之中，我们把十分之一分送给你；你可以在当众分配的时候，凭你自己的意思挑选。

马歇斯　谢谢你，元帅；可是我不能同意让我的剑受人贿赂。恕我拒绝你的盛情；我愿意和参与这次战役的人受同等的待遇。（喇叭奏长花腔；众高呼“马歇斯！马歇斯！”抛掷帽、枪；考密涅斯、拉歇斯脱帽立）愿这些被你们亵渎的乐器不再发出声音！当战地上的鼓角变成媚人的工具的时候，让宫廷和城市里都充斥着口是心非的阿谀趋奉吧！快别这样了！我只是没有洗净我流血的鼻子，我只是打败了几个孱弱的家伙，这是这儿的许多弟兄都跟我同样干过的事，虽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你们就这样把我过分吹捧，好像我喜欢让我这一点儿微功薄能，用掺和着谎语的赞美大加渲染似的。

考密涅斯　你太谦虚了；你不但蔑视我们对你的至诚的称颂，尤其对于你自己的美好的声名，也未免过于苛刻。

请不要见怪,要是你会对你自己动怒,那么我们要把你当作一个危险人物一样,替你加上镣铐,然后放胆跟你辩论。让全世界知道,卡厄斯·马歇斯戴着这一次战争的荣冠,为了纪念他的功勋,我送给他我这一匹全军知名的骏马,以及它所附带的一切装具;从今以后,为了他在科利奥里所建树的奇功,在我们全军欢呼声中,他将被称为卡厄斯·马歇斯·科利奥兰纳斯!让他永远光荣地戴上这一个名字!

众人　卡厄斯·马歇斯·科利奥兰纳斯!(喇叭奏花腔;鼓角齐鸣。)

科利奥兰纳斯　我要去洗个脸;等我把脸洗净以后,你们就可以看见我有没有惭愧的颜色。可是我谢谢你们。我准备跨上你的骏马,尽我所有的能力,永远保持着你们加于我的美名。

考密涅斯　好,我们回营去;在我们解甲安息以前,还要先给罗马去信,报告我们的胜利。泰特斯·拉歇斯,你必须回到科利奥里,叫他们派代表到罗马去,为了彼此双方的利益,和我们商订议和的条款。

拉歇斯　是,元帅。

科利奥兰纳斯　天神要开始讥笑我了。我刚才拒绝了最尊荣的礼物,现在却不得不向元帅请求一个小惠。

考密涅斯　无论什么要求,我都可以允许你。你说吧。

科利奥兰纳斯　我从前曾经在这儿科利奥里城里向一个

穷汉借宿过一宵，他招待我非常殷勤。我看见他已经成为我们的俘虏，他见了我就向我高呼求助；可是因为那时奥菲狄乌斯在我的眼前，愤怒吞蚀了我的怜悯，我没有理会他；请您让我的可怜的居停主人恢复自由吧。

考密涅斯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请求！即使他是杀死我儿子的凶手，我也要让他像风一样自由。泰特斯，把他放了。

拉歇斯 马歇斯，他的名字呢？

科利奥兰纳斯 天哪！我忘了。我很疲倦；嗯，我懒得记忆。我们这儿没有酒吗？

考密涅斯 我们回营去。你脸上的血也干了；我们应当赶快替你调护调护。来。（同下。）

第十场 伏尔斯人营地

（喇叭奏花腔；吹号筒。塔勒斯·奥菲狄乌斯流血上，二、三兵士随上。）

奥菲狄乌斯 我们的城市被占领了！

兵士甲 只要条件讲得好，它会还给我们的。

奥菲狄乌斯 条件！把自己的运命听任他人支配的一方，还会有什么好条件！马歇斯，我已经跟你交战过五次了，五次我都被你打败；要是我们相会的次

数就像吃饭的次数一样多,我相信你也会每次把我打败的。天地为证,要是我再有机会当面看见他,不是我杀死他,就是他杀死我。我对他的敌视已经使我不能再顾全我的荣誉;因为我既不能堂堂正正地以剑对剑,用同等的力量取胜他,凭着愤怒和阴谋,也要设法叫他落在我的手里。

兵士甲　他简直是个魔鬼。

奥菲狄乌斯　他比魔鬼还大胆,虽然没有魔鬼狡猾。他使我的勇气受到了毁损;我的怨毒一见了他,就会自己飞出来。不论在他睡觉、害病或是解除武装的时候,不论在圣殿或神庙里,不论在教士的祈祷或在献祭的时辰,所有这一切阻止复仇的障碍,都不能运用它们陈腐的特权和惯例,禁止我向马歇斯发泄我的仇恨。要是我在无论什么地方找到了他,即使他是在我自己的家里,在我的兄弟的保护之下,我也要违反好客的礼仪,在他的胸膛里洗我的凶暴的手。你们到城里去探听探听敌人占领的情形,以及将要到罗马去做人质的是哪一些人。

兵士甲　您不去吗?

奥菲狄乌斯　我在柏树林里等着,它就在磨坊的南面;请你探到了外边的消息以后,就到那儿告诉我,让我可以决定应当怎样走我的路。

兵士甲　是,将军。(各下。)



第一场　罗马。广场

（米尼涅斯、西西涅斯及勃鲁托斯上。）

米尼涅斯　占卜的人告诉我，我们今晚将有消息到来。

勃鲁托斯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米尼涅斯　这消息不是人民所希望听到的，因为他们对马歇斯没有好感。

西西涅斯　畜生也知道谁是他们的友人。

米尼涅斯　请问，狼喜欢什么？

西西涅斯　羔羊。

米尼涅斯　对了，因为它可以吃它，正像那些饥饿的平民恨不得把尊贵的马歇斯吃下去一般。

勃鲁托斯　他真是一头羔羊！吼起来却像一头熊。

米尼涅斯　他真是一头熊！却过着羔羊一般的生活。你们两位都是老人家了；让我问你们一件事情，请你们告诉我。

西西涅斯
勃鲁托斯 好,你说。

米尼涅斯 马歇斯究竟有些什么重大的缺点,这种缺点是不是也可以从你们两位身上同样找出许多来呢?

勃鲁托斯 任何缺点他都不缺少,所有的缺点他都齐备。

西西涅斯 尤其是骄傲。

勃鲁托斯 他的自负更可以凌越一切。

米尼涅斯 这可奇了。你们两位知道我们这城里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军中有地位的人怎样批评你们吗?

西西涅斯
勃鲁托斯 他们怎样批评我们?

米尼涅斯 因为你们现在说起骄傲——你们不会生气吗?

西西涅斯
勃鲁托斯 好,好,你说吧。

米尼涅斯 好,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本来就是芝麻大的一点小事,也会使你们大发脾气的。把你们的火性耐一耐;要是你们一定要动怒,那也随你们的便。你们怪马歇斯太骄傲吗?

勃鲁托斯 这不单是我们两人的意见。

米尼涅斯 我知道单单凭着你们两个人,是再也干不出什么大事情来的;你们的助手太多了,否则你们的

行动就会变成非常简单;你们的能力太幼稚了,只好因人成事。你们说起骄傲;啊!要是你们能够转过眼睛来看看你们自己的背后,把你们自己反省一下!啊,要是你们能够!

勃鲁托斯 那便怎样呢?

米尼涅斯 那时候你们就可以看见一双全罗马最骄傲狂妄、无功受禄的官儿,换句话说,全罗马一对最大的傻瓜。

西西涅斯 米尼涅斯,谁都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

米尼涅斯 谁都知道我是个喜欢说说笑话的贵族,也喜欢喝杯不掺水的热酒;人家说我有点先入为主,太容易大惊小怪;我喜欢作长夜之宴,不高兴日出而作;想到什么就要说出来,不让一些芥蒂留在心里。碰到像你们这样的两位贵人——恕我不能称你们为圣人——要是你们给我喝的酒不合我的口味,我就会向它扮鬼脸;要是你们所发表的高论,大部分都是些驴子叫,我也不敢恭维你们讲得不错;虽然人家要是说你们是两位尊严可敬的长者,我也只好不去跟他们争论,可是谁说你们长着很好的相貌,就是说了一个大谎。你们要是从我的为人里看出这一点,就算你们了解我了吗?即使算你们了解了我,那么以你们昏愦的眼光,又能从我的这种品性里看出什么缺点来呢?

勃鲁托斯　算了，算了，我们了解你是个怎样的人。

米尼涅斯　你们既不了解我，也不了解你们自己，你们什么都不了解。只要那些苦人们向你们脱帽屈膝，你们就觉得踌躇满志。你们费去整整的一个大好下午，审判一个卖橘子的女人跟一个卖塞子的男人涉讼的案件，结果还是把这场三便士的官司宣布延期判决。当你们正在听两造辩论的时候，要是突然发起疝气痛来，你们就会现出一脸的怪相，暴跳如雷，一面连声喊拿便壶来，一面斥退两造，好好一件案子，给你们越审越糊涂；纠纷没有解决，两下里只是挨你们骂了几声混蛋。你们真是一对奇怪的宝贝。

勃鲁托斯　算了，算了，大家都知道你在筵席上是一个嬉笑怒骂的好手，在议会里却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物。

米尼涅斯　我们的教士们见了你们这种荒唐的家伙，也会忍不住把你们嘲笑。你们讲得最中肯的时候，那些话也不值得你们挥动你们的胡须；讲到你们的胡须，那么还不配塞在一个拙劣的椅垫或是驴子的驮鞍里。可是你们一定要说马歇斯是骄傲的；按照最低的估计，他也抵得过你们所有的老前辈合起来的价值，虽然他们中间有几个最有名的人物也许是世代相传的刽子手。晚安，两位尊驾；你们是那群畜类一般的平民的牧人，我再跟你们谈下去，我的脑

子也要沾上污秽了；恕我失礼少陪啦。（勃鲁托斯、西西涅斯退至一旁。）

（伏伦妮娅，维吉利娅及凡勒利娅上。）

米尼涅斯　啊，我的又美丽又高贵的太太们，月亮要是降下尘世；也不会比你们更高贵；请问你们这样热烈地在望着什么？

伏伦妮娅　正直的米尼涅斯，我的孩子马歇斯来了；为了天后朱诺的爱，让我们去吧。

米尼涅斯　哈！马歇斯回来了吗？

伏伦妮娅　是的，尊贵的米尼涅斯，他载着胜利的荣誉回来了。

米尼涅斯　让我向您脱帽致敬，朱庇特，我谢谢您。呵！马歇斯回来了！

伏伦妮娅
维吉利娅　是的，他真的回来了。

伏伦妮娅　瞧，这儿是他写来的一封信。他还有一封信给政府，还有一封给他的妻子；我想您家里也有一封他写给您的信。

米尼涅斯　我今晚要高兴得把我的屋子都掀翻了。有一封信给我！

维吉利娅　是的，真的有一封信给您；我看见的。

米尼涅斯　有一封信给我！读了他的信可以使我七年不害病，在这七年里头，我要向医生撇嘴唇；比起这

一味延年却病的灵丹来,药经里最神效的药方也只算江湖医生的草头方,只好胡乱给马儿治治病。他没有受伤吗?他每一次回来的时候,总是负着伤的。

维吉利娅　啊,不,不,不。

伏伦妮娅　啊!他是受伤的,感谢天神!

米尼涅斯　只要受伤不厉害,我也要感谢天神。他把胜利放进他的口袋里了吗?受了伤才更可以显出他的英雄。

伏伦妮娅　他把胜利高悬在额角上,米尼涅斯;他已经第三次戴着橡叶冠回来了。

米尼涅斯　他已经把奥菲狄乌斯痛痛快快地教训过了吗?

伏伦妮娅　泰特斯·拉歇斯信上说他们曾经交战过,可是奥菲狄乌斯逃走了。

米尼涅斯　的确,他也只好逃走;否则,即使有全科利奥里城里的宝柜和金银,我也根本不会再提起这个奥菲狄乌斯的名字的。元老院有没有知道这一个消息?

伏伦妮娅　两位好夫人,我们去吧。是的,是的,是的,元老院已经得到元帅的来信,他把这次战争的全部功劳归在我的儿子身上。他这一次的战功的确比他以前各次的战功更要超过一倍。

凡勒利娅　真的，他们都说起关于他的许多惊人的作为。

米尼涅斯　惊人的作为！嘿，我告诉你吧，这些都是他凭着真本领干下来的呢。

维吉利娅　愿天神默佑那些话都是真的！

伏伦妮娅　真的！还会是假的不成？

米尼涅斯　真的！我可以发誓那些话都是真的。他什么地方受了伤？（向西西涅斯、勃鲁托斯）上帝保佑两位尊驾！马歇斯回来了；他有更多可以骄傲的理由啦。（向伏伦妮娅）他什么地方受了伤？

伏伦妮娅　肩膀上，左臂上；当他在民众之前站起来的时候，他可以把很大的伤疤公开展示哩。在击退塔昆这一役中间，他身上有七处受伤。

米尼涅斯　颈上一处，大腿上两处，我知道一共有九处。

伏伦妮娅　在这一次出征以前，他全身一共有二十五处伤痕。

米尼涅斯　现在是二十七处了；每一个伤口都是一个敌人的坟墓。（内欢呼声，喇叭奏花腔）听！喇叭的声音！

伏伦妮娅　这是马歇斯将要到来的预报。凡是他所到之处，总是震响着雷声；他经过以后，只留下一片汪洋的泪海；在他壮健的臂腕里躲藏着幽冥的死神；只要他一挥手，人们就丧失了生命。

（喇叭奏花腔。考密涅斯及泰特斯·拉歇斯拥科利奥兰纳斯戴橡叶冠上，将校、兵士及一传令官随上。）

传令官 罗马全体人民听着：马歇斯单身独力，在科利奥里城内奋战；他已经在那里赢得了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卡厄斯·马歇斯之后，加上科利奥兰纳斯的荣称。欢迎您到罗马来，著名的科利奥兰纳斯！（喇叭奏花腔。）

众人 欢迎您到罗马来，著名的科利奥兰纳斯！

科利奥兰纳斯 快别这样；我不喜欢这一套。请你们免了吧。

考密涅斯 瞧，将军，您的母亲！

科利奥兰纳斯 啊！我知道您为了我的胜利，一定已经祈祷过所有的神明。（跪下。）

伏伦妮娅 不，我的好军人，起来；我的善良的马歇斯，尊贵的卡厄斯，还有你那个凭着功劳博得的新的荣名——那是怎么叫的？——我必须称呼你科利奥兰纳斯吗？——可是啊！你的妻子！——

科利奥兰纳斯 我的静默的好人儿，愿你有福！你这样泪流满面地迎接我的凯旋，要是一具棺材装着我的尸骨回来，你倒会含笑吗？啊！我的亲爱的，科利奥里的寡妇和失去儿子的母亲，她们的眼睛也哭得像你一样。

米尼涅斯 愿天神替你加上荣冠！

科利奥兰纳斯 你还活着吗？（向凡勒利娅）啊，我的好夫人，恕我失礼。

伏伦妮娅　我不知道应当转身向什么地方。啊！欢迎你们回来！欢迎，元帅！欢迎，各位将士！

米尼涅斯　十万个欢迎！我也想哭，也想笑；我的心又轻松又沉重。欢迎！谁要是不高兴看见你，愿咒诅咬啮着他的心！你们是应当被罗马所眷爱的三个人；可是凭着人类的忠心起誓，在我们的城市里却有几棵老山楂树，它们的口味是和你们不同的。可是欢迎，战士们！是荨麻我们就叫它荨麻，傻瓜们的错处一言以蔽之，其名为愚蠢。

考密涅斯　你说得有理。

科利奥兰纳斯　米尼涅斯，这是永远的真理。

传令官　站开，站开！

科利奥兰纳斯　（向伏伦妮娅、凡勒利娅）让我吻您的手，再让我吻您的。在我还没有回到自己家里去以前，我必须先去访问那些贵族们；他们不但给我欢迎，而且还给我新的光荣。

伏伦妮娅　我已经活到今天，看见我的愿望一一实现，我的幻想构成的美梦成为事实；现在只有一个愿望还没有满足，可是我相信我们的罗马一定会把它加在你的身上的。

科利奥兰纳斯　好妈妈，您要知道，我宁愿照我自己的意思做他们的仆人，不愿擅权弄势，和他们在一起做主人。

考密涅斯　前进，到议会去！（喇叭奏花腔；吹号筒。众列队按序下；西西涅斯、勃鲁托斯留场。）

勃鲁托斯　所有的舌头都在讲他，眼光昏花的老头子也都戴了眼镜出来瞧他；饶舌的乳媪因为讲他讲得出了神，让她的孩子在一旁啼哭；灶下的丫头也把她最好的麻巾裹在她那油腻的颈上，爬上墙头去望他；马棚里、阳台上、窗眼里，全都挤满了，水沟里、田塍上，也都站满着各色各样的人，大家争先恐后地想看一看他的脸；难得露脸的祭司也在人丛里挤来挤去，跟人家占夺一个地位；蒙着面罩的太太奶奶们也让她们用心装扮过的面庞去接受阳光的热吻，吻得一块红、一块白的；真是热闹极了，简直像把他当作了一尊天神的化身似的。

西西涅斯　我说，他这次一定有做执政的希望。

勃鲁托斯　那么当他握权的时候，我们只好无所事事了。

西西涅斯　他初握政权，地位还不能巩固，可是他将要失去他已得的光荣。

勃鲁托斯　那就好了。

西西涅斯　你放心吧，我们所代表的平民，本来对他抱着恶感，只要为了些微细故，就会忘记他新得的光荣，凭着他这副骄傲的脾气，我相信他一定会干出一些不慊人意的事来。

勃鲁托斯　我听见他发誓说，要是他被推为执政，他决

不到市场上去，也不愿穿上表示谦卑的粗衣；他也不愿按照习惯，把他的伤痕袒露给人民看，从他们恶臭的嘴里求得同意。

西西涅斯　正是这样。

勃鲁托斯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宁愿放弃执政的地位，也不愿俯从绅士贵族们的请求去干这样的事。

西西涅斯　我但愿他坚持着这样的意思，把它见之实施。

勃鲁托斯　他大概会这么干的。

西西涅斯　要是真的这样，那么正像我们所希望的，他的崩溃一定无可避免了。

勃鲁托斯　他要是不倒，我们的权力也要动摇。为了促成他的没落，我们必须让人民知道他一向对于他们怀着怎样的敌意；要是他掌握了大权，他一定要把他们当做骡马一样看待，压制他们的申诉，剥夺他们的自由；认为他们的行动和能力是不适宜于处理世间的事务的，正像战争的时候用不着骆驼一样；豢养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他们担负重荷，要是他们在重负之下压得爬不起来，一顿痛打便是给他们的赏赐。

西西涅斯　只要给他一点刺激，他的傲慢不逊的脾气，一定会向人民发泄出来，正像嗾使一群狗去咬绵羊一样容易；那时候你这一番话就等于点在干柴上的一把烈火，那火焰可以使他的声名从此化为灰烬。

（一使者上。）

勃鲁托斯　有什么事？

使者　请两位大人到议会里去。人家都以为马歇斯将要做执政。我看见聋子围拢来瞧他，瞎子围拢去听他讲话；当他一路经过的时候，中年的妇女向他挥手套，年轻的姑娘向他挥围巾手帕；贵族们见了他，像对着乔武的神像似的鞠躬致敬，平民们见了他，都纷纷掷帽；欢声雷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勃鲁托斯　我们到议会去吧。让我们一面用耳朵和眼睛留心着眼前的情势，一面用我们的心思想着未来的意图。

西西涅斯　那么请了。（同下。）

第二场　同前。议会

（二吏役上，铺坐垫。）

吏甲　来，来，他们快要来了。有多少人竞争执政的位置？

吏乙　他们说有三个人；可是谁都以为科利奥兰纳斯一定会当选。

吏甲　他是个好汉子；可是他太骄傲了，对于平民也没有好感。

吏乙　老实说一句，有许多大人物尽管口头上拚命讨好

平民,心里却一点不喜欢他们;也有许多人喜欢了一个人,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喜欢他,他们既然会莫名其妙地爱他,也就会莫名其妙地恨他。所以科利奥兰纳斯对于他们的爱憎漠不关心,正可以表示他真正了解他们的性格;他也由他们去看得一清二楚,满不在意。

吏甲　要是他对于他们的爱憎漠不关心,那么他既不会有心讨好他们,也不会故意冒犯他们;可是他对他们寻衅的心理,却比他们对他仇恨的心理更强,凡是可以表明他是他们的敌人的事实,他总是不加讳饰地表现出来。像这样有意装出敌视人民的态度,比起他所唾弃的那种取媚人民以求得他们欢心的手段来,同样是不足为法的。

吏乙　他替国家立下了极大的功劳;他的跻登高位,绝不像那些毫无寸尺之功、单凭着向人民曲意逢迎的手段滥邀爵禄的人们那样容易;他的荣誉彪炳在他们的眼前,他的功业铭刻在他们的心底,他们要是不作一声,否认这一切,那就是忘恩负义;要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那就是恶意中伤。

吏甲　别讲他了;他是一个可尊敬的人。让开,他们来了。

（喇叭奏花腔。侍卫官前导,考密涅斯(执政)、米尼涅斯、科利奥兰纳斯、众元老、西西涅斯、勃鲁托斯同上;元老及护民官依次

就座。)

米尼涅斯　我们已经决定处置伏尔斯人的办法,并且决定召唤泰特斯·拉歇斯回来,剩下来要在这一次会议里决定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怎样酬报我们这一位为国宣劳的英雄。所以,各位尊严的元老们,请你们要求现任执政,也就是领导我们得到这一次胜利的主帅,略为向我们报告一些卡厄斯·马歇斯·科利奥兰纳斯所造成的英勇的伟绩,让我们可以按照他实际的功劳向他表示我们的感谢,并且用适当的尊荣褒奖他。

元老甲　说吧,好考密涅斯;不要因为怕叙述太长而忽略了什么,宁可让我们觉得国家酬庸有功太菲薄,不要使我们觉得政府的爵禄失之过滥。(向西西涅斯、勃鲁托斯)两位人民的代表,请你们耐心静听,当我们决定了一个结果以后,还要有劳你们向民众传达我们的意见,征求他们善意的同情。

西西涅斯　我们这次为了通过一个满意的条约而集会,在欣慰之余,我们是很愿意给我们这位英雄不次的荣迁的。

勃鲁托斯　要是他能够把他一向对人民的看法稍微改善一点,那么我们一定可以赞同。

米尼涅斯　不要说到题外去;我希望你还是不要开口的好。你们愿意听考密涅斯说话吗?

勃鲁托斯　当然愿意;可是我的劝告却要比您的责备恰当一些哩。

米尼涅斯　他喜爱你们的人民;可是不要硬叫他和他们睡在一个床上。尊贵的考密涅斯,说吧。(科利奥兰纳斯起立欲去)不,您坐下。

元老甲　坐下,科利奥兰纳斯;不要因为听到你自己所做的光荣的事情而惭愧。

科利奥兰纳斯　请诸位原谅,我宁愿让我的伤痕消失了形迹,不愿听人家讲起我得到它们时的情形。

勃鲁托斯　将军,我希望您不是因为听了我的话,所以不安于席的。

科利奥兰纳斯　不,可是往往打击使我停留,空言却使我逃避。你的话都是不关痛痒的。至于你的人民,我只能按照他们的价值来喜爱他们。

米尼涅斯　请坐下来吧。

科利奥兰纳斯　我宁愿在赴战的号角吹响的时候,让人家在太阳底下搔我的头颅,不愿呆坐着听人家把我的一些不足道的小事信口夸张。(下。)

米尼涅斯　两位人民代表,你们现在已经看见他宁愿用他全身的力量去追求荣誉,不愿分出一小部分的精神来听人家的赞美,他怎么能够向你们那些一千个中间难得有一个好人的芸芸众生浪费他的谀辞呢?说吧,考密涅斯。

考密涅斯 我的声音太微弱了，不够叙述科利奥兰纳斯的功绩。勇敢是世人公认的最大美德，有勇的人是最值得崇敬的；要是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么我现在所要说起的这一个人，在全世界简直找不出一个可以和他抗衡的人物。当塔昆举兵向罗马侵犯的时候，他还只有十六岁，就已经在战场上崭露头角，表现他过人的神勇；我们当时的执政亲眼看见那些髭鬑多须的大汉被白皙韶秀的他追赶得没命奔逃。他跨过了一个被压倒在地上的罗马人的身体，当着执政的面前，手刃了三个敌人；塔昆也和他亲自对垒，被他打了下来。在那一天的战绩里，他本来可以做一个怯懦不前的妇女，但他证明了自己是战场上顶勇敢的男子，为了旌扬他的功勋，他的额上被加上了橡叶的荣冠。这样他从一个新列戎行的孺子，变成一个能征惯战的健儿，他的与日俱增的勇敢，像大海一样充沛，在前后十七次战役之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讲到最近这一次在科利奥里城前和城中的鏖战，那么我可以说，我的言辞是无法给他适当的赞美的；他阻止了奔逃的败众，用他惊人的榜样，扫去了懦夫心中的恐惧；正像水草当着一艘疾驶的帆船一样，他的剑光挥处，人们不是降服就是死亡，谁要是碰着他的锋刃，再也没有活命的希望；从脸上到脚上，他浑身都染着血，他的每一个

行动，都伴随着绝命的哀号；他一个人闯进了密布着死亡的城里用他操纵着死生的铁手染红了城门，然后他又单身脱围而出，带着一队生力军，像一颗彗星似的向科利奥里突击。他已经大获全胜；但战争的喧声又开始刺激他敏锐的感觉，于是他兼人的精力又使他忘却了身体的疲劳，他立刻再上战场，在那里奔走驰突，杀人如麻，好像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掠夺一样；直到我们把城郊全部占领以后，他不曾有一刻站定喘息的时间。

米尼涅斯　了不得的英雄！

元老甲　我们所准备给他的光荣，他是受之无愧的。

考密涅斯　他拒绝我们分给他的战利品，把一切珍贵的宝物视同粪土；他的欲望比吝啬者的度量更小；行为的本身便是他给自己的酬报。

米尼涅斯　他是个高贵的人物；快去请他来。

元老甲　请科利奥兰纳斯来。

警吏　他来了。

（科利奥兰纳斯重上。）

米尼涅斯　科利奥兰纳斯，元老们很愿意举你做执政。

科利奥兰纳斯　我愿意永远为他们尽忠效命。

米尼涅斯　现在还有一步手续必须履行，您应该向人民说几句话。

科利奥兰纳斯　请你们宽免我这一项例行的手续，因为

我不能披上粗布的长衣,裸露着身体,请求他们为了我的伤痕的缘故,接受我做他们的执政。请你们不要让我干这种事吧。

西西涅斯　将军,人民必须表示他们的意见;他们也决不愿变更规定的仪式。

米尼涅斯　不要激怒他们;您还是遵照着习惯,像前任的那些人一样,用合法的形式取得您的地位吧。

科利奥兰纳斯　要我扮演这一幕把戏,我一定要脸红,我看还是免了吧。

勃鲁托斯　(向西西涅斯旁白)你听见吗?

科利奥兰纳斯　向他们夸口,说我做过这样的事,那样的事;把应当藏匿起来的没有痛楚的伤疤给他们看,好像我受了这些伤,只是为了换得他们的一声赞叹!

米尼涅斯　不要固执着这一点。两位护民官,请你们向民众传达我们的意志。愿我们尊严的执政享有一切快乐和光荣!

众元老　愿一切快乐和光荣降于科利奥兰纳斯!(喇叭奏花腔;除西西涅斯、勃鲁托斯外均退场。)

勃鲁托斯　你知道他将怎样对待人民。

西西涅斯　但愿他们知道他的用心!他将要用一种鄙夷不屑的态度去请求他们,好像他从他们手里得到恩惠是一件耻辱。

勃鲁托斯　来,我们去把这儿的一切经过情形通知他们;我知道他们都在市场上等候着我们的消息。(同下。)

第三场　同前。大市场

(若干市民上。)

市民甲　要是他请求我们的同意,我们可不能拒绝他。

市民乙　要是我们不能同意,我们可以拒绝他。

市民丙　我们有权力拒绝他,可是我们没有权力运用这一种权力;因为要是他把他的伤痕给我们看,把他的功绩告诉我们,我们的舌头就应当替他的伤痕说话,告诉他他的伟大的功绩已经得到我们慷慨的嘉纳。忘恩负义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忘恩负义的群众是一个可怕的妖魔;我们都是群众中间的一分子,都要变成这妖魔身上的器官肢体了。

市民甲　我可以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证明我们在人家眼里正是这样一个东西:有一次我们为了要求谷物而鼓噪起来的时候,他自己曾经破口骂我们是多头的群众。

市民丙　许多人都这样称呼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头发有的是褐色的,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赭色的,有的是光秃秃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是这么纷歧不一。我真的在想,要是我们各人所有的思想都从一

个脑壳里发表出来，它们一定会有的往东，有的往西，有的往北，有的往南，四下里飞散开去。

市民乙　你这样想吗？你看我的思想会向哪一个方向飞？

市民丙　嘿，你的思想可不像别人的思想那样容易出来，因为它是牢牢地封在一个木头的脑壳里的；可是要是它得到了自由，它一定会飞到南方去。

市民乙　为什么飞到南方去？

市民丙　到南方去迷失在一阵大雾里，它的四分之三溶解在恶臭的露水里，剩下的四分之一因为良心上过意不去，仍旧转回来，帮助你娶一个妻子。

市民乙　你老这样开人家的玩笑；开吧，开吧。

市民丙　你们都决定对他表示同意吗？可是那也没有关系，最后的结果是要取决于大多数的意见的。我说，要是他愿意同情民众，那么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比他更胜任的人了。

（科利奥兰纳斯披粗衣与米尼涅斯同上。）

市民丙　他来了，还披着一件粗布的长衣。留心他的举止。我们不要大家在一起，或者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三个人，分别跑到他站立的地方。他必须征求个别的同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各自的权利，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嘴向他表示我们各自的同意。所以大家跟我来吧，让我指导你们怎样走过他的身旁。

众人　很好，很好。（市民等同下。）

米尼涅斯　啊，将军，您错了；您不知道最尊贵的人都做过这样的事吗？

科利奥兰纳斯　我应该怎么说？“求求你，先生，”——哼！我不能让我的舌头发出这种乞怜的调子。“瞧，先生，我的伤痕！当你们那些同胞们听见了自己军中的鼓声而惊呼逃走的时候，我因为为国尽劳，受了这么多伤。”

米尼涅斯　嗳哟，天哪！您不能那样说；您必须请求他们想起您的功劳。

科利奥兰纳斯　想起我的功劳！哼！我宁愿他们把我忘记，正如他们把神父们的忠告也忘记了一样。

米尼涅斯　您会把事情弄坏的。我走了。请您好好地对他们说话。

科利奥兰纳斯　叫他们把脸洗一洗，把他们的牙齿刷干净。（米尼涅斯下）好，有一对来了。

（二市民重上。）

科利奥兰纳斯　先生，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站在这儿吗？

市民甲　我们知道，将军；告诉我们您到这儿来的缘故。

科利奥兰纳斯　因为我自己的功劳。

市民乙　您自己的功劳！

科利奥兰纳斯　嗯，却不是我自己的意志。

市民甲　怎么不是您自己的意志？

科利奥兰纳斯 不,先生,我从来不愿意向穷人求乞。

市民甲 您必须明白,要是我们给了您什么东西,我们是希望从您身上得到一点好处的。

科利奥兰纳斯 好,那么我要请问,向你们讨一个执政做要多少价钱?

市民甲 那价钱就是您必须恭恭敬敬地请求。

科利奥兰纳斯 恭恭敬敬!先生,我请求你们,让我做执政吧;你们要是想看我的伤痕,我愿意在隐僻一点的地方给你们看。请你们给我同意吧,先生;你们怎么说?

市民乙 您可以得到我们的同意,尊贵的将军。

科利奥兰纳斯 一言为定,先生。我已经讨到两个尊贵的同意了。谢谢你们的布施;再见。

市民甲 可是这有点儿古怪。

市民乙 要是已经出口的话可以收回——可是那也算了。(二市民下。)

(其他二市民重上。)

科利奥兰纳斯 我请求你们,现在我已经按照习惯,披上这一件衣服了,你们能够允许我做执政吗?

市民丙 您虽然有功国家,可是不孚众望。

科利奥兰纳斯 请教?

市民丙 您鞭笞罗马的敌人,也鞭笞罗马的友人;您对平民一向没有好感。

科利奥兰纳斯 您应该格外敬重我，因为我没有滥卖人情。先生，为了博取人民的欢心，我愿意向我这些誓同生死的同胞们谄媚，这是他们所认为温良恭顺的行为。既然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我的脱帽致敬，不是我的竭忠尽瘁，那么我可以学习一套卑躬屈节的本领，尽量向他们装腔作势；那就是说，先生，我要学学那些善于笼络人心的贵人，谁喜欢这一套，我可以大量奉送。所以我请求你们，让我做执政吧。

市民丁 我们希望您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愿意给您诚心的赞助。

市民丙 您曾经为国家受了许多伤。

科利奥兰纳斯 你们既然已经知道，那我也用不着袒露我的身体向你们证明。我一定非常珍重你们的盛意，不再来麻烦你们了。

市民丙
市民丁 愿天神给您快乐，将军！（同下。）

科利奥兰纳斯 最珍贵的同意！宁可死，宁可挨饿，也不要向别人求讨我们分所应得的酬报。为什么我要穿起这身毡布的外衣站在这儿，向每一个路过的人乞讨不必要的同意？习惯逼着我这样做；习惯怎样命令我们，我们就该怎样做，陈年累世的灰尘让它堆在那儿不加扫拭，高积如山的错误把公道正义完

全障蔽。与其扮演这样的把戏,还不如索性把国家尊贵的名位赏给愿意干这种事的人。我已经演了半本,待我憋着这口气,演完那下半本吧。又有几个同意来了。

(其他三市民重上。)

科利奥兰纳斯　你们的同意!为了你们的同意,我和敌人作战;为了你们的同意,我经历十八次战争,受到二十多处创伤;为了你们的同意,我干下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我要做执政;请你们给我同意吧。

市民戊　他曾经立过大功,必须让他得到每一个正直人的同意。

市民己　那么让他做执政吧。愿天神给他快乐,使他成为人民的好友!

众人　阿门,阿门。上帝保佑你,尊贵的执政!(市民等下。)

科利奥兰纳斯　尊贵的同意!

(米尼涅斯偕勃鲁托斯、西西涅斯重上。)

米尼涅斯　您已经忍受种种麻烦,这两位护民官将会向您宣布您已经得到人民的同意,现在您必须立刻到元老院去,接受正式的任命。

科利奥兰纳斯　事情完了吗?

西西涅斯　您已经按照惯例履行了请求同意的手续;人民已经接受了您,他们就要再召集一次会议,通过

您的任命。

科利奥兰纳斯　什么地方？就在元老院吗？

西西涅斯　就在那儿，科利奥兰纳斯。

科利奥兰纳斯　我可以把这些衣服换下来了吗？

西西涅斯　您可以，将军。

科利奥兰纳斯　我就去换衣服；让我认识了我自己的本来面目以后，再到元老院来。

米尼涅斯　我陪您去。你们两位也跟我们一起走吗？

勃鲁托斯　我们还要在这儿等候民众。

西西涅斯　再见。（科利奥兰纳斯、米尼涅斯下）他现在已经拿稳了；从他的脸色看来，他心里好像在火一样烧着呢。

勃鲁托斯　他用一颗骄傲的心穿着他的卑贱的衣服。请你打发这些民众吧。

（众市民重上。）

西西涅斯　啊，各位朋友！你们已经选中这个人了吗？

市民甲　他已经得到我们的同意。

勃鲁托斯　我们祈祷神明，但愿他不要辜负你们的好意。

市民乙　阿门。照我的愚见观察，他在请求我们同意的时候，仿佛在讥笑我们。

市民丙　不错，他简直在辱骂我们。

市民甲　不，他说起话来总是这样的；他没有讥笑我们。

市民乙　除了你一个人之外，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说他

用侮蔑的态度对待我们。他应该把他的功劳的印记,他为国家留下的伤痕给我们看。

西西涅斯 啊,那我相信他一定会给你们看的。

众人 不,不,谁也没有瞧见。

市民丙 他说他有许多伤痕,可以在隐僻一点的地方给我们看。他这样带着轻蔑的神气挥舞着他的帽子,"我要做执政,"他说,"除非得到你们的同意,传统的习惯不会容许我;所以我要请求你们同意。"当我们答应了他以后,他就说,"谢谢你们的同意,谢谢你们最珍贵的同意;现在你们已经给我同意,我也用不着你们了。"这不是讥笑是什么?

西西涅斯 啊,到底是你们没有看见呢,还是你们已经看见了,却一味表示孩子气的好感,随便给了他同意?

勃鲁托斯 你们难道不会凭着你们所受的教训,对他说当他还没有掌握权力、不过是政府里一个地位卑微的仆人的时候,他就是你们的敌人,老是反对着你们的自由和你们在这共和国里所享有的特权吗?你们难道不会对他说,现在他登上了秉持国家大权的地位,要是他仍旧怀着恶意,继续做平民的死敌,那么你们现在所表示的同意,不将要成为你们自己的咒诅吗?你们应当对他说,他的伟大的功业,既然可以使他享有他所要求的地位而无愧色,但愿他

的仁厚的天性，也能够想到你们现在所给他的同情的赞助，而把他对你们的敌意变成友谊，永远做你们慈爱的执政。

西西涅斯　你们照这样对他说了以后，就可以触动他的心性，试探他的真正的意向；也许他会给你们善意的允诺，那么将来倘有需要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责令他履行旧约；也许那会激怒他的暴戾的天性，因为他是不能容忍任何拘束的，这样引动了他的恼怒，你们就可以借着他的恶劣的脾气做理由，拒绝他当执政。

勃鲁托斯　你们看他在需要你们好感的时候，会用这样公然侮蔑的态度向你们请求，难道你们没有想到当他有权力压迫你们的时候，他这种侮蔑的态度不会变成公然的伤害吗？怎么，你们胸膛里难道都是没有心的吗？或者你们的舌头会反抗理智的判断吗？

西西涅斯　你们以前不是曾经拒绝过向你们请求的人吗？现在他并没有请求你们，不过把你们讥笑了一顿，你们却会毫不迟疑地给他同意吗？

市民丙　他还没有经过正式的确认，我们还可以拒绝他。

市民乙　我们一定要拒绝他；我可以号召五百个人反对他就任。

市民甲　好，就是一千个人也不难，还可以叫他们各人拉些朋友来充数。

勃鲁托斯　你们立刻就去，告诉你们那些朋友，说他们已经选了一个执政，他将会剥夺他们的自由，限制他们发言的权利，把他们当作狗一样看待，虽然为了要它们吠叫而豢养，可是往往因为它们吠叫而把它们痛打。

西西涅斯　让他们集合起来，重新作一次郑重的考虑，一致撤回你们愚昧的选举。竭力向他们提出他的骄傲和他从前对你们的憎恨；也不要忘记他是用怎样轻蔑的态度穿着那件谦卑的衣服，当他向你们请求的时候，他是怎样讥笑着你们；可是你们因为存心忠厚，只想到他的功劳，所以像这样从牢不可拔的憎恨里表现出来的放肆无礼的举止，也就被你们忽略过去了。

勃鲁托斯　可以把过失推在我们两人——你们的护民官身上，说都是我们一定要你们选举他。

西西涅斯　你们可以说，你们是在我们的命令之下选举他的，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真意；你们的心里因为存着不得不然的见解，而不是因为觉得应该这样做，所以才会违背着本心，而赞同他做执政。把一切过失推在我们身上好了。

勃鲁托斯　对了，不要宽恕我们。说我们向你们反复讲

说，他在多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国家出力；他已经服务了多么长久；他的家世是多么高贵；纽玛的外孙，继伟大的霍斯提力斯君临罗马的安格斯·马歇斯，就是从他们家里出来的；替我们开渠通水的坡勃律斯和昆塔斯也是那一族里的人；做过两任监察官的森索利纳斯是他的先祖。

西西涅斯　因为他出身这样高贵，他自己又立下这许多功劳，应该可以使他得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我们才把他向你们举荐；可是你们在把他过去的行为和现在的态度互相观照之下，认为他始终是你们的敌人，所以决定撤回你们一时疏忽的同意。

勃鲁托斯　你们坚持着说，你们的同意只是因为受到我们的怂恿，把民众召集起来以后，你们立刻就到议会里来。

众人　我们一定这样做；我们大家都懊悔选他。（众市民下。）

勃鲁托斯　让他们去闹；与其隐忍着更大的危机，不如冒险鼓动起这一场叛变。要是他照着以往的脾气，果然因为他们的拒绝而发起怒来，那么我们正可以好好利用这一个机会。

西西涅斯　到议会去。来，我们必须趁着大批的民众还没有赶到以前先到那儿，免得被人家看出他们是受我们的煽动。（同下。）



第三幕

第一场　罗马。街道

（吹号筒；科利奥兰纳斯、米尼涅斯、考密涅斯、泰特斯·拉歇斯、众元老、贵族等同上。）

科利奥兰纳斯　那么塔勒斯·奥菲狄乌斯又发兵来了吗？

拉歇斯　是的，阁下；所以我们应当格外迅速地部署起来。

科利奥兰纳斯　这么说，伏尔斯人还是没有屈服，随时准备着向我们乘机进攻。

考密涅斯　执政阁下，他们已经精疲力尽，我们这一辈子大概不会再看见他们的旗帜飘扬了。

科利奥兰纳斯　你看见奥菲狄乌斯吗？

拉歇斯　在我们的保卫之下他曾经来看过我；他咒骂伏尔斯人，因为他们这样卑怯地举城纳降。现在他退到安息地方去了。

科利奥兰纳斯　他说起我吗？

拉歇斯　说起的，阁下。

科利奥兰纳斯　怎么说？说些什么？

拉歇斯　他说他跟您剑对剑地会过多少次；在这世上，您是他最切齿痛恨的一个人，他说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机会把您打败，他不惜荡尽他的财产。

科利奥兰纳斯　他住在安息地方吗？

拉歇斯　是的。

科利奥兰纳斯　我希望有机会到那边去找他，让我们把彼此的仇恨发泄一个痛快。欢迎你回来！

（西西涅斯及勃鲁托斯上。）

科利奥兰纳斯　瞧！这两个是护民官，平民大众的喉舌；我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擅作威福，简直到了叫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西西涅斯　不要走过去。

科利奥兰纳斯　嘿！那是什么意思？

勃鲁托斯　前面有危险，不要过去。

科利奥兰纳斯　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

米尼涅斯　怎么一回事？

考密涅斯　他不是已经由贵族平民双方通过了吗？

勃鲁托斯　考密涅斯，他没有。

科利奥兰纳斯　我不是已经得到孩子们的同意了吗？

元老甲　两位护民官，让开；他必须到市场上去。

勃鲁托斯　人民对他非常愤怒。

西西涅斯　站住,否则大家都要卷进一场骚动里了。

科利奥兰纳斯　你们不是他们的牧人吗?他们会把刚才出口的话当场否认,这样的人也可以让他们有发言的权利吗?你们管些什么事情?你们既然是他们的嘴巴,为什么不把他们的牙齿管住?你们没有指使他们吗?

米尼涅斯　安静点儿,安静点儿。

科利奥兰纳斯　这是一场有意的行动,全然是阴谋的结果,它的目的是要拘束贵族的意志。要是我们容忍这一种行为,我们就只好和那些既没有能力统治、又不愿被人统治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了。

勃鲁托斯　不要说这是一个阴谋。人民高呼着说您讥笑了他们,说您在不久以前施放谷物的时候,曾经口出怨言,辱骂那些为人民请命的人,说他们是时势的趋附者,谄媚之徒,卑鄙的小人。

科利奥兰纳斯　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

勃鲁托斯　他们有的人还不知道。

科利奥兰纳斯　那么是你后来告诉他们的吗?

勃鲁托斯　怎么!我告诉他们!

科利奥兰纳斯　你很可以干这种事的。

勃鲁托斯　像您干的这种事,我想我可以比您干得好一点。

科利奥兰纳斯　那么我为什么要做执政呢?凭着那边天

上的云起誓，让我也像你们一样没有寸尺之功，跟你们一起做个护民官吧！

西西涅斯　您把悻悻之情表现得太露骨了，人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激动起来的。您现在已经迷失了道路，要是您想达到您的目的地，您必须用温和一点的态度向人家问路，否则您不但永远做不到一个尊荣的执政，就是要跟他并肩做一个护民官，也是一样办不到的。

米尼涅斯　让我们安静一点。

考密涅斯　人民一定被人利用、受人指使了。这一种纷争不应该在罗马发生；科利奥兰纳斯因功受禄，也不该在他坦荡的大路上遭遇这种用卑鄙手段安放上去的当途的障碍。

科利奥兰纳斯　向我提起谷物的事情！那个时候我是这样说的，我可以把它重说一遍——

米尼涅斯　现在不用说了。

元老甲　在这样意气相争的时候，还是不用说了吧。

科利奥兰纳斯　我一定要说。我的高贵的朋友们，请你们原谅。这种反复无常、腥臊恶臭的群众，我不愿恭维他们，让他们认清楚自己的面目吧。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因为屈尊纡贵，与他们降身相伍，已经亲手播下了叛乱、放肆和骚扰的祸根，要是再对他们姑息纵容，那么这种莠草更将滋蔓横行，危害我们

元老院的权力;我们不是没有道德,更不是没有力量,可是我们的力量已经送给一群乞丐了。

米尼涅斯 好,别说下去了。

元老甲 请您不要再说下去了。

科利奥兰纳斯 怎么!不再说下去!我曾经不怕外力的凭陵,为国家流过血,现在我更要大声疾呼,直到嘶破我的肺部为止,警告你们留意那些你们所厌恶、畏惧、惟恐沾染然而却又正在竭力招引上身的麻疹。

勃鲁托斯 您讲起人民的时候,好像您是一位膺惩罪恶的天神,忘记了您也是跟他们具有同样弱点的凡人。

西西涅斯 我们应当让人民知道他这种话。

米尼涅斯 怎么,怎么?他的一时气愤的话吗?

科利奥兰纳斯 一时气愤!即使我像午夜的睡眠一样善于忍耐,凭着乔武起誓,我也不会改变我这一种意思!

西西涅斯 您这一种意思必须让它留着毒害自己,不能让它毒害别人。

科利奥兰纳斯 必须让它留着!你们听见这个侏儒群中的高个子的话吗?你们注意到他那斩钉截铁的"必须"两个字吗?

考密涅斯 好像他的话就是神圣的律法似的。

科利奥兰纳斯　“必须”！啊，善良而不智的贵族！你们这些庄重而卤莽的元老们，为什么你们会允许这多头的水蛇选举一个官吏，让他代替怪物发言，凭着他的专横的“必须”两字，他会大胆宣布要把你们的水流向沟渠决注，把你们的河道侵为己有？放下你们的愚昧，从你们危险的宽容中间觉醒过来吧！你们是博学的人，不要像一般愚人一样，甘心替他们掇椅铺垫。要是他们做了元老，你们便要变成平民；当他们的声音和你们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你们将要完全为他们所掩盖，被他们所支配。他们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官长，就像这家伙一样，凭着他的“必须”、他的迎合民心的“必须”两字，就可以和最尊严的元老们对抗。凭着乔武本身起誓，执政们将会因此失去他们的身分；当两种权力彼此对峙的时候，混乱就会乘机而起，我一想到这种危机，心里就感到极大的痛苦。

考密涅斯　好，到市场上去吧。

科利奥兰纳斯　谁授权执政，使他散放仓库中的存谷，像从前希腊的情形——

米尼涅斯　得啦，得啦，别提起那句话啦。

科利奥兰纳斯　虽然希腊人民有更大的权力，可是我说，他们这一种举动，无异养成反叛的风气，酿成了国家的瓦解。

勃鲁托斯　嘿,人民可以同意说这种话的人当执政吗?

科利奥兰纳斯　我可以说出比他们的同意更好的理由来。他们知道这些谷不是我们名分中的酬报,自以为谁也不会把它从他们的嘴边夺下来,所以也从来不曾为它出过一丝劳力。当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要他们出征的时候,他们懒得连城门也不肯走出;一到了战场,他们只有在叛变内讧这一类行动上表现了最大的勇气;像这样的功绩,是不该把谷物白白分给他们的。他们常常用莫须有的罪名指斥元老院,难道我们因为受到了他们那样的指斥,才会作这样慷慨的施舍吗?好,给了他们又怎样呢?这些盲目的群众会感激元老院的好意吗?他们的行动就可以代替他们的言语:"我们提出要求;我们是大多数,他们畏惧我们,所以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这样我们贬抑了我们自己的地位,让那些乌合之众把我们的谨慎称为恐惧;他们的胆子愈来愈大,总有一天会打开元老院的锁,让一群乌鸦飞进来向鹰隼乱啄。

米尼涅斯　够了,够了。

勃鲁托斯　够了,已经说得太多了。

科利奥兰纳斯　不,再听我说下去。无论天上人间,一切可以凭着发誓的东西,愿它们为我的结论作证!元老贵族与平民两方面的权柄,一部分因为确有原因

而轻视着另一部分，那一部分却毫无理由地侮辱着这一部分；身分、名位和智慧不能决定可否，却必须取决于无知的大众的一句是非，这样的结果必致于忽略了实际的需要，让轻率的狂妄操纵着一切；正当的目的受到阻碍，一切事情都是无目的地胡作非为。所以，我请求你们，要是你们的谨慎过于你们的恐惧，你们爱护国家的基础甚于怀疑它的变化，你们喜欢光荣甚于长生，愿意用危险的药饵向一个别无生望的病体作冒险的一试，那么赶快拔去群众的舌头吧；让他们不要去舐那将要毒害他们的蜜糖。你们要是受到耻辱，是非的公论也要从此不明，政府将要失去它所应有的健全，因为它被恶势力所统治，一切善政都要无法推行。

勃鲁托斯　他已经说得很够了。

西西涅斯　他说的全然是叛徒的话；他必须受叛徒的处分。

科利奥兰纳斯　你这卑鄙的家伙！让你受众人的唾弃！人民要这种秃头的护民官干么呢？因为信任了他们，所以人民才会不再服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在叛乱的时候，一切不合理的事实都可以武断地成为法律，那时候他们才是应该受人拥戴的人物；可是在正常的时期，那么让一切按照着正理而行，把他们的权力推下尘土里去吧。

勃鲁托斯　公然的叛逆！

西西涅斯　这还是个执政吗？不。

勃鲁托斯　喂！警官呢？把他逮捕起来。

（一警吏上。）

西西涅斯　去，叫民众来；（警吏下）我用人民的名义亲自逮捕你，宣布你是一个企图政变的叛徒，公众幸福的敌人；我命令你不得反抗，跟我去听候处分。

科利奥兰纳斯　滚开，老山羊！

众元老　我们可以替他担保。

考密涅斯　老人家，放开手。

科利奥兰纳斯　滚开，坏东西！否则我要把你的骨头一根根摇下来。

西西涅斯　诸位市民，救命啊！

（若干警吏率侍从及一群市民同上。）

米尼涅斯　两方面彼此客气一点。

西西涅斯　这个人要夺去你们一切的权力。

勃鲁托斯　抓住他，警官们！

众市民　打倒他！打倒他！——

众元老　（围绕科利奥兰纳斯忙作一团，狂呼）武器！——武器！——武器！——护民官！——贵族们！——市民们！——喂！——西西涅斯！——勃鲁托斯！——科利奥兰纳斯！——市民们！——静！——静！——静！——且慢！——住手！——静！

米尼涅斯　事情将要闹得怎样呢？——我气都喘不过来啦。这一场乱子可不小。我话都说不出来啦。你们这两位护民官！科利奥兰纳斯，忍耐些！好西西涅斯，说句话吧。

西西涅斯　听我说，诸位民众；静下来！

众市民　让我们听我们的护民官说话；静下来！说，说，说。

西西涅斯　你们快要失去你们的自由了，马歇斯将要夺去你们的一切；马歇斯，就是刚才你们选举他做执政的。

米尼涅斯　哎哟，哎哟，哎哟！这不是去灭火，明明是火上加油。

元老甲　他要把我们这城市拆为平地。

西西涅斯　没有人民，还有什么城市？

众市民　对了，有人民才有城市。

勃鲁托斯　我们得到全体的同意，就任人民的长官。

众市民　你们继续是我们的长官。

米尼涅斯　他们也未必会放弃这一个地位。

考密涅斯　他们要把城市拆毁，把屋宇摧为平地，把整整齐齐的市面埋葬在一堆瓦砾的中间。

西西涅斯　这一种罪名应该判处死刑。

勃鲁托斯　让我们执行我们的权力，否则让我们失去我们的权力。我们现在奉人民的意旨，宣布马歇斯应

该立刻受死刑的处分。

西西涅斯　抓住他，把他押送到大帕岩上，推下山谷里去。

勃鲁托斯　警官们，抓住他！

众市民　马歇斯，赶快束手就缚！

米尼涅斯　听我说一句话；两位护民官，请你们听我说一句话。

警吏　静，静！

米尼涅斯　请你们做祖国的真正的友人，像你们表面上所装的一样；什么事情都可以用温和一点的手段解决，何必这样操切从事？

勃鲁托斯　要是病症凶险，只有投下猛药才可见效，谨慎反会误了大事。抓住他，把他押到山岩上去。

科利奥兰纳斯　不，我宁愿死在这里。（拔剑）你们中间有的人曾经瞧见我怎样跟敌人争战；来，你们自己现在也来试一试看。

米尼涅斯　放下那柄剑！两位护民官，你们暂时退下去吧。

勃鲁托斯　抓住他！

米尼涅斯　帮助马歇斯，帮助他，你们这些有义气的人；帮助他，年轻的和年老的！

众市民　打倒他！——打倒他！（在纷乱中护民官、警吏及民众均被打退。）

米尼涅斯　去，回到你家里去；快去！否则大家都要活不成啦。

元老乙　您快去吧。

科利奥兰纳斯　站住；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敌人一样多。

米尼涅斯　难道我们一定要跟他们打起来吗？

元老甲　天神保佑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事！尊贵的朋友，请你回家去，让我们设法挽回局势吧。

米尼涅斯　这是我们身上的一个痛疮，你不能替你自己医治；请你快去吧。

考密涅斯　来，跟我们一块儿去。

科利奥兰纳斯　我希望他们是一群野蛮人，不是罗马人；虽然这些畜类生在罗马，长大在朱庇特神庙的宇下，可是他们却跟野蛮人没有分别——

米尼涅斯　去吧；不要把你的满脸义愤放在你的唇舌上。

科利奥兰纳斯　要是堂堂正正地交锋起来，我一个人可以打败他们四十个人。

米尼涅斯　我自己也可以抵挡他们中间的一对头儿脑儿，那两个护民官。

考密涅斯　可是现在众寡悬殊；当一幢房屋坍下的时候而不知道趋避，这一种勇气是被称为愚笨的。您还是趁着那群乱民没有回来以前赶快走开吧；他们的愤怒就像受到阻力的流水一样，一朝横决，就会把他们所负载的一切完全冲掉。

米尼涅斯　请您快去吧。我要试一试我这老年人的智慧对于那些没有头脑的东西是不是有点需要；无论如何，这事情总要想法子弥缝过去。

考密涅斯　去吧，去吧。（科利奥兰纳斯、考密涅斯及余人等同下。）

贵族甲　这个人把他自己的前途葬送了。

米尼涅斯　他的天性太高贵了，不适宜于这一个世界。他不肯恭维涅普图努斯的三叉戟的雄威，或是乔武的雷霆的神力。他的心就在他的口头，想到什么一定要说出来。他一动了怒，就会忘记世上有一个死字。（内喧声）听他们闹得多厉害！

贵族乙　我希望他们都去睡觉！

米尼涅斯　我希望他们都给我跳下台伯河里！好厉害！他就不能对他们说句好话吗？

（勃鲁托斯及西西涅斯率乱民上。）

西西涅斯　要把全城的人吃掉、让他一个人称霸的那条毒蛇呢？

米尼涅斯　两位尊贵的护民官——

西西涅斯　我们必须用无情的铁手，把他推下大帕岩去；他已经公然反抗法律，所以法律也无须再向他执行什么审判的手续，他既然藐视群众，就叫他认识认识群众的力量。

市民甲　我们要让他明白，尊贵的护民官是人民的喉

舌，我们是他们的胳臂。

众市民　我们一定要让他明白。

米尼涅斯　诸位，诸位——

西西涅斯　静些！

米尼涅斯　有话可以商量，何必吵成这个样子？

西西涅斯　先生，你怎么也会帮助他逃走了？

米尼涅斯　听我说；我知道这位执政的长处，我也可以举出他的短处。

西西涅斯　执政！什么执政？

米尼涅斯　科利奥兰纳斯执政。

勃鲁托斯　他！执政！

众市民　不，不，不，不，不。

米尼涅斯　要是两位护民官和你们这些善良的民众允许我，我要请求说一两句话，你们听了以后，就会平心静气，自悔多事了。

西西涅斯　那么简简单单地说吧；因为我们已经决定除去这个恶毒的叛徒。把他驱逐出境会引起未来的祸患；留在国内，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里；所以我们决定就在今晚把他处死。

米尼涅斯　我们的罗马是以赏罚严明著名于全世界的，她对于有功的儿女的爱护，是记录在天神的册籍里的，要是现在她像一头灭绝天性的母兽一样，吞食了她自己的子女，善良的神明一定不能容许！

西西涅斯　他是一颗必须割去的疮疖。

米尼涅斯　啊！他是一段生着疮疖的肢体，割去了会致人死命，治愈它却很容易。他对罗马做了些什么事，你们要把他处死呢？他杀死我们的敌人，为他的祖国流过血，我敢说一句，他所失去的血，比他身上所有的血更多；他剩下的血，要是现在再被他的国人取去，那么无论下这样毒手的人，或是容忍这种事情发生的人，都要永远在后世留下一个可耻的烙印了。

西西涅斯　这些全然是胡说八道。

勃鲁托斯　一派歪论；当他爱他的国家的时候，他的国家也尊重他。

米尼涅斯　他的战功如果腐朽了，人家也就对他失去敬意了。

勃鲁托斯　我们不想再听你说下去了。追到他家里去，把他拖出来；他是一种能够传染的恶病，不要让他的流毒沾到别人身上。

米尼涅斯　再听我说一句话，只有一句话。你们现在的行动，都是出于一时的气愤，就像纵虎出柙一样，当你们自悔孟浪的时候，再要把笨重的铅块系在虎脚上就来不及了。与其卤莽偾事，不如循序渐进；否则他也不是没有人拥护的，要是因此而引起内争，那么伟大的罗马要在罗马人自己手里毁

掉了。

勃鲁托斯 要是这样的话——

西西涅斯 你还说什么？我们不是已经领略到他是怎样地服从命令的吗？我们的警察官不是已经遭他痛打了吗？我们自己不是也遭他反抗过了吗？来！

米尼涅斯 请你们想到这一点：他自从两手能够拔剑的时候起，就一直在战阵中长大，不曾在温文尔雅的语言方面受过训练；他说起话来，总是把美谷和糠麸不加分别地同时倾吐。你们要是允许我，我可以到他家里去，向他陈说利害，叫他接受用和平的手段，合法的方式进行的裁判。

元老甲 两位尊贵的护民官，这是最人道的办法；你们原来的方式太残酷了，而且也不知道将会引起怎样的结果。

西西涅斯 尊贵的米尼涅斯，那么请您接受人民的委托，去把他传来。各位朋友，放下你们的武器。

勃鲁托斯 不要回去。

西西涅斯 在市场上集合。我们在那边等着你们。要是您不能把马歇斯带来，我们就实行原来的办法。

米尼涅斯 我一定会叫他来的。（向众元老）请你们陪我去一趟。他一定要来，否则事情会愈弄愈糟的。

元老甲 我们去找他吧。（同下。）

第二场 同前。科利奥兰纳斯家中一室

（科利奥兰纳斯及贵族等上。）

科利奥兰纳斯 让他们大家来扯我的耳朵；让他们把我用车轮辗死、马蹄踏死，或是堆十座山在大帕岩上，把我推下看不见底的深谷；我还是用这样一副态度对待他们。

贵族甲 这正是您的过人之处。

科利奥兰纳斯 我的母亲常常说他们只是一批萎靡软弱的货色，几毛钱就可以把他们买来卖去，在集会的时候秃露着头顶，听到像我这样地位的人谈到战争或和平的问题，就会打呵欠，莫名其妙地不作一声；我想她现在也不大赞成我。

（伏伦妮娅上。）

科利奥兰纳斯 我正在说起您。您为什么要我温和一点？难道您要我违反我的本性吗？您应该说，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正可以表现我的真正的骨气。

伏伦妮娅 啊！儿啊，儿啊，儿啊，我希望你不要在基础未固以前，就丢失了你手中的权力。

科利奥兰纳斯 别管我。

伏伦妮娅 你要不是这样有意显露你的锋芒，已经不失为一个豪杰之士；在他们还有力量阻挠你的时候，

你要是少向他们矜夸一些意气,也可以少碰到一些逆意的事情。

科利奥兰纳斯　让他们上吊去吧!

伏伦妮娅　是的,我还希望他们在火里烧死。

(米尼涅斯及元老等上。)

米尼涅斯　来,来;您太粗暴了,有点太粗暴了;您非得回去把局势弥缝弥缝不可。

元老甲　此外没有办法了;您要是不愿意这样做,我们的城市就要分裂而灭亡了。

伏伦妮娅　请你接受劝告吧。我有一颗跟你同样刚强的心,可是我还有一个头脑,教我把我的愤怒用在更适当的地方。

米尼涅斯　说得好,尊贵的夫人!倘不是因为遭到这样非常的变化,为了挽回大局起见,不得不出此下策,那么我也要擐甲持枪,决不忍受这样的耻辱,让他去向群众屈身的。

科利奥兰纳斯　我必须怎么办?

米尼涅斯　回去见那两个护民官。

科利奥兰纳斯　好,还有呢?还有呢?

米尼涅斯　为了您的失言道歉。

科利奥兰纳斯　向他们道歉!我不能向神明道歉;难道我必须向他们道歉吗?

伏伦妮娅　你太固执了;在危急的时候,一个人是应当

通权达变的。我听你说过,在战争中间,荣誉和权谋就像亲密的朋友一样不可分离;假定这句话是真的,那么请你告诉我,在和平的时候,它们倘然不能交相为用,是不是能够独立存在?

科利奥兰纳斯　嘿!嘿!

米尼涅斯　问得好。

伏伦妮娅　要是你们在战争中间,为了达到你们的目的起见,不妨采用权谋,示人以诈,而这样的行为对于荣誉并无损害,那么在和平的时候,万一也像战时一样需要权谋,为什么它就不能和荣誉并行不悖呢?

科利奥兰纳斯　为什么您要强迫我接受这种理由?

伏伦妮娅　因为你现在必须去向人民说话;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意思说话,却要去向他们说一些完全违背你的本心的话。为了避免把自己的命运作孤注,为了避免流许多的血,你可以用温和的词句招抚一个城市,那么向人民说这样的话,对于你的荣誉又有什么损害呢?要是我的财产和我的亲友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需要我用欺诈的手段保全他们,我就会毅然去干那样的事,并不以为有什么可耻;我是代表你的妻子、你的儿子、这些元老和贵族们向你进这番忠告的;可是你却宁愿向这些无知的群众们怒目横眉,不愿向他们稍假辞色,去博取他们的欢心和爱戴,这是维持你的荣誉和地位所必需的保障。

米尼涅斯　尊贵的夫人！走吧，跟我们走吧；说两句好话；也许你不但可以缓和当前的危险，并且可以弥补过去的错误。

伏伦妮娅　我的孩子，请你现在就去见他们，把这帽子拿在手里，你的膝盖吻着地上的砖石，摇摆着你的头，克制你的坚强的心，让它变得像摇摇欲坠的烂熟的桑子一样谦卑；在这种事情上，行为往往胜于雄辩，愚人的眼睛是比他们的耳朵聪明得多的。你可以对他们说，你是他们的战士，因为生长在干戈扰攘之中，不懂得博取他们好感所应有的礼节；可是从此以后，当你握权在位的日子，你一定会为他们鞠躬尽瘁。

米尼涅斯　您只要照她这两句话说过以后，他们的心就是您的了；因为他们的原谅是有求必应的，正像他们爱说废话一样不费事。

伏伦妮娅　请你听从我们的劝告，去吧；虽然我知道你宁愿在火焰的深谷里追逐你的敌人，不愿在卧室之中向他献媚。考密涅斯来了。

（考密涅斯上。）

考密涅斯　我已经到市场上去过。您现在必须结合强力的援助，否则就得用温和的态度保全您自己，或者暂时出走，躲避他们的锋芒。所有的民众都激怒了。

米尼涅斯　只有谦恭的言语才可以挽回形势。

考密涅斯　要是他能够勉力抑制他的性子,我想这也是个办法。

伏伦妮娅　他必须这样做,非这样做不可。请你说你愿意这样做,立刻就去吧。

科利奥兰纳斯　我必须去向他们露我的秃脑袋吗?我必须用我的无耻的舌头,把一句谎话加在我的高贵的心上吗?好,我愿意。可是这一个计策倘然失败,他们就要把这个马歇斯的体肤磨成齑粉,迎风抛散了。到市场上去!你们现在逼着我去做一件事情,它的耻辱是我终身不能洗刷的。

考密涅斯　来,来,我们愿意帮您的忙。

伏伦妮娅　好儿子,你曾经说过,当初你因为受到我的奖励,所以才会成为一个军人;现在请你再接受我的奖励,做一件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吧。

科利奥兰纳斯　好,那么我就去。滚开,我的高傲的脾气,让一个娼妓的灵魂占据住我的身体!让我那和战鼓竞响的巨嗓变成像阉人一样地尖细、像催婴儿入睡的处女的歌声一样轻柔的声音!让我的颊上挂起奸徒的巧笑,让学童的眼泪蒙蔽我的目光!让乞儿的舌头在我的嘴唇之间转动,我那跨惯征鞍的罩甲的膝盖,像接受布施一样向人弯曲!不,我不愿意;我怕我会失去对我自己的尊敬,我的身体干

了这样的事，也许会使我的精神沾上一重无法摆脱的卑鄙。

伏伦妮娅　那么随你的便。我向你请求，比之你向他们请求，对于我是一个更大的耻辱。一切都归于毁灭吧；宁可让你的母亲感觉到你的骄傲，不要让她因为你的危险的顽强而担忧，因为我用像你一样豪壮的心讪笑着死亡。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你的勇敢是从我身上得来的，你的骄傲却是你自己的。

科利奥兰纳斯　请您宽心吧，母亲，我就到市场上去；不要责备我了。我要骗取他们的欢心，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将被罗马的一切手艺人所喜爱。瞧，我去了。替我向我的妻子致意。我一定要做一个执政回来，否则你们再不要相信我的舌头也会向人谄媚。

伏伦妮娅　照你的意思做吧。（下。）

考密涅斯　去！护民官在等着您。准备好一些温和的回答；因为我听说他们将要向您提出一些比现在他们加在您身上的更严重的罪状。

米尼涅斯　记好“温和”两个字。

科利奥兰纳斯　让我们去吧；尽他们捏造我什么罪状，我都可以用我的荣誉答复他们。

米尼涅斯　是的，可是要温和点儿。

科利奥兰纳斯　好，那么就温和点儿。温和！（同下。）

第三场　同前。大市场

（西西涅斯及勃鲁托斯上。）

勃鲁托斯　我们说他企图独裁专政，用这一点作为他的最大的罪名；要是他在这一点上能够饰辞自辩，我们就说他敌视人民，并且说他把从安息人那里得到的战利品都中饱了自己的私囊。

（一警吏上。）

勃鲁托斯　啊，他来不来？

警吏　他就来了。

勃鲁托斯　什么人陪着他？

警吏　年老的米尼涅斯和那些一向袒护他的元老们。

西西涅斯　你有没有把我们得到的票数记录下来？

警吏　我已经记下在这儿了。

西西涅斯　你有没有按着部族征询他们的意见？

警吏　我已经分别征询过了。

西西涅斯　快把民众立刻召集到这儿来；当他们听见我说，“凭着民众的权利和力量，必须如此如此”的时候，不论是死刑、罚款或是放逐，我要是说“罚款”，就让他们跟着我喊“罚款”；我要是说“死刑”，就让他们跟着我喊“死刑”。

警吏　我一定这样吩咐他们。

西西涅斯 当他们开始呼喊的时候，叫他们不停地喊下去，大家乱哄哄地高声鼓噪，要求把我们的判决立刻实行。

警吏 很好。

西西涅斯 叫他们留心我们的说话行事，不要退缩让步。

勃鲁托斯 去干你的事吧。（警吏下）一下子就激动他的怒气。他一向惯于征服别人，爱闹别扭；一受了拂逆，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性子，那时候他心里想到什么便要说出口来，我们就可以看准他这个弱点致他死命。

西西涅斯 好，他来了。

（科利奥兰纳斯、米尼涅斯、考密涅斯及元老贵族等上。）

米尼涅斯 请您温和点儿。

科利奥兰纳斯 好，就像一个马夫似的，为了一点点的赏钱，愿意替无论哪个恶徒奔走。但愿尊荣的天神们护佑罗马的安全，让贤德的君子做我们的执法者！播散爱的种子在我们的中间，使我们宏大的神庙里充满和平的气象，不要使我们的街道为战争所扰乱！

元老甲 阿门，阿门。

米尼涅斯 好一个高尚的愿望！

（警吏率市民等重上。）

西西涅斯 过来，民众。

警吏 听你们的护民官说话；肃静！

科利奥兰纳斯　先听我说几句话。

西西涅斯
勃鲁托斯　好,说吧。喂,静下来!

科利奥兰纳斯　你们就在此刻宣布我的罪状吗?一切必须在这儿决定吗?

西西涅斯　我要请你答复,你是不是愿意服从人民的公意,承认他们的官吏的权力,当你的罪案成立以后,甘心接受合法的制裁?

科利奥兰纳斯　我愿意。

米尼涅斯　听着!各位市民,他说他愿意。想一想,他立过多少战功;想一想他身上的伤痕,就像墓地上的坟茔一样多。

科利奥兰纳斯　那些不过是荆棘抓破的伤痕,这点点的创痏,也不过供人一笑罢了。

米尼涅斯　再想一想,他说的话虽然不合一个市民的身分,可是却不失为军人的谈吐;不要把他粗暴的口气认为恶意的言辞,那正是他的军人本色,不是对你们的敌视。

考密涅斯　好,好,别说了。

科利奥兰纳斯　为了什么原因,我已经得到全体同意当选执政以后,你们又立刻撤销原议,给我这样的羞辱?

西西涅斯　回答我们。

科利奥兰纳斯 好，说吧；我是应该回答你们的。

西西涅斯 你企图推翻一切罗马相传已久的政制，造成个人专权独裁的地位，所以我们宣布你是人民的叛徒。

科利奥兰纳斯 怎么！叛徒！

米尼涅斯 不，温和点儿，你答应过的。

科利奥兰纳斯 地狱底层的烈火把这些人民吞了去！说我是他们的叛徒！你这害人的护民官！在你的眼睛里藏着二万个死亡，在你的两手中握着二千万种杀人的毒计，在你说谎的舌头上含着无数杀人的阴谋，我要用向神明祈祷一样坦白的声音，向你说，"你说谎！"

西西涅斯 民众，你们听见他的话吗？

众市民 把他送到山岩上去！把他送到山岩上去！

西西涅斯 静！我们不必再把新的罪名加在他的身上；你们亲眼看见他所作的事，亲耳听见他所说的话：殴打你们的官吏，辱骂你们自己，用暴力抗拒法律，现在他又公然藐视那些凭着他们的权力审判他的人，像这样罪大恶极的行为，已经应处最严重的死刑了。

勃鲁托斯 可是他既然为罗马立过功劳——

科利奥兰纳斯 你们还要讲什么功劳？

勃鲁托斯 我提起这一点，因为我知道你的功劳。

科利奥兰纳斯 你！

米尼涅斯 你怎样答应你的母亲的?

考密涅斯 你要知道——

科利奥兰纳斯 我不要知道什么。让他们宣判把我投身在高峻的大帕岩下,放逐,鞭打,每天给我吃一粒谷监禁起来,我也不愿用一句好话的代价购买他们的慈悲,更不愿为了乞讨他们的布施而抑制我的雄心,向他们道一声早安。

西西涅斯 因为他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不断敌对人民,企图剥夺他们的权力,到现在他居然擅敢在尊严的法律和执法的官吏之前,行使暴力反抗的手段,所以我们用人民的名义,秉着我们护民官的职权,宣布从即时起,把他放逐出我们的城市,要是以后他再进入罗马境内,就要把他投身在大帕岩下。用人民的名义,我说,这判决必须实行。

众市民 这判决必须实行——这判决必须实行——把他赶出去!——把他放逐出境!

考密涅斯 听我说,各位人民大众——

西西涅斯 他已经受到判决;没有什么说的了。

考密涅斯 让我说句话。我自己也曾当过执政;我可以向罗马公开展示她的敌人加在我身上的伤痕;我重视祖国的利益,甚于自己的生命和我所珍爱的儿女;要是我说——

西西涅斯 我们知道你的意思;说什么?

勃鲁托斯　不必多说，他已经被当作人民和祖国的敌人而放逐了；这判决必须实行。

众市民　这判决必须实行——这判决必须实行。

科利奥兰纳斯　你们这些狂吠的贱狗！我痛恨你们的气息，就像痛恨恶臭的沼泽的臭味一样；我轻视你们的好感，就像厌恶腐烂的露骨的尸骸一样。我驱逐了你们；让你们和你们那游移无定的性格永远留在这里吧！让每一句轻微的谣言震动你们的心，你们敌人帽上羽毛的摇闪，就会把你们搧进绝望的深渊！永远保留着把你们的保卫者放逐出境的权力吧，直到最后让你们自己的愚昧觉得人家已经不费一刀一枪，使你们成为最微贱的俘虏！对于你们，对于这一个城市，我只有蔑视；我这样离开你们，这世界上什么地方没有我的安身之处。（科利奥兰纳斯、考密涅斯、米尼涅斯、元老、贵族等同下。）

警吏　人民的仇敌已经去了，已经去了！

众市民　我们的敌人已经被放逐了！——他去了！——呵！呵！（众欢呼，掷帽。）

西西涅斯　去，把他赶出城门，像他从前驱逐你们一样驱逐他，尽量发泄你们的愤怒，让他也难堪难堪。让一队卫士卫护我们通过全城。

众市民　来，来——让我们把他赶出城门！来！神明保佑我们尊贵的护民官！来！（同下。）



第四幕

第一场　罗马。城门前

（科利奥兰纳斯、伏伦妮娅、维吉利娅、米尼涅斯、考密涅斯及若干青年贵族上。）

科利奥兰纳斯　算了，别哭了，就这样分手吧；那多头的畜生把我撞走了。哎，母亲，您从前的勇气呢？您常常说，患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境遇方才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节；风平浪静的海面，所有的船只都可以并驱竞胜；命运的铁拳击中要害的时候，只有大勇大智的人才能够处之泰然：您常常用那些格言教训我，锻炼我的坚强不屈的志气。

维吉利娅　天啊！天啊！

科利奥兰纳斯　不，妇人，请你——

伏伦妮娅　愿赤色的瘟疫降临在罗马各色人民的身上，使百工商贾同归于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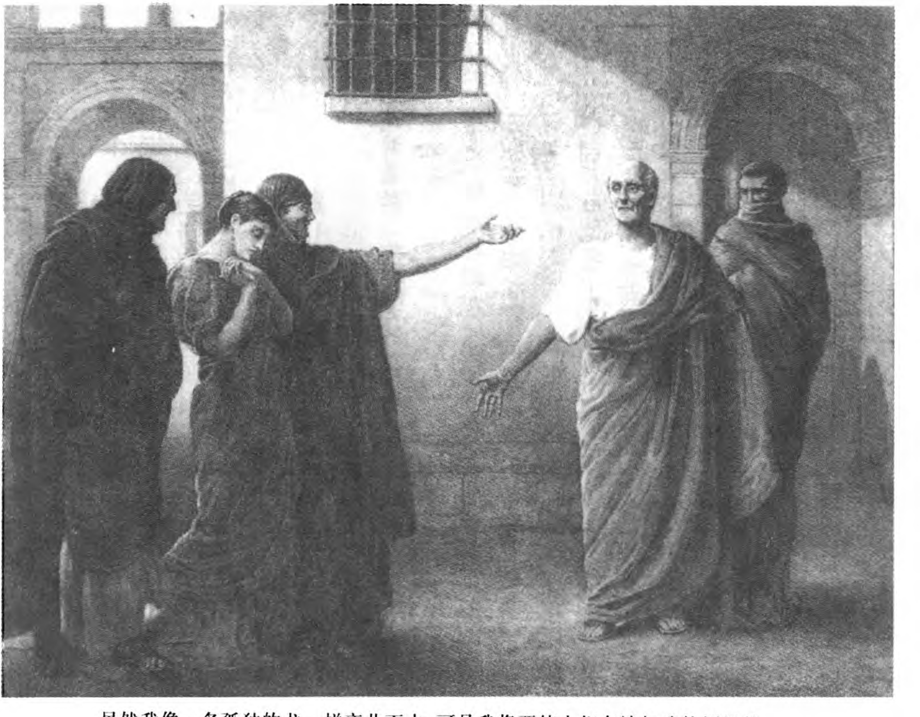
科利奥兰纳斯　怎么，怎么，怎么！当我离开他们以后，他们将会追念我的好处。不，母亲，您从前不是常

常说，要是您做了赫剌克勒斯的妻子，您一定会替他完成六件艰巨的工作，减轻他一半的劳力吗？请您仍旧保持这一种精神吧。考密涅斯，不要懊丧；再会！再会，我的妻子！我的母亲！我一定还要干一番事业。你年老而忠心的米尼涅斯，你的眼泪比年轻人的眼泪更辛酸，它会伤害你的眼睛的。我的旧日的主帅，我曾经瞻仰过您那刚强坚毅的气概，您也看见过不少可以使人心肠变硬的景象，请您告诉这两个伤心的妇人，为了不可避免的打击而悲痛，是一件多么痴愚的事情。我的母亲，您知道您一向把我的冒险作为您的安慰，请您相信我，虽然我像一条孤独的龙一样离此而去，可是我将要使人们在谈起我的沼泽的时候，就会瞿然变色；您的儿子除非误中奸谋，一定会有吐气扬眉的一天。

伏伦妮娅　我的长子，你要到哪儿去呢？让考密涅斯陪你走一程吧；跟他商量一个妥当的方策，不要盲冲瞎撞，去试探前途的危险。

科利奥兰纳斯　天神啊！

考密涅斯　我愿意陪着你走一个月，跟你决定一个安身的地方，好让我们彼此互通声息；要是有机会可以设法召你回来的话，我们也可以不至于在茫茫的世界上到处找寻一个莫明踪迹的人，万一事过境迁，大好的机会又要蹉跎过去了。



虽然我像一条孤独的龙一样离此而去，可是我将要使人们在谈起我的沼泽的时候，就会瞿然变色；您的儿子除非误中奸谋，一定会有吐气扬眉的一天。

——《科利奥兰纳斯》第四幕第一场

科利奥兰纳斯　再会吧;你已经有一把的年纪,饱受战争的辛苦,不要再跟一个筋骨壮健的人去跋涉风霜了。我只要请你送我出城门。来,我亲爱的妻子,我最亲爱的母亲,我的情深义厚的朋友们,当我出去的时候,请你们用微笑向我道别。请你们来吧。只要我尚在人世,你们一定会听到我的消息;而且你们所听到的,一定还是跟我原来的为人一样。

米尼涅斯　那正是每一个人所乐意听见的。来,我们不用哭泣。要是我能够从我衰老的臂腿上减去七岁年纪,凭着善良的神明发誓,我一定要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科利奥兰纳斯　把你的手给我。来。(同下。)

第二场　同前。城门附近的街道

(西西涅斯、勃鲁托斯及一警吏上。)

西西涅斯　叫他们大家回家去;他已经去了,我们也不必追他。贵族们很不高兴,他们都是袒护他的。

勃鲁托斯　现在我们已经表现出我们的力量,事情既已了结,我们不妨在言辞之间装得谦恭一点。

西西涅斯　叫他们回家去;说他们重要的敌人已经去了,他们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力量。

勃鲁托斯　打发他们各人回家。(警吏下。)

（伏伦妮娅、维吉利娅及米尼涅斯上。）

勃鲁托斯　他的母亲来了。

西西涅斯　让我们避开她。

勃鲁托斯　为什么？

西西涅斯　他们说她发了疯了。

勃鲁托斯　她们已经看见我们；您尽管走吧。

伏伦妮娅　啊！你们来得正好。愿神明把所有的灾祸降在你们身上，报答你们的好意！

米尼涅斯　静些，静些！不要这样高声嚷叫。

伏伦妮娅　我倘不是哭不成声，一定要让你们听听——不，我要嚷给你们听听。（向勃鲁托斯）你想逃走吗？

维吉利娅　（向西西涅斯）你也别走。我希望我能够向我的丈夫说这样的话。

西西涅斯　你们是男人吗？

伏伦妮娅　是的，傻瓜；那是丢脸的事吗？听这傻瓜说的话。我的父亲不是一个男人吗？你果然有这样狐狸般的狡猾，会把一个替罗马立过多少汗马功劳的人放逐出去吗？

西西涅斯　哎哟，苍天在上！

伏伦妮娅　为了罗马的利益，他挥舞他的英勇的剑锋，那次数比你说过的聪明话还要多。让我告诉你；可是你去吧；不，你给我站住：我但愿我的儿子在阿拉伯，你和你那一族里的人都跪在他的面前，他手里

举起宝剑——

西西涅斯　那又怎么样呢？

维吉利娅　那又怎么样！他要斩草除根，不留下一个孽种在世上。

伏伦妮娅　全都是些杂种私生子！好人，他为了罗马受过多少伤！

米尼涅斯　来，来，别闹了。

西西涅斯　要是他能够贯彻为国献身的初衷，不把自己辛苦换来的光荣亲手撕毁，那就好了！

勃鲁托斯　我也希望他这样。

伏伦妮娅　"我也希望他这样"！都是你们煽动这些乱民，猫狗般的畜生，他们不能认识他的价值，正像我不能了解上天不让世间知道的神秘一样。

勃鲁托斯　请你让我们走吧。

伏伦妮娅　现在，先生，请你给我滚吧。你们已经干了一件了不得的好事。在你们未走之前，再听我说一句话：正像朱庇特的神庙不能和罗马最卑陋的一间屋子相比一样，被你们放逐出去的我的儿子——这位夫人的丈夫，就是他，你们明白了没有？——比起你们这些东西来，真是天壤之别。

勃鲁托斯　好，好，我们少陪啦。

西西涅斯　为什么我们要呆在这儿，给一个疯婆子缠个不休？

伏伦妮娅　把我的祈祷带了去吧。（二护民官下）我但愿天神们什么事也不做，只替我实现我的咒诅！要是我能够每天遇见他们一次，那么我心头的悲哀也许可以倾吐一空。

米尼涅斯　您已经骂得他们很痛快；凭良心说，您没有冤屈他们。你们愿意赏光到舍间吃晚饭吗？

伏伦妮娅　愤怒是我的食物；我一肚子都是气恼，吃不下东西了。来，我们走吧。不要这样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瞧着我的样子，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应当保持天后般的尊严。来，来，来。

米尼涅斯　唉，唉，唉！（同下。）

第三场　罗马安息间的大路

（一罗马人及一伏尔斯人上，相遇。）

罗马人　先生，我认识您，您也认识我；您的大名我想是阿德里安。

伏尔斯人　正是，先生。不瞒您说，我可忘记您了。

罗马人　我是个罗马人；可是我所干的事，却跟您一样，是跟罗马人作对的。您现在认识我了吗？

伏尔斯人　尼凯诺吗？不是。

罗马人　正是，先生。

伏尔斯人　我上次看见您的时候，您的胡子比现在多一

点;可是您的声音可以证明您的确是他。罗马有什么消息?我得到了伏尔斯政府的命令,叫我到罗马去找您;您现在省了我一天的路程了。

罗马人　罗马曾经发生惊人的叛变;人民跟元老贵族们作对。

伏尔斯人　曾经发生!那么现在已经解决了吗?我们的政府却不这样想;他们正在积极准备用兵,想要趁他们争执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向他们突袭。

罗马人　火焰大体已经熄灭,可是一件微细的琐事就可以使它重新燃烧起来。因为那些贵族们对于放逐科利奥兰纳斯这件事感到非常痛心,一有机会,就准备剥夺人民的一切权力,把那些护民官永远罢免。我可以告诉你,未灭的余烬正在那儿吐出熊熊的火焰,猛烈爆发的时期已经不远了。

伏尔斯人　科利奥兰纳斯被放逐了!

罗马人　被放逐了,先生。

伏尔斯人　尼凯诺,您带了这一个消息去,他们一定十分欢迎。

罗马人　他们现在的机会很好。人家说,诱奸有夫之妇,最好趁她和丈夫反目的时候下手。你们那位英勇的塔勒斯·奥菲狄乌斯这一下可以大逞威风了,因为他的最大的敌手科利奥兰纳斯已经被他的祖国摈斥了。

伏尔斯人　这是不用说的。我很幸运今天凑巧碰见了您；现在我的任务已了，让我陪着您高高兴兴地回去吧。

罗马人　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把许多罗马的怪事讲给您听，一直讲到晚餐的时候为止；这些事情，都是对于他们的敌人有利的。您说你们已经有一支军队准备出发了吗？

伏尔斯人　一支很雄壮的军队；所有人马都已经征齐入伍，分派营舍，命令发出以后，一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罗马人　我很高兴听见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想我去见了他们以后，就可以催促他们立刻举事。好，先生，今天能够碰见您，真是一件幸事，我很愿意做您的同行的伴侣。

伏尔斯人　您省了我一趟跋涉，先生；能够跟您一路同行，真是我的莫大的荣幸。

罗马人　好，我们一块儿走吧。（同下。）

第四场　安息。奥菲狄乌斯家门前

（科利奥兰纳斯微服化装蒙面上。）

科利奥兰纳斯　这安息倒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城啊，是我使你的妇女们成为寡妇；这些富丽大厦的后嗣，

有许多人我曾经听见他们在我的战阵中间呻吟倒地。所以不要认识我，免得你的妇人们用唾涎唾我，你的小儿们投石子打我，使我在琐小的战争中间死去。

（一市民上。）

科利奥兰纳斯 请了，先生。

市民 请了。

科利奥兰纳斯 请您指点我伟大的奥菲狄乌斯住在什么地方。他是在安息吗？

市民 是的，今天晚上他在家里宴请政府中的贵人。

科利奥兰纳斯 请问他的家在哪儿？

市民 就是在您面前的这一所屋子。

科利奥兰纳斯 谢谢您，先生。再见。（市民下）啊，变化无常的世事！刚才还是誓同生死的朋友。两个人的胸膛里好像只有一颗心，睡眠、饮食、工作、游戏，都是彼此相共，亲爱得分不开来，一转瞬之间，为了些微的争执，就会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同样，切齿痛恨的仇敌，他们在梦寐之中也念念不忘地勾心斗角，互谋倾陷，为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些不足道的琐事，也会变成亲密的友人，彼此携手合作。我现在也正是这样：我痛恨我自己生长的地方，我的爱心已经移向了这个仇敌的城市。我要进去；要是他把我杀死，那也并不是有悖公道的行为；要是他对

我曲意优容,那么我愿意为他的国家尽力。(下。)

第五场　同前。奥菲狄乌斯家中厅堂

(内乐声;仆甲上。)

仆甲　酒,酒,酒!他们都在干些什么事!我想我们那些伙计们都睡着了。(下。)

(仆乙上。)

仆乙　戈得斯呢?主人在叫他。戈得斯!(下。)

(科利奥兰纳斯上。)

科利奥兰纳斯　好一间屋子;好香的酒肉味道!可是我却不像一个客人。

(仆甲重上。)

仆甲　朋友,你要什么?你是哪儿来的?这儿没有你的地方;出去。(下。)

科利奥兰纳斯　因为我是科利奥兰纳斯,他们这样款待我是理所当然的。

(仆乙重上。)

仆乙　朋友,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管门的难道不生眼睛,会放这种家伙进来吗?出去出去!

科利奥兰纳斯　走开!

仆乙　走开!你自己走开!

科利奥兰纳斯　你真讨厌。

仆乙　你这样放肆吗？我就去叫人来跟你说话。

（仆丙上；仆甲重上。）

仆丙　这家伙是什么人？

仆甲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古怪的家伙，我没有法子叫他出去。请你去叫主人出来。

仆丙　朋友，你到这儿来干么？谢谢你，快出去吧。

科利奥兰纳斯　只要让我站在这儿；我不会弄坏你们的炉灶的。

仆丙　你是什么人？

科利奥兰纳斯　一个绅士。

仆丙　一个穷得出奇的绅士。

科利奥兰纳斯　正是，你说得不错。

仆丙　谢谢你，穷绅士，到别处去吧；这儿没有你的地方。喂，滚出去。

科利奥兰纳斯　你管你自己的事；去，吃你的残羹冷菜去。（将仆丙推开。）

仆丙　怎么，你不肯去吗？请你去告诉主人，他有一个奇怪的客人在这儿。

仆乙　好，我就去告诉他。（下。）

仆丙　你住在什么地方？

科利奥兰纳斯　在苍天之下。

仆丙　在苍天之下！

科利奥兰纳斯　是的。

仆丙　那是在什么地方？

科利奥兰纳斯　在鹞子和乌鸦的城里。

仆丙　在鹞子和乌鸦的城里！这个蠢驴！那么你是和乌鸦住在一起的吗？

科利奥兰纳斯　不；我并不侍候你的主人。

仆丙　怎么，你是来和我们老爷打交道的吗？

科利奥兰纳斯　嗯，反正不是跟你们太太打交道就是好事。别尽说废话了，到酒席上侍候去吧。（将仆丙打走。）

（奥菲狄乌斯及仆乙上。）

奥菲狄乌斯　这家伙在什么地方？

仆乙　这儿，老爷。倘不是恐怕惊吵了里面的各位老爷，我早就把他当狗一样打得半死了。

奥菲狄乌斯　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要什么？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不说话？说吧，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科利奥兰纳斯　（取下面巾）塔勒斯，要是你还不认识我，看见了我的面，也想不到我是什么人，那么我必须自报姓名了。

奥菲狄乌斯　你叫什么名字？（众仆退后。）

科利奥兰纳斯　我的名字在伏尔斯人的耳中是不好听的，你听见了会觉得刺耳。

奥菲狄乌斯　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有一副凌然不可侵犯的容貌，你的脸上有一种威严；虽然你的装束这样破

旧，却不像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你叫什么名字？

科利奥兰纳斯　准备皱起你的眉头来吧。你还不认识我吗？

奥菲狄乌斯　我不认识你。你的名字呢？

科利奥兰纳斯　我的名字是卡厄斯·马歇斯，我曾经把极大的伤害和灾祸加在你和一切伏尔斯人的身上；我的姓氏科利奥兰纳斯就是最好的证明。辛苦的战役、重大的危险、替我这负恩的国家所流过的血，结果只是换到了这一个空洞的姓氏，为你对我所怀的怨恨留下一个创巨痛深的记忆。只有这名字剩留着；残酷猜嫉的人民，得到了我们那些懦怯的贵族的默许，已经一致遗弃了我，抹煞了我一切的功绩，让那些奴才们把我轰出了罗马。这一种不幸的遭遇，使我今天来到你的家里；不要误会我，以为我想来向你求恩乞命，因为要是我怕死的话，我就应该远远地躲开你；我只是因为出于气愤，渴想报复那些放逐我的人，所以才到这儿来站在你的面前。要是你也有一颗复仇的心，想要替你自己和你的国家洗雪耻辱，现在就是你的机会到了，你正可以利用我的不幸，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因为我将要用地狱中一切饿鬼的怨毒，来向我的腐败的祖国作战。可是你要是没有这样的胆量，也不想追求远大的前程，那么一句话，我也已经厌倦人世，愿意伸直我的

颈项，听任你的宰割，让你一泄这许多年来郁积在心头的怨恨；你要是不杀我，你就是个傻瓜，因为我一向是你的死敌，曾经从你祖国的胸前溅下了无数吨的血；要是让我活在世上，对于你永远是一个耻辱，除非你能够跟我合作。

奥菲狄乌斯 啊，马歇斯，马歇斯！你所说的每一个字，已经从我心里薙除了旧日的怨恨，不再存留一些芥蒂。要是朱庇特从那边的云中宣示神圣的诏语，说，“这是真的，”我也不会相信他甚于相信你，高贵无比的马歇斯。让我用我的胳臂围住你的身体；我这样拥抱着我的剑砧，热烈而真诚地用我的友谊和你比赛，正像我过去雄心勃勃地和你比赛着勇力一样。我告诉你，我曾经热恋着我的妻子，为她发过无数挚情的叹息；可是我现在看见了你，你高贵的英雄！我的狂喜的心，比我第一次看见我的恋人成为我的新妇，跨进我的门槛的时候还要跳跃得厉害。嗨，战神，我对你说，我们已经有一支军队准备行动；我已经再度下了决心，一定要从你的胸前割下一块肉来，即使牺牲自己的一只胳臂，也是甘心的。你曾经打败我十二次，每天晚上我都做着和你交战的梦；在我的睡梦之中，我们常常一起倒在地上，争着解开彼此盔上的扣子，拳击着彼此的咽喉，等到梦醒以后，已经无缘无故地累得半死了。尊贵

的马歇斯,即使我们和罗马毫无仇恨,只是因为你被他们放逐了出来,我们也会动员一切十二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把战争的汹涌的洪流倾倒在罗马忘恩的心脏里。来啊！进去和我们那些善意的元老们握握手,他们现在正要向我告别;他们虽然还没有想到要把罗马吞并,可是已经准备向你们的领土进攻了。

科利奥兰纳斯　感谢神明！

奥菲狄乌斯　所以,沉鸷雄毅的将军,要是你愿意为报复自己的仇恨而做我们的前导,我可以分我的一半军力归你节制;你既然对于自己国中的虚实了如指掌,就可以凭着你自己的经验决定进军的方策;或者直接向罗马本城进攻,或者在僻远的所在猛力骚扰,让他们在灭亡以前,先受到一些惊恐。可是进来吧;让我先介绍你见见几个人,取得他们的准许。一千个欢迎！我们已经尽释前嫌,变成了一心一德的友人。把你的手给我;欢迎！(科利奥兰纳斯、奥菲狄乌斯同下。)

仆甲　(上前)真是意想不到的变化！

仆乙　我可以举手为誓,我还想用棍子打他呢;可是我心里总觉得他这个人是不能凭他的衣服判断他是个什么人的。

仆甲　他的臂膀多么结实！他用两个指头把我掇来掇去,就像人们拈弄一个陀螺似的。

仆乙　欧,我瞧着他的脸,就知道他有一点不同凡俗的

地方；我觉得他的脸上有一种——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仆甲　他的确是这样；瞧上去好像——我早就知道他有一点不是我所窥测得到的东西。

仆乙　我可以发誓，我也这样想；他简直是世界上最稀有的人物。

仆甲　我想是的；可是他是比你所知道的一个人更伟大的军人。

仆乙　谁？我的主人吗？

仆甲　啾，那就不用说了。

仆乙　我的主人一个人可以抵得过像他这样的六个人。

仆甲　不，那也不见得；我看还是他了不得。

仆乙　哼，那可不能这么说；讲到保卫城市，我们大帅的本领是超人一等的。

仆甲　是的，就是进攻起来也不弱呢。

（仆丙重上。）

仆丙　奴才们哪！我可以告诉你们好多消息。

仆甲
仆乙　什么，什么，什么？讲给我们听听。

仆丙　在所有的国家之中，我顶不愿意做一个罗马人；我宁可做一个判了死罪的囚犯。

仆甲
仆乙　为什么？为什么？

仆丙　嘿,刚才来的那个人,就是常常打败我们的大帅的那个卡厄斯·马歇斯呢。

仆甲　你为什么说“打败我们的大帅”?

仆丙　我并不说“打败我们的大帅”;可是他一向是他的劲敌。

仆乙　算了吧,我们都是自己人好朋友;我们的大帅总是败在他手里,我常常听见他自己这样说。

仆甲　说句老实话,我们的大帅实在打他不过;在科利奥里城前,他曾经把他像切肉一样宰着呢。

仆乙　要是他喜欢吃人肉,也许还会把他煮熟了吃下去哩。

仆甲　可是再讲你的新闻吧。

仆丙　嘿,他在里边受到这样的敬礼,好像他就是战神的儿子一样;坐在食桌的上首;那些元老们有什么问题问他的时候,总是脱下帽子站在他的面前。我们的大帅自己也把他当作一个情人似的敬奉,握着他的手,翻起了眼白听他讲话。可是最要紧的消息是,我们的大帅已经腰斩得只剩半截了,还有那半截因为全体在座诸人的要求和同意,已经给了那个人了。他说他要去把看守罗马城门的人扯着耳朵拖出来;他要斩除挡住他的路的一切障碍,使他的所过之处都成为一片平地。

仆乙　他一定做得到这样的事。

仆丙　做得到！他当然做得到：因为你瞧，他虽然有许多敌人，也有许多朋友；那些朋友在他沮丧失势的时候，却不敢自称为他的朋友，不敢露面出来。

仆甲　沮丧失势！怎么讲？

仆丙　可是他们要是看见他恢复元气，再振声威，就会像雨后的兔子一样从他们的洞里钻了出来，环绕在他的身边了。

仆甲　可是什么时候出兵呢？

仆丙　明天；今天；立刻。今天下午你们就可以听见鼓声；这是他们宴会中的一个余兴，在他们抹干嘴唇以前就要办好。

仆乙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热闹起来啦。这种和平不过锈了铁，增加了许多裁缝，让那些没事做的人编些歌曲唱唱。

仆甲　还是战争好，我说；它胜过和平就像白昼胜过黑夜一样。战争是活泼的、清醒的，热闹的、兴奋的；和平是麻木不仁的、平淡无味的、寂无声息的、昏睡的、没有感觉的。和平所产生的私生子，比战争所杀死的人更多。

仆乙　对呀：战争可以说是一个强奸妇女的狂徒，因而和平就无疑是专事培植乌龟的能手了。

仆甲　是呀，它使人们彼此仇恨。

仆丙　理由是有了和平，人们就不那么需要彼此照顾

了。我愿意用我的钱打赌还是战争好。我希望看见罗马人像伏尔斯人一样贱。他们都从席上起来了,他们都从席上起来了。

众仆　进去,进去,进去,进去!(同下。)

第六场　罗马。广场

(西西涅斯及勃鲁托斯上。)

西西涅斯　我们没有听见他的消息,也不必怕他有什么图谋。人民现在已经由狂乱的状态回复到安宁平静,他也无能为力了。因为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我们已经使他的朋友们感到惭愧,他们是宁愿瞧见纷争的群众在街道上闹事——虽然那样对于他们自身也是同样有害——而不愿瞧见我们的百工商贾们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的。

(米尼涅斯上。)

勃鲁托斯　我们总算没有错过了时机。这是米尼涅斯吗?

西西涅斯　正是他,正是他。啊!他近来变得和气多啦。您好,老人家!

米尼涅斯　你们两位都好!

西西涅斯　您那科利奥兰纳斯除了他的几个朋友以外,没有什么人因为他的不在而惋惜。我们的共和政

府依然存在,即使他对它再不高兴一些,也会继续存在下去的。

米尼涅斯　一切都很好;要是他的态度能够谦和一些,事情一定会更好的。

西西涅斯　他在什么地方?你听见人家说起吗?

米尼涅斯　不,我没有听到什么;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市民三、四人上。）

众市民　天神保佑你们两位!

西西涅斯　各位朋友,你们都好。

勃鲁托斯　你们大家都好,你们大家都好。

市民甲　我们自己、我们的妻子儿女,都应该跪下来为你们两位祈祷。

西西涅斯　愿你们都能享受幸福繁荣的生活!

勃鲁托斯　再见,好朋友们;我们希望科利奥兰纳斯也像我们一样爱你们。

众市民　神明保佑你们!

西西涅斯
勃鲁托斯　再见,再见。（市民等下。）

西西涅斯　这才是太平盛世的光景,比从前这些人在街上到处奔走、叫嚣扰乱的时候好得多啦。

勃鲁托斯　卡厄斯·马歇斯在战阵上是一员能将;可是太傲慢、太目空一世、太野心勃勃、太自负了——

西西涅斯　他只想由他一个人称王道霸，用不着别人帮助。

米尼涅斯　我倒不这样想。

西西涅斯　要是他果然当了执政，我们现在就要发现他是这样一个人而后悔不及了。

勃鲁托斯　幸亏神明默护，不让他当选，罗马去掉了这个人，可以从此安宁了。

（一警吏上。）

警吏　两位尊贵的护民官，据一个给我们关在牢里的奴隶说，伏尔斯人派了两支军队，已经开进了罗马领土，毁灭他们所碰到的一切，存心要来向我们挑起一场恶战。

米尼涅斯　那一定是奥菲狄乌斯；当罗马有马歇斯挺身保卫的时候，他就像一只缩头的蜗牛，不敢钻出壳来张望一眼，现在他听见马歇斯已经被放逐出去，又要把他的角伸出来了。

西西涅斯　得啦，您何必提起马歇斯呢？

勃鲁托斯　去把这个造谣惑众的家伙抽一顿鞭子。伏尔斯人决不敢来侵犯我们。

米尼涅斯　决不敢！我们有过去的记录可以证明他们会干这样的事；在我的一生之中，已经看到过三次同样的例子了。可是你们在处罚这家伙以前，应该把他问清楚，他从什么地方听到这句话，免得屈打了一

个把确实消息报告你们、叫你们预防祸事的好人。

西西涅斯　不劳指教，我知道决不会有这种事。

勃鲁托斯　不可能的。

（一使者上。）

使者　贵族们都急急忙忙地到元老院去了；他们不知道听到了什么消息，一个个脸色都变了。

西西涅斯　都是这个奴才。——去把他鞭打示众；完全是他造谣生事。

使者　是的，大人，这奴隶的话已经有人证实；而且还有更可怕的消息。

西西涅斯　什么更可怕的消息？

使者　许多人都在那里公开传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听来的，说是马歇斯已经和奥菲狄乌斯联合，带领一支军队来攻打罗马了；他发誓为自己复仇，把罗马人无论老幼，一起杀尽。

西西涅斯　会有这样的事！

勃鲁托斯　完全是谣言；他们想用这样的话煽惑那些懦弱的人，让他们希望善良的马歇斯回来。

西西涅斯　正是这个诡计。

米尼涅斯　这话恐怕未必；他跟奥菲狄乌斯是势不两立的仇人，决没有调和的可能。

（另一使者上。）

使者乙　请各位大人到元老院去。卡厄斯·马歇斯由

奥菲狄乌斯辅佐，已经率领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向我们的领土进犯了；他们一路过来势如破竹，到处纵火焚烧，掳夺一空。

（考密涅斯上。）

考密涅斯　啊！你们干得好事！

米尼涅斯　什么消息？什么消息？

考密涅斯　你们已经帮助你们的敌人来强奸你们自己的女儿，把全城的铅块熔灌在你们的头顶，亲眼看你们的妻子被人污辱——

米尼涅斯　什么消息？什么消息？

考密涅斯　你们的神庙化为灰烬，你们所倚赖的特权压缩得只剩锥孔一样大小。

米尼涅斯　请你把消息告诉我吧。——哼，你们干得好事！——请问什么消息？假如马歇斯和伏尔斯人联合起来——

考密涅斯　假如！他就是他们的神。他领导着他们的那副气概，好像凭着造化的本领，也造不出他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一样；他们跟随着他来攻击我们这些小儿，也像孩子们追捕夏天的蝴蝶、屠夫们杀戮苍蝇一样有把握。

米尼涅斯　你们干得好事，你们和你们那些穿围裙的家伙！你们那样看重那些手工匠的话，那些吃大蒜的人们吐出来的气息！

考密涅斯　他将要荡平你们的罗马。

米尼涅斯　就像赫剌克勒斯从树上摇落一颗烂熟的果子一样容易。你们干得好事！

勃鲁托斯　可是这是真的吗？

考密涅斯　还会不真吗？等着瞧吧，你们的脸色都要吓白了。各处属地都望风响应，欣然脱离我们的羁縻；企图抵抗的，都被讥笑为勇敢的愚夫，因为不自量力而覆亡。谁能责怪他的不是呢？你们的敌人和他的敌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可轻视的人。

米尼涅斯　我们全都完了，除非这位英雄大发慈悲。

考密涅斯　谁去求他开恩呢？护民官是不好意思去向他求情的；人民不值得他怜悯，正像豺狼不值得牧人怜悯一样；至于他的要好的朋友们，要是他们向他说，"照顾照顾罗马吧，"那么他们也就和他所憎恨的人一鼻孔出气，也就是他的仇敌了。

米尼涅斯　不错，要是他在我的家里放起火来，我也没有脸向他说，"请您住手。"——你们干得好事，你们和你们那些手段！

考密涅斯　你们使罗马发生空前的战栗，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濒于绝望的境地。

西西涅斯
勃鲁托斯　不要说这是我们的错处。

米尼涅斯　怎么！那么是我们的错处吗？我们都是敬

爱他的，可是像一群畜生和懦怯的贵族似的，让你们那群贱民为所欲为，把他轰出了城。

考密涅斯　可是我怕他们又要用高声的叫喊迎接他进来了。塔勒斯·奥菲狄乌斯，人类中间第二个令人畏惧的名字，像他的部属一样服从他的号令。罗马倘要抵抗他们，除了准备与城俱亡以外，已经力竭计穷、无法防御了。

（一群市民上。）

米尼涅斯　这群东西来了。奥菲狄乌斯也和他在一起吗？你们抛掷你们恶臭油腻的帽子，鼓噪着把科利奥兰纳斯放逐出去，就这样使罗马的空气变得污浊了。现在他来了；每一个兵士头上的每一根头发，都会变成惩罚你们的鞭子；他要把你们的头颅一个一个砍下来，报答你们的好意。算了，要是他把我们一起烧成了一个炭块，也是活该。

众市民　真的，我们听见了可怕的消息。

市民甲　拿我自己来说，当我说把他放逐的时候，我也说这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

市民乙　我也这样说。

市民丙　我也这样说；说句老实话，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这样说。我们所干的事，都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虽然我们同意放逐他，可是那也并不是我们的本意。

考密涅斯　你们都是些好东西，你们的同意！

米尼涅斯 你们干得好事，你们和你们的鼓噪！我们要不要到议会里去？

考密涅斯 啊，是，是；不去又有什么事情好做？（考密涅斯、米尼涅斯同下。）

西西涅斯 各位！你们回家去吧；不要发急。这两个人是一党，他们虽然面子上装得很害怕，心里却但愿真有这样的事。回去吧，不要露出惊慌的样子来。

市民甲 但愿神明照顾我们！来，朋友们，我们回去吧。我们把他放逐的时候，我早就说我们做了一件错事。

市民乙 我们大家都这样说。可是走吧，我们回去吧。（众市民下。）

勃鲁托斯 我不喜欢这种消息。

西西涅斯 我也不喜欢。

勃鲁托斯 我们到议会去吧。要是有人能够证明这消息是个谣言，我愿意把我一半的家产赏给他！

西西涅斯 我们走吧。（同下。）

第七场 离罗马不远的营地

（奥菲狄乌斯及其副将上。）

奥菲狄乌斯 他们仍旧向那罗马人纷纷投附吗？

副将 我不知道他有一种什么魔力，可是他们简直把他

当作食前的祈祷、席上的谈话,和餐后的谢恩一样一刻不离口。您的声名,主帅,在这次战役中已经相形见绌,甚至于您自己的部下对您的信仰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奥菲狄乌斯　我现在也没有法子,虽然可以用计策排挤他,可是那会影响到军事的进行。当我第一次拥抱他的时候,我想不到他在我的面前也会倨傲到这个样子;可是这也是他天性如此,改变不过来的脾气,我也只好原谅他了。

副将　可是主帅,为您着想,我倒希望这次您没有和他负起共同的责任,或者您自己统率全军,或者让他独自主持一切。

奥菲狄乌斯　我很懂得你的意思;你等着瞧吧,等到我跟他最后清算的日子,怕他不跌翻在我的手里。虽然看上去好像他的行事非常堂皇正大,对伏尔斯政府也十分尽忠,作战的时候像龙一样勇猛,一拔出剑来就可以克敌制胜,他自己也因此沾沾自喜,一般凡俗的眼光也莫不以为如此;可是他还有一件事情留下没有做,在我们最后清算的日子,它将要使我们两人中间有一个人牺牲。

副将　请教主帅,您看来他会不会把罗马征服?

奥菲狄乌斯　他还没有坐下,他的威力就已经压倒一切。罗马的元老和贵族们都是他的朋友;护民官不是军

人;他们的人民会卤莽地把他放逐,也会卤莽地收回成命。我想他对于罗马,就像白鹭对于鱼类一样,天性中自有一种使人俯首就范的力量。本来他是他们的一个忠勇的仆人,可是他不能使他的荣誉维持不坠。也许因为他的一帆风顺的命运,使他沾上骄傲的习气,损坏了他的完善的人格;也许因为他见事不明,不善于利用他自己的机会;也许因为他本性难移,只适宜于顶盔披甲,不适宜于雍容揖让,刚毅严肃本来是治军的正道,他却用来对待和平时期的民众;这几重原因他虽然并不完全犯着,可是每一种都犯几分,只要犯了其中之一,就可以使他为人民所畏惧,因而被他们憎恨以至于放逐。正像一个怀璧亡身的人一样,他的功劳一经出口,就会被它自己所噎死。所以我们的美德是随着时间而变更价值的;权力的本身虽可称道,可是当它高踞宝座的时候,已经伏下它的葬身的基础了。一个火焰驱走另一个火焰,一枚钉打掉另一枚钉;权利因权利而转移,强力被强力所征服。来,我们去吧。卡厄斯,当你握有整个罗马的时候,你是一个最贫穷的人;那时候你就在我的手掌之中了。(同下。)



第五幕

第一场　罗马。广场

（米尼涅斯、考密涅斯、西西涅斯、勃鲁托斯及余人等上。）

米尼涅斯　不，我不去。你们已经听见他从前的主将怎么说了，他对于他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他虽然把我叫做父亲，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处呢？你们把他放逐出去，还是你们去向他央求，在他营帐之前一哩路的地方俯伏下来，膝行而进，请他大发慈悲吧。不，他既然不愿听考密涅斯的话，那么我还是安住家里的好。

考密涅斯　他假装不认识我。

米尼涅斯　你们听见了吗？

考密涅斯　可是从前他却用我的名字称呼我。我向他提起我们过去的交情，我们在一起流过的血；可是无论我叫他科利奥兰纳斯或者其他的名字，他都不应一声；他仿佛是一个无名无姓的东西，等着用罗马城中的烈火替他自己熔铸出一个名字来。

米尼涅斯　哼，好，你们干得好事！一对护民官替罗马降低了炭价，不朽的功绩！

考密涅斯　我对他说，宽恕人家所不能宽恕的，是一种多么高贵的行为；他却回答我，一个国家向它所处罚的罪人求恕，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

米尼涅斯　很好，他当然要说这样的话啦。

考密涅斯　我叫他想想他自己的亲戚朋友；他回答我说，他等不及把他们从一大堆恶臭发霉的糠屑中间选择出来；他说他不能为了不忍烧去一两粒谷子的缘故，永远忍受着难闻的气味。

米尼涅斯　为了一两粒谷子的缘故！我就是这样一粒谷子；他的母亲、妻子，他的孩子，还有这位好汉子，我们都是这样的谷粒；你们是发霉的糠屑，你们的臭味已经熏到月亮上去了。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们也只好同归于尽！

西西涅斯　不，请您不要恼怒；要是您不肯在这样危急的时候帮助我们，那么您也不要在我们的患难之中责备我们。可是我们相信，要是您愿意替您的祖国请命，那么凭着您的巧妙的口才，一定可以使我们那位同国之人放下干戈，比我们所能召集的军队更有力量。

米尼涅斯　不，我不愿多管闲事。

西西涅斯　请您去这一趟吧。

米尼涅斯　我干得了什么事呢?

勃鲁托斯　只要您去向马歇斯试一试您对他的交情能不能为罗马做一点事。

米尼涅斯　好;要是马歇斯理也不理我,就像他对待考密涅斯一样对待我,那便怎样呢?要是我在他的无情的冷淡之下抱着满怀的懊恼失望而归,那可怎么办呢?

西西涅斯　无论此去成功失败,您的好意总是会得到罗马的感谢的。

米尼涅斯　好,我就去试一试;也许他会听我的话。可是他对考密涅斯咬紧嘴唇,哼呀哈的,却叫我担着老大的心事。也许考密涅斯没有看准适当的时间,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吃过饭;一个人在腹中空虚、血液没有温暖的时候,往往会噘着嘴生气,不大肯布施人,更不容易宽恕别人的过失;可是当我们把酒食填下了脏腑,使全身的血管增加热力以后,我们的灵魂就要比未进饮食以前温柔得多了。所以我要留心看着他,等他餐罢以后,方才向他提出我的请求,竭力说得他回心转意。

勃鲁托斯　您已经知道用怎样的途径激发他的天良,我们相信您一定不会有错。

米尼涅斯　好,不论结果如何,我去试一试再说。成功失败,不久就可以见个分晓。(下。)

考密涅斯　他决不会听他的话。

西西涅斯　不听他?

考密涅斯　我告诉你,他坐在黄金的椅上,他的眼睛红得像要把罗马烧起来一般,他的冤愤就是监守他的恻隐之心的狱吏。我跪在他的面前,他淡淡地说了一声“起来”,用他的无言的手把我挥走。他准备做的事,他将用书面告诉我;他不愿做的事,他已经立誓在先,决无改移。所以一切希望都已归于乌有了,除非他的母亲和妻子去向他当面哀求;听说她们已经准备前去求他保全他的祖国了,所以让我们就去恳促她们赶快动身吧。(同下。)

第二场　罗马城前的伏尔斯人营地

(二守卒立岗位前防守;米尼涅斯上。)

守卒甲　站住!你是什么地方来的?

守卒乙　站住!回去!

米尼涅斯　你们这样尽职,很好;可是对不起你们,我是一个政府官吏,要来见科利奥兰纳斯说话。

守卒甲　从什么地方来的?

米尼涅斯　从罗马来的。

守卒甲　你不能通过;你必须回去。我们主将有令,凡是从罗马来的人,一概不见。

守卒乙 等你看见你们的罗马被烈焰拥抱的时候，你再来跟科利奥兰纳斯说话吧。

米尼涅斯 我的好朋友们，要是你们曾经听见你们的主将说起罗马和他在罗马的朋友们，那么我的名字一定接触过你们的耳朵：我是米尼涅斯。

守卒甲 很好，回去吧；你的名字不能使你在这儿通行无阻。

米尼涅斯 我告诉你吧，朋友，你的主将是我的好朋友；我曾经是记载他的善行的一卷书，人家可以从我的嘴里读到他的无比的名声，因为我对于我的朋友们的好处总是极口称扬的，尤其是他，我有时候因为说溜了嘴，就像一个球碰到了光滑的地面一样，会不知不觉地夸张过分，越过了限定的界线。所以，朋友，你必须让我通过。

守卒甲 先生，即使您替他说过的谎话，就跟您自己说过的话一样多，即使说谎是一件善事，您也不能在这儿通过。所以您还是回去吧。

米尼涅斯 朋友，请你记好我的名字是米尼涅斯，一向都是站在你主将一边的。

守卒乙 不管你替他扯过多少谎，我奉着他的命令，却必须老实告诉你，你不能通过。所以你回去吧。

米尼涅斯 你知道他已经吃过饭了没有？我一定要等他饭后方才跟他说话。

守卒甲　你是一个罗马人,是不是?

米尼涅斯　我是罗马人,你的主将也是罗马人。

守卒甲　那么你应当像他一样痛恨罗马。你们把保卫罗马的人逐出门外,在一阵群众的狂暴的愚昧中,把你们的干盾给了你们的敌人,现在你们却想用老妇人的不费力的呻吟、你们女儿们的童贞的手掌或是像你这样一个老朽的瘫痪的说项,来抵御他的复仇的怒焰吗?你们想要用像这样微弱的呼吸,来吹灭将要焚毁你们城市的烈火吗?不,你完全想错了;所以赶快回到罗马去,准备引颈就戮吧。你们的劫运已经无可避免,我们的主将发誓不再宽恕你们。

米尼涅斯　哼,要是你的长官知道我在这儿,他一定会对我以礼相待的。

守卒乙　算了吧,我的长官不认识你。

米尼涅斯　我是说你的主将。

守卒甲　我的主将不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回去,走,否则我要叫你流出你身上所有的两三滴血了;回去回去。

米尼涅斯　不,不,朋友,朋友——

（科利奥兰纳斯及奥菲狄乌斯上。）

科利奥兰纳斯　什么事?

米尼涅斯　现在,伙计,我也不要麻烦你替我传报了。

你现在就可以知道我是一个被人敬礼的人；一个卑微的哨兵，是不能挡住我不让我看见我的孩儿科利奥兰纳斯的。你只要看他怎样款待我，就可以猜想得到你是不是将要上绞架，或者受到其他欣赏起来更长久、受苦得更惨酷的死刑了；现在你给我留心看着，想一想你的未来的遭遇而晕过去吧。（向科利奥兰纳斯）愿荣耀的天神们每时每刻护佑着你，像你的米尼涅斯老爹一样眷爱你！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你在准备用火烧我们；瞧，我要用我眼睛里的泪水把它浇熄。他们好容易劝我到这儿来；可是我因为相信除了我自己以外，再也没有别人可以说动你，所以就让叹息把我吹出了城门，来求你宽恕罗马，和你的迫切待命的同胞们。愿善良的神明们缓和你的愤怒，要是你还有几分气恼未消，请你发泄在这个奴才的身上吧，他像一块石头一样，挡住了我不让见你。

科利奥兰纳斯　去！

米尼涅斯　怎么！去！

科利奥兰纳斯　我不知道什么妻子、母亲、儿女。我现在替别人做着事情，虽然是为自己报仇，可是我的行动要受伏尔斯人的支配。讲到我们过去的交情，那么还是让它在无情的遗忘里冷淡下去，不要用同情的怜悯唤起它的记忆吧。所以你去吧；你们的城门

经不起我大军的一击,我的耳朵却不会被你们的呼吁所打动。可是为了我们的友谊,把这拿去吧;(以信交米尼涅斯)这是我写给你的,我本想叫人送给你。还有一句话,米尼涅斯,我不想听你说话。奥菲狄乌斯,这个人是我在罗马的好朋友,可是你瞧我怎样对待他!

奥菲狄乌斯　您有一个很坚决的意志。(科利奥兰纳斯、奥菲狄乌斯同下。)

守卒甲　先生,您的大名是米尼涅斯吗?

守卒乙　这一个名字是一道很有法力的符咒。现在您知道从哪条路回家去了。

守卒甲　您有没有听见我们因为不让大驾通过,挨了怎样一顿痛骂?

守卒乙　为了什么理由您说我要晕过去呢?

米尼涅斯　整个世界和你们的主将都不在我的心上;至于像你们这种东西,那么我简直不知道世上有你们存在,你们是太渺小了。自己愿意死的人,不怕别人把他杀死。让你们的主将去大施威风吧。讲到你们,那么愿你们一辈子做个没出息的小兵;愿你们的困苦与年俱增!你们叫我去,我也要对你们说,滚开!(下。)

守卒甲　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守卒乙　我们的主将是个好汉;他是岩石,是风吹不折

的橡树。(同下。)

第三场　科利奥兰纳斯营帐

(科利奥兰纳斯、奥菲狄乌斯及余人等上。)

科利奥兰纳斯　我们明天将要在罗马城前驻扎下我们的大军。我的从征的助手,你必须向伏尔斯政府报告我怎样坦白地执行我的任务的情形。

奥菲狄乌斯　您只知道履行他们的意旨,充耳不闻罗马人民的呼吁,不让一句低声的私语进入您的耳中;即使那些自信和您交情深厚、决不会遭您拒绝的朋友,也不能不失望而归。

科利奥兰纳斯　最后来的那位老人家,就是我使他怀着一颗碎裂的心回去的那位,爱我胜如一个父亲;他简直把我像天神一样崇拜。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叫他来向我说情;我虽然用冷酷的态度对待他,可是为了顾念往日的交情起见,仍旧向他提出最初的条件,那是他们所已经拒绝、现在也无法接受的。我不曾向他们作过什么让步;以后要是他们再派什么人来向我请求,无论是政府方面的使者,或是私人方面的朋友,我都一概不去理会他们。(内呼声)嘿!这是什么呼声?难道我刚发了誓,就有人来引诱我背誓吗?我一定不。

（维吉利娅、伏伦妮娅各穿丧服，率小马歇斯、凡勒利娅及侍从等上。）

科利奥兰纳斯　我的妻子走在最前面；跟着她来的就是塑成我这躯体的高贵的模型，她的手里还挽着她的嫡亲的孙儿。可是去吧，感情！一切天性中的伦常，都给我毁灭了吧！让倔强成为一种美德。那屈膝的敬礼，还有那可以使天神背誓的鸽子一样温柔的眼光，又都值得了什么呢？我要是被温情所溶解，那么我就要变得和别人同样软弱了。我的母亲向我鞠躬了，好像俄林波斯山也会向一个土丘低头恳求一样；我的年幼的孩儿也露着求情的脸色，伟大的天性不禁喊出，“不要拒绝他！”让伏尔斯人耕耘着罗马的废壤，把整个意大利夷为田亩吧；我决不做一头服从本能的呆鹅，我要漠然无动于衷，就像我是我自己的创造者、不知道还有什么亲族一样。

维吉利娅　我的主，我的丈夫！

科利奥兰纳斯　我现在不是用我在罗马时候的那双眼睛瞧着你了。

维吉利娅　悲哀改变了我们的容貌，所以您才会这样想。

科利奥兰纳斯　像一个愚笨的伶人似的，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我所扮演的角色，将要受众人的耻笑了。我的最亲爱的，原谅我的残酷吧；可是不要因此而向我说，“原谅我们的罗马人。”啊！给我一个像我的放

逐一样长久、像我的复仇一样甜蜜的吻吧！善妒的天后可以为我证明，爱人，我这一个吻就是上次你给我的，我的忠心的嘴唇一直为它保持着贞操。天啊！我是多么饶舌，忘记了向全世界最高贵的母亲致敬。母亲，您的儿子向您下跪了；（跪）我应该向您表示不同于一般儿子的最深的敬意。

伏伦妮娅　啊！站起来受我的祝福；让坚硬的石块做我的膝垫，我现在跪在你的面前，颠倒向我的儿子致敬了。（跪。）

科利奥兰纳斯　这是什么意思？您向我下跪！向您有罪的儿子下跪！那么让硗瘠的海滨的石子向天星飞射，让作乱的狂风弯折凌霄的松柏，去打击赤热的太阳吧；一切不可能的事都要变成可能，一切不会实现的奇迹都要变成轻易的工作了。

伏伦妮娅　你是我的战士；你这雄伟的躯体上一部分是我的心血。你认识这位夫人吗？

科利奥兰纳斯　坡勃力科拉的尊贵的姊妹，罗马的明月；她的贞洁有如从最皎白的雪凝冻而成，悬挂在狄安娜神庙檐下的冰柱；亲爱的凡勒利娅！

伏伦妮娅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指小儿）等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就会完全像你一样。

科利奥兰纳斯　愿至高无上的乔武允许战神把义勇的精神启发你的思想，让你不会屈服于耻辱之下，在战

争中间做一座伟大的海标，受得住一切风浪的袭击，使那些望着你的人都能得救！

伏伦妮娅　跪下来，孩子。

科利奥兰纳斯　我的好孩子！

伏伦妮娅　他，你的妻子，这位夫人，以及我自己，现在都来向你请求了。

科利奥兰纳斯　请您不要说下去；或者在您没有向我提出什么要求以前，先记住这一点：我所立誓决不允许的事情，不能因为你们的请求而答应你们。不要叫我撤回我的军队，或者再向罗马的手工匠屈服；不要对我说我在什么地方太不近人情；也不要想用你们冷静的理智浇熄我的复仇的怒火。

伏伦妮娅　啊！别说了，别说了；你已经拒绝我们一切的要求，因为我们除了你所已经拒绝的以外，更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向你请求，那么要是你拒绝了我们，我们就可以归怨于你的忍心。所以，听我们说吧。

科利奥兰纳斯　奥菲狄乌斯，还有你们这些伏尔斯人，请你们听着；因为凡是从罗马来的言语，我都要公之于众人。您的要求是什么？

伏伦妮娅　即使我们静默不言，你也可以从我们的衣服和容态上，看出我们自从你放逐以后，过着怎样的生活。请你想一想，我们到这儿来，是怎样比世间

所有的妇女不幸万分，因为我们看见了你，本来应该眼睛里荡漾着喜悦，心坎里跳跃着欣慰，可是现在反而悲泣流泪，忧惧颤栗；母亲、妻子、儿子，都要看着她的孩子、她的丈夫和他的父亲亲手挖出他祖国的心脏来。你的敌意对于可怜的我们是无上的酷刑，你使我们不能向神明祈祷，那本来是每一个人所能享受的安慰。因为，唉！我们虽然和祖国的命运是不可分的，可是我们的命运又是和你的胜利不可分的，我们怎么能为我们的祖国祈祷呢？唉！我们倘不是失去我们的国家，我们亲爱的保姆，就是失去你，我们在国内唯一的安慰。无论哪一方得胜，虽然都符合我们的愿望，可是总免不了一个悲惨的结果：我们不是看见你像一个通敌的叛徒一般，戴上镣铐牵过市街，就是看见你意气扬扬地践踏在祖国的废墟上，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因为你已经勇敢地溅了你妻子儿女的血。至于我自己，那么，孩子，我不愿等候命运宣判战争的最后胜负；要是我不能把你劝服，使你放弃了陷一个国家于灭亡的行动，而采取一种兼利双方的途径，那么相信我，我决不让你侵犯你的国家，除非先从你生身母亲的身上践踏过去。

维吉利娅　嗽，我替您生下这个孩子，继续您的家声，您现在也必须从我的身上践踏过去。

小马歇斯 我可不让他踏;我要逃走,等我年纪长大了,我也要打仗。

科利奥兰纳斯 看见孩子和女人的脸,容易使人心肠变软。我已经坐得太久了。(起立。)

伏伦妮娅 不,不要就这样离开我们。要是我们的请求,是要你为了拯救罗马人的缘故而毁灭你所臣事的伏尔斯人,那么你可以责备我们不该损害你的信誉;不,我们的请求只是要你替双方和解,伏尔斯人可以说,“我们已经表示了这样的慈悲,”罗马人也可以说,“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恩典,”同时两方面都向你欢呼称颂,“祝福你替我们缔结和平!”你知道,我的伟大的儿子,战争的结果是不能确定的,可是这一点却可以确定:要是你征服了罗马,你所收得的利益,不过是一个永远伴着唾骂的恶名;历史上将要记载:“这个人本来是很英勇的,可是他在最后一次的行动里亲手涂去了他的令名,毁灭了他的国家,他的名字永受后世的憎恨。”儿子,对你的母亲不能默默无言哪:你已保全了体面,就该同天神一样做得光彩,虽然用雷电撕裂云层,却不妨霹雳一声,震倒一棵橡树,何必让生灵涂炭呢。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以为一个高贵的人,是应该不忘旧怨的吗?媳妇,你说话呀;他不理会你的哭泣呢。你也说话呀,孩子;也许你的天真会比我们的理由



看见孩子和女人的脸，容易使人心肠变软。

——《科利奥兰纳斯》第五幕第三场

更能使他感动。没有一个人和他母亲的关系更密切了;可是他现在却让我像一个用脚镣锁着的囚人一样叨叨絮语,置若罔闻。你从来不曾对你亲爱的母亲表示过一点孝敬;她却像一只痴心爱着它头胎雏儿的母鸡似的,把你教养成人,送你献身疆场,又迎接你满载着光荣归来。要是我的请求是不正当的,你尽可以挥斥我回去;否则你就是不忠不孝,天神将要降祸于你,因为你不曾向你的母亲尽一个人子的义务。他转身去了;跪下来,让我们用屈膝羞辱他。附属于他那科利奥兰纳斯的姓氏上的,只有骄傲,没有一点怜悯。跪下来;完了,这是我们最后的哀求;我们现在要回到罗马去,和我们的邻人们死在一起。不,瞧着我们吧。这个小孩不会说他要些什么,只是陪着我们下跪举手,他代替我们呼吁的理由,比你拒绝的理由有力得多。来,我们去吧。这人有一个伏尔斯的母亲,他的妻子在科利奥里,他的孩子也许像他一样。可是请你给我们一个答复;我要等我们的城市在大火中焚烧以后,方才停止我的声音,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好说了。

科利奥兰纳斯　(握伏伦妮娅手,沉默)啊,母亲,母亲!您做了一件什么事啦?瞧!天都裂了开来,神明在俯视这一场悖逆的情景而讥笑我们了。啊,我的母亲!

母亲！啊！您替罗马赢得了一场幸运的胜利；可是相信我，啊！相信我，被您战败的您的儿子，却已经遭遇着严重的危险了。可是让它来吧。奥菲狄乌斯，虽然我不能帮助你们战胜，可是我愿意为双方斡旋和平。好奥菲狄乌斯，要是你处在我的地位，你会听你的母亲这样说而不答应她吗？

奥菲狄乌斯 我心里非常感动。

科利奥兰纳斯 我敢发誓你一定受到感动。将军，要我的眼睛里流下同情的眼泪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可是，好将军，你们想要缔结怎样的和平，请你告诉我；我自己并不到罗马，仍旧跟着你们一起回去；请你帮助我促成这一个目的吧。啊，母亲！妻子！

奥菲狄乌斯 （旁白）我很高兴你已经使慈悲和荣誉两种观念在你的心里互相抵触了；我可以利用这一个机会，恢复我以前的地位。（诸妇人向科利奥兰纳斯作手势示意。）

科利奥兰纳斯 好，那慢慢再说。我们先在一起喝杯酒；你们可以带一个比言语更确实的证据回去，那是我们在同样情形之下也会照样签署的。来，跟我们进去。夫人们，罗马应该为你们建造一座庙宇；意大利所有的刀剑和她的联合的军力，都不能缔结这样的和平。（同下。）

第四场　罗马。广场

（米尼涅斯及西西涅斯上。）

米尼涅斯　你看见那边庙堂上的基石吗？

西西涅斯　看见了又怎样？

米尼涅斯　要是你能够用你的小指头把它移动，那么，罗马的妇女们，尤其是他的母亲，也许有几分希望可以把他说服。可是我说，再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了。我们只是在伸着头颈等候人家来切断我们的咽喉。

西西涅斯　难道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一个人会改变得这样厉害吗？

米尼涅斯　毛虫和蝴蝶是大不相同的，可是蝴蝶就是从毛虫变化而成的。这马歇斯已经从一个人变成一条龙了；他已经生了翅膀，不再是一个爬行的东西了。

西西涅斯　他本来是很孝敬他的母亲的。

米尼涅斯　他本来也很爱我；可是他现在就像一匹八岁的马，完全忘记他的母亲了。他脸上那股凶相，可以使熟葡萄变酸；他走起路来，就像一辆战车开过，把土地都震陷了；他的目光可以穿透甲胄；他的说话有如丧钟，哼一声也像大炮的轰鸣。他坐在尊严的宝座上，好像只有亚历山大才可以和他对抗。他的命令一发出，事情就已经办好。他全然是一个天

神,只缺少永生和一个可以雄踞的天庭。

西西涅斯 要是你说得他不错,那么他还缺少天神应有的慈悲。

米尼涅斯 我不过照他的本相描写他。你瞧着吧,他的母亲将会从他那儿带些什么慈悲来。他要是会发慈悲,那么雄虎身上也会有乳汁了;我们这不幸的城市就可以发现这一个真理,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缘故!

西西涅斯 但愿神明护佑我们!

米尼涅斯 不,神明在这种事情上是不会护佑我们的。当我们把他放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冒犯了神明;现在他回来杀我们的头,神明也不会可怜我们。

(一使者上。)

使者 先生,您要是爱惜性命,赶快逃回家里躲起来吧。民众已经把你们那一位护民官捉住,把他拖来拖去,大家发誓说要是那几位罗马妇女不把好消息带回来,就要把他寸寸磔死。

(另一使者上。)

西西涅斯 有什么消息?

使者乙 好消息!好消息!那几位夫人已经得到胜利,伏尔斯军队撤退了,马歇斯也去了。罗马从来不曾有过这样欢乐的日子;就是击退塔昆的时候,也不及今天这样高兴。

西西涅斯　朋友,你能够确定这句话是真的吗?全然是正确的吗?

使者乙　正像我知道太阳是一团火一样正确。您究竟躲在什么地方,才会不相信这句话呢?好消息传进城里,是比潮水冲过桥孔还快的。你听!(喇叭箫鼓声同时并奏,内欢呼声)喇叭、号筒、弦琴、横笛、手鼓、铙钹,还有欢呼的罗马人,使太阳都跳起舞来了。您听!(内欢呼声。)

米尼涅斯　这果然是好消息。我要去迎接那几位夫人。这位伏伦妮娅抵得过全城的执政、元老和贵族;比起像你们这样的护民官来,那么盈海盈陆的护民官,也抵不上她一个人。你们今天祷告得很有灵验;今天早上我还不愿出一个铜子来买你们一万条喉咙哩。听,他们多么快乐!(乐声,欢呼声继续。)

西西涅斯　第一,你带了这样好消息来,愿神明祝福你;第二,请你接受我的感谢。

使者乙　先生,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上天。

西西涅斯　她们已经离城很近了吗?

使者乙　快要进城来了。

西西涅斯　我们也去迎接她们,凑凑热闹。(欲去。)

(伏伦妮娅、维吉利娅、凡勒利娅等由元老、贵族、民众等簇拥而上,自台前穿过。)

元老甲　瞧我们的女恩人,罗马的生命!召集你们的部

族，赞美神明，燃起庆祝的火炬来；在她们的面前散布鲜花；用欢迎他母亲的呼声，代替你们从前要求放逐马歇斯的鼓噪，大家喊，“欢迎，夫人们，欢迎！”

众人　欢迎，夫人们，欢迎！（鼓角各奏花腔；众人下。）

第五场　科利奥里。广场

（塔勒斯·奥菲狄乌斯及侍从等上。）

奥菲狄乌斯　你们去通知城里的官员们，说我已经到了；把这封信交给他们，叫他们读了以后，就到市场上去，我要在那边当着他们和民众，证明这信里所写的话。我所控告的那个人，现在大概也进了城，他也想在民众面前用言语替他自己辩解；你们快去吧。（侍从等下。）

（奥菲狄乌斯党羽三四人上。）

奥菲狄乌斯　非常欢迎！

党徒甲　我们的主帅安好？

奥菲狄乌斯　别提啦，我正像一个被自己的布施所毒害、被自己的善心所杀死的人。

党徒乙　主帅，要是您仍旧希望我们帮助您实行原来的计划，我们一定愿意替您解除您的重大的危险。

奥菲狄乌斯　现在我还不能说；我们必须在明白人民的心理以后，再决定怎么办。

党徒丙　当你们两人继续对立的时候，人民的喜怒也不会有一定的方向；可是你们中间无论哪一个人倒下以后，还有那一个人就可以为众望所归。

奥菲狄乌斯　我知道；我必须找到一个振振有辞的借口，方才可以对他作无情的抨击。他是我提拔起来的人，我用自己的名誉担保他的忠心；可是他这样跻登贵显以后，就用谄媚的露水灌溉他的新栽的树木，引诱我的朋友们归附他，为了这一个目的，他方才有意抑制他的粗暴倔强、不受拘束的性格，装出一副卑躬屈节的态度。

党徒丙　主帅，他在候选执政的时候，因为过于傲慢而落选——

奥菲狄乌斯　那正是我要说起的事：他因为得罪了罗马的民众，被他们放逐出境，他就到我的家里来，向我伸颈就戮；我收容了他，使他成为我的同僚，一切满足他的要求；甚至于为了帮助他完成他的目的起见，让他在我的部队中间亲自挑选最勇壮的兵士；我自己也尽力协助他，和他分任劳苦，却让他一个人收到名誉。我这样挫抑着自己，非但毫无怨尤，而且还自以为成人之美，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直到后来，我仿佛变成了他的下属，而不是他的同僚了；他对我老是露出不屑的神气，好像我是一个贪利之徒一样。

党徒甲　他正是这样，主帅；全军都觉得非常奇怪。后来我们向罗马长驱直进，满以为这次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奥菲狄乌斯　正是；为了这一次的事情，我也一定要把他亲手扑杀。单单几滴像谎话一样不值钱的女人的眼泪，就会使他出卖了我们在这次伟大的行动中所抛掷的血汗和劳力。他非死不可，他的没落才是我出头的机会。可是听！（鼓角声，夹杂人民高呼声。）

党徒甲　您走进您自己的故乡，就像到一处驿站一样，不曾有一个人欢迎您回来；可是他回来的时候，那喧哗的声音却把天都震破了。

党徒乙　那些健忘的傻瓜们，没有想到他曾经杀死他们的子女，却拚命张开他们卑贱的喉咙来向他称颂。

党徒丙　所以您应该趁他没有为自己辩白、凭着他的利嘴鼓动人心以前，就让他死在您的剑下，我们一定会帮助您。等他死了以后，您就可以用您自己的话宣布他的罪状，即使他有天大的理由，也只好和他的尸体一同埋葬了。

奥菲狄乌斯　不要说下去；官员们来了。

（城中众官员上。）

众官　您回来了，欢迎得很！

奥菲狄乌斯　我不值得受各位这样的欢迎。可是，各位大人，你们有没有用心读过我写给你们的信？

众官　我们已经读过了。

官甲　并且很觉得痛心。他以前所犯的种种错误，我想未始不可以从宽处分；可是他这样越过一切的界限，轻轻地放弃了我们厉兵秣马去谋取的利益，擅作主张，和一个濒于屈膝的城市缔结休战的条约，这是绝对不可容恕的。

奥菲狄乌斯　他来了；你们可以听听他怎么说。

（科利奥兰纳斯上，旗鼓前导，一群市民随上。）

科利奥兰纳斯　祝福，各位大人！我回来了，仍旧是你们的兵士，仍旧像我去国的时候一样对自己的祖国没有一点眷恋，一心一意接受你们伟大的命令。让我报告你们知道，我已经顺利地执行了我的使命，用鲜血打开了一条大道，直达罗马的城前。我们这次带回来的战利品，足足抵偿出征费用的三分之一而有余。我们已经缔结和约，使安息人得到极大的光荣，但是对罗马人也并不过于难堪。这儿就是已经由罗马的执政和贵族签字，并由元老院盖印核准的我们所议定的条件，现在我把它呈献给各位了。

奥菲狄乌斯　不要读它，各位大人；对这个叛徒说，他已经越权滥用你们的权力，罪在不赦了。

科利奥兰纳斯　叛徒！怎么？

奥菲狄乌斯　是的，叛徒，马歇斯。

科利奥兰纳斯　马歇斯！

奥菲狄乌斯　是的，马歇斯，卡厄斯·马歇斯。你以为我会在科利奥里用你那个盗窃得来的名字科利奥兰纳斯称呼你吗？各位执政的大臣，他已经不忠不信地辜负了你们的付托，为了几滴眼泪的缘故，把你们的罗马城放弃在他的母亲妻子的手里——听着，我说罗马是“你们的城市”。他破坏他的盟誓和决心，就像拉断一绞烂丝一样，也没有咨询其他将领的意见，就这样痛哭号呼地牺牲了你们的胜利；他这种卑怯的行动，使孩儿们也代他羞愧，勇士们都面面相觑，愕然失色。

科利奥兰纳斯　你听见吗，战神马斯？

奥菲狄乌斯　不要提起天神的名字，你这善哭的孩子！

科利奥兰纳斯　嘿！

奥菲狄乌斯　我的话就是这样。

科利奥兰纳斯　你这漫天说谎的家伙，我的心都气得快要胀破了。孩子！啊，你这奴才！恕我，各位大人，这是我第一次迫不得已的骂人。请各位秉公判断，痛斥这狗子的妄言。他身上还留着我鞭笞的痕迹，我总要把他打下坟墓里去。

官甲　两个人都不要闹，听我说话。

科利奥兰纳斯　把我斩成片段吧，伏尔斯人；成人和儿童们，让你们的剑上都沾着我的血吧。孩子！说谎的狗！要是你们的历史上记载的是实事，那么你们可

以翻开来看一看，我曾经怎样像一头鸽棚里的鹰似的，在科利奥里城里单拳独掌，把你们这些伏尔斯人打得落花流水。孩子！

奥菲狄乌斯 嘿，各位大人；你们愿意让这个亵渎神圣、大言不惭的狂徒当着你们的耳目，夸耀他的盲目的侥幸，使你们回想到你们的耻辱吗？

众党徒 杀死他，杀死他！

众市民 撕碎他的身体！——立刻杀死他！——他杀死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他杀死了我的族兄玛克斯！——他杀死了我的父亲！

官乙 静下来，喂！不许行暴；静下来！这人是一个英雄，他的名誉广播世间。他对于我们所犯的罪行，必须用合法的手续审判。站住，奥菲狄乌斯，不要扰乱治安。

科利奥兰纳斯 啊！要是我的剑在手头，即使有六个奥菲狄乌斯，或者他的所有的党徒都在我的面前，我也一定要结果他的性命！

奥菲狄乌斯 放肆的恶徒！

众党徒 杀，杀，杀，杀，杀死他！

（奥菲狄乌斯及众党徒拔剑杀科利奥兰纳斯，科利奥兰纳斯倒地；奥菲狄乌斯立于科利奥兰纳斯尸体上。）

众官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

奥菲狄乌斯 各位朋友，听我说话。

官甲　啊，塔勒斯！

官乙　你已经做了一件将要使勇士们悲泣的事了。

官丙　不要踏在他的身上。各位朋友，静下来。收好你们的剑。

奥菲狄乌斯　各位大人，这次暴行完全是他自己向我们挑衅的结果，你们已经亲眼瞧见他的行为，一定知道这一个人的存在对于你们是一种多大的危险，现在我们已经除去这一个祸患，你们应该引为莫大的幸事。请你们把我传到你们的元老院里去质询吧，我愿意呈献我自己做你们的忠仆，或者受你们最严厉的处分。

官甲　把他的尸体搬去；你们大家为他悲泣，用最隆重的敬礼表示哀思吧。

官乙　他自己的躁急，免去了奥菲狄乌斯大部分的责任。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我们还是商量善后的处置吧。

奥菲狄乌斯　我的愤怒已经消失，我感到深深的悔恨。把他抬起来；让三个重要的军人帮着抬他的尸体，我自己也做其中的一个。鼓手，在你的鼓上敲出沉痛的节奏来；把你们的钢矛倒拖在地上行走。虽然他在这城里杀死了许多人的丈夫儿女，使他们至今吞声饮泣，可是他必须有一个光荣的葬礼。大家帮着我。（众抬科利奥兰纳斯尸体同下；奏丧礼进行曲。）



约翰王

King John

剧中人物

约翰王
亨利亲王　约翰王之子
亚瑟　布列塔尼公爵，约翰王之侄
彭勃洛克伯爵
爱塞克斯伯爵
萨立斯伯雷伯爵
俾高特勋爵
赫伯特·德·勃格
罗伯特·福康勃立琪　罗伯特·福康勃立琪爵士之子
庶子腓力普　罗伯特之庶兄
詹姆士·葛尼　福康勃立琪夫人之仆
彼得·邦弗雷特　预言者
腓力普王　法国国王
路易　法国太子
利摩琪斯　奥地利公爵
潘杜尔夫主教　教皇使臣
茂伦伯爵　法国贵族
夏提昂　法国使臣
艾莉诺　约翰王之母
康斯丹丝　亚瑟之母
白兰绮　西班牙郡主，约翰王之侄女
福康勃立琪夫人

群臣、侍女、安及尔斯市民、郡吏、传令官、军官、兵士、使者及其他侍从等

地点

英国；法国





第一幕

第一场　宫中大厅

（约翰王，艾莉诺太后、彭勃洛克伯爵、爱塞克斯伯爵、萨立斯伯雷伯爵等及夏提昂同上。）

约翰王　说，夏提昂，法兰西对我们有什么见教？

夏提昂　我奉法兰西国王之命，向英国的僭王致意。

艾莉诺　奇了，怎么叫做僭王？

约翰王　不要说话，母后；听这使臣怎么说。

夏提昂　法王腓力普代表你的已故王兄吉弗雷的世子亚瑟·普兰塔琪纳特，向你提出最合法的要求，追还这一座美好的岛屿和其他的全部领土，爱尔兰，波亚叠，安佐，妥伦和缅因；他要求你放弃这些用威力霸占的利权，把它们交给你的侄儿和合法的君王，少年的亚瑟的手里。

约翰王　要是我拒绝这个要求，那便怎样？

夏提昂　残暴而流血的战争，将要强迫你放弃这些霸占的利权。

约翰王　我们要用战争对付战争，流血对付流血，压迫对付压迫：就这样去答复法兰西吧。

夏提昂　那么从我的嘴里接受我们王上的挑战吧，这是我的使命付给我的权力的极限。

约翰王　把我的答复带给他，好好离开我们的国境。愿你成为法兰西眼中的闪电，因为不等你有时间回去报告，我就要踏上你们的国土，我的巨炮的雷鸣将要被你们所听见。去吧！愿你像号角一般，宣告我们的愤怒，预言你们自己悲哀的没落。让他得到使臣应有的礼遇；彭勃洛克，你护送他安全出境。再会，夏提昂。（夏提昂、彭勃洛克同下。）

艾莉诺　嘿！我的儿，我不是早就说过，那野心勃勃的康斯丹丝一定要煽动法兰西和整个的世界起来，帮助她的儿子争权夺利才肯甘休吗？这种事情本来只要说几句好话，就可以避免决裂，现在却必须出动两国的兵力，用可怕的流血解决一切了。

约翰王　我们坚强的据守和合法的权利，便是我们的保障。

艾莉诺　你有的是坚强的据守，若指望合法的权利作保障，你和我就要糟糕了。我的良心在你耳边说着这样的话，除了上天和你我以外，谁也不能让他听见。

（一郡吏上，向爱塞克斯耳语。）

爱塞克斯　陛下，有一件从乡间来的非常奇怪的讼案，

要请您判断一下，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种古怪的事情。要不要把他们叫上来？

约翰王　叫他们来吧。（郡吏下）我们的寺庙庵院将要替我们付出这一次出征的费用。

（郡吏率罗伯特·福康勃立琪及其庶兄腓力普重上。）

约翰王　你们是些什么人？

庶子　启禀陛下，我是您的忠实的臣民，一个出生在诺桑普敦郡的绅士，据说是罗伯特·福康勃立琪的长子；我的父亲是一个军人，曾经跟随狮心王作战，还从他溥施恩荣的手里受到了骑士的策封。

约翰王　你是什么人？

罗伯特　我就是那位已故的福康勃立琪的嫡子。

约翰王　他是长子，你又是嫡子，那么看来你们不是同母所生的。

庶子　陛下，我们的的确确是同母所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想我们也是一个父亲的儿子；可是这一点究竟靠得住靠不住，那可只有上天和我的母亲知道；我自己是有点儿怀疑的，正像每个人的儿子都有同样的权利怀疑一样。

艾莉诺　啐，无礼的家伙！你怎么可以用这种猜疑的言语污辱你的母亲，毁坏她的名誉？

庶子　我吗，娘娘？不，我没有抱这种猜疑的理由；这是我弟弟所说的，不是我自己的意思；要是他能够证

实他的说法,他就可以使我失去至少每年五百镑的大好收入。愿上天保卫我母亲的名誉和我的田地!

约翰王　一个出言粗鲁的老实汉子。他既然是幼子,为什么要争夺你的继承的权利?

庶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他要抢夺我的田地。可是他曾经造谣诽谤,说我是个私生子;究竟我是不是我的父母堂堂正正生下来的儿子,那只好去问我的母亲;可是陛下,您只要比较比较我们两人的面貌,就可以判断我有什么地方不及他——愿生养我的人尸骨平安!要是我们两人果然都是老罗伯特爵士所生,他是我们两人的父亲,而只有这一个儿子像他的话,老罗伯特爵士,爸呀,我要跪在地上,感谢上天,我并不生得像你一样!

约翰王　嗳哟,我们这儿来了一个多么莽撞的家伙!

艾莉诺　他的面貌有些像狮心王的样子;他说话的音调也有点儿像他。你看这汉子的庞大的身体上,不是存留着几分我的亡儿的特征吗?

约翰王　我已经仔细打量过他的全身,果然和理查十分相像。喂,小子,说,你为什么要争夺你兄长的田地?

庶子　因为从侧面看,他那半边脸正像我父亲一样。凭着那半边脸,他要占有我的全部田地;一枚半边脸的银圆也值一年五百镑的收入!

罗伯特 陛下，先父在世的时候，曾经多蒙您的王兄重用，——

庶子 嘿，弟弟，你说这样的话是不能得到我的田地的；你应该告诉陛下他怎样重用我的母亲才是。

罗伯特 有一次他奉命出使德国，和德皇接洽要公；先王乘着这个机会，就驾幸我父亲的家里；其中经过的暧昧情形，我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可是事实总是事实。当我的母亲怀孕这位勇壮的哥儿的时候，广大的海陆隔离着我的父亲和母亲，这是我从我的父亲嘴里亲耳听到的。他在临终之际，遗命把他的田地传授给我，发誓说我母亲的这一个儿子并不是他的，否则他不应该早生下来十四个星期。所以，陛下，让我遵从先父的意旨，得到我所应得的这一份田地吧。

约翰王 小子，你的哥哥是合法的；他是你的父亲的妻子婚后所生，即使她有和外人私通的情事，那也是她的过错，是每一个娶了妻子的丈夫无法保险的。告诉我，要是果然如你所说，我的王兄曾经费过一番辛苦生下这个儿子，假如他向你的父亲索讨起他这儿子来，那便怎样？老实说，好朋友，既然这头小牛是他的母牛生下来的，听凭全世界来索讨，你的父亲也可以坚决不给。真的，他可以这样干；那么即使他是我王兄的种子，我的王兄也无权索讨；虽

然他不是你父亲的骨肉，你的父亲也无须否认了。总而言之，我的母亲的儿子生下你的父亲的嫡嗣；你的父亲的嫡嗣必须得到你的父亲的田地。

罗伯特　那么难道我的父亲的遗嘱没有力量摈斥一个并不是他所生的儿子吗？

庶子　兄弟，当初生下我来，既不是他的主意；承认我，拒绝我，也由不得他作主。

艾莉诺　你还是愿意像你兄弟一样，做一个福康勃立琪家里的人，享有你父亲的田地呢，还是愿意被人认作狮心王的儿子，除了一身之外，什么田地也没有呢？

庶子　娘娘，要是我的兄弟长得像我一样，我长得像他——罗伯特爵士一样；要是我的腿是这样两根给小孩子当马骑的竹竿，我的手臂是这样两条塞满柴草的鳗鲡皮，我的脸瘦得使我不敢在我的耳边插一朵玫瑰花，因为恐怕人家说，"瞧，这不是一个三分的小钱吗？"要是我必须长成这么一副模样才能够承继到我父亲的全部田地，那么我宁愿一辈子站在这儿，宁愿放弃每一尺的土地，跟他交换这一张面庞，再也不要做什么劳什子的爵士。

艾莉诺　我很喜欢你；你愿意放弃你的财产，把你的田地让给他，跟着我走吗？我是一个军人，现在要出征法国去了。

庶子　弟弟,你把我的田地拿去吧,我要试一试我的运气。你的脸已经使你得到每年五百镑的收入,可是把你的脸卖五个便士,还嫌太贵了些。娘娘,我愿意跟随您直到死去。

艾莉诺　不,我倒希望你比我先走一步呢。

庶子　按照我们乡间的礼貌,卑幼者是应该让尊长先走的。

约翰王　你叫什么名字?

庶子　启禀陛下,我的名字叫腓力普;腓力普,老罗伯特爵士的妻子的长子。

约翰王　从今以后,顶着那赋给你这副形状的人的名字吧。腓力普,跪下来,当你站起来的时候,你将要比现在更高贵;起来,理查爵士,你也是普兰塔琪纳特一家的人了。

庶子　我的同母的兄弟,把你的手给我;我的父亲给我荣誉,你的父亲给你田地。不论黑夜或白昼,有福的是那个时辰,当罗伯特爵士不在家里,我母亲的腹中有了我!

艾莉诺　正是普兰塔琪纳特的精神!我是你的祖母,理查,你这样叫我吧。

庶子　娘娘,这也是偶然的机会,未必合于正道;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呢?略为走些弯斜的歪路,干些钻穴逾墙的把戏,并不是不可原谅的;谁不敢在白昼活动,

就只好在黑夜偷偷摸摸;只要目的达到,何必管它用的是什么手段?不论距离远近,射中的总是好箭;私生也好,官生也好,我总是这么一个我。

约翰王　去,福康勃立琪,你已经满足了你的愿望;一个没有寸尺之地的骑士使你成为一个有田有地的乡绅。来,母后;来,理查:我们必须火速出发到法国去,不要耽误了我们的要事。

庶子　兄弟,再会;愿幸运降临到你身上!因为你是你的父母堂堂正正生下来的。(除庶子外均下)牺牲了许多的田地,换到这寸尺的荣誉。好,现在我可以叫无论哪一个村姑做起夫人来了。“晚安,理查爵士!”“你好,朋友!”假如他的名字是乔治,我就叫他彼得;因为做了新贵,是会忘记人们的名字的;身分转变之后,要是还记得每个人的名字,就显得太恭敬或是太跟人家亲密了。要是有什么旅行的人带着他的牙签奉陪我这位爵士大人进餐,等我的尊腹装饱以后,我就要咂咂我的嘴,向这位游历各国的人发问;把上身斜靠在臂肘上,我要这样开始:“足下,我要请教,”——这就是问题,于是回答来了,就像会话入门书上所载的一样:“啊,阁下,”这是回答,“您有什么吩咐,鄙人总是愿意竭力效劳的。”“岂敢岂敢,”这是问题,“足下如有需用鄙人之处,鄙人无不乐于尽力。”照这样扯上了一大堆客套的

话，谈谈阿尔卑斯山，亚平宁山，比利尼山和波河的风景，在回答还没有知道问题所要问的事情以前，早又到晚餐的时候了。可是这样才是上流社会，适合于像我自己这样向上的精神；因为谁要是不懂得适应潮流，他就是一个时代的私生子。我正是一个私生子，不管我适应得好不好。不单凭着服装，容饰，外形和徽纹，我还要从内心发出一些甜甜蜜蜜的毒药来，让世人受我的麻醉；虽然我不想有意欺骗世人，可是为了防止受人欺骗起见，我要学习学习这一套手段，因为在我升发的路途上一定会铺满这一类谄媚的花朵。可是谁穿了骑马的装束，这样急急忙忙地跑来啦？这是什么报急信的女公差？难道她竟没有一个丈夫，可以替她在前面作吹喇叭的乌龟吗？

（福康勃立琪夫人及詹姆士·葛尼上。）

庶子　嗳哟！那是我的母亲。啊，好太太！您为什么这样急急忙忙上宫廷里来？

福康勃立琪夫人　那畜生，你的兄弟呢？他到处破坏我的名誉，他到哪儿去了？

庶子　我的弟弟罗伯特吗？老罗伯特爵士的儿子吗？那个三头六臂的巨人，那个了不得的英雄吗？您找的是不是罗伯特爵士的儿子？

福康勃立琪夫人　罗伯特爵士的儿子！嗳，你这不敬尊

长的孩子！罗伯特爵士的儿子；为什么你要瞧不起罗伯特爵士？他是罗伯特爵士的儿子，你也是。

庶子　詹姆士·葛尼，你愿意离开我们一会儿吗？

葛尼　可以可以，好腓力普。

庶子　什么鬼腓力普！詹姆士，事情好玩着呢，等一会儿我告诉你。（葛尼下）母亲，我不是老罗伯特爵士的儿子；罗伯特爵士可以在耶稣受难日吃下他在我身上的一部分血肉而没有破了斋戒。罗伯特爵士是个有能耐的；嘿，老实说，他能够生下我来吗？罗伯特爵士没有这样的本领；我们知道他的手艺。所以，好妈妈，究竟我这身体是谁给我的？罗伯特爵士再也制造不出这么一条好腿来。

福康勃立琪夫人　你也和你的兄弟串通了来跟我作对吗？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是应该竭力卫护我的名誉的。这种讥笑的话是什么意思，你这不孝的畜生？

庶子　骑士，骑士，好妈妈；就像巴西利斯柯所说的一样。嘿！我已经受了封啦，剑头已经碰到我的肩上。可是，妈，我不是罗伯特爵士的儿子；我已经否认罗伯特爵士，放弃我的田地；法律上的嫡子地位，名义，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的好妈妈，让我知道谁是我的父亲；我希望是个很体面的人；他是谁，妈？

福康勃立琪夫人　你已经否认你是福康勃立琪家里的人了吗?

庶子　正像我否认跟魔鬼有什么关系一般没有虚假。

福康勃立琪夫人　狮心王理查是你的父亲;在他长时期的热烈追求之下,我一时受到诱惑,让他登上了我丈夫的眠床。上天饶恕我的过失!我不能抵抗他强力的求欢,你便是我那一次销魂的罪恶中所结下的果实。

庶子　天日在上,母亲,要是我重新投胎,我也不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父亲。有些罪恶在这世上是有它们的好处的,您的也是这样;您的过失不是您的愚蠢。在他君临一切的爱情之前,您不能不俯首臣服,掏出您的心来呈献给他,他的神威和无比的强力,曾经使无畏的雄狮失去战斗的勇气,让理查剖取它的高贵的心。他既然能够凭着勇力夺去狮子的心,赢得一个女人的心当然是易如反掌的。嗽,我的妈,我用全心感谢你给我这样一位父亲!哪一个活着的人嘴里胆敢说您在怀着我的时候干了坏事,我要送他的灵魂下地狱。来,太太,我要带您去给我的亲属引见引见;他们将要说,当理查留下我这种子的时候,要是您拒绝了他,那才是一件罪恶;照现在这样,谁要说您犯了罪,他就是说谎;我说:这算不了罪恶。(同下。)



第二幕

第一场　法国。安及尔斯城前

（奥地利公爵利摩琪斯率军队自一方上；法王腓力普率军队及路易、康斯丹丝、亚瑟、侍从等自另一方上。）

腓力普王　英勇的奥地利，今天在安及尔斯城前和你相遇，真是幸会。亚瑟，那和你同血统的你的伟大的前驱者理查，那曾经攫取狮心，在巴勒斯坦指挥圣战的英雄，是在这位英勇的公爵手里崩殂的；为了向他的后裔补偿前愆起见，他已经听从我的敦请，到这儿来共举义旗，为了你的权利，孩子，向你的逆叔英王约翰声讨篡窃之罪。拥抱他，爱他，欢迎他到这儿来吧。

亚瑟　上帝将要宽宥你杀害狮心王的罪愆，因为你把生命给与他的后裔，用你武力的羽翼庇护他们的权利。我举起无力的手来欢迎你，可是我的心里却充满着纯洁的爱；欢迎你驾临安及尔斯城前，公爵。

腓力普王　一个高贵的孩子！谁不愿意为你出力呢？

利摩琪斯　我把这一个热烈的吻加在你的颊上，作为我的爱心的印证；我誓不归返我的故国，直到安及尔斯和你在法国所有的权利，连同那惨淡苍白的海岸——它的巨足踢回大洋汹涌的潮汐，把那岛国的居民隔离在世界之外——还有那为海洋所围护的英格兰，那未遭外敌侵凌的以水为城的堡垒，那海角极西的国土，全都敬礼你为国王；直到那时候，可爱的孩子，我要坚持我的武器，决不思念我的家乡。

康斯丹丝　啊！接受他的母亲的感谢，一个寡妇的感谢，直到你的坚强的手给他充分的力量，可以用更大的报酬答谢你的盛情。

利摩琪斯　在这样正义的战争中举起宝剑来的人，上天的平安是属于他们的。

腓力普王　那么好，我们动手吧。我们的大炮将要向这顽抗的城市轰击。叫我们那些最熟谙军事的人来，商讨安置火器的合宜地点。我们不惜在城前横陈我们尊严的骸骨，踏着法兰西人的血迹向市中前进，可是我们一定要使它向这孩子屈服。

康斯丹丝　等候你的使臣回来，看他带给你什么答复吧；不要轻率地让热血玷污了你们的刀剑。夏提昂大人也许会用和平的手段，从英国带来了我们现在要用武力争取的权利；那时我们就要因为在一时的卤莽中徒然轻掷的每一滴血液而悔恨了。

（夏提昂上。）

腓力普王　怪事，夫人！瞧，你刚想起，我们的使者夏提昂就到了。简单一点告诉我，贤卿，英格兰怎么说；我们在冷静地等候着你；夏提昂，说吧。

夏提昂　命令你们的军队停止这场无谓的围攻，鼓动他们准备更重大的厮杀吧。英格兰已经拒斥您的公正的要求，把她自己武装起来了。逆风延误了我的行程，可是却给英王一个机会，使他能够带领他的大军跟我同时登陆；他的行军十分迅速，快要到达这座城市了；他的兵力强盛，他的士卒都抱着必胜的信心。跟着他来的是他的母后，像一个复仇的女神，怂恿他从事这一场流血和争斗；她的侄孙女，西班牙的白兰绮郡主，也跟着同来；此外还有一个前王的庶子，和全国一切少年好事之徒，浮躁、轻率而勇猛的志愿军人，他们有的是妇女的容貌和猛龙的性情，卖去了故乡的田产，骄傲地挺着他们了无牵挂的身子，到这儿来冒险寻求新的运气。总而言之，这次从英国渡海而来的，全是最精锐的部队，从来没有比他们更勇敢而无畏的战士曾经凌风破浪，前来蹂躏过基督教的国土。（内鼓声）他们粗暴的鼓声阻止我作更详细的叙述；他们已经到来，要是谈判失败，就要进行决战，所以准备起来吧。

腓力普王　他们来得这样快，倒是意想不到的。

利摩琪斯　越是出于意外,我们越是应该努力加强我们的防御,因为勇气是在磨炼中生长的。让我们欢迎他们到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约翰王、艾莉诺、白兰绮、庶子、群臣及军队同上。)

约翰王　愿和平归于法兰西,要是法兰西容许我们和平进入我们自己的城市;不然的话,流血吧,法兰西,让和平升上天空;我们将要躬行天讨,惩罚这蔑视神意、拒斥和平的罪人。

腓力普王　愿和平归于英格兰,要是你们愿意偃旗息鼓,退出法兰西的领土,在你们本国安享和平的幸福。我们是爱英国的;为了英国的缘故,我们才不辞劳苦而来,在甲胄的重压之下流汗。这本来是你的责任,不该由我们越俎代庖;可是你不但不爱英国,反而颠覆她的合法的君主,斩断绵绵相承的王统,睥睨幼弱的朝廷,奸污纯洁的王冠。瞧这儿你的兄长吉弗雷的脸吧:这一双眼睛,这两条眉毛,都是照他的模型塑成的;这一个小小的雏形,具备着随吉弗雷同时死去的种种特征,时间之手将会把他扩展成一个同样雄伟的巨人。那吉弗雷是你的长兄,这是他的儿子;英格兰的主权是应该属于吉弗雷和他的后嗣的。凭着上帝的名义,他应该戴上这一顶被你篡窃的王冠,热血还在他的脑门中跳动,你有什么权力擅自称王?

约翰王　谁给你这样伟大的使命，法兰西，使我必须答复你的质问呢？

腓力普王　我的权力得自那至高无上的法官，那在权威者的心中激发正直的思想，使他鉴照一切枉法背义的行为的神明；这神明使我成为这孩子的保护人；因为遵奉他的旨意，所以我来纠责你的过失，凭借他的默助，我要给不义者以应得的惩罚。

约翰王　唉！你这是篡窃上天的威权了。

腓力普王　恕我，我的目的是要击倒篡窃的奸徒。

艾莉诺　法兰西，你骂哪一个人是篡窃的奸徒？

康斯丹丝　让我回答你吧：你那篡位的儿子。

艾莉诺　呸，骄悍的妇人！你那私生子做了国王，你就可以做起太后来，把天下一手操纵了。

康斯丹丝　我对你的儿子恪守贞节，正像你对你的丈夫一样；虽然你跟约翰在举止上十分相像，就像雨点和流水，魔鬼和他的母亲一般难分彼此，可是还不及我这孩子在容貌上和他父亲吉弗雷那样酷肖。我的孩子是个私生子！凭着我的灵魂起誓，我想他的父亲生下来的时候，也不会比他更光明正大；有了像你这样一位母亲，什么都是说不定的。

艾莉诺　好一位母亲，孩子，把你的父亲都污辱起来了。

康斯丹丝　好一位祖母，孩子，她要把你污辱哩。

利摩琪斯　静些！

庶子　听传令官说话。

利摩琪斯　你是个什么鬼东西?

庶子　我是个不怕你、还能剥下你的皮来的鬼东西。你正是俗话所说的那头兔子,它的胆量只好拉拉死狮子的胡须。要是我把你捉住了,我一定要敲你的皮。嘿,留点儿神吧,我是不会骗你的。

白兰绮　啊!他穿着从狮子身上剥下来的皮衣,那样子是多么威武!

庶子　看上去是很体面的,就像一头蒙着狮皮的驴子一样;可是,驴子,我要剥下您的狮皮,要不然就敲碎您的肩骨。

利摩琪斯　这是哪儿来的吹法螺的狂徒,用他满口荒唐的胡说震聋我们的耳朵?王兄,——路易,赶快决定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吧。

腓力普王　妇女们和无知的愚人们,不要多说。约翰王,我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代表亚瑟,向你要求归还英格兰、爱尔兰、安佐、妥伦和缅因的各部分领土。你愿意放弃它们,放下你的武器吗?

约翰王　我宁愿放弃我的生命。接受我的挑战,法兰西。布列塔尼的亚瑟,赶快归降;凭着我对你的眷宠,我要给你极大的恩典,远过于懦怯的法兰西所能为你赢得的。投降吧,孩子。

艾莉诺　到你祖母的身边来,孩子。

康斯丹丝　去吧，孩子，到你祖母的身边去，孩子；把王国送给祖母，祖母会赏给你一颗梅子、一粒樱桃和一枚无花果。好一位祖母！

亚瑟　我的好妈妈，别说了吧！我但愿自己躺在坟墓里；我是不值得你们为我闹起这一场纠纷来的。

艾莉诺　他的母亲丢尽了他的脸，可怜的孩子，他哭了。

康斯丹丝　别管他的母亲，你才丢脸呢！是他祖母给他的损害，不是他母亲给他的耻辱，从他可怜的眼睛里激起了那些感动上天的珠泪，上天将要接受这一份礼物，是的，这些晶莹的珠玉将要贿赂上天，为他主持公道，向你们报复他的仇恨。

艾莉诺　你这诽谤天地的恶妇！

康斯丹丝　你这荼毒神人的妖媪！不要骂我诽谤天地；你跟你的儿子篡夺了这被迫害的孩子的领土、王位和主权；这是你长子的嫡子，他有的是生来的富贵，都是因为你才遭逢这样的不幸。这可怜的孩子头上顶着你的罪恶，因为他和你的淫邪的血液相去只有二代，所以他必须担负你的不祥的戾气。

约翰王　疯妇，闭嘴！

康斯丹丝　我只有这一句话要说，他不但因为她的罪恶而受难，而且上帝已经使她的罪恶和她自己本身把灾难加在她这隔代的孙儿身上；他必须为她受难，又必须担负她的罪恶；一切的惩罚都降在这孩子的

身上，全是因为她的缘故。愿她不得好死！

艾莉诺 你这狂妄的悍妇，我可以给你看一张遗嘱，上面载明取消亚瑟继承的权利。

康斯丹丝 嗯，那是谁也不能怀疑的。一张遗嘱！一张奸恶的遗嘱！一张妇人的遗嘱！一张坏心肠的祖母的遗嘱！

腓力普王 静下来，夫人！停止你的吵闹，安静点儿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尽是这样反复嚷叫，未免有失体统。吹起喇叭来，叫安及尔斯城里的人们出来讲话；让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究竟他们承认谁是他们合法的君王，亚瑟还是约翰。

（吹喇叭。市民若干人在城墙上出现。）

市民甲 谁呼唤我们到城墙上来？

腓力普王 法兰西的国王，代表英格兰向你们说话。

约翰王 英格兰有她自己的代表。安及尔斯的人们，我的亲爱的臣民——

腓力普王 亲爱的安及尔斯的人们，亚瑟的臣民，我们的喇叭呼唤你们来作这次和平的谈判——

约翰王 为了英国的利益；所以先听我们说吧。这些招展在你们城市之前的法国的旌旗，原是到这里来害你们的；这些法国人的大炮里满装着愤怒，已经高高架起，要向你们的城墙喷出凶暴的铁弹。他们准备当着你们城市的眼睛，这些紧闭的城门之前，进

行一场流血的围攻和残酷的屠杀;倘不是因为我们来到,这些像腰带一般围绕在你们四周的酣睡的石块,在他们炮火的威力之下,早已四散纷飞,脱离它们用泥灰胶固的眠床,凶恶的暴力早已破坏你们的和平,造成混乱的恐怖了。我们好容易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你们的城前,方才及时阻止了他们的暴行,保全了你们这一座受威胁的城市的完整;瞧,这些法国人看见了我,你们的合法的君王,就吓得愿意举行谈判了;现在他们不再用包裹在火焰中的弹丸使你们的城墙震颤,只是放射一些蒙蔽在烟雾里的和平的字句,迷惑你们的耳朵,使你们把没有信义的欺骗误认为真。所以,善良的市民们,不要相信那套话,让我,你们的君王,进来吧;我的劳苦的精神因为这次马不停蹄的长途跋涉而疲惫,要求在你们的城内暂息征骖。

腓力普王　等我说完以后,你们再答复我们两人吧。瞧!在这右边站着年轻的普兰塔琪纳特,保护他的权利是我对上天发下的神圣誓言,他就是这个人的长兄的儿子,按照名分,他应该是他和他所占有的一切的君王。为了伸张被蹂躏的正义,我们才整饬师旅,涉足在你们的郊野之上;除了被扶弱济困的热情所激动,使我们向这被迫害的孩子伸出援手以外,对你们绝对没有任何的敌意。所以,向这位少

年王子致献你们的忠诚吧,这是你们对他应尽的天职。那时候我们的武器就像套上口罩的巨熊一样,只剩下一副狰狞的外形,它们的凶气将要收藏起来;我们的炮火将要向不可摧毁的天空的白云发出徒然的轰击;我们将要全师而退,刀剑无缺,盔甲完好,那准备向你们的城市溅洒的热血,依然保留在我们的胸腔里,无恙而归,让你们和妻子儿女安享和平。可是你们要是执迷不悟,轻视我们的提议,那么即使这些久经征战的英国人都在你们的围城之内,这些古老的城墙也不能保护你们避免战争的荼毒。所以告诉我们,你们愿不愿意接受你们合法的君王,向我们献城投降?还是我们必须发出愤怒的号令,踏着战死者的血迹把你们的城市占领?

市民甲　简单一句话,我们是英格兰国王的子民;为了他和他的权利,我们才坚守着这一座城市。

约翰王　那么承认你们的君王,让我进去吧。

市民甲　那我们可不能;谁能够证明他是真正的国王,我们愿意向他证明我们的忠诚;否则我们将要继续向全世界紧闭我们的门户。

约翰王　英格兰的王冠不能证明我是你们的国王吗?要是那还不足凭信,我给你们带来了见证,三万个生长在英国的壮士——

庶子　私生子也包括在内。

约翰王　可以用他们的生命证明我的权利。

腓力普王　同样多的出身高贵的健儿——

庶子　也有几个私生子在内。

腓力普王　可以站在他的面前驳斥他的僭妄。

市民甲　在你们还没有决定谁的权利更合法以前，为了保持合法者的权利，我们只好同时拒绝你们双方进入。

约翰王　那么在夕露未降以前，为了用残酷的手段判明谁是这王国的合法君主，许多人的灵魂将要奔向他们永久安息的所在，愿上帝宽恕他们的一切罪愆！

腓力普王　阿门，阿门！上马，骑士们！拿起武器来！

庶子　圣乔治啊，你自从打死了那条恶龙以后，就一直骑在马背上，悬挂在酒店主妇的门前，现在快教给我们一些剑法吧！（向奥地利公爵）喂，要是我在你的窠里，跟你那头母狮在一起，我要在你的狮皮上安一个牛头，让你变成一头四不像的怪妖精。

利摩琪斯　住口！别胡说。

庶子　啊！发抖吧，你听狮子在怒吼了。

约翰王　到山上去，让我们好好地布置我们的阵容。

庶子　那么赶快吧，还是先下手为强。

腓力普王　就这样办；（向路易）你在另外一个山头指挥余众，叫他们坚守阵地。上帝和我们的权利保卫我们！（各下。）

（号角声，两军交锋；随即退却。一名法国传令官率喇叭手至城门前。）

法传令官 安及尔斯的人民，大开你们的城门，让布列塔尼公爵，少年的亚瑟进来吧；他今天借着法兰西的臂助，已经造成许多的惨剧，无数英国的母亲将要为她们僵毙在血泊中的儿子们哭泣，无数寡妇的丈夫倒卧地上，拥抱着变了色的冰冷的泥土。法兰西的飘扬的旗帜夸耀着他们损失轻微的胜利，在一片奏凯声中，他们就要到来，以战胜者的身分长驱直进，宣布布列塔尼的亚瑟为英格兰和你们的君王。

（英国传令官率喇叭手上。）

英传令官 欢呼吧，安及尔斯的人们，敲起你们的钟来；约翰王，你们和英格兰的君王，今天这一场恶战中的胜利者，快要到来了。当他们从这儿出发的时候，他们的盔甲是那样闪耀着银光，现在他们整队而归，染满了法兰西人的鲜血；没有一片英国人盔上的羽毛被法国的枪尖挑下；高举着我们的旗帜出发的人们，依旧高举着我们的旗帜回来；像一队快乐的猎人，我们这些勇壮的英国人带着一双双殷红的血手，从战场上杀敌回来了。打开你们的城门，让胜利者进来。

市民甲 两位传令官，我们从城楼上，可以从头到尾很清楚地看到你们两军进退的情形；即使用我们最精

密的眼光，也不能判断双方的优劣；流血交换流血，打击回答打击，实力对付实力，两边都是旗鼓相当，我们也不能对任何一方意存偏袒。必须有一方面证明它的势力是更强大的；既然你们不分胜败，我们就只好闭门固守，拒绝你们进来，同时也就是为你们双方守住这一座城市。

（二王各率军队重上。）

约翰王　法兰西，你还有更多的血可以溅洒吗？说，我们合法的权利是否应该畅行无阻？像一道水流一样，因为横遭你的阻碍，我们的愤怒将要泛滥横决，淹没你的堤岸，除非你放任它的银色的波涛顺流直下，倾注在大洋之中。

腓力普王　英格兰，你在这一次激烈的比试里，并没有比我们法国人多保全一滴血；你们的损失比我们更大。我现在凭着我这一只统治这一方土地的手起誓，我们向你举起我们正义的武器，在我们放下武器之前，我们一定要使你屈服，或是在战死者的名单上多添一个国王的名字。

庶子　嘿，君主的威严！当国王们的高贵的血液燃烧起来的时候，那将是怎样的光芒万丈！啊！现在死神的嘴里满插着兵器，兵士们的刀剑便是他的利齿，他的毒牙；在两个国王未决胜负的争战中，他现在要撕碎人肉供他大嚼了。为什么你们两人相对，大

家都这样呆呆地站着不动？高声喊杀吧，国王们！回到血染的战场上去，你们这些势均力敌、燃烧着怒火的勇士们！让一方的溃乱奠定另一方的和平；直到那时候，让刀剑、血肉和死亡决定一切吧！

约翰王　哪一方面是市民们所愿意接纳的？

腓力普王　说吧，市民们，为了英格兰的缘故：谁是你们的君王？

市民甲　英格兰的国王是我们的君王，可是我们必须知道谁是真正的国王。

腓力普王　我是他的代表，他的主权就是我现在所要支持的。

约翰王　我就是英王本人，亲自驾临你们的城前，是唯我独尊的君主，也是你们安及尔斯城的主人。

市民甲　一种比我们伟大的力量否认这一切；在我们的怀疑没有消释以前，我们仍然要保持原来的审慎，紧锁我们坚强的城门，让疑虑作我们的君王；除非另有一个确凿的君王来到，这个疑虑的君王是不能被推翻废黜的。

庶子　天哪，这些安及尔斯的贱奴们在玩弄你们哩，两位王上；他们安安稳稳地站在城楼上，就像在戏园子里瞧热闹一般，指手划脚地看你们表演杀人流血的戏剧。请两位陛下听从我的计策，像耶路撒冷城里的暴动分子一样，暂时化敌为友，用你们联合的

力量,向这城市施行你们最严厉的惩罚。让东西两方同时架起英法两国满装着弹药的攻城巨炮,直到它们那使人心惊胆裂的吼声震碎了这傲慢的城市的坚硬的肋骨,把这些贱奴们所倚赖的垣墙摧为平地,使他们像在露天的空气中一般没有保障。这以后你们就可以分散你们联合的力量,举起各自的旗帜,脸对着脸,流血的剑锋对着剑锋,拚一个你死我活;那时候命运之神就可以在片刻之间选择她所宠爱的一方作为她施恩的对象,使他得到光荣的胜利。伟大的君王们,对于这一个狂妄的意见,你们觉得怎样?这不是一个很巧妙的策略吗?

约翰王　苍天在上,我很喜欢这一个计策。法兰西,我们要不要集合我们的力量,把这安及尔斯摧为平地,然后再用战争决定谁是它的君王?

庶子　你也像我们一样受到这愚蠢的城市的侮辱,要是你有一个国王的胆气,把你的炮口转过来对着这傲慢的城墙吧,我们也会和你们一致行动;等我们把它踏成平地以后,那时我们可以再来一决雌雄,杀它一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腓力普王　就这样吧。说,你们预备向什么地方进攻?

约翰王　我们从西方直捣这城市的心脏。

利摩琪斯　我从北方进攻。

腓力普王　我们将要从南方向这城市抛下我们火雷的

弹丸。

庶子　啊,聪明的策略!从北方到南方,奥地利和法兰西彼此对准了各人发射;我要怂恿他们这样干。来,去吧,去吧!

市民甲　请听我们说,伟大的君王们;俯从我们的请求,暂驻片刻,我将要贡献你们一个和平合作的方策;不损一剑,不伤一卒,就可以使你们得到这一座城市,让这些准备捐躯在战场上的活跃的生命将来还能寿终正寝。不要固执,听我说,伟大的君王们。

约翰王　说吧,我们愿意听一听你的意见。

市民甲　那位西班牙的女儿,白兰绮郡主,是英王的近亲;瞧吧,路易太子和那位可爱的女郎正是年龄相当的一对。要是英勇的情郎想要物色一位美貌的佳人,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比白兰绮更娇艳的?要是忠诚的情郎想要访求一位贞淑的贤媛,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比白兰绮更纯洁的?要是野心的情郎想要匹配一位名门的贵女,谁的血管里包含着比白兰绮郡主更高贵的血液?正像她一样,这位少年的太子在容貌、德性和血统上,也都十全十美。要是他有缺陷的话,那就是缺少了这样一个她;她唯一的美中不足,也就是缺少了这样一个他。他只是半个幸福的人,需要她去把他补足;她是一个美妙的全体中的一部分,必须有了他方才完满。啊!像这

样两道银色的水流，当它们合而为一的时候，是会使两旁的河岸倍添光彩的；两位国王，你们就是汇聚这两道水流的两道堤岸，要是你们促成了这位王子和这位郡主的良缘。这一个结合对于我们紧闭的城门将要成为比炮火更有力的武器；因为这段婚姻实现以后，无须弹药的威力，我们就会迅速大开我们的门户，欢迎你们进来。要是没有这一段婚姻，我们就要固守我们的城市；怒海不及我们顽强，雄狮不及我们自信，山岩不及我们坚定，不，残暴的死神也不及我们果决。

庶子　这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把死神腐烂的尸骸上披着的破碎的衣服都吓得掉下来了！好大的一张嘴；死、山岳、岩石、海水，都被它一口气喷了出来，它讲起怒吼的雄狮，就像十三岁的小姑娘谈到小狗一般熟悉。哪一个炮手生下这强壮的汉子？他的话简直就是冒着浓烟、威力惊人的炮火；他用舌头殴打我们，我们的耳朵都受到他的痛击；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比法国人的拳头更有力量。他妈的！自从我第一次叫我兄弟的父亲做爸爸以来，我从不曾给人家用话打得这样不能动弹过。

艾莉诺　（向约翰王旁白）我儿，听从这一个结合的建议，成全了这门婚事吧；给我的孙女一笔大大的嫁奁；因为凭着这次联姻，可以巩固你现在基础尚未稳定的

王位，让那乳臭未干的小儿得不到阳光的照耀，像一朵富于希望的鲜花，结不出灿烂的果实。我看见法王的脸上好像有允从的意思；瞧他们在怎样交头接耳。趁他们心中活动的时候，竭力怂恿怂恿吧，免得一时被婉转的陈辞和天良的愧悔所感动的热诚，在瞬息之间又会冷淡下来，变得和从前一样。

市民甲　两位陛下为什么不答复我们这危城所提出的这一个善意的建议？

腓力普王　让英格兰先说吧，他是最先向这城市发言的。你怎么说？

约翰王　要是这位太子，你的尊贵的令郎，能够在这本美貌的书卷上读到“我爱”的字样，她的嫁奁的价值将要和一个女王相等；安佐和美好的妥伦、缅因、波亚叠以及为我们王冠的威权所及的大海这一边的全部领土，除了现在被我们所包围的这一个城市以外，将要成为她新床上的盛饰，使她拥有无限的尊荣富贵，正像她在美貌、教养和血统上，可以和世上任何一个公主相比一样。

腓力普王　你怎么说，孩子？瞧瞧这位郡主的脸吧。

路易　我在瞧着呢，父王；在她的眼睛里我发现一个奇迹，我看见她的一汪秋水之中，荡漾着我自己的影子，它不过是您儿子的影子，可是却化为一轮太阳，使您的儿子反倒成为它的影子。我平生从不曾爱

过我自己，现在在她眼睛的美妙的画板上，看见我自己粉饰的肖像，却不禁顾影自怜了。（与白兰绮耳语。）

庶子　粉饰的肖像在她眼睛的美妙的画板上！悬挂在她眉梢的颦蹙的皱纹上！站守在她的心头！他等于供认自己是爱情的叛徒，因为他已经被“分尸”、“悬挂”和“斩首”了。可惜高谈着这样的爱情的，却是像他这么一个伧夫俗子。

白兰绮　在这件事上，我的叔父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要是他在您的身上发现有可以使他喜欢您的地方，我也一定会对他表示同意；更适当地说，我要全不费力地强迫我自己喜爱它们。我不愿恭维您，殿下，说我所看到的您的一切都是值得喜爱的；可是我可以这样说一句，即使让鄙俗的思想来评判您，我也找不出您身上有哪一点是值得憎恨的。

约翰王　这一对年轻人怎么说？你怎么说，我的侄女？

白兰绮　一切听凭叔父的高见；您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做，这是我的本分。

约翰王　那么说吧，太子，你能够爱这个女郎吗？

路易　不，您还是问我能不能不去爱她吧；因为我是最真诚地爱着她的。

约翰王　那么我就给你伏尔克森、妥伦、缅因、波亚叠和安佐五州作为她的妆奁，另外再加增英国国币三万

马克。法兰西的腓力普,要是你满意这样的处置,命令你的佳儿佳妇互相握手吧。

腓力普王　我很满意。我儿和这位年轻的郡主,你们握手吧。

利摩琪斯　把你们的嘴唇也接合起来;因为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我订婚的时候,我也来过这么一下的。

腓力普王　现在,安及尔斯的市民们,打开你们的城门,你们已经促成我们的和好,让我们双方同时进来吧;因为我们就要在圣玛丽教堂举行婚礼。康斯丹丝夫人不在我们的队伍里吗?我知道她不在这里,因为否则她一定会多方阻挠这一段婚姻的成就。她和她的儿子在什么地方?有谁知道的,请告诉我。

路易　她在陛下的营帐里,非常悲哀愤激。

腓力普王　凭良心说,我们这次缔结的联盟,是不能疗治她的悲哀的。英格兰王兄,我们应该怎样安慰安慰这位寡居的夫人?我本来是为了争取她的权利而来,可是上帝知道,我却转换了方向,谋求我自身的利益了。

约翰王　我可以和解一切,因为我要封少年的亚瑟为布列塔尼公爵兼里士满伯爵,同时使他成为这一座富庶的城市的主人。请康斯丹丝夫人过来;差一个急足的使者去叫她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相信即使

我们不能充分满足她的心愿，至少也可以使她感到相当的满意，停止她的不平的叫嚣。去吧，让我们尽快举行这一次出人意外的盛典。（除庶子外均下；市民们退下城内。）

庶子　疯狂的世界！疯狂的国王！疯狂的和解！约翰为了阻止亚瑟夺取他的全部的权利，甘心把他一部分的权利割舍放弃；法兰西，他是因为受到良心的驱策而披上盔甲的，义侠和仁勇的精神引导着他，使他以上帝的军人自命而踏上战场，却会勾搭上了那个惯会使人改变决心的狡猾的魔鬼，那个专事出卖信义的掮客，那个把国王、乞丐、老人、青年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毁盟的能手，那个使可怜的姑娘们失去她们一身仅有的“处女”两字空衔的骗子，那个笑脸迎人的绅士，使人心痒骨酥的“利益”。“利益”，这颠倒乾坤的势力；这世界本来是安放得好好的，循着平稳的轨道平稳前进，都是这“利益”，这引人作恶的势力，这动摇不定的“利益”，使它脱离了不偏不颇的正道，迷失了它正当的方向、鹄的和途径；就是这颠倒乾坤的势力，这“利益”，这牵线的淫媒，这掮客，这变化无常的名词，蒙蔽了反复成性的法兰西的肉眼，使他放弃他的援助弱小的决心，从一场坚决的正义的战争，转向一场卑鄙恶劣的和平。为什么我要辱骂这“利益”呢？那只是因为他还没

有垂青到我的身上。并不是当灿烂的金银引诱我的手掌的时候,我会有紧握拳头的力量;只是因为我的手还不曾受过引诱,所以才像一个穷苦的乞儿一般,向富人发出他的咒骂。好,当我是一个穷人的时候,我要信口谩骂,说只有富有是唯一的罪恶;要是有了钱,我就要说,只有贫穷才是最大的坏事。既然国王们也会因“利益”而背弃信义;“利益”,做我的君主吧,因为我要崇拜你!(下。)





第三幕

第一场　法国。法王营帐

（康斯丹丝、瑟及萨立斯伯雷上。）

康斯丹丝　去结婚啦！去缔结和平的盟约啦！虚伪的血和虚伪的血结合！去做起朋友来啦！路易将要得到白兰绮，白兰绮将要得到这几州的领土吗？不会有这样的事；你一定说错了，听错了。想明白了，再把你的消息重新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你不过这样说说罢了。我想我不能信任你，因为你的话不过是一个庸人的妄语。相信我，家伙，我不相信你；我有的是一个国王的盟誓，那是恰恰和你的话相反的。你这样恐吓我，应该得到惩罚，因为我是个多病之人，受不起惊吓；我受尽人家的欺凌，所以我的心里是充满着惊恐的；一个没有丈夫的寡妇，时时刻刻害怕被人暗算；一个女人，天生的惊弓之鸟；即使你现在承认刚才不过向我开了个玩笑，我的受激动的心灵也不能就此安定下来，它将要整天惊惶而

颤栗。你这样摇头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用这样悲哀的神情瞧着我的儿子？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的胸前，这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眼睛里噙着满眶的伤心之泪，就像一条水涨的河流，泛滥到它的堤岸之上？这些悲哀的表现果然可以证实你所说的话吗？那么你再说吧；我不要你把刚才所说的全部复述，只要你回答我一句话，你的消息是不是确实的。

萨立斯伯雷　它是全然确实的，正像你说的那班人是全然虚伪的一样；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我的话全然确实。

康斯丹丝　啊！要是你让我相信这种悲哀的消息，还是让这种悲哀把我杀死了吧。让我这颗相信的心和生命，像两个不共戴天的仇人狭路相逢，在遭遇的片刻之间就同时倒地死去吧。路易要娶白兰绮！啊，孩子！什么地方还有你的立足之处呢？法兰西和英格兰做了朋友，那我可怎么好呢？家伙，去吧！我见了你的脸就生气；这消息已经使你变成一个最丑恶的人。

萨立斯伯雷　好夫人，我不过告诉您别人所干的坏事，我自己可没有干错什么呀。

康斯丹丝　那坏事的本身是那样罪大恶极，谁要是说起了它，也会变成一个坏人。

亚瑟　母亲，请您宽心点儿吧。

康斯丹丝　你还叫我宽心哩！要是你长得又粗恶，又难

看，丢尽你母亲的脸；你的身上满是讨厌的斑点和丑陋的疤痕，跛脚、曲背、又黑、又笨，活像个妖怪，东一块西一块的全是些肮脏的黑痣和刺目的肉瘤，那我就可以用不着这样操心；因为我不会爱你，你也有忝你的高贵的身世，不配戴上一顶王冠。可是你长得这样俊美；在你出世的时候，亲爱的孩子，造化和命运协力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百合花和半开的玫瑰是造化给你的礼物；可是命运，啊！她却变了心肠，把你中途抛弃。她时时刻刻都在和你的叔父约翰卖弄风情；她还用她金色的手臂操纵着法兰西，使她蹂躏了君主的尊严，甘心替他们勾引成奸。法兰西是替命运女神和约翰王牵线的淫媒，那无耻的娼妇“命运”，那篡位的僭王约翰！告诉我，家伙，法兰西不是背弃了他的盟誓吗？用恶毒的话把他痛骂一顿，否则你还是去吧，让我一个人独自忍受着这些悲哀。

萨立斯伯雷　恕我，夫人，您要是不跟我同去，叫我怎么回复两位王上呢？

康斯丹丝　你可以一个人回去，你必须一个人回去；我是不愿跟你同去的。我要让我的悲哀骄傲起来；因为忧愁是骄傲成性的，它甚至能压倒它的主人。让国王们聚集到我的面前来吧，因为我的悲哀是如此沉重，除了坚实的大地以外，什么也不能把它载负

起来。我在这儿和悲哀坐在一起;这便是我的宝座,叫国王们来向它敬礼吧。(坐于地上。)

(约翰王、腓力普王、路易、白兰绮、艾莉诺、庶子、奥地利公爵及侍从等上。)

腓力普王 真的,贤媳;这一个幸福的日子将要在法兰西永远成为欢乐的节日。为了庆祝今天的喜事,光明的太阳也停留在半空之中,做起炼金的术士来,用他宝眼的灵光,把寒伧的土壤变成灿烂的黄金。年年岁岁,这一天永远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良辰。

康斯丹丝 (起立)一个邪恶的日子,说什么吉日良辰!这一个日子有些什么值得纪念的功德?它干了些什么好事,值得在日历上用金字标明,和四时的佳节并列?不,还是把这一天从一周之中除去了吧,这一个耻辱、迫害、背信的日子。要是它必须继续存在的话,让怀孕的妇人们祈祷她们腹中的一块肉不要在这一天呱呱坠地,免得她们的希望横遭摧残;除了这一天以外,让水手们不用担忧海上的风波;一切的交易只要不是在这一天缔结的,都可以顺利完成;无论什么事情,凡是在这一天开始的,都要得到不幸的结果,就是真理也会变成空虚的欺诳!

腓力普王 苍天在上,夫人,你没有理由咒诅我们今天美满的成就;我不是早就用我的君主的尊严向你担保过了吗?

康斯丹丝 你用虚有其表的尊严欺骗我，它在一经试验以后，就证明毫无价值。你已经背弃了盟誓，背弃了盟誓；你武装而来，为的是要溅洒我的仇人的血，可是现在你却用你自己的血增强我仇人的力量；战争的猛烈的铁掌和狰狞的怒容，已经在粉饰的和平和友好之下松懈消沉，我们所受的迫害，却促成了你们的联合。举起你们的武器来，诸天的神明啊，惩罚这些背信的国王们！一个寡妇在向你们呼吁；天啊，照顾我这没有丈夫的妇人吧！不要让这亵渎神明的日子在和平中安然度过；在日没以前，让这两个背信的国王发生争执而再动干戈吧！听我！啊，听我！

利摩琪斯 康斯丹丝夫人，安静点儿吧。

康斯丹丝 战争！战争！没有安静，没有和平！和平对于我也是战争。啊，利摩琪斯！啊，奥地利！你披着这一件战利品的血袍，不觉得惭愧吗？你这奴才，你这贱汉，你这懦夫！你这怯于明枪、勇于暗箭的奸贼！你这借他人声势，长自己威风的恶徒！你这投机取巧、助强凌弱的小人！你只知道趋炎附势，你也是个背信的家伙。好一个傻瓜，一个激昂慷慨的傻瓜，居然也会向我大言不惭，举手顿足，指天誓日地愿意为我尽力！你这冷血的奴才，你不是曾经用怒雷一般的音调慷慨声言，站在我这一方面

吗？你不是发誓做我的兵士吗？你不是叫我信赖你的星宿，你的命运和你的力量吗？现在你却转到我的敌人那边去了？你披着雄狮的毛皮！羞啊！把它剥下来，套一张小牛皮在你那卑怯的肢体上吧！

利摩琪斯 啊！要是一个男人向我说这种话，我可是不答应的。

庶子 套一张小牛皮在你那卑怯的肢体上吧！

利摩琪斯 你敢这样说，混蛋，你不要命了吗？

庶子 套一张小牛皮在你那卑怯的肢体上吧！

约翰王 我不喜欢你这样胡说；你忘记你自己了。

（潘杜尔夫上。）

腓力普王 教皇的圣使来了。

潘杜尔夫 祝福，你们这两位受命于天的人君！约翰王，我要向你传达我的神圣的使命。我，潘杜尔夫，米兰的主教，奉英诺森教皇的钦命来此，凭着他的名义，向你提出严正的质问，为什么你对教会，我们的圣母，这样存心藐视；为什么你要用威力压迫那被选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史蒂芬·兰顿，阻止他就任圣职？凭着我们圣父英诺森教皇的名义，这就是我所要向你质问的。

约翰王 哪一个地上的名字可以向一个不受任何束缚的神圣的君王提出质难？主教，你不能提出一个比教皇更卑劣猥琐荒谬的名字来要求我答复他的讯

问。你就这样回报他;从英格兰的嘴里,再告诉他这样一句话:没有一个意大利的教士可以在我们的领土之内抽取捐税;在上帝的监临之下,我是最高的元首,凭借主宰一切的上帝所给与我的权力,我可以独自统治我的国土,无须凡人的协助。你就把对教皇和他篡窃的权力的崇敬放在一边,这样告诉他吧!

腓力普王　英格兰王兄,你说这样的话是亵渎神圣的。

约翰王　虽然你和一切基督教国家的君主都被这好管闲事的教士所愚弄,害怕那可以用金钱赎回的咒诅,凭着那万恶的废物金钱的力量,向一个擅自出卖赦罪文书的凡人购买一纸豁免罪恶的左道的符箓;虽然你和一切被愚弄的君主不惜用捐税维持这一种欺人的巫术,可是我要用独自的力量反对教皇,把他的友人认为我的仇敌。

潘杜尔夫　那么,凭着我所有的合法的权力,你将要受到上天的咒诅,被摈于教门之外。凡是向异教徒背叛的人,上天将要赐福于他;不论何人,能够用任何秘密的手段取去你的可憎的生命的,将被称为圣教的功臣,死后将要升入圣徒之列。

康斯丹丝　啊!让我陪着罗马发出我的咒诅,让我的咒诅也成为合法吧。好主教神父,在我的刻毒的咒诅以后,请你高声回应阿门;因为没有受到像我所受这样的屈辱,谁也没有力量可以给他适当的咒诅。

潘杜尔夫　我的咒诅,夫人,是法律上所许可的。

康斯丹丝　让法律也许可我的咒诅吧;当法律不能主持正义的时候,至少应该让被害者有倾吐不平的合法权利。法律不能使我的孩子得到他的王国,因为占据着他的王国的人,同时也一手把持着法律。所以,法律的本身既然是完全错误,法律怎么能够禁止我的舌头咒诅呢?

潘杜尔夫　法兰西的腓力普,要是你不愿受咒诅,赶快放开那异教元凶的手,集合法国的军力向他讨伐,除非他向罗马降服。

艾莉诺　你脸色变了吗,法兰西?不要放开你的手。

康斯丹丝　留点儿神,魔鬼,要是法兰西悔恨了,缩回手去,地狱里就要失去一个灵魂。

利摩琪斯　腓力普王,听从主教的话。

庶子　套一张小牛皮在他那卑怯的肢体上。

利摩琪斯　好,恶贼,我必须暂时忍受这样的侮辱,因为——

庶子　你可以把这些侮辱藏在你的裤袋里。

约翰王　腓力普,你对这位主教怎么说?

康斯丹丝　他除了依从主教以外,还有什么话好说?

路易　想一想吧,父亲;我们现在所要抉择的,是从罗马取得一个重大的咒诅呢,还是失去英国的轻微的友谊。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应该舍轻就重。

白兰绮　轻的是罗马的咒诅，重的是英国的友谊。

康斯丹丝　啊，路易，抱定你的主见！魔鬼化成一个长发披肩的新娘的样子，在这儿诱惑你了。

白兰绮　康斯丹丝夫人所说的话，并不是从良心里发出来的，只是出于她自己的私怨。

康斯丹丝　啊，如果你承认我确有私怨，这种私怨的产生正是由于良心的死亡，因此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的私怨死去后，良心会重生；那么把我的私怨压下去，让良心振作起来吧；在我的私怨还在发作的时候，良心是受到践踏的。

约翰王　法王的心里有些动摇，他不回答这一个问题。

康斯丹丝　啊！离开他，给大家一个好好的答复。

利摩琪斯　决定吧，腓力普王，不要再犹疑不决了。

庶子　还是套上一张小牛皮吧，最可爱的蠢货。

腓力普王　我全然迷惑了，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

潘杜尔夫　要是你被逐出教，受到咒诅，那时才更要心慌意乱哩。

腓力普王　好神父，请你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告诉我要是你站在我的地位上，将要采取怎样的措置。这一只尊贵的手跟我的手是新近紧握在一起的，我们互相结合的灵魂，已经凭着神圣的盟誓的一切庄严的力量联系起来；我们最近所发表的言语，是我们两国之间和我们两王本人之间永矢不渝的忠诚、和

平、友好和信爱；当这次和议成立不久以前，天知道，我们释嫌修好的手上还染着没有洗去的战血，无情的屠杀在我们手上留下了两个愤怒的国王的可怕的斗争的痕迹；难道这一双新近涤除血腥气、在友爱中连接的同样强壮的手，必须松开它们的紧握，放弃它们悔祸的诚意吗？难道我们必须以誓言为儿戏，欺罔上天，使自己成为反复其手、寒盟背信的小人，让和平的合欢的枕席为大军的铁蹄所蹂躏，使忠诚的和蔼的面容含羞掩泣？啊！圣师，我的神父，让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事！求你大发慈悲，收回成命，考虑一个比较温和的办法，使我们乐于遵从你的命令，同时可以继续保持我们的友谊。

潘杜尔夫　除了和英国敌对以外，一切命令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拿起武器来吧！为保卫我们的教会而战，否则让教会，我们的母亲，向她叛逆的儿子吐出她的咒诅，一个母亲的咒诅。法兰西，你可以握住毒蛇的舌头，怒狮的脚掌，饿虎的牙齿，可是和这个人握手言欢，是比那一切更危险的。

腓力普王　我可以收回我的手，可是不能取消我的誓言。

潘杜尔夫　那你就是要使忠信成为忠信的敌人，使盟誓和盟誓自相争战，使你的舌头反对你的舌头。啊！你应该最先履行你最先向上天所发的誓，那就是做保卫我们教会的战士。你后来所发的盟誓是违反

你的本心的，你没有履行它的义务；因为一个人发誓要干的假如是一件坏事，那么反过来作好事就不能算是罪恶；对一件作了会引起恶果的事情，不予以履行恰恰是忠信的表现。与其向着错误的目标前进，不如再把这目标认错了，也许可以从间接的途径达到正当的大道；欺诳可以医治欺诳，正像火焰可以使一个新患热病的人浑身的热气冷却。宗教的信心是使人遵守誓言的唯一的力量，可是你所发的誓言，却和宗教作对；你既然发誓反对你原来的信誓，现在竟还想以誓言作你忠信的保证吗？当你不能肯定所发的誓言是否和忠信有矛盾的时候，那么一切誓言就要以不背弃原来的信誓为前提！不然发誓岂不成了一桩儿戏？但你所发的誓却恰恰背弃了原来的信誓；要再遵守它就是进一步的背信弃义。那样自相矛盾的誓言，是对于你自身的叛变，你应该秉持你的忠贞正大的精神，征服这些轻率谬妄的诱惑，我们将要用祈祷为你的后援，如果你肯于听从。不然的话，我们沉重的咒诅将要降临在你身上，使你无法摆脱，在它们黑暗的重压下绝望而死。

利摩琪斯　叛变，全然的叛变！

庶子　怎么？一张小牛皮还堵不了你的嘴吗？

路易　父亲，作战吧！

白兰绮　在你结婚的日子,向你妻子的亲人作战吗?什么!我们的喜宴上将要充满被杀的战士吗?叫嚣的喇叭,粗暴的战鼓,这些地狱中的喧声,将要成为我们的婚乐吗?啊,丈夫,听我说!唉!这丈夫的称呼,在我的嘴里是多么新鲜,直到现在,我的舌头上还不曾发出过这两个字眼;即使为了这一个名义的缘故,我向你跪下哀求,不要向我的叔父作战吧。

康斯丹丝　啊!我屈下我那因久跪而僵硬的膝盖向你祈求,你贤明的太子啊,不要变更上天预定的判决。

白兰绮　现在我可以看出你的爱情来了;什么力量对于你比你妻子的名字更能左右你的行动?

康斯丹丝　那支持着他,也就是你所倚为支持的人的荣誉。啊!你的荣誉,路易,你的荣誉!

路易　陛下,这样有力的理由敦促着您,您还像是无动于衷,真叫我奇怪。

潘杜尔夫　我要向他宣告一个咒诅。

腓力普王　你没有这样的必要。英格兰,我决定和你绝交了。

康斯丹丝　啊,已失的尊严光荣地挽回了!

艾莉诺　啊,反复无常的法兰西的卑劣的叛变!

约翰王　法兰西,你将要在这个时辰内悔恨你这时所造成的错误。

庶子　时间老人啊,你这钟匠,你这秃顶的掘墓人,你真

能随心所欲地摆弄一切吗？那么好，法兰西将要悔恨自己的错误。

白兰绮　太阳为一片血光所笼罩，美好的白昼，再会吧！我应该跟着哪一边走呢？我是两方面的人，两方的军队各自握着我的一只手；任何一方我都不能释手，在他们的暴怒之中，像旋风一般，他们南北分驰，肢裂了我的身体。丈夫，我不能为你祈祷胜利；叔父，我必须祈祷你的失败；公公，我的良心不容许我希望你得到幸运；祖母，我不希望你的愿望得到满足。无论是谁得胜，我将要在得胜的那一方失败；决战还没有开始，早已注定了我的不幸的命运。

路易　妻子，跟我去；你的命运是寄托在我的身上的。

白兰绮　我的命运存在之处，也就是我的生命沦亡的所在。

约翰王　侄儿，你去把我们的军队集合起来。（庶子下）法兰西，我的胸头燃烧着熊熊的怒火，除了血，法兰西的最贵重的血以外，什么也不能平息它的烈焰。

腓力普王　在我们的血还没有把你的火浇灭以前，你自己的怒气将要把你烧成灰烬。小心点儿，你的末日就在眼前了。

约翰王　说这样的话恫吓人，他自己的死期怕也不远了。让我们各自去准备厮杀吧！（各下。）

第二场　同前。安及尔斯附近平原

（号角声；两军交锋。庶子提奥地利公爵首级上。）

庶子　嗳哟，今天热得好厉害！天空中一定有什么魔鬼在跟我们故意捣乱。奥地利的头在这儿，腓力普却还好好地活着。

（约翰王、亚瑟及赫伯特上。）

约翰王　赫伯特，把这孩子看守好了。腓力普，快去，我的母亲在我们营帐里被敌人攻袭，我怕她已经给他们掳去了。

庶子　陛下，我已经把太后救出；她老人家安全无恙，您放心吧。可是冲上去，陛下；不用再费多大力气，我们就可以胜利完成我们今天的战果。（同下。）

第三场　同前

（号角声；两军交锋；吹号归队。约翰王、艾莉诺、亚瑟、庶子、赫伯特及群臣等上。）

约翰王　（向艾莉诺）就这样吧；请母后暂时留守，坚强的兵力可以保卫您的安全。（向亚瑟）侄儿，不要满脸不高兴，你的祖母疼你，你的叔父将要像你的父亲一样爱护你。

亚瑟　啊！我的母亲一定要伤心死了。

约翰王　（向庶子）侄儿，你先走一步，赶快到英国去吧！在我们没有到来以前，你要把那些聚敛的僧正们的肥满的私囊一起倒空，让被幽囚的财神重见天日；他们靠着国家升平的福，养得肠肥脑满，现在可得把他们的肉拿出来给饥饿的人们吃了。全力执行我的命令，不要宽纵了他们。

庶子　当金子银子招手叫我上前的时候，铃铎、《圣经》和蜡烛都不能把我赶退。陛下，我去了。祖母，要是我有时也会想起上帝，我会祈祷您的平安的；让我向您吻手辞别。

艾莉诺　再会，贤孙。

约翰王　侄儿，再会。（庶子下。）

艾莉诺　过来，小亲人，听我说句话。（携亚瑟至一旁。）

约翰王　过来，赫伯特。啊，我的好赫伯特，我受你的好处太多啦；在这肉体的围墙之内，有一个灵魂是把你当作他的债主的，他预备用加倍的利息报偿你的忠心。我的好朋友，你的发自衷诚的誓言，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胸头。把你的手给我。我有一件事要说，可是等适当的时候再说吧。苍天在上，赫伯特，我简直不好意思说我是多么看重你。

赫伯特　我的一切都是陛下的恩赐。

约翰王　好朋友，你现在还没有理由说这样的话，可是

有一天你将会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不论时间爬行得多么迂缓,总有一天我要大大地照顾你。我有一件事情要说,可是让它去吧。太阳高悬在天空,骄傲的白昼耽于世间的欢娱,正在嬉戏酣游,不会听我的说话;要是午夜的寒钟启动它的铜唇铁舌,向昏睡的深宵发出一响嘹亮的鸣声;要是我们所站的这一块土地是一块墓地;要是你的心头藏着一千种的冤屈,或者那阴沉的忧郁凝结了你的血液,使它停止轻快的跳动,使你的脸上收敛了笑容,而那痴愚无聊的笑容,对于我是可憎而不相宜的;或者,要是你能够不用眼睛看我,不用耳朵听我,不用舌头回答我,除了用心灵的冥会传达我们的思想以外,全然不凭借眼睛、耳朵和有害的言语的力量;那么,即使在众目昭彰的白昼,我也要向你的心中倾吐我的衷肠;可是,啊!我不愿。然而我是很喜欢你的;凭良心说,我想你对我也很忠爱。

赫伯特　苍天在上,陛下无论吩咐我干什么事,即使因此而不免一死,我也决不推辞。

约翰王　我难道不知道你会这样吗?好赫伯特!赫伯特,赫伯特,转过你的眼去,瞧瞧那个孩子。我告诉你,我的朋友,他是挡在我路上的一条蛇;无论我的脚踏到什么地方,他总是横卧在我的前面。你懂得我的意思吗?你是他的监守人。

赫伯特　我一定尽力监守他,不让他得罪陛下。

约翰王　死。

赫伯特　陛下?

约翰王　一个坟墓。

赫伯特　他不会留着活命。

约翰王　够了。我现在可以快乐起来了。赫伯特,我喜欢你;好,我不愿说我将要给你怎样的重赏;记着吧。母后,再会;我就去召集那些军队来听候您的支配。

艾莉诺　我的祝福一路跟随着你!

约翰王　到英国去,侄儿,去吧。赫伯特将要侍候你,他会尽力照料你的一切。喂!传令向卡莱进发!(同下。)

第四场　同前。法王营帐

(腓力普王、路易、潘杜尔夫及侍从等上。)

腓力普王　海上掀起一阵飓风,一整队失利的战舰就这样被吹得四散溃乱了。

潘杜尔夫　不要灰心!一切还可以有转机。

腓力普王　我们失利到这步田地,还有什么转机?我们不是打败了吗?安及尔斯不是失去了吗?亚瑟不是给掳去了吗?好多亲爱的朋友不是战死了吗?

凶恶的约翰王不是冲破了法军的阻碍,回到英国去了吗?

路易　凡是他所克服的土地,他都设下坚强的防御;行动那么迅速,布置又那么周密,在这样激烈的鏖战之中,能够有这样镇静的调度,真是极少前例的。谁曾经从书本上读到过,或是从别人的嘴里听到过与此类似的行动?

腓力普王　我可以容忍英格兰得到这样的赞美,只要我们也能够替我们的耻辱找到一些前例。

(康斯丹丝上。)

腓力普王　瞧,谁来啦!一个灵魂的坟墓;虽然她已厌弃生命,却不能不把那永生的精神锁闭在痛苦喘息的牢狱之中。夫人,请你跟我去吧。

康斯丹丝　瞧!现在瞧你们和平的结果。

腓力普王　忍耐,好夫人!安心,温柔的康斯丹丝!

康斯丹丝　不,我蔑视一切的劝告,一切的援助;我只欢迎那终结一切劝告的真正的援助者,死,死。啊,和蔼可爱的死!你芬芳的恶臭!健全的腐败!从那永恒之夜的卧榻上起来吧,你幸运者的憎恨和恐怖!我要吻你丑恶的尸骨,把我的眼球嵌在你那空洞的眼眶里,让蛆虫绕在我的手指上,用污秽的泥土塞住这呼吸的门户,使我自己成为一个和你同样腐臭的怪物。来,向我狞笑吧;我要认为你在微笑,

像你的妻子一样吻你！受难者的爱人，啊！到我身边来！

腓力普王 啊，苦恼的好人儿，安静点吧！

康斯丹丝 不，不，只要有一口气可以呼喊，我是不愿意安静下来的。啊！但愿我的舌头装在雷霆的嘴里！那时我就要用巨声震惊世界；把那听不见一个女人的微弱的声音，不受凡人召唤的狰狞的枯骨从睡梦中唤醒。

潘杜尔夫 夫人，你的话全然是疯狂，不是悲哀。

康斯丹丝 你是一位神圣的教士，不该这样冤枉我；我没有疯。我扯下的这绺头发是我的；我的名字叫做康斯丹丝；我是吉弗雷的妻子；小亚瑟是我的儿子，他已经失去了！我没有疯；我巴不得祈祷上天，让我真的疯了！因为那时候我多半会忘了我自己；啊！要是我能够忘了我自己，我将要忘记多少悲哀！教诲我一些使我疯狂的哲理，主教，你将因此而被封为圣徒；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疯，还有悲哀的感觉，我的理智会劝告我怎样可以解除这些悲哀，教我或是自杀，或是上吊。假如我疯了，我就会忘记我的儿子，或是疯狂地把一个布片缝成的娃娃当作是他。我没有疯。每一次灾祸的不同的痛苦，我都感觉得太清楚、太清楚了。

腓力普王 把你的头发束起来。啊！在她这一根根美

好的头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友爱！只要偶然有一颗银色的泪点落在它们上面，一万缕亲密的金丝就会胶合在一起，表示它们共同的悲哀；正像忠实而不可分的恋人们一样，在患难之中也不相遗弃。

康斯丹丝　杀到英国去吧，要是你愿意的话。

腓力普王　把你的头发束起来。

康斯丹丝　是的，我要把它们束起来。为什么我要把它们束起来呢？当我扯去它们的束缚的时候，我曾经高声呼喊，“啊！但愿我这一双手也能够救出我的儿子，正像它们使这些头发得到自由一样！”可是现在我却妒恨它们的自由，我要把它们重新束缚起来，因为我那可怜的孩子是一个囚人。主教神父，我曾经听见你说，我们将要在天堂里会见我们的亲友。假如那句话是真的，那么我将会重新看见我的儿子；因为自从第一个男孩子该隐的诞生起，直到在昨天夭亡的小儿为止，世上从来不曾生下过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物。可是现在悲哀的蛀虫将要侵蚀我的娇蕊，逐去他脸上天然的美丽；他将要形销骨立，像一个幽魂或是一个患虐病的人；他将要这样死去；当他从坟墓中起来，我在天堂里会见他的时候，我再也不会认识他；所以我永远、永远不能再看见我的可爱的亚瑟了！

潘杜尔夫　你把悲哀过分重视了。

康斯丹丝 从来不曾生过儿子的人,才会向我说这样的话。

腓力普王 你喜欢悲哀,就像喜欢你的孩子一样。

康斯丹丝 悲哀代替了不在我眼前的我的孩子的地位;它躺在他的床上,陪着我到东到西,装扮出他的美妙的神情,复述他的言语,提醒我他一切可爱的美点,使我看见他的遗蜕的衣服,就像看见他的形体一样,所以我是有理由喜欢悲哀的。再会吧;要是你们也遭到像我这样的损失,我可以用更动听的言语安慰你们。我不愿梳理我头上的乱发,因为我的脑海里是这样紊乱混杂。主啊!我的孩子,我的亚瑟,我的可爱的儿!我的生命,我的欢乐,我的粮食,我的整个的世界!我的寡居的安慰,我的销愁的药饵!(下。)

腓力普王 我怕她会干出些什么意外的事情来,我要跟上去瞧瞧她。(下。)

路易 这世上什么也不能使我快乐。人生就像一段重复叙述的故事一般可厌,扰乱一个倦怠者的懒洋洋的耳朵;辛酸的耻辱已经损害了人世的美味,除了耻辱和辛酸以外,它便一无所有。

潘杜尔夫 在一场大病痊愈以前,就在开始复元的时候,那症状是最凶险的;灾祸临去之时,它的毒焰也最为可怕。你们今天战败了,有些什么损失呢?

路易　一切光荣、快乐和幸福的日子。

潘杜尔夫　要是你们这次得到胜利,这样的损失倒是免不了的。不,不,当命运有心眷顾世人的时候,她会故意向他们怒目而视。约翰王在这次他所自以为大获全胜的战争中,已经遭到了多大的损失,恐怕谁也意想不到。你不是因为亚瑟做了他的俘虏而伤心吗?

路易　我从心底里悲伤,正像捉了他去的人满心喜欢一样。

潘杜尔夫　你的思想正像你的血液一样年轻。现在听我用预言者的精神宣告吧;因为从我的言语中所发出的呼吸,也会替你扫除你的平坦的前途上的每一粒尘土、每一根草秆和每一种小小的障碍,使你安然达到英国的王座;所以听着吧。约翰已经捉住了亚瑟,当温暖的生命活跃在那婴孩的血管里的时候,窃据非位的约翰决不会有一小时、一分钟或是一口气的安息。用暴力攫取的威权必须用暴力维持;站在易于滑跌的地面上的人,不惜抓住一根枯朽的烂木支持他的平稳。为要保全约翰的地位,必须让亚瑟倾覆;这是必然的结果,就让它这样吧。

路易　可是亚瑟倾覆以后,对我有什么利益呢?

潘杜尔夫　凭着你妻子白兰绮郡主所有的权利,你可以提出亚瑟所提的一切要求。

路易　像亚瑟一样，王位没有夺到，却把生命和一切全都牺牲了。

潘杜尔夫　你在这一个古老的世界上是多么少不更事！约翰在替你设谋定计；时势在替你造成机会；因为他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溅洒了纯正的血液，他将会发现他的安全是危险而不可靠的。这一件罪恶的行为将会冷淡了全体人民对他的好感，使他失去他们忠诚的拥戴；他们将会抓住任何微细的机会，打击他的治权。每一次天空中星辰的运转，每一种自然界的现象，每一个雷雨阴霾的日子，每一阵平常的小风，每一件惯有的常事，他们都要附会曲解，说那些都是流星陨火、天灾地变、非常的预兆以及上帝的垂示，在明显地宣布对约翰的惩罚。

路易　也许他不会伤害小亚瑟的生命，只是把他监禁起来。

潘杜尔夫　啊！殿下，当他听见你的大军压境的时候，小亚瑟倘不是早已殒命，这一个消息也会使他不免于一死。那时候他的民心就要离弃他，欢迎新来的主人，从约翰的流血的指尖，挑出叛变和怨怒的毒脓来了。我想这一场骚乱已经近在眼前；啊！对于你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机会？那福康勃立琪家的庶子正在搜掠教会，不顾人道的指责；只要有十二个武装的法国人到了那边，振臂一呼，就会有一万

个英国人前来归附他们，就像一个小小的雪块，在地上滚了几滚，立刻变成一座雪山一样。啊，尊贵的太子！跟我去见国王吧。现在他们的灵魂里已经罪恶贯盈，从他们内部的不安之中，我们可以造成一番怎样惊人的局面！到英国去吧；让我先去鼓动你的父王。

路易 有力的理由造成有力的行动；我们去吧。只要您说一声是，我的父王决不会说不的。（同下。）





第四幕

第一场　诺桑普敦。堡中一室

（赫伯特及二侍从上。）

赫伯特　把这两块铁烧红了，站在这帏幕的后面；听见我一跺脚，你们就出来，把那孩子缚紧在椅上，不可有误。去，留心着吧。

侍从甲　我希望您确实得到了指令，叫我们这样干。

赫伯特　卑劣的猜疑！你放心吧，瞧我好了。（二侍从下）孩子，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亚瑟上。）

亚瑟　早安，赫伯特。

赫伯特　早安，小王子。

亚瑟　我这王子确实很小，因为我的名分本来应该使我大得多的。怎么？你看来不大高兴。

赫伯特　嗯，我今天确实没有平常那么高兴。

亚瑟　嗳哟！我想除了我以外，谁也不应该不快乐的。可是我记得我在法国的时候，少年的公子哥儿们往

往只为了游荡过度的缘故,变得像黑夜一般忧郁。凭着我的基督徒身分起誓,要是我出了监狱做一个牧羊人,我一定会一天到晚快快乐乐地不知道有什么忧愁。我在这里本来也可以很开心,可是我疑心我的叔父会加害于我;他怕我,我也怕他。我是吉弗雷的儿子,这难道是我的过失吗?不,不是的;我但愿上天使我成为您的儿子,要是您愿意疼我的话,赫伯特。

赫伯特 (旁白)要是我跟他谈下去,他这种天真的饶舌将会唤醒我的已死的怜悯;所以我必须把事情赶快办好。

亚瑟 您不舒服吗,赫伯特?您今天的脸色不大好看。真的,我希望您稍微有点儿不舒服,那么我就可以终夜坐在您床边陪伴您了。我敢说我爱您是胜过您爱我的。

赫伯特 (旁白)他的话已经打动我的心。——读一读这儿写着的字句吧,小亚瑟。(出示文书,旁白)怎么,愚蠢的眼泪!你要把无情的酷刑撵出去吗?我必须赶快动手,免得我的决心化成温柔的妇人之泪,从我的眼睛里滚了下来——你不能读吗?它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亚瑟 像这样邪恶的主意,赫伯特,是不该写得这样清楚的。您必须用烧热的铁把我的两只眼睛一起烫瞎吗?

赫伯特　孩子,我必须这样做。

亚瑟　您真会这样作吗?

赫伯特　真会。

亚瑟　您能这样忍心吗?当您不过有点儿头痛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手帕替您扎住额角,那是我所有的一块最好的手帕,一位公主亲手织成送我的,我也从不曾问您要过;半夜里我还用我的手捧住您的头,像不息的分钟用它嘀嗒的声音安慰那沉重的时辰一样,我不停地问着您,"您要些什么?""您什么地方难受?"或是"我可以帮您做些什么事?"许多穷人家的儿子是会独自睡觉,不来向您说一句好话的;可是您却有一个王子侍候您的疾病。呃,您也许以为我的爱出于假意,说它是狡猾的做作,那也随您的便吧。要是您必须虐待我是上天的意旨,那么我只好悉听您的处置。您要烫瞎我的眼睛吗?这一双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向您怒视的眼睛?

赫伯特　我已经发誓这样干了;我必须用热铁烫瞎你的眼睛。

亚瑟　啊!只有这顽铁时代的人才会干这样的事!铁块它自己虽然烧得通红,当它接近我的眼睛的时候,也会吸下我的眼泪,让这些无罪的水珠浇熄它的怒焰;而且它将要生锈而腐烂,只是因为它曾经容纳着谋害我的眼睛的烈火。难道您比锤打的顽



您也许以为我的爱出于假意，说它是狡猾的做作，那也随您的便吧。要是您必须虐待我是上天的意旨，那么我只好悉听您的处置。

——《约翰王》第四幕第一场

铁还要冷酷无情吗？要是一位天使下来告诉我，赫伯特将要烫瞎我的眼睛，我也决不会相信他，只有赫伯特亲口所说的话才会使我相信。

赫伯特　（顿足）出来！

（二侍从持绳、烙铁等重上。）

赫伯特　照我吩咐你们的做吧。

亚瑟　啊！救救我，赫伯特，救救我！这两个恶汉的凶暴的面貌，已经把我的眼睛吓得睁不开了。

赫伯特　喂，把那烙铁给我，把他绑在这儿。

亚瑟　唉！你们何必这样凶暴呢？我又不会挣扎；我会像石头一般站住不动。看在上天的面上，赫伯特，不要绑我！不，听我说，赫伯特，把这两个人赶出去，我就会像一头羔羊似的安静坐下；我会一动不动，不躲避，也不说一句话，也不向这块铁怒目而视。只要您把这两个人撵走，无论您给我怎样的酷刑，我都可以宽恕您。

赫伯特　去，站在里边；让我一个人处置他。

侍从甲　我巴不得不参加这种事情。（二侍从下。）

亚瑟　唉！那么我倒把我的朋友赶走了；他的面貌虽然凶恶，他的心肠却是善良的。叫他回来吧，也许他的恻隐之心可以唤醒您的同情。

赫伯特　来，孩子，准备着吧。

亚瑟　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赫伯特　没有，你必须失去你的眼睛。

亚瑟　天啊！要是您的眼睛里有了一粒微尘、一点粉屑、一颗泥沙、一只小小的飞虫、一根飘荡的游丝，妨碍了您那宝贵的视觉，您就会感到这些微细的东西也会给人怎样的难堪，那么像您现在这一种罪恶的决意，应该显得多么惨酷。

赫伯特　这就是你给我的允许吗？得了，你的舌头不要再动了。

亚瑟　为一双眼睛请命，是需要两条舌头同时说话的。不要叫我停住我的舌头；不要，赫伯特！或者您要是愿意的话，赫伯特，割下我的舌头，让我保全我的眼睛吧。啊！饶赦我的眼睛，即使它们除了对您瞧看以外，一点没有别的用处。瞧！不骗您，那刑具也冷了，不愿意伤害我。

赫伯特　我可以把它烧热的，孩子。

亚瑟　不，真的，那炉中的火也已经因为悲哀而死去了；上天造下它来本来为要给人温暖，你们却利用它做非刑的工具。不信的话，您自己瞧吧：这块燃烧的煤毫无恶意，上天的气息已经吹灭它的活力，把忏悔的冷灰撒在它的头上了。

赫伯特　可是我可以用我的气息把它重新吹旺，孩子。

亚瑟　要是您把它吹旺了，赫伯特，您不过使它对您的行为感觉羞愧而涨得满脸通红。也许它的火星会

跳进您的眼里，正像一头不愿争斗的狗，反咬那嗾使它上去的主人一样。一切您所用来伤害我的工具，都拒绝执行它们的工作；凶猛的火和冷酷的铁，谁都知道它们是残忍无情的东西，也会大发慈悲，只有您才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赫伯特　好，做一个亮眼的人活着吧；即使你的叔父把他所有的钱财一起给我，我也不愿碰一碰你的眼睛；尽管我已经发过誓，孩子，的确预备用这烙铁烫瞎它们。

亚瑟　啊！现在您才像个赫伯特，刚才那一会儿您都是喝醉的。

赫伯特　静些！别说了。再会。你的叔父必须知道你已经死去；我要用虚伪的消息告诉这些追踪的密探。可爱的孩子，安安稳稳地睡吧，整个世界的财富，都不能使赫伯特加害于你。

亚瑟　天啊！我谢谢您，赫伯特。

赫伯特　住口！别说了，悄悄地跟我进去。我为你担着莫大的风险呢！（同下。）

第二场　同前。宫中大厅

（约翰王戴王冠，彭勃洛克、萨立斯伯雷及群臣等上。王就座。）

约翰王　我在这儿再度升上我的宝座，再度戴上我的王冠，我希望再度为欢悦的眼睛所瞻仰。

彭勃洛克　这“再度”两字，虽然为陛下所乐用，其实是多余的；您已经加过冕了，您的至高的威权从来不曾失坠，臣民拥戴的忠诚从来不曾动摇；四境之内，没有作乱的阴谋，也没有人渴望着新的变化和改革。

萨立斯伯雷　所以，炫耀着双重的豪华，在尊贵的爵号之上添加饰美的谀辞，把纯金镀上金箔，替纯洁的百合花涂抹粉彩，紫罗兰的花瓣上浇洒人工的香水，研磨光滑的冰块，或是替彩虹添上一道颜色，或是企图用微弱的烛火增加那灿烂的太阳的光辉，实在是浪费而可笑的多事。

彭勃洛克　倘不是陛下的旨意必须成就，这一种举动正像重讲一则古老的故事，因不合时宜，而在复述中显得絮烦可厌。

萨立斯伯雷　那为众人所熟识的旧日的仪式，已经在这次典礼中毁损了它纯真的面目；像扯着满帆的船遇到风势的转变一样，它迷惑了人们思想的方向，引起种种的惊疑猜虑，不知道披上这一件崭新的衣裳是什么意思。

彭勃洛克　当工人们拚命想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格外精巧的时候，因为贪心不足的缘故，反而给他们原有的技能带来损害；为一件过失辩解，往往使这过失

显得格外重大，正像用布块缝补一个小小的窟窿眼儿，反而欲盖弥彰一样。

萨立斯伯雷　在陛下这次重新加冕以前，我们就已经提出过这样的劝告；可是陛下不以为然，那我们当然只有仰体宸衷，不敢再持异议，因为在陛下的天聪独断之前，我们必须捐弃一切个人的私见。

约翰王　这一次再度加冕的一部分理由，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我想这些理由都是很有力的；等我的忧虑减除以后，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些更有力的理由。现在你们只要向我提出任何改革的建议，你们就可以看出我是多么乐于采纳你们的意见，接受你们的要求。

彭勃洛克　那么我就代表这里的一切人们，说出他们心里所要说的话；为我自己、为他们，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大家都密切关怀的陛下的安全，我们诚意地要求将亚瑟释放；他的拘禁已经引起啧啧不满的人言，到处都在发表这样危险的议论：照他们说起来，只有做了错事的人，才会心怀戒惧，要是您所据有的一切都是您的合法的权益，那么为什么您的戒惧之心要使您把您的幼弱的亲人幽禁起来，用愚昧的无知闭塞他的青春，不让他享受一切发展身心活动的利益？为了不让我们的敌人利用这一件事实作为借口，我们敬如陛下所命，提出这一个要求：他的自由；这并不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的幸

福是有赖于陛下的，他的自由才是陛下的幸福。

（赫伯特上。）

约翰王　那么很好，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你们教导。赫伯特，你有些什么消息？（招赫伯特至一旁。）

彭勃洛克　这个人就是原定要执行那流血惨案的凶手，他曾经把他的密令给我的一个朋友看过。他的眼睛里隐现着一件万恶的重罪的影子；他那阴郁的脸上透露着烦躁不安的心情。我担心我们所害怕的事情他已经奉命执行了。

萨立斯伯雷　王上的脸色因为私心和天良交战的缘故，一会儿变红，一会儿变白，正像信使们在兵戎相见的两阵之间不停地奔跑。他的感情已经紧张到快要爆发了。

彭勃洛克　当它爆发的时候，我怕我们将要听到一个可爱的孩子惨遭毒手的消息。

约翰王　我们不能拉住死亡的铁手；各位贤卿，我虽然有意允从你们的要求，可惜你们所要求的对象已经不在人世；他告诉我们亚瑟昨晚死了。

萨立斯伯雷　我们的确早就担心他的病是无药可医的。

彭勃洛克　我们的确早就听说这孩子在自己还没有觉得害病以前，就已经与死为邻了。这件事情不管是在今生，还是在来生，总会遭到报应的。

约翰王　你们为什么向我这样横眉怒目的？你们以为

我有操纵命运的力量,支配生死的威权吗?

萨立斯伯雷　这显然是奸恶的阴谋;可惜身居尊位的人,却会干出这种事来。好,愿你王业昌隆!再会!

彭勃洛克　等一等,萨立斯伯雷伯爵;我也要跟你同去,找寻这可怜的孩子的遗产,一座被迫葬身的坟墓便是他的小小的王国。他的血统应该统治这岛国的全部,现在却只占有三呎的土地;好一个万恶的世界!这件事情是不能这样忍受下去的;我们的怨愤将会爆发,我怕这一天不久就会到来。(群臣同下。)

约翰王　他们一个个怒火中烧。我好后悔。建立在血泊中的基础是不会稳固的,靠着他人的死亡换到的生命也决不会确立不败。

(一使者上。)

约翰王　你的眼睛里充满着恐怖,你脸上的血色到哪儿去了?这样阴沉的天空是必须等一场暴风雨来把它廓清的;把你的暴风雨倾吐出来吧。法国怎么样啦?

使者　法国到英国来啦。从来不曾有一个国家为了侵伐邻邦的缘故,征集过这样一支雄厚的军力。他们已经学会了您的敏捷的行军;因为您还没有听见他们在准备动手,已经传来了他们全军抵境的消息。

约翰王　啊!我们这方面的探子都在什么地方喝醉了?他们到哪儿睡觉去了?我的母亲管些什么事,这样

一支军队在法国调集,她却没有听到消息?

使者　陛下,她的耳朵已经为黄土所掩塞了;太后是在四月一日崩驾的。我还听人说,陛下,康斯丹丝夫人就在太后去世的三天以前发疯而死;可是这是我偶然听到的流言,不知道是真是假。

约翰王　停止你的快步吧,惊人的变故!啊!让我和你作一次妥协,等我先平息了我的不平的贵族们的怒气。什么!母后死了!那么我在法国境内的领邑都要保不住了!你说得这样确确实实的在这儿登陆的那些法国军队是受谁节制的?

使者　他们都受太子的节制。

约翰王　你这些恶消息已经使我心神无主了。

（庶子及彼得·邦弗雷特上。）

约翰王　呀,世人对于你所干的事有些什么反响?不要用更多的恶消息塞进我的头脑,因为我的头里已经充满了恶消息。

庶子　要是您害怕听见最恶的消息,那么就让那最不幸的祸事不声不响地降在您的头上吧。

约翰王　原谅我,侄儿,意外的祸事像怒潮般冲来,使我一时失去了主意;可是现在我的头已经伸出水面,可以自由呼吸了,无论什么人讲的无论什么话,我都可以耐心听下去。

庶子　我所搜集到的金钱的数目,可以说明我在教士们

中间工作的成绩。可是当我一路上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到处的人民都怀着诞妄的狂想,谣言和无聊的怪梦占据在他们的心头,不知道害怕些什么,可是充满了恐惧。这儿有一个预言者,是我从邦弗雷特的街道上带来的;我看见几百个人跟在他的背后,他用粗劣刺耳的诗句向他们歌唱,说是在升天节的正午以前,陛下将要除下王冠。

约翰王　你这愚妄的梦想者,为什么你要这样说?

彼得　因为我预知将会发生这样的事实。

约翰王　赫伯特,带他下去;把他关起来。他说我将要在那天正午除下我的王冠,让他自己也就在那时候上绞架吧。留心把他看押好了,再回来见我,因为我还要差遣你。(赫伯特率彼得下)啊,我的好侄儿,你听见外边的消息,知道谁到了吗?

庶子　法国人,陛下;人们嘴里都在谈论这件事。我还遇见俾高特勋爵和萨立斯伯雷伯爵,他们的眼睛都像赤热的火球,带领着其余的许多人,要去找寻亚瑟的坟墓;据他们说,他是昨晚您下密令杀掉的。

约翰王　好侄儿,去,把你自己插身在他们的中间。我有法子可以挽回他们的好感;带他们来见我。

庶子　我就去找寻他们。

约翰王　好,可是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啊!当异邦的敌人用他们强大的军容侵凌我的城市的时候,不要

让我自己的臣民也成为我的仇敌。愿你做一个脚上插着羽翼的麦鸠利，像思想一般迅速地从他们的地方飞回到我的身边。

庶子　我可以从这激变的时世学会怎样迅速行动的方法。

约翰王　说这样的话，不愧为一个富于朝气的壮士。（庶子下）你也跟他同去；因为也许他需要一个使者在我和那些贵族之间传递消息，你就去担任这件工作吧。

使者　很好，陛下。（下。）

约翰王　我的母亲死了！

（赫伯特重上。）

赫伯特　陛下，他们说昨晚有五个月亮同时出现：四个停着不动，还有一个围绕着那四个飞快地旋转。

约翰王　五个月亮！

赫伯特　老头儿和老婆子们都在街道上对这种怪现象发出危险的预言。小亚瑟的死是他们纷纷谈论的题目；当他们讲起他的时候，他们摇着头，彼此低声说话；那说话的人紧紧握住听话的人的手腕，那听话的人一会儿皱皱眉，一会儿点点头，一会儿滚动着眼珠，作出种种惊骇的姿态。我看见一个铁匠提着锤这样站着不动，他的铁已经在砧上冷了，他却张开了嘴恨不得把一个裁缝所说的消息一口吞咽下去；那裁缝手里拿着剪刀尺子，脚上趿着一双拖

鞋，因为一时匆忙，把它们左右反穿了，他说起好几千善战的法国人已经在肯特安营立寨；这时候旁边就有一个瘦瘦的肮脏的工匠打断他的话头，提到亚瑟的死。

约翰王　为什么你要用这种恐惧充塞我的心头？为什么你老是开口闭口地提到小亚瑟的死？他是死在你手里的；我有极大的理由希望他死，可是你没有杀死他的理由。

赫伯特　没有，陛下！您没有指使我吗？

约翰王　国王们最不幸的事，就是他们的身边追随着一群逢迎取媚的奴才，把他们一时的喜怒当作了神圣的谕旨，狐假虎威地杀戮无辜的生命；这些佞臣们往往会在君王的默许之下曲解法律，窥承主上的意志，虽然也许那只是未经熟虑的一时的愤怒。

赫伯特　这是您亲笔写下的敕令，亲手盖下的御印，指示我怎样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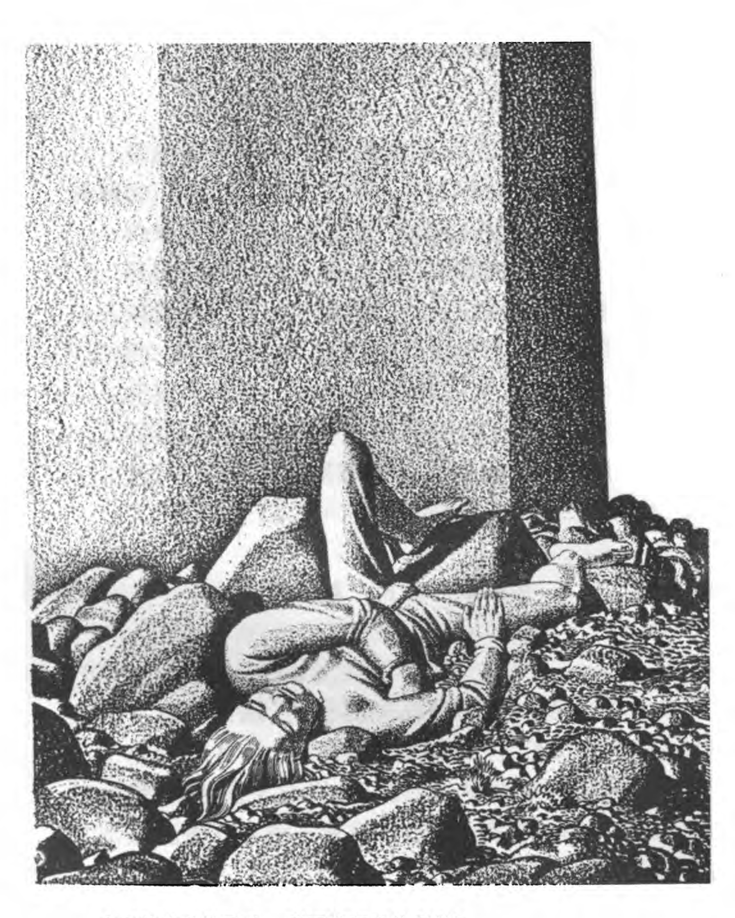
约翰王　啊！当上天和人世举行最后清算的时候，这笔迹和这钤记将要成为使我沦于永劫的铁证。看见了罪恶的工具，多么容易使人造成罪恶！假如那时你不在我的身旁，一个天造地设的适宜于干这种卑鄙的恶事的家伙，这一个谋杀的念头就不会在我的脑中发生；可是我因为注意到你的凶恶的面貌，觉得你可以担当这一件流血的暴行，特别适宜执行这

样危险的使命，所以我才向你略微吐露杀死亚瑟的意思，而你因为取媚一个国王的缘故，居然也就恬不为意地伤害了一个王子的生命。

赫伯特　陛下——

约翰王　当我隐隐约约提到我心里所蓄的念头的时候，你只要摇一摇头，或者略示踌躇，或者用怀疑的眼光瞧着我，好像要叫我说得明白一些似的，那么深心的羞愧就会使我说不出话来，我就会中止我的话头，也许你的恐惧会引起我自己心中的恐惧；可是你却从我的暗示中间懂得我的意思，并且用暗示跟我进行罪恶的谈判，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委托，用你那粗暴的手干下了那为我们两人所不敢形诸唇舌的卑劣的行为。离开我的眼前，再也不要看见我！我的贵族们抛弃了我；外国的军队已经威胁到我的国门之前；在我这肉体的躯壳之内，战争和骚乱也在破坏这血液与呼吸之王国的平和，我的天良因为我杀死我的侄儿，正在向我兴起问罪之师。

赫伯特　准备抵抗您那其余的敌人吧，我可以替您和您的灵魂缔结和平。小亚瑟并没有死；我这手还是纯洁而无罪的，不曾染上一点殷红的血迹。在我这胸膛之内，从来不曾进入过杀人行凶的恶念；您单凭着我的外貌，已经冤枉了好人，虽然我的形状生得这般丑恶，可是它却包藏着一颗善良的心，断不会



上天收去我的灵魂，英国保藏我的尸骨！

——《约翰王》第四幕第三场

举起屠刀,杀害一个无辜的小儿。

约翰王　亚瑟还没有死吗?啊!你赶快到那些贵族们的地方去,把这消息告诉他们,让他们平息怒火,重尽他们顺服的人臣之道。原谅我在一时气愤之中对你的面貌作了错误的批评;因为我的恼怒是盲目的,在想象之中,我的谬误的眼睛看你满身血迹,因此把你看得比你实际的本人更为可憎。啊!不要回答;快去把那些愤怒的贵族们带到我的密室里来,一分钟也不要耽搁。我吩咐你得太慢了;你快飞步前去。(各下。)

第三场　同前。城堡前

(亚瑟上,立城墙上。)

亚瑟　城墙很高,可是我决心跳下去。善良的大地啊,求你大发慈悲,不要伤害我!不会有什么人认识我;即使有人认识,穿着这一身船童的服装,也可以遮掩我的真相。我很害怕;可是我要冒险一试。要是我下去了,没有跌坏我的肢体,我一定要千方百计离开这地方;即使走了也不免一死,总比留着等死好些。(跳下)嗳哟!这些石头上也有我叔父的精神;上天收去我的灵魂,英国保藏我的尸骨!(死。)

(彭勃洛克、萨立斯伯雷及俾高特上。)

萨立斯伯雷　两位大人，我要到圣爱德蒙兹伯雷去和他相会。那是我们的万全之计，在这扰攘的时世中，这样一个善意的建议是不可推却的。

彭勃洛克　那封主教的信是谁送来的？

萨立斯伯雷　茂伦伯爵，一位法国的贵人，他在给我的私信里所讲起的太子的盛情，要比这信上所写的广大得多哩。

俾高特　那么让我们明天早上去会他吧。

萨立斯伯雷　我们应该说在明天早上出发；因为，两位大人，我们要赶两整天的路程，才可以谈得到相会哩。

（庶子上。）

庶子　难得我们今天又碰见了，列位愤愤不平的大人们！我奉王上之命，请列位立刻前去。

萨立斯伯雷　王上已经用不着我们了；我们不愿用我们纯洁的荣誉，文饰他那纤薄而污秽的外衣，更不愿追随在那到处留下血印的足跟之后。你回去这样告诉他吧；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的丑恶真相了。

庶子　随你们怎样想都可以，我总以为最好还是说两句好话。

萨立斯伯雷　替我们说话的是我们的悲哀，不是我们的礼貌。

庶子　可是你们的悲哀是没有理由的，所以你们应该保持你们的礼貌。

彭勃洛克　足下，足下，愤怒是有它的权利的。

庶子　不错，它的唯一的权利是伤害它自己的主人。

萨立斯伯雷　这儿就是监狱。(见亚瑟)什么人躺在这儿？

彭勃洛克　死神啊！你把这纯洁而美好的王子攫夺了去，你可以骄傲起来了。地上没有一个窟窿可以隐藏这一件恶事。

萨立斯伯雷　那杀人的凶手好像也痛恨他自己所干的事，有意把它暴露在众目之前，鼓动人们为死者复仇。

俾高特　也许当他准备把这绝妙的姿容投下坟墓的时候，忽然觉得那寒伧的坟墓不配容纳这样一具高贵的尸身。

萨立斯伯雷　理查爵士，你觉得怎样？你有没有看到过、读到过，或是听到过这样的事？你能够想到这样的事吗？虽然你已经亲眼看见了，你能够想象果然会有这样的事在你眼前发生吗？要是你没有看见这种情形，你能够想象一件同样的事实吗？这是突破一切杀人罪案的最高峰，瞪目的愤怒呈献于怜悯的泪眼之前的一场最可耻的惨剧、一件最野蛮的暴行、一个最卑劣的打击。

彭勃洛克　过去的一切杀人罪案，在这一件暴行之前都要被赦为无罪，这一件空前无比的暴行，将要使未来的罪恶蒙上圣洁的面目；有了这一件惊人的惨案

作为前例,杀人流血都不过是一场儿戏。

庶子　这是一件不可饶恕的残忍的行为;不知哪一个人下这样无情的毒手,要是他果然是遭人毒手的话。

萨立斯伯雷　要是他果然是遭人毒手的话!我们早就预料到会有怎样的事发生;这是赫伯特干的可耻的工作,那国王是主使授意的人;我的灵魂永远不再服从他的号令。跪在这可爱的生命的残迹之前,我燃起一瓣心香,向他无言的静穆呈献一个誓言,一个神圣的誓言,自今以往,我要摈斥世间的种种欢娱,决不耽于逸乐,苟安游惰,直到我这手上染着光荣的复仇之血为止。

彭勃洛克
俾高特　我们的灵魂虔诚地为你的誓言作证。

(赫伯特上。)

赫伯特　列位大人,我正在忙着各处寻找你们哩。亚瑟没有死;王上叫你们去。

萨立斯伯雷　啊!他好大胆,当着死人的面前还会厚脸撒谎。滚开,你这可恨的恶人!去!

赫伯特　我不是恶人。

萨立斯伯雷　(拔剑)我必须僭夺法律的威权吗?

庶子　您的剑是很亮的,大人;把它收起来吧。

萨立斯伯雷　等我把它插到一个杀人犯的胸膛里去再说。

赫伯特 退后一步,萨立斯伯雷大人,退后一步。苍天在上,我想我的剑是跟您的剑同样锋利的。我希望您不要忘记您自己,也不要强迫我采取正当的防卫,那对于您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我在您的盛怒之下,也许会忘记您的高贵尊荣的身分和地位。

俾高特 呸,下贱的东西！你敢向贵人挑战吗?

赫伯特 那我怎么敢?可是即使在一个皇帝的面前,我也敢保卫我的无罪的生命。

萨立斯伯雷 你是一个杀人的凶手。

赫伯特 不要用您自己的生命证实您的话;我不是杀人的凶手。谁说着和事实相反的话,他就是说谎。

彭勃洛克 把他碎尸万段!

庶子 我说,你们还是不要争吵吧。

萨立斯伯雷 站开,否则莫怪我的剑不生眼睛碰坏了你,福康勃立琪。

庶子 你还是去向魔鬼的身上碰碰吧,萨立斯伯雷。要是你向我蹙一蹙眉,抬一抬脚,或是逞着你的暴躁的脾气,给我一点儿侮辱,我就当场结果你的生命。赶快收好你的剑;否则我要把你和你那炙肉的铁刺一起剁个稀烂,让你以为魔鬼从地狱里出来了。

俾高特 你预备怎样呢,声名卓著的福康勃立琪?帮助一个恶人和凶手吗?

赫伯特 俾高特大人,我不是什么恶人凶手。

俾高特　谁杀死这位王子的?

赫伯特　我在不满一小时以前离开他,他还是好好的。我尊敬他,我爱他;为了他可爱的生命的夭亡,我要在哭泣中消耗我的残生。

萨立斯伯雷　不要相信他眼睛里这种狡猾的泪水,奸徒们是不会缺少这样的急泪的;他玩惯了这一套把戏,所以能够做作得好像真是出于一颗深情而无罪的心中的滔滔的泪河一样。跟我去吧,你们这些从灵魂里痛恨屠场中的血腥气的人们;我已经为罪恶的臭气所窒息了。

俾高特　向伯雷出发,到法国太子那里去!

彭勃洛克　告诉国王,他可以到那里去打听我们的下落。(彭勃洛克、萨立斯伯雷、俾高特同下。)

庶子　好一个世界!你知道这件好事是谁干的吗?假如果然是你把他杀死的,赫伯特,你的灵魂就要打下地狱,即使上帝的最博大为怀的悲悯也不能使你超生了。

赫伯特　听我说,大人。

庶子　嘿!我告诉你吧:你要永坠地狱,什么都比不上你的黑暗;你比魔王路锡福还要罪加一等;你将要成为地狱里最丑的恶鬼,要是你果然杀死了这个孩子。

赫伯特　凭着我的灵魂起誓——

庶子　即使你对于这件无比残酷的行为不过表示了你

的同意,你也没有得救的希望了。要是你缺少一根绳子,从蜘蛛肚子里抽出来的最细的蛛丝也可以把你绞死;一根灯心草可以作为吊死你的梁木;要是你愿意投水的话,只要在汤匙里略微放一点水,就可以抵得过整个的大洋,把你这样一个恶人活活溺死。我对于你这个人很有点不放心呢。

赫伯特 要是我曾经实行、与谋,或是起意劫夺这美丽的躯壳里的温柔的生命,愿地狱里所有的酷刑都不足以惩罚我的罪恶。我离开他的时候,他还是好好的。

庶子 去,把他抱起来。我简直发呆了,在这遍地荆棘的多难的人世之上,我已经迷失我的路程。你把整个英国多么轻易地举了起来!全国的生命、公道和正义已经从这死了的王裔的躯壳里飞到天上去了;英国现在所剩下的,只有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的无主的权益,供有力者的争持攫夺。为了王权这一根啃剩的肉骨,蛮横的战争已经耸起它的愤怒的羽毛,当着和平的温柔的眼前大肆咆哮;外侮和内患同时并发,广大的混乱正在等候着霸占的威权的迅速崩溃,正像一只饿鸦眈眈注视着濒死的病兽一般。能够束紧腰带,拉住衣襟,冲过这场暴风雨的人是有福的。把这孩子抱着,赶快跟我见王上去。要干的事情多着呢,上天也在向这国土蹙紧它的眉头。(同下。)



第五幕

第一场　诺桑普敦。宫中一室

（约翰王、潘杜尔夫持王冠及侍从等上。）

约翰王　现在我已经把我的荣冠交在你的手里了。

潘杜尔夫　（以王冠授约翰王）从我这代表教皇的手里，重新领回你的尊荣和威权吧。

约翰王　现在请你遵守你的神圣的诺言，到法国人那儿去，运用教皇圣上给你的全部权力，在战火烧到我们身上之前，阻止他们进军。我们那些怨愤不平的州郡都在纷纷叛变，我们的人民都不愿服从王命，反而向异族的君主输诚纳款。这一种人心思乱的危局，只能仰仗你的大力安定下来。所以千万不要耽搁吧；因为这是一个重病的时世，必须赶快设法医治，否则就要不可救药了。

潘杜尔夫　这场风波原是我因为你轻侮教皇而掀动起来的，现在你既已诚心悔改，我这三寸不烂之舌仍旧可以使这场风波化为无事，让你这风云险恶的国

土重见晴和的气象。记住,在今天升天节,因为你已经向教皇宣誓效忠,我要去叫法国人放下他们的武器。(下。)

约翰王　今天是升天节吗?那预言者不是说过,在升天节正午以前,我要摘下我的王冠吗?果然有这样的事。我还以为我将被迫放弃我的王冠;可是,感谢上天,这一回却是自动的。

(庶子上。)

庶子　肯特已经全城降敌,只有多佛的城堡还在我军手中。伦敦像一个好客的主人一样,已经开门迎接法国太子和他的军队进去。您那些贵族们不愿接受您的命令,全都投奔您的敌人去了;剩下来的少数站在您这一方面的人们,也都吓得惊惶失措,一个个存着首鼠两端的心理。

约翰王　那些贵族们听见了亚瑟未死的消息,还不肯回来吗?

庶子　他们发现他的尸身被人丢在街上,就像一具空空的宝箱,那藏在里面的生命的珠宝,已经不知被哪一个恶人劫夺去了。

约翰王　赫伯特那混蛋对我说他没有死。

庶子　凭着我的灵魂起誓,他是这样说的,因为他并不知情。可是您为什么这样意气消沉?您的脸色为什么郁郁寡欢?您一向是雄心勃勃的,请在行动上

表现您的英雄气概吧;不要让世人看见恐惧和悲观的疑虑主宰着一位君王的眼睛。愿您像这动乱的时代一般活跃;愿您自己成为一把火,去抵御那燎原的烈焰;给威胁者以威胁,用无畏的眼光把夸口的恐吓者吓退;那些惯于摹仿大人物的行为的凡庸群众,将要看着您的榜样而增加勇气,鼓起他们不屈不挠的坚决的精神。去!像庄严的战神一样,在战场上大显您的神威,充分表现您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嘿!难道我们甘心让他们直入狮穴,难道我们这一头雄狮将要在他们的威吓之下战栗吗?啊!让我们不要给人笑话。采取主动,趁着敌人还没有进门,赶快跑出门外去给他迎头痛击。

约翰王　教皇的使节刚才来过,我已经和他成立圆满的和解;他答应劝告法国太子撤退他率领的军队。

庶子　啊,可耻的联盟!难道我们在敌军压境的时候,还想依仗别人主持公道,向侵略的武力妥协献媚,和它谈判卑劣的和议吗?难道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一个娇养的纨袴少年,居然可以在我们的土地上耀武扬威,在这个久经战阵的国家里横行无忌,把他那招展的旌旗遮蔽我们的天空,而不遇到一点阻力吗?陛下,让我们武装起来;也许那主教无法斡旋你们的和平;即使他有这样的力量,至少也要让他们看看我们是有防御的决心的。

约翰王　那么就归你全权指挥一切吧。

庶子　好，去吧，拿出勇气来！哪怕敌人比现在更猖狂，我敢说我们的力量也足以应付。（同下。）

第二场　圣爱德蒙兹伯雷附近平原。法军营地

（路易、萨立斯伯雷、茂伦、彭勃洛克、俾高特各穿武装及兵士等同上。）

路易　茂伦伯爵，把这件文书另外抄录一份，留作存案；原件仍旧交还给这几位大人。我们的意旨已经写在它上面，凭着这一纸盟约，可以使他们和我们都明白为什么要立下这庄严的盟誓，并且保持双方坚定不变的忠诚。

萨立斯伯雷　它在我们这方面是永远不会破坏的。尊贵的太子，虽然我们宣誓对于您的行动竭诚赞助，自愿掬献我们的一片赤心，可是相信我，殿下，像这样创巨痛深的时代的疮痍，必须让叛逆的卑鄙的手替它敷上药膏，为了医治一处陈年的疡肿，造成了许多新的伤口，这却是我所十分痛心的。啊！我衷心悲伤，因为我必须拔出我腰间的利剑，使人间平添多少寡妇；我那被蹂躏的祖国，却在高呼着萨立斯伯雷的名字，要求我的援助和保卫！可是这时代已

经染上了重大的沉疴,为了救护我们垂死的正义,只有以乱戡乱,用无情的暴力摧毁暴力。啊,我的悲哀的朋友们!我们都是这岛国的儿子,现在却会看到这样不幸的一天,追随在外族的铁蹄之后,踏上它的温柔的胸膛,这不是一件可痛的事吗?当我一想到为了不得已的原因,我们必须反颜事仇,和祖国的敌人为伍,借着异邦的旌旗的掩护来到这里,我就恨不得为这番耻辱痛哭一场。什么!来到这里?啊,我的祖国!要是你能够迁移一个地方,要是那环抱你的海神的巨臂,在不知不觉中把你搬到了异教徒的海岸之上,那么这两支基督徒的军队也许可以消除敌意,携手合作,不再自相残杀了!

路易 你这一番慷慨陈辞,已经充分表现了你的忠义的精神;在你胸中交战的高贵的情绪,是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啊!你在不得已的情势和正义的顾虑之间,已经作过一次多么英勇的战争!让我替你拭去那晶莹地流在你颊上的高贵的露珠;我的心曾经在一个妇人的眼泪之前融化,那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感情的横溢;可是像这样滔滔倾泻的男儿热泪,这样从灵魂里迸发出来的狂风暴雨,却震惊了我的眼睛,比看见穹窿的天宇上充满了吐火的流星更使我惊愕感叹。扬起你的眉来,声名卓著的萨立斯伯雷,用你伟大的心把这场暴风雨逐去;让那些从未

见过一个被激怒的巨人世界的，除了酒食醉饱、嬉戏闲谈以外，不知尚有何事的婴儿的眼睛去流它们的眼泪吧。来，来；你将要伸手探取无穷的幸运，正像路易自己一样，你们各位出力帮助了我，也都要跟我同享富贵。

（潘杜尔夫率侍从上。）

路易　我想是一个天使方才在说话。瞧，教皇的圣使来向我们传达上天的旨意，用神圣的诏语宣布我们的行动为正义了。

潘杜尔夫　祝福，法兰西的尊贵的王子！我来此非为别事，就是要告诉你约翰王已经和罗马复和了；他的灵魂已经返归正道，不再敌对神圣的教会，罗马的伟大的圣廷。所以现在你可以卷起你那耀武的旌旗，把横暴的战争的野性压服下去，让它像一头受人豢养的雄狮，温驯地伏在和平的足前，不再伤害生灵，只留着一副凶猛的外貌。

路易　请阁下原谅，我不愿回去。我是堂堂大国的储君，不是可以给人利用、听人指挥的；世上无论哪一个政府都不能驱使我做它的忠仆和工具。您最初鼓唇弄舌，煽旺了这一个被讨伐的王国跟我自己之间的已冷的战灰，替它添薪加炭，燃起这一场燎原的烈火；现在火势已盛，再想凭着您嘴里这一口微弱的气息把它吹灭，是怎么也办不到的了。您指教

我认识我的权利，让我明白我对于这国土可以提出些什么要求；我这一次冒险的雄心是被您激起的，现在您却来告诉我约翰已经和罗马缔结和平了吗？那样的和平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凭着我的因婚姻而取得的资格，继亚瑟之后，要求这一个国土的主权；现在它已经被我征服了一半，我却必须撤兵回去，因为约翰已经和罗马缔结和平吗？我是罗马的奴隶吗？罗马花费过多少金钱，供给过多少人力，拿出过多少军械，支持这一场战役？不是我一个人独当全责吗？除了我以及隶属于我的统治的人们以外，谁在这次战争里流过一滴汗，出过一点力？这些岛国的居民，当我经过他们的城市的时候，不是都向我高呼"吾王万岁"吗？我在这一场争夺王冠的赌博之中，不是已经稳操胜算了吗？难道我现在必须自毁前功？不，不，凭着我的灵魂发誓，我决不干那样的事。

潘杜尔夫 你所看见的只是事实的表面。

路易 表面也好，内面也好，我这次征集这一支精锐的雄师，遴选这些全世界最勇猛的战士，本来是要从危险和死亡的巨口之下，博取胜利的光荣，在我的目的没有达到以前，我决不愿白手空归。（喇叭声）什么喇叭这样高声地叫唤我们？

（庶子率侍从上。）

庶子　按照正当的平等原则，请你们听我说几句话；我是奉命来此传言的。神圣的米兰主教阁下，敝国王上叫我来探问您替他干的事情进行得怎样。我听了您的答复就可以凭着我所受的权力，宣布我们王上的旨意。

潘杜尔夫　太子一味固执，不肯接受我的调停；他坚决表示不愿放下武器。

庶子　凭着愤怒所吞吐的热血起誓，这孩子说得不错。现在听我们英国的国王说话吧，因为我是代表他发言的。他已经准备好了；这是他当然而应有的措置。对于你们这一次猴子学人的无礼的进兵，这一场全武行的化装舞蹈，这一出轻举妄动的把戏，这一种不懂事的放肆，这一支孩子气的军队，我们的王上唯有置之一笑；他已经充分准备好把这场儿戏的战争和这些侏儒的武力扫荡出他的国境以外。他的强力的巨掌曾经在你们的门前把你们打得不敢伸出头来，有的像吊桶一般跳下井里，有的蹲伏在马棚里的柴草上，有的把自己关在箱里橱里，有的钻在猪圈里，有的把地窖和牢狱作为他们安全的藏身之处，一听到你们国家的乌鸦叫，也以为是一个英国兵士的声音而吓得瑟瑟发抖；难道这一只曾经在你们的巢穴之内给你们重创的胜利的铁手，会在这儿减弱它的力量吗？不，告诉你们吧，那勇武

的君王已经穿起武装，像一只盘旋高空的猛鹰，目光灼灼地注视着它巢中的雏鸟，随时准备翻身突下，打击那意图侵犯的敌人。你们这些堕落的、忘恩的叛徒，你们这些剖裂你们亲爱的英格兰母亲的肚腹的残酷的尼禄，害羞吧；因为你们自己国中的妇人和面色苍白的少女，都像女战士一般踏着鼓声前进；她们已经脱下顶针，套上臂鞲，放下针线，掮起长枪，她们温柔的心，都凝成铁血一般的意志了。

路易　你的恐吓已经完毕，可以平安回去了；我承认你的骂人的本领比我高强。再会吧；我们的时间是宝贵的，不能浪费口舌，跟你这种人争吵。

潘杜尔夫　让我说一句话。

庶子　不，我还有话说哩。

路易　你们两人的话我都不要听。敲起鼓来；让战争的巨舌申说我的权利、报告我的到来吧。

庶子　不错，你们的鼓被人一打，就会叫喊起来；正像你们被我们痛打以后，也会叫喊起来一样。只要用你的鼓激起一下回声，你就可以听见另一面鼓向它发出同样巨大的反响；把你的鼓再打一下，那一面鼓也会紧接着它的震惊天耳的鸣声，发出雷霆般的怒吼；因为勇武的约翰不相信这位朝三暮四的圣使。——他本来不需要他的协助，不过把他玩弄玩弄而已。——他已经带领大军来近了；他的额上高

坐着白骨的死神,准备在今天饱餐千万个法兰西人的血肉。

路易　敲起你们的鼓来,让我们领略领略你们的威风。

庶子　你放心吧,太子,今天总要教你看看我们的颜色。

（各下。）

第三场　同前。战场

（号角声。约翰王及赫伯特上。）

约翰王　今天我们胜负如何?啊!告诉我,赫伯特。

赫伯特　形势恐怕很不利。陛下御体觉得怎样?

约翰王　这一场缠绕了我很久的热病,使我痛苦异常。啊!我的心头怪难受的。

（一使者上。）

使者　陛下,您那勇敢的亲人福康勃立琪请陛下急速离开战场,他还叫我回去告诉他您预备到哪一条路上去。

约翰王　对他说,我就到史温斯丹去,在那儿的寺院里暂时安息。

使者　请宽心吧,因为法国太子所盼望的大量援军,三天之前已经在古德温沙滩上触礁沉没。这消息是理查爵士刚刚得到的。法军士气消沉,已经在开始撤退了。

约翰王　唉！这一阵凶恶的热病焚烧着我的身体，不让我欢迎这一个大好的消息。向史温斯丹出发；赶快把我抬上舁床；衰弱占据我的全身，我要昏过去了。（同下。）

第四场　同前。战场的另一部分

（萨立斯伯雷、彭勃洛克、俾高特及余人等上。）

萨立斯伯雷　我想不到英王还会有这许多朋友。

彭勃洛克　重新振作起来吧；鼓励鼓励法军的士气；要是他们打了败仗，我们也就跟着完了。

萨立斯伯雷　那个鬼私生子福康勃立琪不顾死活，到处冲杀，是他一个人支撑了今天的战局。

彭勃洛克　人家说约翰王病得很厉害，已经离开战地了。

（若干兵士扶茂伦负伤上。）

茂伦　搀着我到那些英国的叛徒跟前去。

萨立斯伯雷　我们得势的时候，人家可不这样称呼我们的。

彭勃洛克　这是茂伦伯爵。

萨立斯伯雷　他受了重伤，快要死了。

茂伦　逃走吧，高贵的英国人；你们是像商品一样被人买卖的；从叛逆的错误的迷途上找寻一个出口，重新收回你们所抛掉的忠诚吧。访寻约翰王的下落，

跪在他的足前;因为路易要是在这扰攘的一天得到胜利,他是会割下你们的头颅酬答你们的辛劳的。他已经在圣爱德蒙兹伯雷的圣坛之前发过这样的誓了,我和许多人都跟他在一起;就是在那个圣坛之前,我们向你们宣誓亲密的合作和永久的友好。

萨立斯伯雷 这样的事是可能的吗?这句话是真的吗?

茂伦 丑恶的死亡不是已经近在我的眼前,我不是仅仅延续着一丝生命的残喘,在流血中逐渐淹灭,正像一个蜡像在火焰之旁逐渐融化一样吗?一切欺骗对于我都已毫无用处,这世上现在还有什么事情可以使我向人说欺骗的话?我必须死在这里,靠着真理而永生,这既然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实,为什么我还要以虚伪对人呢?我再说一遍,要是路易得到胜利,除非他毁弃了誓言,你们的眼睛是再也看不见一个新的白昼在东方透露它的光明了。就在这一个夜里,它的黑暗的有毒的气息早已吞吐在那衰老无力、厌倦于长昼的夕阳的赤热的脸上,就在这一个罪恶的夜里,你们将要终止你们的呼吸,用你们各人的生命偿付你们叛逆的代价;要是路易借着你们的助力得到胜利的话。为我向你们王上身边的一位赫伯特致意;我因为想到我对他的交情,同时因为我的祖父是个英国人,所以激动天良,向你们招认了这一切。我所要向你们要求的唯一的酬

报，就是请你们搀扶我到一处僻静的所在，远离战场的喧嚣，让我在平和中思索我的残余的思想，使我的灵魂借着冥想和虔诚的祈愿的力量脱离我的躯壳。

萨立斯伯雷　我们相信你的话。我真心欢迎这一个大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从罪恶的歧途上回过身去，重寻我们的旧辙；像一阵势力减弱的退潮一样，让我们离弃我们邪逆反常的故径，俯就为我们所蔑视的堤防，驯顺而安静地归返我们的海洋、我们伟大的约翰王的足前。让我助你一臂之力，搀扶你离开这里，因为我看见死亡的残酷的苦痛已经显现在你的眼中。去，我的朋友们！让我们再作一次新的逃亡；这新的逃亡是幸运的，因为它趋向的目的是旧日的正义。（众扶茂伦同下。）

第五场　同前。法军营地

（路易率扈从上。）

路易　太阳仿佛不愿沉没，继续停留在空中，使西天染满了一片羞红，当英国人拖着他们沉重无力的脚步从他们自己的阵地上退却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好不威风，在这样剧烈的血战以后，我们放射一阵示威的炮声，向光荣的白昼道别，卷起我们凌乱的旌旗，在空旷的战场上整队归来；这一片血染的平

原,几乎已经为我们所控制了。

(一使者上。)

使者　太子殿下在什么地方?

路易　这儿。什么消息?

使者　茂伦伯爵已经阵亡;英国的贵族们听从他的劝告,又向我们倒戈背叛;您长久盼望着的援军,在古德温沙滩上一起触礁沉没了。

路易　啊,恶劣的消息!你真是罪该万死!我今晚满腔的高兴都被你一扫而空了。哪一个人对我说过在昏暗的夜色还没有分开我们疲乏的两军的时候,约翰王已经在一两小时以前逃走了?

使者　不管谁说这句话,它倒是真确的事实,殿下。

路易　好,今晚大家好生安息,加倍提防;我将要比白昼起身得更早,试一试明天的命运。(同下。)

第六场　史温斯丹庵院附近的广场

(庶子及赫伯特自相对方向上。)

赫伯特　那边是谁?喂,报出名来!快说,否则我要放箭了。

庶子　一个朋友。你是什么人?

赫伯特　我是英格兰方面的。

庶子　你到哪里去?

赫伯特　那干你什么事？你可以问我，为什么我不可以问你？

庶子　你是赫伯特吧？

赫伯特　你猜得不错；我可以相信你是我的朋友，因为你这样熟识我的声音。你是谁？

庶子　随你以为我是谁都行；要是你愿意抬举我的话，你也可以把我当作普兰塔琪纳特家的旁系子孙。

赫伯特　好坏的记性！再加上模糊的夜色，使我有眼无珠，多多失礼了。英勇的战士，我的耳朵居然会辨别不出它所熟悉的声音，真要请你原谅。

庶子　算了，算了，不用客气。外边有什么消息？

赫伯特　我正在这黑夜之中东奔西走，寻找您哩。

庶子　那么闲话少说，什么消息？

赫伯特　啊！我的好殿下，只有一些和这暮夜相称的黑暗、阴郁、惊人而可怖的消息。

庶子　让我看看这恶消息所造成的伤口吧；我不是女人，不会见了它发晕的。

赫伯特　王上恐怕已经误服了一个寺僧的毒药；我离开他的时候，差不多已经不能言语。我因为怕你突然知道了这件事情，不免手忙脚乱，所以急忙出来报告你这个噩耗，让你对于这番意外的变故可以有个准备。

庶子　他怎么服下去的？谁先替他尝过？

赫伯特　一个寺僧，我告诉你；一个蓄意弑君的奸徒；他尝了一口药，不一会儿，他的脏腑就突然爆裂了。王上还会说话，也许还可以救治。

庶子　你离开王上的时候，有谁在旁边看护他？

赫伯特　呀，你不知道吗？那些贵族们都回来了，他们还把亨利亲王也带着同来。王上听从亨利亲王的请求，已经宽恕了他们；他们现在都在王上的左右。

庶子　抑制你的愤怒，尊严的上天，不要叫我们忍受我们所不能忍受的打击！我告诉你，赫伯特，我的军队今晚经过林肯沼地的时候，被潮水卷去了一半；我自己骑在马上，总算逃脱了性命。你先走吧！带我见王上去；我怕他等不到见我一面，就已经死了。（同下。）

第七场　史温斯丹庵院的花园

（亨利亲王、萨立斯伯雷及俾高特上。）

亨利亲王　已经太迟了。他的血液完全中了毒；他那清明的头脑，那被某些人认为灵魂的脆弱的居室的，已经在发出毫无伦次的谵语，预示着生命的终结。

（彭勃洛克上。）

彭勃洛克　王上还在说话；他相信要是把他带到露天的地方去，可以减轻一些那在他身体内部燃烧着的毒药的热性。

亨利亲王　把他带到这儿花园里来吧。（俾高特下）他还在说胡话吗？

彭勃洛克　他已经比您离开他的时候安静得多了；刚才他还唱过歌。

亨利亲王　啊，疾病中的幻觉！剧烈的痛苦在长时间的延续之中，可以使人失去痛苦的感觉。死亡已经侵袭过他的外部，那无形的毒手正在向心灵进攻，用无数诞妄的幻想把它刺击，它们在包围进占这一个最后据点的时候，挤成了混乱的一团。奇怪的是死亡也会歌唱。我是这一只惨白无力的天鹅的雏鸟，目送着他为自己唱着悲哀的挽歌而死去，从生命的脆弱的簧管里，奏出安魂的乐曲，使他的灵魂和肉体得到永久的安息。

萨立斯伯雷　宽心吧，亲王；因为您的天赋的使命，是整顿他所遗留下来的这一个混杂凌乱的局面。

（俾高特率侍从等舁约翰王坐椅中重上。）

约翰王　嗷，现在我的灵魂可以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了；它不愿从窗子里或是从门户里出去。在我的胸头是这样一个炎热的盛夏，把我的脏腑都一起炙成了灰；我是一张写在羊皮纸上的文书，受着这样烈

火的烘焙,全身都皱缩而焦枯了。

亨利亲王　陛下御体觉得怎样?

约翰王　毒侵骨髓,病入膏肓;死了,被舍弃,被遗忘了;你们也没有一个人肯去叫冬天来,把他冰冷的手指探进我的喉中,或是让我的国内的江河流过我的火热的胸口,或是请求北方的寒风吻一吻我的焦燥的嘴唇,用寒冷给我一些安慰。我对你们并没有多大的要求;我只恳求一些寒冷的安慰;你们却这样吝啬无情,连这一点也拒绝了我。

亨利亲王　啊!但愿我的眼泪也有几分力量,能够解除您的痛苦。

约翰王　你眼泪中的盐质也是热的。在我的身体之内是一座地狱,那毒药就是狱中的魔鬼,对那不可救赎的罪恶的血液横加凌虐。

(庶子上。)

庶子　啊!我满心焦灼,恨不得插翅飞到陛下的跟前。

约翰王　啊,侄儿!你是来闭我的眼睛的。像一艘在生命海中航行的船只,我的心灵的缆索已经碎裂焚毁,只留着仅余的一线,维系着这残破的船身;等你向我报告过你的消息以后,它就要漂荡到不可知的地方去了;你所看见的眼前的我,那时候将要变成一堆朽骨,毁灭尽了它的君主的庄严。

庶子　法国太子正在准备向这儿进攻,天知道我们有些

什么力量可以对付他;因为当我向有利的地形移动我的军队,在经过林肯沼地的时候,一夜之间一阵突然冲来的潮水把我大部分的人马都卷去了。(约翰王死。)

萨立斯伯雷　你把这些致命的消息送进了一只失去生命的耳中。我的陛下!我的主上!刚才还是一个堂堂的国王,现在已经变成这么一副模样。

亨利亲王　我也必须像他一样前进,像他一样停止我的行程。昔为君王,今为泥土;这世上还有什么保障,什么希望,什么凭藉?

庶子　您就这样去了吗?我还要留在世上,为您复仇雪恨,然后我的灵魂将要在天上侍候您,正像在地上我是您的仆人一样。现在,现在,你们这些复返正轨的星辰,你们的力量呢?现在你们可以表现你们悔悟的诚意了。立刻跟我回到战场上去,把毁灭和永久的耻辱推出我们衰弱的国土之外。让我们赶快去迎击敌人,否则敌人立刻就要找到我们头上来了;那法国太子正在我们的背后张牙舞爪呢。

萨立斯伯雷　这样看来,你所知道的还不及我们详细。潘杜尔夫主教正在里边休息,他在半小时以前从法国太子那儿来到这里,代表太子向我们提出求和的建议,宣布他们准备立刻撤兵停战的决意;我们认为那样的建议是并不损害我们的荣誉而不妨加以

接受的。

庶子 我们必须格外加强我们的防御，他才会知难而退。

萨立斯伯雷 不，他们可以说已经在开始撤退了；因为他已经把许多车辆遣发到海滨去，并且把他的争端委托主教代行处理。要是你同意的话，今天下午，你、我，还有其他的各位大人，就可以和这位主教举行谈判，商议出一个圆满的结果来。

庶子 就这样吧。您，我的尊贵的亲王，还有别的各位不用出席会议的王子们，必须亲临主持您的父王的葬礼。

亨利亲王 他的遗体必须在华斯特安葬，因为这是他临终的遗命。

庶子 那么就在那里安葬吧。愿殿下继承先王的遗统，肩负祖国的光荣，永享无穷的洪福！我用最卑恭的诚意跪在您的足前，向您掬献我的不变的忠勤和永远的臣服。

萨立斯伯雷 我们也敬向殿下呈献同样的忠忱，永远不让它沾上丝毫污点。

亨利亲王 我有一个仁爱的灵魂，要向你们表示它的感谢，可是除了流泪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庶子 啊！让我们仅仅把应有的悲伤付给这时代吧，因

为它早就收受过我们的哀痛了。我们的英格兰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屈服在一个征服者的骄傲的足前,除非它先用自己的手把自己伤害。现在它的这些儿子们已经回到母国的怀抱里,尽管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向我们三面进攻,我们也可以击退他们。只要英格兰对它自己尽忠,天大的灾祸都不能震撼我们的心胸。(同下。)



麦克白

Macbeth



剧中人物

邓肯　苏格兰国王

马尔康、道纳本　邓肯之子

麦克白、班柯　苏格兰军中大将

麦克德夫、列诺克斯、洛斯、孟提斯、安格斯、凯士纳斯　苏格兰贵族

弗里恩斯　班柯之子

西华德　诺森伯兰伯爵，英国军中大将

小西华德　西华德之子

西登　麦克白的侍臣

麦克德夫的幼子

英格兰医生

苏格兰医生

军曹

门房

老翁

麦克白夫人
麦克德夫夫人
麦克白夫人的侍女

赫卡忒及三女巫
贵族、绅士、将领、兵士、刺客、侍从及使者等
班柯的鬼魂及其他幽灵等

地点

苏格兰;英格兰





第一幕

第一场　荒原

（雷电。三女巫上。）

女巫甲　何时姊妹再相逢，

雷电轰轰雨蒙蒙？

女巫乙　且等烽烟静四陲，

败军高奏凯歌回。

女巫丙　半山夕照尚含辉。

女巫甲　何处相逢？

女巫乙　在荒原。

女巫丙　共同去见麦克白。

女巫甲　我来了，狸猫精。

女巫乙　癞蛤蟆叫我了。

女巫丙　来也。

三女巫　（合）美即丑恶丑即美，

翱翔毒雾妖云里。（同下。）

第二场　福累斯附近的营地

（内号角声。邓肯、马尔康、道纳本、列诺克斯及侍从等上，与一流血之军曹相遇。）

邓肯　那个流血的人是谁？看他的样子，也许可以向我们报告关于叛乱的最近的消息。

马尔康　这就是那个奋勇苦战帮助我冲出敌人重围的军曹。祝福，勇敢的朋友！把你离开战场以前的战况报告王上。

军曹　双方还在胜负未决之中；正像两个精疲力竭的游泳者，彼此扭成一团，显不出他们的本领来。那残暴的麦克唐华德不愧为一个叛徒，因为无数奸恶的天性都从集于他的一身；他已经征调了西方各岛上的轻重步兵，命运也像娼妓一样，有意向叛徒卖弄风情，助长他的罪恶的气焰。可是这一切都无能为力，因为英勇的麦克白——真称得上一声“英勇”——不以命运的喜怒为意，挥舞着他的血腥的宝剑，像个煞星似的一路砍杀过去，直到了那奴才的面前，也不打个躬，也不通一句话，就挺剑从他的肚脐上刺了进去，把他的胸膛划破，一直划到下巴上；他的头已经割下来挂在我们的城楼上了。

邓肯　啊，英勇的表弟！尊贵的壮士！

军曹　天有不测风云,从那透露曙光的东方偏卷来了无情的风暴,可怕的雷雨;我们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却又遭遇了重大的打击。听着,陛下,听着:当正义凭着勇气的威力正在驱逐敌军向后溃退的时候,挪威国君看见有机可乘,调了一批甲械精良的生力军又向我们开始一次新的猛攻。

邓肯　我们的将军们,麦克白和班柯有没有因此而气馁?

军曹　是的,要是麻雀能使怒鹰退却、兔子能把雄狮吓走的话。实实在在地说,他们就像两尊巨炮,满装着双倍火力的炮弹,愈发愈猛,向敌人射击;瞧他们的神气,好像拚着浴血负创,非让尸骸铺满原野,决不罢手——可是我的气力已经不济了,我的伤口需要马上医治。

邓肯　你的叙述和你的伤口一样,都表现出一个战士的精神。来,把他送到军医那儿去。(侍从扶军曹下。)

(洛斯上。)

邓肯　谁来啦?

马尔康　尊贵的洛斯爵士。

列诺克斯　他的眼睛里露出多么慌张的神色!好像要说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似的。

洛斯　上帝保佑吾王!

邓肯　爵士,你从什么地方来?

洛斯　从费辅来，陛下；挪威的旌旗在那边的天空招展，把一阵寒风搧进了我们人民的心里。挪威国君亲自率领了大队人马，靠着那个最奸恶的叛徒考特爵士的帮助，开始了一场惨酷的血战；后来麦克白披甲戴盔，和他势均力敌，刀来枪往，奋勇交锋，方才挫折了他的凶焰；胜利终于属我们所有。——

邓肯　好大的幸运！

洛斯　现在史威诺，挪威的国王，已经向我们求和了；我们责令他在圣戈姆小岛上缴纳一万块钱充入我们的国库，否则不让他把战死的将士埋葬。

邓肯　考特爵士再也不能骗取我的信任了，去宣布把他立即处死，他的原来的爵位移赠麦克白。

洛斯　我就去执行陛下的旨意。

邓肯　他所失去的，也就是尊贵的麦克白所得到的。（同下。）

第三场　荒原

（雷鸣。三女巫上。）

女巫甲　妹妹，你从哪儿来？

女巫乙　我刚杀了猪来。

女巫丙　姊姊，你从哪儿来？

女巫甲　一个水手的妻子坐在那儿吃栗子，啃呀啃呀啃

呀地啃着。“给我吃一点，”我说。“滚开，妖巫！”那个吃鱼吃肉的贱人喊起来了。她的丈夫是“猛虎号”的船长，到阿勒坡去了；可是我要坐在一张筛子里追上他去，像一头没有尾巴的老鼠，瞧我的，瞧我的，瞧我的吧。

女巫乙　我助你一阵风。

女巫甲　感谢你的神通。

女巫丙　我也助你一阵风。

女巫甲　刮到西来刮到东。

到处狂风吹海立，
浪打行船无休息；
终朝终夜不得安，
骨瘦如柴血色干；
一年半载海上漂，
气断神疲精力销；
他的船儿不会翻，
暴风雨里受苦难。

瞧我有些什么东西？

女巫乙　给我看，给我看。

女巫甲　这是一个在归途覆舟殒命的舵工的拇指。（内鼓声。）

女巫丙　鼓声！鼓声！麦克白来了。

三女巫　（合）手携手，三姊妹，

沧海高山弹指地，
朝飞暮返任游戏。
姊三巡，妹三巡，
三三九转蛊方成。

（麦克白及班柯上。）

麦克白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阴郁而又光明的日子。

班柯　到福累斯还有多少路？这些是什么人，形容这样枯瘦，服装这样怪诞，不像是地上的居民，可是却在地上出现？你们是活人吗？你们能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好像你们懂得我的话，每一个人都同时把她满是皱纹的手指按在她的干枯的嘴唇上。你们应当是女人，可是你们的胡须却使我不敢相信你们是女人。

麦克白　你们要是能够讲话，告诉我们你们是什么人？

女巫甲　万福，麦克白！祝福你，葛莱密斯爵士！

女巫乙　万福，麦克白！祝福你，考特爵士！

女巫丙　万福，麦克白，未来的君王！

班柯　将军，您为什么这样吃惊，好像害怕这种听上去很好的消息似的？用真理的名义回答我，你们到底是幻象呢，还是果真像你们所显现的那样生物？你们向我的高贵的同伴致敬，并且预言他未来的尊荣和远大的希望，使他仿佛听得出了神；可是你们却没有对我说一句话。要是你们能够洞察时间所播



你们这种奇怪的消息是从什么地方得来了？为什么你们要在这荒凉的旷野用这种预言式的称呼使我们止步？

——《麦克白》第一幕第三场

的种子，知道哪一颗会长成，哪一颗不会长成，那么请对我说吧；我既不乞讨你们的恩惠，也不惧怕你们的憎恨。

女巫甲　祝福！

女巫乙　祝福！

女巫丙　祝福！

女巫甲　比麦克白低微，可是你的地位在他之上。

女巫乙　不像麦克白那样幸运，可是比他更有福。

女巫丙　你虽然不是君王，你的子孙将要君临一国。万福，麦克白和班柯！

女巫甲　班柯和麦克白，万福！

麦克白　且慢，你们这些闪烁其辞的预言者，明白一点告诉我。西纳尔死了以后，我知道我已经晋封为葛莱密斯爵士；可是怎么会做起考特爵士来呢？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他的势力非常煊赫；至于说我是未来的君王，那正像说我是考特爵士一样难于置信。说，你们这种奇怪的消息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为什么你们要在这荒凉的旷野用这种预言式的称呼使我们止步？说，我命令你们。（三女巫隐去。）

班柯　水上有泡沫，土地也有泡沫，这些便是大地上的泡沫。她们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麦克白　消失在空气之中，好像是有形体的东西，却像呼吸一样融化在风里了。我倒希望她们再多留一

会儿。

班柯　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些怪物，果然曾经在这儿出现吗？还是因为我们误食了令人疯狂的草根，已经丧失了我们的理智？

麦克白　您的子孙将要成为君王。

班柯　您自己将要成为君王。

麦克白　而且还要做考特爵士；她们不是这样说的吗？

班柯　正是这样说的。谁来啦？

（洛斯及安格斯上。）

洛斯　麦克白，王上已经很高兴地接到了你的胜利的消息；当他听见你在这次征讨叛逆的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的勋绩的时候，他简直不知道应当惊异还是应当赞叹，在这两种心理的交相冲突之下，他快乐得说不出话来。他又得知你在同一天之内，又在雄壮的挪威大军的阵地上出现，不因为你自己亲手造成的死亡的惨象而感到些微的恐惧。报信的人像密雹一样接踵而至，异口同声地在他的面前称颂你的保卫祖国的大功。

安格斯　我们奉王上的命令前来，向你传达他的慰劳的诚意；我们的使命只是迎接你回去面谒王上，不是来酬答你的功绩。

洛斯　为了向你保证他将给你更大的尊荣起见，他叫我替你加上考特爵士的称号；祝福你，最尊贵的爵士！

这一个尊号是属于你的了。

班柯　什么！魔鬼居然会说真话吗？

麦克白　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为什么你们要替我穿上借来的衣服？

安格斯　原来的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可是因为他自取其咎，犯了不赦的重罪，在无情的判决之下，将要失去他的生命。他究竟有没有和挪威人公然联合，或者曾经给叛党秘密的援助，或者同时用这两种手段来图谋颠覆他的祖国，我还不能确实知道；可是他的叛国的重罪，已经由他亲口供认，并且有了事实的证明，使他遭到了毁灭的命运。

麦克白　（旁白）葛莱密斯，考特爵士；最大的尊荣还在后面。（向洛斯、安格斯）谢谢你们的跋涉。（向班柯）您不希望您的子孙将来做君王吗？方才她们称呼我做考特爵士，不同时也许给你的子孙莫大的尊荣吗？

班柯　您要是果然完全相信了她们的话，也许做了考特爵士以后，还渴望想把王冠攫到手里。可是这种事情很奇怪；魔鬼为了要陷害我们起见，往往故意向我们说真话，在小事情上取得我们的信任，然后在重要的关头我们便会堕入他的圈套。两位大人，让我对你们说句话。

麦克白　（旁白）两句话已经证实，这好比是美妙的开场白，接下去就是帝王登场的正戏了。（向洛斯、安格斯）

谢谢你们两位。(旁白)这种神奇的启示不会是凶兆，可是也不像是吉兆。假如它是凶兆，为什么用一开头就应验的预言保证我未来的成功呢？我现在不是已经做了考特爵士了吗？假如它是吉兆，为什么那句话会在我脑中引起可怖的印象，使我毛发悚然，使我的心全然失去常态，卜卜地跳个不住呢？想象中的恐怖远过于实际上的恐怖；我的思想中不过偶然浮起了杀人的妄念，就已经使我全身震撼，心灵在胡思乱想中丧失了作用，把虚无的幻影认为真实了。

班柯　瞧，我们的同伴想得多么出神。

麦克白　(旁白)要是命运将会使我成为君王，那么也许命运会替我加上王冠，用不着我自己费力。

班柯　新的尊荣加在他的身上，就像我们穿上新衣服一样，在没有穿惯以前，总觉得有些不大适合身材。

麦克白　(旁白)事情要来尽管来吧，到头来最难堪的日子也会对付得过去的。

班柯　尊贵的麦克白，我们在等候着您的意旨。

麦克白　原谅我；我的迟钝的脑筋刚才偶然想起了一些已经忘记了的事情，两位大人，你们的辛苦已经铭刻在我的心版上，我每天都要把它翻开来诵读。让我们到王上那儿去。想一想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等我们把一切仔细考虑过以后，再把各人心里的意

思彼此开诚相告吧。

班柯　很好。

麦克白　现在暂时不必多说。来,朋友们。(同下。)

第四场　福累斯。宫中一室

(喇叭奏花腔。邓肯、马尔康、道纳本、列诺克斯及侍从等上。)

邓肯　考特的死刑已经执行完毕没有?监刑的人还没有回来吗?

马尔康　陛下,他们还没有回来;可是我曾经和一个亲眼看见他就刑的人谈过话,他说他很坦白地供认他的叛逆,请求您宽恕他的罪恶,并且表示深切的悔恨。他的一生行事,从来不曾像他临终的时候那样得体;他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抛弃了他的最宝贵的生命,就像它是不足介意、不值一钱的东西一样。

邓肯　世上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探察他的居心;他是我所曾经绝对信任的一个人。

(麦克白、班柯、洛斯及安格斯上。)

邓肯　啊,最值得钦佩的表弟!我的忘恩负义的罪恶,刚才还重压在我的心头。你的功劳太超越寻常了,飞得最快的报酬都追不上你;要是它再微小一点,那么也许我可以按照适当的名分,给你应得的感谢和酬劳;现在我只能这样说,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

偿你的伟大的勋绩。

麦克白　为陛下尽忠效命,它的本身就是一种酬报。接受我们的劳力是陛下的名分;我们对于陛下和王国的责任,正像子女和奴仆一样,为了尽我们的敬爱之忱,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应该的。

邓肯　欢迎你回来;我已经开始把你栽培,我要努力使你繁茂。尊贵的班柯,你的功劳也不在他之下,让我把你拥抱在我的心头。

班柯　要是我能够在陛下的心头生长,那收获是属于陛下的。

邓肯　我的洋溢在心头的盛大的喜乐,想要在悲哀的泪滴里隐藏它自己。吾儿,各位国戚,各位爵士,以及一切最亲近的人,我现在向你们宣布立我的长子马尔康为储君,册封为肯勃兰亲王,他将来要继承我的王位;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光荣,广大的恩宠将要像繁星一样,照耀在每一个有功者的身上。陪我到殷佛纳斯去,让我再叨受你一次盛情的招待。

麦克白　不为陛下效劳,闲暇成了苦役。让我做一个前驱者,把陛下光降的喜讯先去报告我的妻子知道;现在我就此告辞了。

邓肯　我的尊贵的考特!

麦克白　(旁白)肯勃兰亲王!这是一块横在我的前途的阶石,我必须跳过这块阶石,否则就要颠仆在它的

上面。星星啊，收起你们的火焰！不要让光亮照见我的黑暗幽深的欲望。眼睛啊，别望这双手吧；可是我仍要下手，不管干下的事会吓得眼睛不敢看。（下。）

邓肯　真的，尊贵的班柯；他真是英勇非凡，我已经饱听人家对他的赞美，那对我就像是一桌盛筵。他现在先去预备款待我们了，让我们跟上去。真是一个无比的国戚。（喇叭奏花腔。众下。）

第五场　殷佛纳斯。麦克白的城堡

（麦克白夫人上，读信。）

麦克白夫人　“她们在我胜利的那天遇到我；我根据最可靠的说法，知道她们是具有超越凡俗的知识的。当我燃烧着热烈的欲望，想要向她们详细询问的时候，她们已经化为一阵风不见了。我正在惊奇不置，王上的使者就来了，他们都称我为‘考特爵士’；那一个尊号正是这些神巫用来称呼我的，而且她们还对我作这样的预示，说是‘祝福，未来的君王！’我想我应该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你，我的最亲爱的有福同享的伴侣，好让你不至于因为对于你所将要得到的富贵一无所知，而失去你所应该享有的欢欣。把它放在你的心头，再会。”你本是葛莱密斯爵士，现在又做了考特爵士，将来还会达到那预言所告诉你

的那样高位。可是我却为你的天性忧虑:它充满了太多的人情的乳臭,使你不敢采取最近的捷径;你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你却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你的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一方面不愿玩弄机诈,一方面却又要作非分的攫夺;伟大的爵士,你想要的那东西正在喊:“你要到手,就得这样干!”你也不是不肯这样干,而是怕干。赶快回来吧,让我把我的精神力量倾注在你的耳中;命运和玄奇的力量分明已经准备把黄金的宝冠罩在你的头上,让我用舌尖的勇气,把那阻止你得到那顶王冠的一切障碍驱扫一空吧。

(一使者上。)

麦克白夫人　你带了些什么消息来?

使者　王上今晚要到这儿来。

麦克白夫人　你在说疯话吗?主人是不是跟王上在一起?要是果真有这一回事,他一定会早就通知我们准备的。

使者　禀夫人,这话是真的。我们的爵爷快要来了;我的一个伙伴比他早到了一步,他跑得气都喘不过来,好容易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麦克白夫人　好好看顾他;他带来了重大的消息。(使者下)报告邓肯走进我这堡门来送死的乌鸦,它的叫声

是嘶哑的。来,注视着人类恶念的魔鬼们！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自顶至踵贯注在我的全身;凝结我的血液,不要让怜悯钻进我的心头,不要让天性中的恻隐摇动我的狠毒的决意！来,你们这些杀人的助手,你们无形的躯体散满在空间,到处找寻为非作恶的机会,进入我的妇人的胸中,把我的乳水当作胆汁吧！来,阴沉的黑夜,用最昏暗的地狱中的浓烟罩住你自己,让我的锐利的刀瞧不见它自己切开的伤口,让青天不能从黑暗的重衾里探出头来,高喊"住手,住手!"

（麦克白上。）

麦克白夫人　伟大的葛莱密斯！尊贵的考特！比这二者更伟大、更尊贵的未来的统治者！你的信使我飞越蒙昧的现在,我已经感觉到未来的搏动了。

麦克白　我的最亲爱的亲人,邓肯今晚要到这儿来。

麦克白夫人　什么时候回去呢？

麦克白　他预备明天回去。

麦克白夫人　啊！太阳永远不会见到那样一个明天。您的脸,我的爵爷,正像一本书,人们可以从那上面读到奇怪的事情。您要欺骗世人,必须装出和世人同样的神气;让您的眼睛里、您的手上、您的舌尖,随处流露着欢迎;让人家瞧您像一朵纯洁的花朵,可是在花瓣底下却有一条毒蛇潜伏。我们必须准备

款待这位将要来到的贵宾;您可以把今晚的大事交给我去办;凭此一举,我们今后就可以日日夜夜永远掌握君临万民的无上权威。

麦克白　我们还要商量商量。

麦克白夫人　泰然自若地抬起您的头来;脸上变色最易引起猜疑。其他一切都包在我身上。(同下。)

第六场　同前。城堡之前

(高音笛奏乐。火炬前导;邓肯、马尔康、道纳本、班柯、列诺克斯、麦克德夫、洛斯、安格斯及侍从等上。)

邓肯　这座城堡的位置很好;一阵阵温柔的和风轻轻吹拂着我们微妙的感觉。

班柯　夏天的客人——巡礼庙宇的燕子,也在这里筑下了它的温暖的巢居,这可以证明这里的空气有一种诱人的香味;檐下梁间、墙头屋角,无不是这鸟儿安置吊床和摇篮的地方:凡是它们生息繁殖之处,我注意到空气总是很新鲜芬芳。

(麦克白夫人上。)

邓肯　瞧,瞧,我们的尊贵的主妇!到处跟随我们的挚情厚爱,有时候反而给我们带来麻烦,可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当作厚爱来感谢;所以根据这个道理,我们给你带来了麻烦,你还应该感谢我们,祷告上帝

保佑我们。

麦克白夫人　我们的犬马微劳，即使加倍报效，比起陛下赐给我们的深恩广泽来，也还是不足挂齿的；我们只有燃起一瓣心香，为陛下祷祝上苍，报答陛下过去和新近加于我们的荣宠。

邓肯　考特爵士呢？我们想要追在他的前面，趁他没有到家，先替他设筵洗尘；不料他骑马的本领十分了不得，他的一片忠心使他急如星火，帮助他比我们先到了一步。高贵贤淑的主妇，今天晚上我要做您的宾客了。

麦克白夫人　只要陛下吩咐，您的仆人们随时准备把他们自己和他们所有的一切开列清单，向陛下报账，把原来属于陛下的依旧呈献给陛下。

邓肯　把您的手给我；领我去见我的居停主人。我很敬爱他，我还要继续眷顾他。请了，夫人。（同下。）

第七场　同前。堡中一室

（高音笛奏乐；室中遍燃火炬。一司膳及若干仆人持肴馔食具上，自台前经过。麦克白上。）

麦克白　要是干了以后就完了，那么还是快一点干；要是凭着暗杀的手段，可以攫取美满的结果，又可以排除了一切后患；要是这一刀砍下去，就可以完成

一切、终结一切、解决一切——在这人世上，仅仅在这人世上，在时间这大海的浅滩上；那么来生我也就顾不到了。可是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往往逃不过现世的裁判；我们树立下血的榜样，教会别人杀人，结果反而自己被人所杀；把毒药投入酒杯里的人，结果也会自己饮酖而死，这就是一丝不爽的报应。他到这儿来本有两重的信任：第一，我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臣子，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第二，我是他的主人，应当保障他身体的安全，怎么可以自己持刀行刺？而且，这个邓肯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来没有过失，要是把他杀死了，他的生前的美德，将要像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向世人昭告我的弑君重罪；“怜悯”像一个赤身裸体在狂风中飘游的婴儿，又像一个御气而行的天婴，将要把这可憎的行为揭露在每一个人的眼中，使眼泪淹没叹息。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鞭策我实现自己的意图，可是我的跃跃欲试的野心，却不顾一切地驱着我去冒颠踬的危险。——

（麦克白夫人上。）

麦克白　啊！什么消息？

麦克白夫人　他快要吃好了；你为什么从大厅里跑了出来？

麦克白　他有没有问起我？



要是这一刀砍下去，就可以完成一切、终结一切、解决一切——在这人世上，仅仅在这人世上，在时间这大海的浅滩上；那么来生我也就顾不到了。

——《麦克白》第一幕第七场

麦克白夫人　你不知道他问起过你吗？

麦克白　我们还是不要进行这一件事情吧。他最近给我极大的尊荣；我也好容易从各种人的嘴里博到了无上的美誉，我的名声现在正在发射最灿烂的光彩，不能这么快就把它丢弃了。

麦克白夫人　难道你把自己沉浸在里面的那种希望，只是醉后的妄想吗？它现在从一场睡梦中醒来，因为追悔自己的孟浪，而吓得脸色这样苍白吗？从这一刻起，我要把你的爱情看作同样靠不住的东西。你不敢让你在行为和勇气上跟你的欲望一致吗？你宁愿像一头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生命的装饰品的名誉，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让“我不敢”永远跟随在“我想要”的后面吗？

麦克白　请你不要说了。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

麦克白夫人　那么当初是什么畜生使你把这一种企图告诉我的呢？是男子汉就应当敢作敢为；要是你敢做一个比你更伟大的人物，那才更是一个男子汉。那时候，无论时间和地点都不曾给你下手的方便，可是你却居然决意要实现你的愿望；现在你有了大好的机会，你又失去勇气了。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它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它的柔软的嫩

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它的脑袋砸碎，要是我也像你一样，曾经发誓下这样毒手的话。

麦克白　假如我们失败了——

麦克白夫人　我们失败！只要你集中你的全副勇气，我们决不会失败。邓肯赶了这一天辛苦的路程，一定睡得很熟；我再去陪他那两个侍卫饮酒作乐，灌得他们头脑昏沉、记忆化成一阵烟雾；等他们烂醉如泥、像死猪一样睡去以后，我们不就可以把那毫无防卫的邓肯随意摆布了吗？我们不是可以把这一件重大的谋杀罪案，推在他的酒醉的侍卫身上吗？

麦克白　愿你所生育的全是男孩子，因为你的无畏的精神，只应该铸造一些刚强的男性。要是我们在那睡在他寝室里的两个人身上涂抹一些血迹，而且就用他们的刀子，人家会不会相信真是他们干下的事？

麦克白夫人　等他的死讯传出以后，我们就假意装出号啕痛哭的样子，这样还有谁敢不相信？

麦克白　我的决心已定，我要用全身的力量，去干这件惊人的举动。去，用最美妙的外表把人们的耳目欺骗；奸诈的心必须罩上虚伪的笑脸。（同下。）



第二幕

第一场　殷佛纳斯。堡中庭院

（仆人执火炬引班柯及弗里恩斯上。）

班柯　孩子，夜已经过了几更了？

弗里恩斯　月亮已经下去；我还没有听见打钟。

班柯　月亮是在十二点钟下去的。

弗里恩斯　我想不止十二点钟了，父亲。

班柯　等一下，把我的剑拿着。天上也讲究节俭，把灯烛一起熄灭了。把那个也拿着。催人入睡的疲倦，像沉重的铅块一样压在我的身上，可是我却一点也不想睡。慈悲的神明！抑制那些罪恶的思想，不要让它们潜入我的睡梦之中。

（麦克白上，一仆人执火炬随上。）

班柯　把我的剑给我。——那边是谁？

麦克白　一个朋友。

班柯　什么，爵节！还没有安息吗？王上已经睡了；他今天非常高兴，赏了你家仆人许多东西。这一颗金

刚钻是他送给尊夫人的，他称她为最殷勤的主妇。无限的愉快笼罩着他的全身。

麦克白　我们因为事先没有准备，恐怕有许多招待不周的地方。

班柯　好说好说。昨天晚上我梦见那三个女巫；她们对您所讲的话倒有几分应验。

麦克白　我没有想到她们；可是等我们有了工夫，不妨谈谈那件事，要是您愿意的话。

班柯　悉如尊命。

麦克白　您听从了我的话，包您有一笔富贵到手。

班柯　为了觊觎富贵而丧失荣誉的事，我是不干的；要是您有什么见教，只要不毁坏我的清白的忠诚，我都愿意接受。

麦克白　那么慢慢再说，请安息吧。

班柯　谢谢；您也可以安息啦。（班柯、弗里恩斯同下。）

麦克白　去对太太说要是我的酒预备好了，请她打一下钟。你去睡吧。（仆人下）在我面前摇晃着、它的柄对着我的手的，不是一把刀子吗？来，让我抓住你。我抓不到你，可是仍旧看见你。不祥的幻象，你只是一件可视不可触的东西吗？或者你不过是一把想象中的刀子，从狂热的脑筋里发出来的虚妄的意匠？我仍旧看见你，你的形状正像我现在拔出的这一把刀子一样明显。你指示着我所要去的方向，告

诉我应当用什么利器。我的眼睛倘不是上了当，受其他知觉的嘲弄，就是兼领了一切感官的机能。我仍旧看见你；你的刃上和柄上还流着一滴一滴刚才所没有的血。没有这样的事；杀人的恶念使我看见这种异象。现在在半个世界上，一切生命仿佛已经死去，罪恶的梦景扰乱着平和的睡眠，作法的女巫在向惨白的赫卡忒献祭；形容枯瘦的杀人犯，听到了替他巡哨、报更的豺狼的嗥声，仿佛淫乱的塔昆蹑着脚步像一个鬼似的向他的目的地走去。坚固结实的大地啊，不要听见我的脚步声音是向什么地方去的，我怕路上的砖石会泄漏了我的行踪，把黑夜中一派阴森可怕的气氛破坏了。我正在这儿威胁他的生命，他却在那儿活得好好的；在紧张的行动中间，言语不过是一口冷气。（钟声）我去，就这么干；钟声在招引我。不要听它，邓肯，这是召唤你上天堂或者下地狱的丧钟。（下。）

第二场　同前

（麦克白夫人上。）

麦克白夫人　酒把他们醉倒了，却提起了我的勇气；浇熄了他们的馋焰，却燃起了我心头的烈火。听！不要响！这是夜枭在啼声，它正在鸣着丧钟，向人们道

凄厉的晚安。他在那儿动手了。门都开着,那两个醉饱的侍卫用鼾声代替他们的守望;我曾经在他们的乳酒里放下麻药,瞧他们熟睡的样子,简直分别不出他们是活人还是死人。

麦克白 (在内)那边是谁?喂!

麦克白夫人 嗳哟!我怕他们已经醒过来了,这件事情却还没有办好;不是罪行本身,而是我们的企图毁了我们。听!我把他们的刀子都放好了;他不会找不到的。倘不是我看他睡着的样子活像我的父亲,我早就自己动手了。我的丈夫!

(麦克白上。)

麦克白 我已经把事情办好了。你没有听见一个声音吗?

麦克白夫人 我听见枭啼和蟋蟀的鸣声。你没有讲过话吗?

麦克白 什么时候?

麦克白夫人 刚才。

麦克白 我下来的时候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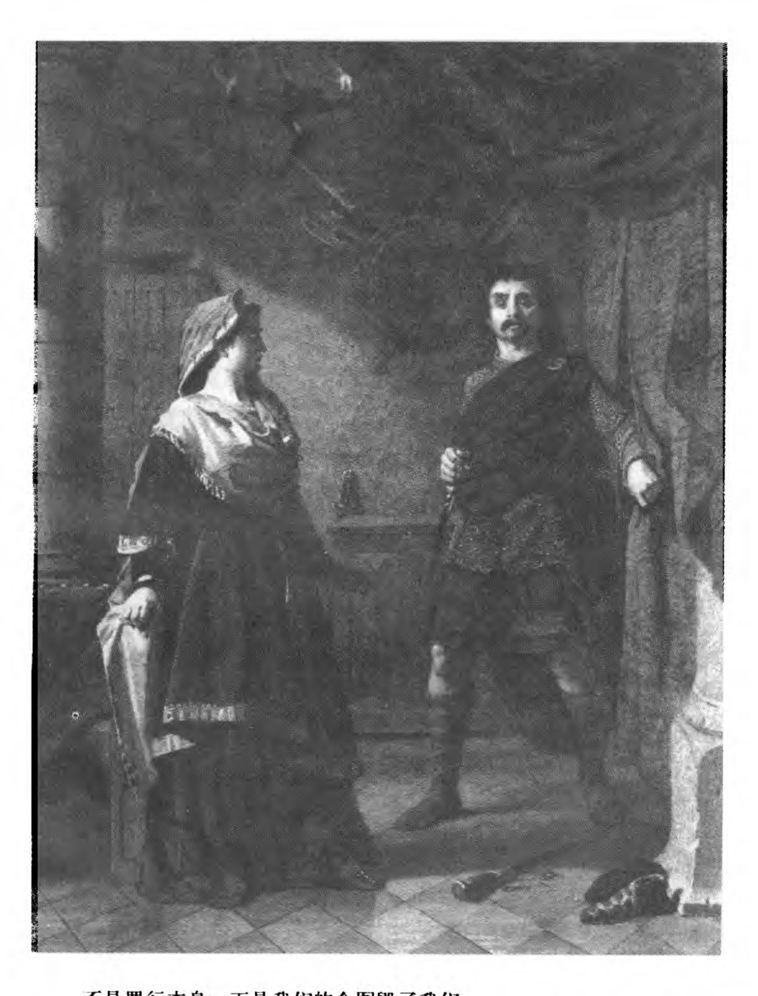
麦克白夫人 嗯。

麦克白 听!谁睡在隔壁的房间里?

麦克白夫人 道纳本。

麦克白 (视手)好惨!

麦克白夫人 别发傻,惨什么。



不是罪行本身，而是我们的企图毁了我们。

——《麦克白》第二幕第二场



麦克白 一个人在睡梦里大笑，还有一个人喊"杀人啦！"他们把彼此惊醒了；我站定听他们；可是他们念完祷告，又睡着了。

麦克白夫人 是有两个睡在那一间。

麦克白 一个喊，"上帝保佑我们！"一个喊，"阿门！"好像他们看见我高举这一双杀人的血手似的。听着他们惊慌的口气，当他们说过了"上帝保佑我们"以后，我想要说"阿门"，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麦克白夫人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麦克白 可是我为什么说不出"阿门"两个字来呢？我才是最需要上帝垂恩的，可是"阿门"两个字却哽在我的喉头。

麦克白夫人 我们干这种事，不能尽往这方面想下去；这样想着是会使我们发疯的。

麦克白 我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喊着："不要再睡了！麦克白已经杀害了睡眠，"那清白的睡眠，把忧虑的乱丝编织起来的睡眠，那日常的死亡，疲劳者的沐浴，受伤的心灵的油膏，大自然的最丰盛的菜肴，生命的盛筵上主要的营养，——

麦克白夫人 你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麦克白 那声音继续向全屋子喊着："不要再睡了！葛莱密斯已经杀害了睡眠，所以考特将再也得不到睡眠，麦克白将再也得不到睡眠！"

麦克白夫人　谁喊着这样的话？唉，我的爵爷，您这样胡思乱想，是会妨害您的健康的。去拿些水来，把您手上的血迹洗净。为什么您把这两把刀子带了来？它们应该放在那边。把它们拿回去，涂一些血在那两个熟睡的侍卫身上。

麦克白　我不高兴再去了；我不敢回想刚才所干的事，更没有胆量再去看它一眼。

麦克白夫人　意志动摇的人！把刀子给我。睡着的人和死了的人不过和画像一样；只有小儿的眼睛才会害怕画中的魔鬼。要是他还流着血，我就把它涂在那两个侍卫的脸上；因为我们必须让人家瞧着是他们的罪恶。（下。内敲门声。）

麦克白　那打门的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点点的声音都会吓得我心惊肉跳？这是什么手！嘿！它们要挖出我的眼睛。大洋里所有的水，能够洗净我手上的血迹吗？不，恐怕我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红呢。

（麦克白夫人重上。）

麦克白夫人　我的两手也跟你的同样颜色了，可是我的心却羞于像你那样变成惨白。（内敲门声）我听见有人打着南面的门；让我们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一点点的水就可以替我们泯除痕迹；不是很容易的事吗？

你的魄力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内敲门声）听！又在那儿打门了。披上你的睡衣，也许人家会来找我们，不要让他们看见我们还没有睡觉。别这样傻头傻脑地呆想了。

麦克白　要想到我所干的事，最好还是忘掉我自己。（内敲门声）用你打门的声音把邓肯惊醒了吧！我希望你能够惊醒他！（同下。）

第三场　同前

（内敲门声。一门房上。）

门房　门打得这样厉害！要是一个人在地狱里做了管门人，就是拔闩开锁也足够他办的了。（内敲门声）敲，敲，敲！凭着魔鬼的名义，谁在那儿？一定是个囤积粮食的富农，眼看碰上了丰收的年头，就此上了吊。赶快进来吧，多预备几方手帕，这儿是火坑，包你淌一身臭汗。（内敲门声）敲，敲！凭着还有一个魔鬼的名字，是谁在那儿？哼，一定是什么讲起话来暧昧含糊的家伙，他会同时站在两方面，一会儿帮着这个骂那个，一会儿帮着那个骂这个；他曾经为了上帝的缘故，干过不少亏心事，可是他那条暧昧含糊的舌头却不能把他送上天堂去。啊！进来吧，暧昧含糊的家伙。（内敲门声）敲，敲，敲！谁在那儿？

哼,一定是什么英国的裁缝,他生前给人做条法国裤还要偷材料,所以到了这里来。进来吧,裁缝;你可以在这儿烧你的烙铁。(内敲门声)敲,敲;敲个不停!你是什么人?可是这儿太冷,当不成地狱呢。我再也不想做这鬼看门人了。我倒很想放进几个各色各样的人来,让他们经过酒池肉林,一直到刀山火焰上去。(内敲门声)来了,来了!请你记着我这看门的人。(开门。)

(麦克德夫及列诺克斯上。)

麦克德夫　朋友,你是不是睡得太晚了,所以睡到现在还爬不起来?

门房　不瞒您说,大人,我们昨天晚上喝酒,一直闹到第二遍鸡啼哩;喝酒这一件事,大人,最容易引起三件事情。

麦克德夫　是哪三件事情?

门房　呃,大人,酒糟鼻、睡觉和撒尿。淫欲呢,它挑起来也压下去;它挑起你的春情,可又不让你真的干起来。所以多喝酒,对于淫欲也可以说是个两面派:成全它,又破坏它;捧它的场,又拖它的后腿;鼓励它,又打击它;替它撑腰,又让它站不住脚;结果呢,两面派把它哄睡了,叫它做了一场荒唐的春梦,就溜之大吉了。

麦克德夫　我看昨晚上杯子里的东西就叫你做了一场

春梦吧。

门房　可不是，大爷，让我从来也没这么荒唐过。可我也不是好惹的，依我看，我比它强，我虽然不免给它揪住大腿，可我终究把它摔倒了。

麦克德夫　你的主人起来了没有？

（麦克白上。）

麦克德夫　我们打门把他吵醒了；他来了。

列诺克斯　早安，爵爷。

麦克白　两位早安。

麦克德夫　爵爷，王上起来了没有？

麦克白　还没有。

麦克德夫　他叫我一早就来叫他；我几乎误了时间。

麦克白　我带您去看他。

麦克德夫　我知道这是您乐意干的事，可是有劳您啦。

麦克白　我们喜欢的工作，可以使我们忘记劳苦。这门里就是。

麦克德夫　那么我就冒昧进去了，因为我奉有王上的命令。（下。）

列诺克斯　王上今天就要走吗？

麦克白　是的，他已经这样决定了。

列诺克斯　昨天晚上刮着很厉害的暴风，我们住的地方，烟囱都给吹了下来；他们还说空中有哀哭的声音，有人听见奇怪的死亡的惨叫，还有人听见一个

可怕的声音，预言着将要有一场绝大的纷争和混乱，降临在这不幸的时代。黑暗中出现的凶鸟整整地吵了一个漫漫的长夜；有人说大地都发热而战抖起来了。

麦克白 果然是一个可怕的晚上。

列诺克斯 我的年轻的经验里唤不起一个同样的回忆。

（麦克德夫重上。）

麦克德夫 啊，可怕！可怕！可怕！不可言喻、不可想象的恐怖！

麦克白
列诺克斯 什么事？

麦克德夫 混乱已经完成了他的杰作！大逆不道的凶手打开了王上的圣殿，把它的生命偷了去了！

麦克白 你说什么？生命？

列诺克斯 你是说陛下吗？

麦克德夫 到他的寝室里去，让一幕惊人的惨剧昏眩你们的视觉吧。不要向我追问；你们自己去看了再说。（麦克白、列诺克斯同下）醒来！醒来！敲起警钟来。杀了人啦！有人在谋反啦！班柯！道纳本！马尔康！醒来！不要贪恋温柔的睡眠，那只是死亡的表象，瞧一瞧死亡的本身吧！起来，起来，瞧瞧世界末日的影子！马尔康！班柯！像鬼魂从坟墓里起来一般，过来瞧瞧这一幕恐怖的景象吧！把钟敲起

来！（钟鸣。）

（麦克白夫人上。）

麦克白夫人　为什么要吹起这样凄厉的号角，把全屋子睡着的人唤醒？说，说！

麦克德夫　啊，好夫人！我不能让您听见我嘴里的消息，它一进到妇女的耳朵里，是比利剑还要难受的。

（班柯上。）

麦克德夫　啊，班柯！班柯！我们的主上给人谋杀了！

麦克白夫人　嗳哟！什么！在我们的屋子里吗？

班柯　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太惨了。好德夫，请你收回你刚才说过的话，告诉我们没有这么一回事。

（麦克白及列诺克斯重上。）

麦克白　要是我在这件变故发生以前一小时死去，我就可以说是活过了一段幸福的时间；因为从这一刻起，人生已经失去它的严肃的意义，一切都不过是儿戏；荣名和美德已经死了，生命的美酒已经喝完，剩下来的只是一些无味的渣滓，当作酒窖里的珍宝。

（马尔康及道纳本上。）

道纳本　出了什么乱子了？

麦克白　你们还没有知道你们重大的损失；你们的血液的源泉已经切断了，你们的生命的根本已经切断了。

麦克德夫　你们的父王给人谋杀了。

马尔康　啊！给谁谋杀的？

列诺克斯　瞧上去是睡在他房间里的那两个家伙干的事；他们的手上脸上都是血迹；我们从他们枕头底下搜出了两把刀，刀上的血迹也没有揩掉；他们的神色惊惶万分；谁也不能把他自己的生命信托给这种家伙。

麦克白　啊！可是我后悔一时卤莽，把他们杀了。

麦克德夫　你为什么杀了他们？

麦克白　谁能够在惊愕之中保持冷静，在盛怒之中保持镇定，在激于忠愤的时候保持他的不偏不倚的精神？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吧。我的理智来不及控制我的愤激的忠诚。这儿躺着邓肯，他的白银的皮肤上镶着一缕缕黄金的宝血，他的创巨痛深的伤痕张开了裂口，像是一道道毁灭的门户；那边站着这两个凶手，身上浸润着他们罪恶的颜色，他们的刀上凝结着刺目的血块；只要是一个尚有几分忠心的人，谁不要怒火中烧，替他的主子报仇雪恨？

麦克白夫人　啊，快来扶我进去！

麦克德夫　快来照料夫人。

马尔康　（向道纳本旁白）这是跟我们切身相关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一言不发？

道纳本　（向马尔康旁白）我们身陷危境，不可测的命运随时都会吞噬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去吧，我们的

眼泪现在还只在心头酝酿呢。

马尔康　（向道纳本旁白）我们的沉重的悲哀也还没有开头呢。

班柯　照料这位夫人。（侍从扶麦克白夫人下）我们这样袒露着身子，不免要受凉，大家且去披了衣服，回头再举行一次会议，详细彻查这一件最残酷的血案的真相。恐惧和疑虑使我们惊惶失措；站在上帝的伟大的指导之下，我一定要从尚未揭发的假面具下面，探出叛逆的阴谋，和它作殊死的奋斗。

麦克德夫　我也愿意作同样的宣告。

众人　我们也都抱着同样的决心。

麦克白　让我们赶快穿上战士的衣服，大家到厅堂里商议去。

众人　很好。（除马尔康、道纳本外均下。）

马尔康　你预备怎么办？我们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假装出一副悲哀的脸，是每一个奸人的拿手好戏。我要到英格兰去。

道纳本　我到爱尔兰去；我们两人各奔前程，对于彼此都是比较安全的办法。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人们的笑脸里都暗藏着利刃；越是跟我们血统相近的人，越是想喝我们的血。

马尔康　杀人的利箭已经射出，可是还没有落下，避过它的目标是我们唯一的活路。所以赶快上马吧；让

我们不要斤斤于告别的礼貌,趁着有便就溜出去;明知没有网开一面的希望,就该及早逃避弋人的罗网。(同下。)

第四场　同前。城堡外

(洛斯及一老翁上。)

老翁　我已经活了七十个年头,惊心动魄的日子也经过得不少,希奇古怪的事情也看到过不少,可是像这样可怕的夜晚,却还是第一次遇见。

洛斯　啊!好老人家,你看上天好像恼怒人类的行为,在向这流血的舞台发出恐吓。照钟点现在应该是白天了,可是黑夜的魔手却把那盏在天空中运行的明灯遮蔽得不露一丝光亮。难道黑夜已经统治一切,还是因为白昼不屑露面,所以在这应该有阳光遍吻大地的时候,地面上却被无边的黑暗所笼罩?

老翁　这种现象完全是反常的,正像那件惊人的血案一样。在上星期二那天,有一头雄踞在高岩上的猛鹰,被一只吃田鼠的鸱鸮飞来啄死了。

洛斯　还有一件非常怪异可是十分确实的事情,邓肯有几匹躯干俊美、举步如飞的骏马,的确是不可多得的良种,忽然野性大发,撞破了马棚,冲了出来,倔强得不受羁勒,好像要向人类挑战似的。

老翁　据说它们还彼此相食。

洛斯　是的,我亲眼看见这种事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麦克德夫来了。

（麦克德夫上。）

洛斯　情况现在变得怎么样啦?

麦克德夫　啊,您没有看见吗?

洛斯　谁干的这件残酷得超乎寻常的罪行已经知道了吗?

麦克德夫　就是那两个给麦克白杀死了的家伙。

洛斯　唉!他们干了这件事可以希望得到什么好处呢?

麦克德夫　他们是受人的指使。马尔康和道纳本,王上的两个儿子,已经偷偷地逃走了,这使他们也蒙上了嫌疑。

洛斯　那更加违反人情了!反噬自己的命根,这样的野心会有什么好结果呢?看来大概王位要让麦克白登上去了。

麦克德夫　他已经受到推举,现在到斯贡即位去了。

洛斯　邓肯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麦克德夫　已经抬到戈姆基尔,他的祖先的陵墓上。

洛斯　您也要到斯贡去吗?

麦克德夫　不,大哥,我还是到费辅去。

洛斯　好,我要到那里去看看。

麦克德夫　好,但愿您看见那里的一切都是好好的,再

会！怕只怕我们的新衣服不及旧衣服舒服哩！

洛斯　再见，老人家。

老翁　上帝祝福您，也祝福那些把恶事化成善事、把仇敌化为朋友的人们！（各下。）





第三幕

第一场　福累斯。宫中一室

（班柯上。）

班柯　你现在已经如愿以偿了：国王、考特、葛莱密斯，一切符合女巫们的预言；你得到这种富贵的手段恐怕不大正当；可是据说你的王位不能传及子孙，我自己却要成为许多君王的始祖。要是她们的话里也有真理，就像对于你所显示的那样，那么，既然她们所说的话已经在你麦克白身上应验，难道不也会成为对我的启示，使我对未来发生希望吗？可是闭口！不要多说了。

（喇叭奏花腔。麦克白王冠王服；麦克白夫人后冠后服；列诺克斯、洛斯、贵族、贵妇、侍从等上。）

麦克白　这儿是我们主要的上宾。

麦克白夫人　要是忘记了请他，那就要成为我们盛筵上绝大的遗憾，一切都要显得寒伧了。

麦克白　将军，我们今天晚上要举行一次隆重的宴会，

请你千万出席。

班柯　谨遵陛下命令;我的忠诚永远接受陛下的使唤。

麦克白　今天下午你要骑马去吗?

班柯　是的,陛下。

麦克白　否则我很想请你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贡献我们一些良好的意见,你的老谋胜算,我是一向佩服的;可是我们明天再谈吧。你要骑到很远的地方吗?

班柯　陛下,我想尽量把从现在起到晚餐时候为止这一段的时间在马上消磨过去;要是我的马不跑得快一些,也许要到天黑以后一两小时才能回来。

麦克白　不要误了我们的宴会。

班柯　陛下,我一定不失约。

麦克白　我听说我那两个凶恶的王侄已经分别到了英格兰和爱尔兰,他们不承认他们的残酷的弑父重罪,却到处向人传播离奇荒谬的谣言;可是我们明天再谈吧,有许多重要的国事要等候我们两人共同处理呢。请上马吧;等你晚上回来的时候再会。弗里恩斯也跟着你去吗?

班柯　是,陛下;时间已经不早,我们就要去了。

麦克白　愿你快马飞驰,一路平安。再见。(班柯下)大家请便,各人去干各人的事,到晚上七点钟再聚首吧。为要更能领略到嘉宾满堂的快乐起见,我在晚餐以

前，预备一个人独自静息静息；愿上帝和你们同在！(除麦克白及侍从一人外均下)喂，问你一句话。那两个人是不是在外面等候着我的旨意？

侍从　是，陛下，他们就在宫门外面。

麦克白　带他们进来见我。(侍从下)单单做到了这一步还不算什么，总要把现状确定巩固起来才好。我对于班柯怀着深切的恐惧，他的高贵的天性中有一种使我生畏的东西；他是个敢作敢为的人，在他的无畏的精神上，又加上深沉的智虑，指导他的大勇在确有把握的时机行动。除了他以外，我什么人都不怕，只有他的存在却使我惴惴不安；我的星宿给他罩住了，就像凯撒罩住了安东尼的星宿。当那些女巫们最初称我为王的时候，他呵斥她们，叫她们对他说话；她们就像先知似的说他的子孙将相继为王，她们把一顶没有后嗣的王冠戴在我的头上，把一根没有人继承的御杖放在我的手里，然后再从我的手里夺去，我自己的子孙却得不到继承。要是果然是这样，那么我玷污了我的手，只是为了班柯后裔的好处；我为了他们暗杀了仁慈的邓肯；为了他们良心上负着重大的罪疚和不安；我把我的永生的灵魂送给了人类的公敌，只是为了使他们可以登上王座，使班柯的种子登上王座！不，我不能忍受这样的事，宁愿接受命运的挑战！是谁？

（侍从率二刺客重上。）

麦克白 你现在到门口去，等我叫你再进来。（侍从下）我们不是在昨天谈过话吗？

刺客甲 回陛下的话，正是。

麦克白 那么好，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话？你们知道从前都是因为他的缘故，使你们屈身微贱，虽然你们却错怪到我的身上。在上一次我们谈话的中间，我已经把这一点向你们说明白了，我用确凿的证据，指出你们怎样被人操纵愚弄、怎样受人牵制压抑、人家对你们是用怎样的手段、这种手段的主动者是谁以及一切其他的种种，所有这些都可以使一个半痴的、疯癫的人恍然大悟地说，“这些都是班柯干的事。”

刺客甲 我们已经蒙陛下开示过了。

麦克白 是的，而且我还要更进一步，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次谈话的目的。你们难道有那样的好耐性，能够忍受这样的屈辱吗？他的铁手已经快要把你们压下坟墓里去，使你们的子孙永远做乞丐，难道你们就这样虔敬，还要叫你们替这个好人和他的子孙祈祷吗？

刺客甲 陛下，我们是人总有人气。

麦克白 嗯，按说，你们也算是人，正像家狗、野狗、猎狗、叭儿狗、狮子狗、杂种狗、癞皮狗，统称为狗一

样；它们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有的狡猾，有的可以看门，有的可以打猎，各自按照造物赋予它们的本能而分别价值的高下，在笼统的总称底下得到特殊的名号；人类也是一样。要是你们在人类的行列之中，并不属于最卑劣的一级，那么说吧，我就可以把一件事情信托你们，你们照我的话干了以后，不但可以除去你们的仇人，而且还可以永远受我的眷宠；他一天活在世上，我的心病一天不能痊愈。

刺客乙　陛下，我久受世间无情的打击和虐待，为了向这世界发泄我的怨恨起见，我什么事都愿意干。

刺客甲　我也这样，一次次的灾祸逆运，使我厌倦于人世，我愿意拿我的生命去赌博，或者从此交上好运，或者了结我的一生。

麦克白　你们两人都知道班柯是你们的仇人。

刺客乙　是的，陛下。

麦克白　他也是我的仇人；而且他是我的肘腋之患，他的存在每一分钟都深深威胁着我生命的安全；虽然我可以老实不客气地运用我的权力，把他从我的眼前铲去，而且只要说一声“这是我的意旨”就可以交代过去。可是我却还不能就这么干，因为他有几个朋友同时也是我的朋友，我不能招致他们的反感，即使我亲手把他打倒，也必须假意为他的死亡悲泣；所以我只好借重你们两人的助力，为了许多重

要的理由,把这件事情遮过一般人的眼睛。

刺客乙 陛下,我们一定照您的命令做去。

刺客甲 即使我们的生命——

麦克白 你们的勇气已经充分透露在你们的神情之间。最迟在这一小时之内,我就可以告诉你们在什么地方埋伏,等看准机会,再通知你们在什么时间动手;因为这件事情一定要在今晚干好,而且要离开王宫远一些,你们必须记住不能把我牵涉在内;同时为了免得留下枝节起见,你们还要把跟在他身边的他的儿子弗里恩斯也一起杀了,他们父子两人的死,对于我是同样重要的,必须让他们同时接受黑暗的命运。你们先下去决定一下;我就来看你们。

刺客乙 我们已经决定了,陛下。

麦克白 我立刻就会来看你们;你们进去等一会儿。(二刺客下)班柯,你的命运已经决定,你的灵魂要是找得到天堂的话,今天晚上你就该找到了。(下。)

第二场 同前。宫中另一室

(麦克白夫人及一仆人上。)

麦克白夫人 班柯已经离开宫廷了吗?

仆人 是,娘娘,可是他今天晚上就要回来的。

麦克白夫人 你去对王上说,我要请他允许我跟他说几

句话。

仆人　是，娘娘。（下。）

麦克白夫人　费尽了一切，结果还是一无所得，我们的目的虽然达到，却一点不感觉满足。要是用毁灭他人的手段，使自己置身在充满着疑虑的欢娱里，那么还不如那被我们所害的人，倒落得无忧无虑。

（麦克白上。）

麦克白夫人　啊！我的主！您为什么一个人孤零零的，让最悲哀的幻想做您的伴侣，把您的思想念念不忘地集中在一个已死者的身上？无法挽回的事，只好听其自然；事情干了就算了。

麦克白　我们不过刺伤了蛇身，却没有把它杀死，它的伤口会慢慢平复过来，再用它的原来的毒牙向我们的暴行复仇。可是让一切秩序完全解体，让活人、死人都去受罪吧，为什么我们要在忧虑中进餐，在每夜使我们惊恐的噩梦的谑弄中睡眠呢？我们为了希求自身的平安，把别人送下坟墓里去享受永久的平安，可是我们的心灵却把我们磨折得没有一刻平静的安息，使我们觉得还是跟已死的人在一起，倒要幸福得多了。邓肯现在睡在他的坟墓里；经过了一场人生的热病，他现在睡得好好的，叛逆已经对他施过最狠毒的伤害，再没有刀剑、毒药、内乱、外患，可以加害于他了。

麦克白夫人　算了算了，我的好丈夫，把您的烦恼的面孔收起；今天晚上您必须和颜悦色地招待您的客人。

麦克白　正是，亲人；你也要这样。尤其请你对班柯曲意殷勤，用你的眼睛和舌头给他特殊的荣宠。我们的地位现在还没有巩固，我们虽在阿谀逢迎的人流中浸染周旋，却要保持我们的威严，用我们的外貌遮掩着我们的内心，不要给人家窥破。

麦克白夫人　您不要多想这些了。

麦克白　啊！我的头脑里充满着蝎子，亲爱的妻子；你知道班柯和他的弗里恩斯尚在人间。

麦克白夫人　可是他们并不是长生不死的。

麦克白　那还可以给我几分安慰，他们是可以伤害的；所以你快乐起来吧。在蝙蝠完成它黑暗中的飞翔以前，在振翅而飞的甲虫应答着赫卡忒的呼召，用嗡嗡的声音摇响催眠的晚钟以前，将要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干完。

麦克白夫人　是什么事情？

麦克白　你暂时不必知道，最亲爱的宝贝，等事成以后，你再鼓掌称快吧。来，使人盲目的黑夜，遮住可怜的白昼的温柔的眼睛，用你的无形的毒手，毁除那使我畏惧的重大的绊脚石吧！天色在朦胧起来，乌鸦都飞回到昏暗的林中；一天的好事开始沉沉睡去，黑夜的罪恶的使者却在准备攫捕他们的猎物。

我的话使你惊奇；可是不要说话；以不义开始的事情，必须用罪恶使它巩固。跟我来。（同下。）

第三场　同前。苑囿，有一路通王宫

（三刺客上。）

刺客甲　可是谁叫你来帮我们的？

刺客丙　麦克白。

刺客乙　我们可以不必对他怀疑，他已经把我们的任务和怎样动手的方法都指示给我们了，跟我们得到的命令相符。

刺客甲　那么就跟我们站在一起吧。西方还闪耀着一线白昼的余辉；晚归的行客现在快马加鞭，要来找寻宿处了；我们守候的目标已经在那儿向我们走近。

刺客丙　听！我听见马蹄声。

班柯　（在内）喂，给我们一个火把！

刺客乙　一定是他；别的客人们都已经到了宫里了。

刺客甲　他的马在兜圈子。

刺客丙　差不多有一哩路；可是他正像许多人一样，常常把从这儿到宫门口的这一条路作为他们的走道。

刺客乙　火把，火把！

刺客丙　是他。

刺客甲　准备好。

（班柯及弗里恩斯持火炬上。）

班柯　今晚恐怕要下雨。

刺客甲　让它下吧。（刺客等向班柯攻击。）

班柯　啊，阴谋！快逃，好弗里恩斯，逃，逃，逃！你也许可以替我报仇。啊，奴才！（死。弗里恩斯逃去。）

刺客丙　谁把火灭了？

刺客甲　不应该灭火吗？

刺客丙　只有一个人倒下；那儿子逃去了。

刺客乙　我们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失败了。

刺客甲　好，我们回去报告我们工作的结果吧。（同下。）

第四场　同前。宫中大厅

（厅中陈设筵席。麦克白、麦克白夫人、洛斯、列诺克斯、群臣及侍从等上。）

麦克白　大家按着各人自己的品级坐下来；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竭诚欢迎你们。

群臣　谢谢陛下的恩典。

麦克白　我自己将要跟你们在一起，做一个谦恭的主人，我们的主妇现在还坐在她的宝座上，可是我就要请她对你们殷勤招待。

麦克白夫人　陛下，请您替我向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表示我的欢迎的诚意吧。

（刺客甲上，至门口。）

麦克白　瞧，他们用诚意的感谢答复你了；两方面已经各得其平。我将要在这儿中间坐下来。大家不要拘束，乐一个畅快；等会儿我们就要合席痛饮一巡。（至门口）你的脸上有血。

刺客甲　那么它是班柯的。

麦克白　我宁愿你站在门外，不愿他置身室内。你们已经把他结果了吗？

刺客甲　陛下，他的咽喉已经割破了；这是我干的事。

麦克白　你是一个最有本领的杀人犯；可是谁杀死了弗里恩斯，也一样值得夸奖；要是你也把他杀了，那你才是一个无比的好汉。

刺客甲　陛下，弗里恩斯逃走了。

麦克白　我的心病本来可以痊愈，现在它又要发作了；我本来可以像大理石一样完整，像岩石一样坚固，像空气一样广大自由，现在我却被恼人的疑惑和恐惧所包围拘束。可是班柯已经死了吗？

刺客甲　是，陛下；他安安稳稳地躺在一条泥沟里，他的头上刻着二十道伤痕，最轻的一道也可以致他死命。

麦克白　谢天谢地。大蛇躺在那里；那逃走了的小虫，将来会用它的毒液害人，可是现在它的牙齿还没有长成。走吧，明天再来听候我的旨意。（刺客甲下。）

麦克白夫人　陛下，您还没有劝过客；宴会上倘没有主人

的殷勤招待，那就不是在请酒，而是在卖酒；这倒不如待在自己家里吃饭来得舒适呢。既然出来作客，在席面上最让人开胃的就是主人的礼节，缺少了它，那就会使合席失去了兴致的。

麦克白　亲爱的，不是你提起，我几乎忘了！来，请放量醉饱吧，愿各位胃纳健旺，身强力壮！

列诺克斯　陛下请安坐。

（班柯鬼魂上，坐在麦克白座上。）

麦克白　要是班柯在座，那么全国的英俊，真可以说是荟集于一堂了；我宁愿因为他的疏怠而嗔怪他，不愿因为他遭到什么意外而为他惋惜。

洛斯　陛下，他今天失约不来，是他自己的过失。请陛下上坐，让我们叨陪末席。

麦克白　席上已经坐满了。

列诺克斯　陛下，这儿是给您留着的一个位置。

麦克白　什么地方？

列诺克斯　这儿，陛下。什么事情使陛下这样变色？

麦克白　你们哪一个人干了这件事？

群臣　什么事，陛下？

麦克白　你不能说这是我干的事；别这样对我摇着你的染着血的头发。

洛斯　各位大人，起来；陛下病了。

麦克白夫人　坐下，尊贵的朋友们，王上常常这样，他从

小就有这种毛病。请各位安坐吧；他的癫狂不过是暂时的，一会儿就会好起来。要是你们太注意了他，他也许会动怒，发起狂来更加厉害；尽管自己吃喝，不要理他吧。你是一个男子吗？

麦克白　嗽，我是一个堂堂男子，可以使魔鬼胆裂的东西，我也敢正眼瞧着它。

麦克白夫人　啊，这倒说得不错！这不过是你的恐惧所描绘出来的一幅图画；正像你所说的那柄引导你去行刺邓肯的空中的匕首一样。啊！要是在冬天的火炉旁，听一个妇女讲述她的老祖母告诉她的故事的时候，那么这种情绪的冲动、恐惧的伪装，倒是非常合适的。不害羞吗？你为什么扮这样的怪脸？说到底，你瞧着的不过是一张凳子罢了。

麦克白　你瞧那边！瞧！瞧！瞧！你怎么说？哼，我什么都不在乎。要是你会点头，你也应该会说话。要是殡舍和坟墓必须把我们埋葬了的人送回世上，那么鸢鸟的胃囊将要变成我们的坟墓了。（鬼魂隐去。）

麦克白夫人　什么！你发了疯，把你的男子气都失掉了吗？

麦克白　要是我现在站在这儿，那么刚才我明明瞧见他。

麦克白夫人　啐！不害羞吗？

麦克白　在人类不曾制定法律保障公众福利以前的古

代，杀人流血是不足为奇的事；即使在有了法律以后，惨不忍闻的谋杀事件，也随时发生。从前的时候，一刀下去，当场毙命，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可是现在他们却会从坟墓中起来，他们的头上戴着二十件谋杀的重罪，把我们推下座位。这种事情是比这样一件谋杀案更奇怪的。

麦克白夫人 陛下，您的尊贵的朋友们都因为您不去陪他们而十分扫兴哩。

麦克白 我忘了。不要对我惊诧，我的最尊贵的朋友们；我有一种怪病，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是不足为奇的。来，让我们用这一杯酒表示我们的同心永好，祝各位健康！你们干了这一杯，我就坐下。给我拿些酒来，倒得满满的。我为今天在座众人的快乐，还要为我们亲爱的缺席的朋友班柯尽此一杯；要是他也在这儿就好了！来，为大家、为他，请干杯，请各位为大家的健康干一杯。

群臣 敢不从命。

（班柯鬼魂重上。）

麦克白 去！离开我的眼前！让土地把你藏匿了！你的骨髓已经枯竭，你的血液已经凝冷；你那向人瞪着的眼睛也已经失去了光彩。

麦克白夫人 各位大人，这不过是他的旧病复发，没有什么别的缘故；害各位扫兴，真是抱歉得很。

麦克白　别人敢做的事,我都敢:无论你用什么形状出现,像粗暴的俄罗斯大熊也好,像披甲的犀牛、舞爪的猛虎也好,只要不是你现在的样子,我的坚定的神经决不会起半分战栗;或者你现在死而复活,用你的剑向我挑战,要是我会惊惶胆怯,那么你就可以宣称我是一个少女怀抱中的婴孩。去,可怕的影子!虚妄的揶揄,去!(鬼魂隐去)嘿,他一去,我的勇气又恢复了。请你们安坐吧。

麦克白夫人　你这样疯疯癫癫的,已经打断了众人的兴致,扰乱了今天的良会。

麦克白　难道碰到这样的事,能像飘过夏天的一朵浮云那样不叫人吃惊吗?我吓得面无人色,你们眼看着这样的怪象,你们的脸上却仍然保持着天然的红润,这才怪哩。

洛斯　什么怪象,陛下?

麦克白夫人　请您不要对他说话;他越来越疯了;你们多问了他,他会动怒的。对不起,请各位还是散席了吧;大家不必推先让后,请立刻就去,晚安!

列诺克斯　晚安;愿陛下早复健康!

麦克白夫人　各位晚安!(群臣及侍从等下。)

麦克白　流血是免不了的;他们说,流血必须引起流血。据说石块曾经自己转动,树木曾经开口说话;鸦鹊的鸣声里曾经泄露过阴谋作乱的人。夜过去了多少了?

麦克白夫人　差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分别不出是昼是夜来。

麦克白　麦克德夫藐视王命,拒不奉召,你看怎么样?

麦克白夫人　你有没有差人去叫过他?

麦克白　我偶然听人这么说;可是我要差人去唤他。他们这一批人家里谁都有一个被我买通的仆人,替我窥探他们的动静。我明天要趁早去访那三个女巫,听她们还有什么话说;因为我现在非得从最妖邪的恶魔口中知道我的最悲惨的命运不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只好把一切置之不顾。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我想起了一些非常的计谋,必须不等斟酌就迅速实行。

麦克白夫人　一切有生之伦,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可是你还没有好好睡过。

麦克白　来,我们睡去。我的疑鬼疑神、出乖露丑,都是因为未经磨炼、心怀恐惧的缘故;我们干这事太缺少经验了。(同下。)

第五场　荒原

(雷鸣。三女巫上,与赫卡忒相遇。)

女巫甲　嗳哟,赫卡忒!您在发怒哩。

赫卡忒　我不应该发怒吗，你们这些放肆大胆的丑婆子？你们怎么敢用哑谜和有关生死的秘密和麦克白打交道；我是你们魔法的总管，一切的灾祸都由我主持支配，你们却不通知我一声，让我也来显一显我们的神通？而且你们所干的事，都只是为了一个刚愎自用、残忍狂暴的人；他像所有的世人一样，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一点不是对你们存着什么好意。可是现在你们必须补赎你们的过失；快去，天明的时候，在阿契隆的地坑附近会我，他将要到那边来探询他的命运；把你们的符咒、魔蛊和一切应用的东西预备齐整，不得有误。我现在乘风而去，今晚我要用整夜的工夫，布置出一场悲惨的结果；在正午以前，必须完成大事。月亮角上挂着一颗湿淋淋的露珠，我要在它没有堕地以前把它摄取，用魔术提炼以后，就可以凭着它呼灵唤鬼，让种种虚妄的幻影迷乱他的本性；他将要藐视命运，唾斥死生，超越一切的情理，排弃一切的疑虑，执着他的不可能的希望；你们都知道自信是人类最大的仇敌。（内歌声，“来吧，来吧……”）听！他们在叫我啦；我的小精灵们，瞧，他们坐在云雾之中，在等着我呢。（下。）

女巫甲　来，我们赶快；她就要回来的。（同下。）

第六场　福累斯。宫中一室

（列诺克斯及另一贵族上。）

列诺克斯　我以前的那些话只是叫你听了觉得对劲，那些话是还可以进一步解释的；我只觉得事情有些古怪。仁厚的邓肯被麦克白所哀悼；邓肯是已经死去的了。勇敢的班柯不该在深夜走路，您也许可以说——要是您愿意这么说的话，他是被弗里恩斯杀死的，因为弗里恩斯已经逃匿无踪；人总不应该在夜深的时候走路。哪一个人不以为马尔康和道纳本杀死他们仁慈的父亲，是一件多么惊人的巨变？万恶的行为！麦克白为了这件事多么痛心；他不是乘着一时的忠愤，把那两个酗酒贪睡的溺职卫士杀了吗？那件事干得不是很忠勇的吗？嗯，而且也干得很聪明；因为要是人家听见他们抵赖他们的罪状，谁都会怒从心起的。所以我说，他把一切事情处理得很好；我想要是邓肯的两个儿子也给他拘留起来——上天保佑他们不会落在他的手里——他们就会知道向自己的父亲行弑，必须受到怎样的报应；弗里恩斯也是一样。可是这些话别提啦，我听说麦克德夫因为出言不逊，又不出席那暴君的宴会，已经受到贬辱。您能够告诉我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贵族 被这暴君篡逐出亡的邓肯世子现在寄身在英格兰宫廷之中,谦恭的爱德华对他非常优待,一点不因为他处境颠危而减削了敬礼。麦克德夫也到那里去了,他的目的是要请求贤明的英王协力激励诺森伯兰和好战的西华德,使他们出兵相援,凭着上帝的意旨帮助我们恢复已失的自由,使我们仍旧能够享受食桌上的盛馔和酣畅的睡眠,不再畏惧宴会中有沾血的刀剑,让我们能够一方面输诚效忠,一方面安受爵赏而心无疑虑;这一切都是我们现在所渴望而求之不得的。这一个消息已经使我们的王上大为震怒,他正在那儿准备作战了。

列诺克斯 他有没有差人到麦克德夫那儿去?

贵族 他已经差人去过了;得到的回答是很干脆的一句:"老兄,我不去。"那个恼怒的使者转身就走,嘴里好像叽咕着说,"你给我这样的答复,看着吧,你一定会自食其果。"

列诺克斯 那很可以叫他留心留心远避当前的祸害。但愿什么神圣的天使飞到英格兰的宫廷里,预先替他把信息传到那儿;让上天的祝福迅速回到我们这一个在毒手压制下备受苦难的国家!

贵族 我愿意为他祈祷。(同下。)



第四幕

第一场　山洞。中置沸釜

（雷鸣。三女巫上。）

女巫甲　斑猫已经叫过三声。

女巫乙　刺猬已经啼了四次。

女巫丙　怪鸟在鸣啸:时候到了,时候到了。

女巫甲　绕釜环行火融融,
　　毒肝腐脏寘其中。
　　蛤蟆蛰眠寒石底,
　　三十一日夜相继;
　　汗出淋漓化毒浆,
　　投之鼎釜沸为汤。

众巫　（合）不惮辛劳不惮烦,
　　釜中沸沫已成澜。

女巫乙　沼地蟒蛇取其肉,
　　脔以为片煮至熟;
　　蝾螈之目青蛙趾,

蝙蝠之毛犬之齿，
蝮舌如叉蚯蚓刺，
蜥蜴之足枭之翅，
炼为毒蛊鬼神惊，
扰乱人世无安宁。

众巫　（合）不惮辛劳不惮烦，
釜中沸沫已成澜。

女巫丙　豺狼之牙巨龙鳞，
千年巫尸貌狰狞；
海底挟出鲨鱼胃，
夜掘毒芹根块块；
杀犹太人摘其肝，
剖山羊胆汁潺潺；
雾黑云深月蚀时，
潜携斤斧劈杉枝；
娼妇弃儿死道间，
断指持来血尚殷；
土耳其鼻鞑靼唇，
烈火糜之煎作羹；
猛虎肝肠和鼎内，
炼就妖丹成一味。

众巫　（合）不惮辛劳不惮烦，
釜中沸沫已成澜。

女巫乙　炭火将残蛊将成，
　　　　猩猩滴血蛊方凝。
　　　　（赫卡忒上。）

赫卡忒　善哉尔曹功不浅，
　　　　颁赏酬劳利泽遍。
　　　　于今绕釜且歌吟，
　　　　大小妖精成环形，
　　　　摄人魂魄荡人心。（音乐，众巫唱幽灵之歌。）

女巫乙　拇指怦怦动，
　　　　必有恶人来；
　　　　既来皆不拒，
　　　　洞门敲自开。
　　　　（麦克白上。）

麦克白　啊，你们这些神秘的幽冥的夜游的妖婆子！你们在干什么？

众巫　（合）一件没有名义的行动。

麦克白　凭着你们的法术，我吩咐你们回答我，不管你们的秘法是从哪里得来的。即使你们放出狂风，让它们向教堂猛击；即使汹涌的波涛会把航海的船只颠覆吞噬；即使谷物的叶片会倒折在田亩上，树木会连根拔起；即使城堡会向它们的守卫者的头上倒下；即使宫殿和金字塔都会倾圮；即使大自然所孕育的一切灵奇完全归于毁灭，连“毁灭”都感到手软

了，我也要你们回答我的问题。

女巫甲　说。

女巫乙　你问吧。

女巫丙　我们可以回答你。

女巫甲　你愿意从我们嘴里听到答复呢，还是愿意让我们的主人们回答你？

麦克白　叫他们出来；让我见见他们。

女巫甲　母猪九子食其豚，
血浇火上焰生腥；
杀人恶犯上刑场，
汗脂投火发凶光。

众巫　（合）鬼王鬼卒火中来，
现形作法莫惊猜。

（雷鸣。第一幽灵出现，为一戴盔之头。）

麦克白　告诉我，你这不知名的力量——

女巫甲　他知道你的心事；听他说，你不用开口。

第一幽灵　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留心麦克德夫；留心费辅爵士。放我回去。够了。（隐入地下。）

麦克白　不管你是什么精灵，我感谢你的忠言警告；你已经一语道破了我的忧虑。可是再告诉我一句话——

女巫甲　他是不受命令的。这儿又来了一个，比第一个法力更大。

（雷鸣。第二幽灵出现，为一流血之小儿。）

第二幽灵　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

麦克白　我要是有三只耳朵，我的三只耳朵都会听着你。

第二幽灵　你要残忍、勇敢、坚决；你可以把人类的力量付之一笑，因为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伤害麦克白。（隐入地下。）

麦克白·那么尽管活下去吧，麦克德夫；我何必惧怕你呢？可是我要使确定的事实加倍确定，从命运手里接受切实的保证。我还是要你死，让我可以斥胆怯的恐惧为虚妄，在雷电怒作的夜里也能安心睡觉。

（雷鸣。第三幽灵出现，为一戴王冠之小儿，手持树枝。）

麦克白　这升起来的是什么，他的模样像是一个王子，他的幼稚的头上还戴着统治的荣冠？

众巫　静听，不要对它说话。

第三幽灵　你要像狮子一样骄傲而无畏，不要关心人家的怨怒，也不要担忧有谁在算计你。麦克白永远不会被人打败，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树林会冲着他向邓西嫩高山移动。（隐入地下。）

麦克白　那是决不会有的事；谁能够命令树木，叫它从泥土之中拔起它的深根来呢？幸运的预兆！好！勃南的树林不会移动，叛徒的举事也不会成功，我们巍巍高位的麦克白将要尽其天年，在他寿数告终

的时候奄然物化。可是我的心还在跳动着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告诉我，要是你们的法术能够解释我的疑惑，班柯的后裔会不会在这一个国土上称王？

众巫　不要追问下去了。

麦克白　我一定要知道究竟；要是你们不告诉我，愿永久的咒诅降在你们身上！告诉我。为什么那口釜沉了下去？这是什么声音？（高音笛声。）

女巫甲　出来！

女巫乙　出来！

女巫丙　出来！

众巫　（合）一见惊心，魂魄无主；
　　如影而来，如影而去。

（作国王装束者八人次第上；最后一人持镜；班柯鬼魂随其后。）

麦克白　你太像班柯的鬼魂了；下去！你的王冠刺痛了我的眼珠。怎么，又是一个戴着王冠的，你的头发也跟第一个一样。第三个又跟第二个一样。该死的鬼婆子！你们为什么让我看见这些人？第四个！跳出来吧，我的眼睛！什么！这一连串戴着王冠的，要到世界末日才会完结吗？又是一个？第七个！我不想再看了。可是第八个又出现了，他拿着一面镜子，我可以从镜子里面看见许许多多戴王冠的人；有几个还拿着两个金球，三根御杖。可怕的

景象！啊，现在我知道这不是虚妄的幻象，因为血污的班柯在向我微笑，用手指点着他们，表示他们就是他的子孙。（众幻影消灭）什么！真是这样吗？

女巫甲　嗯，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麦克白为什么这样呆若木鸡？来，姊妹们，让我们鼓舞鼓舞他的精神，用最好的歌舞替他消愁解闷。我先用魔法使空中奏起乐来，你们就搀成一个圈子团团跳舞，让这位伟大的君王知道，我们并没有怠慢他。（音乐。众女巫跳舞，舞毕与赫卡忒俱隐去。）

麦克白　她们在哪儿？去了？愿这不祥的时辰在日历上永远被人咒诅！外面有人吗？进来！

（列诺克斯上。）

列诺克斯　陛下有什么命令？

麦克白　你看见那三个女巫吗？

列诺克斯　没有，陛下。

麦克白　她们没有打你身边过去吗？

列诺克斯　确实没有，陛下。

麦克白　愿她们所驾乘的空气都化为毒雾，愿一切相信她们言语的人都永堕沉沦！我方才听见奔马的声音，是谁经过这地方？

列诺克斯　启禀陛下，刚才有两三个使者来过，向您报告麦克德夫已经逃奔英格兰去了。

麦克白　逃奔英格兰去了！

列诺克斯　是，陛下。

麦克白　时间，你早就料到我的狠毒的行为，竟抢先了一着；要追赶上那飞速的恶念，就得马上见诸行动；从这一刻起，我心里一想到什么，便要立刻把它实行，没有迟疑的余地；我现在就要用行动表示我的意志——想到便下手。我要去突袭麦克德夫的城堡；把费辅攫取下来；把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跟他有血缘之亲的不幸的人们一齐杀死。我不能像一个傻瓜似的只会空口说大话；我必须趁着我这一个目的还没有冷淡下来以前把这件事干好。可是我不想再看见什么幻象了！那几个使者呢？来，带我去见见他们。（同下。）

第二场　费辅。麦克德夫城堡

（麦克德夫夫人、麦克德夫子及洛斯上。）

麦克德夫夫人　他干了什么事，要逃亡国外？

洛斯　您必须安心忍耐，夫人。

麦克德夫夫人　他可没有一点忍耐；他的逃亡全然是发疯。我们的行为本来是光明坦白的，可是我们的疑虑却使我们成为叛徒。

洛斯　您还不知道他的逃亡究竟是明智的行为还是无谓的疑虑。

麦克德夫夫人 明智的行为！他自己高飞远走，把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宅第尊位，一齐丢弃不顾，这算是明智的行为吗？他不爱我们；他没有天性之情；鸟类中最微小的鹪鹩也会奋不顾身，和鸱鸮争斗，保护它巢中的众雏。他心里只有恐惧没有爱；也没有一点智慧，因为他的逃亡是完全不合情理的。

洛斯 好嫂子，请您抑制一下自己；讲到尊夫的为人，那么他是高尚明理而有识见的，他知道应该怎样见机行事。我不敢多说什么；现在这种时世太冷酷无情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就已经蒙上了叛徒的恶名；一方面恐惧流言，一方面却不知道为何而恐惧，就像在一个风波险恶的海上漂浮，全没有一定的方向。现在我必须向您告辞；不久我会再到这儿来。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或者逐渐恢复原状。我的可爱的侄儿，祝福你！

麦克德夫夫人 他虽然有父亲，却和没有父亲一样。

洛斯 我要是再逗留下去，才真是不懂事的傻子，既会叫人家笑话我不像个男子汉，还要连累您心里难过；我现在立刻告辞了。（下。）

麦克德夫夫人 小子，你爸爸死了；你现在怎么办？你预备怎样过活？

麦克德夫子 像鸟儿一样过活，妈妈。

麦克德夫夫人 什么！吃些小虫儿、飞虫儿吗？

麦克德夫子　我的意思是说，我得到些什么就吃些什么，正像鸟儿一样。

麦克德夫夫人　可怜的鸟儿！你从来不怕有人张起网儿、布下陷阱，捉了你去哩。

麦克德夫子　我为什么要怕这些，妈妈？他们是不会算计可怜的小鸟的。我的爸爸并没有死，虽然您说他死了。

麦克德夫夫人　不，他真的死了。你没了父亲怎么好呢？

麦克德夫子　您没了丈夫怎么好呢？

麦克德夫夫人　嘿，我可以到随便哪个市场上去买二十个丈夫回来。

麦克德夫子　那么您买了他们回来，还是要卖出去的。

麦克德夫夫人　这刁钻的小油嘴；可也亏你想得出来。

麦克德夫子　我的爸爸是个反贼吗，妈妈？

麦克德夫夫人　嗯，他是个反贼。

麦克德夫子　怎么叫做反贼？

麦克德夫夫人　反贼就是起假誓扯谎的人。

麦克德夫子　凡是反贼都是起假誓扯谎的吗？

麦克德夫夫人　起假誓扯谎的人都是反贼，都应该绞死。

麦克德夫子　起假誓扯谎的都应该绞死吗？

麦克德夫夫人　都应该绞死。

麦克德夫子　谁去绞死他们呢？

麦克德夫夫人　那些正人君子。

麦克德夫子　那么那些起假誓扯谎的都是些傻瓜，他们有这许多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打倒那些正人君子，把他们绞死了呢？

麦克德夫夫人　嗳哟，上帝保佑你，可怜的猴子！可是你没了父亲怎么好呢？

麦克德夫子　要是他真的死了，您会为他哀哭的；要是您不哭，那是一个好兆，我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爸爸了。

麦克德夫夫人　这小油嘴真会胡说！

（一使者上。）

使者　祝福您，好夫人！您不认识我是什么人，可是我久闻夫人的令名，所以特地前来，报告您一个消息。我怕夫人目下有极大的危险，要是您愿意接受一个微贱之人的忠告，那么还是离开此地，赶快带着您的孩子们避一避的好。我这样惊吓着您，已经是够残忍的了；要是有人再要加害于您，那真是太没有人道了，可是这没人道的事儿快要落到您头上了。上天保佑您！我不敢多耽搁时间。（下。）

麦克德夫夫人　叫我逃到哪儿去呢？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可是我记起来了，我是在这个世上，这世上做了恶事才会被人恭维赞美，做了好事反会被人当作危险的傻瓜；那么，唉！我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婆子气的话替自己辩护，说是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呢？

（刺客等上。）

麦克德夫夫人　这些是什么人？

众刺客　你的丈夫呢？

麦克德夫夫人　我希望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些鬼东西不敢露脸的地方。

刺客　他是个反贼。

麦克德夫子　你胡说，你这蓬头的恶人！

刺客　什么！你这叛徒的孽种！（刺麦克德夫子。）

麦克德夫子　他杀死我了，妈妈；您快逃吧！（死。麦克德夫夫人呼“杀了人啦！”下，众刺客追下。）

第三场　英格兰。王宫前

（马尔康及麦克德夫上。）

马尔康　让我们找一处没有人踪的树荫，在那里把我们胸中的悲哀痛痛快快地哭个干净吧。

麦克德夫　我们还是紧握着利剑，像好汉子似的卫护我们被蹂躏的祖国吧。每一个新的黎明都听得见新孀的寡妇在哭泣，新失父母的孤儿在号啕，新的悲哀上冲霄汉，发出凄厉的回声，就像哀悼苏格兰的命运，替她奏唱挽歌一样。

马尔康　我相信的事就叫我痛哭，我知道的事就叫我相信；我只要有机会效忠祖国，也愿意尽我的力量。您说的话也许是事实。一提起这个暴君的名字，就

使我们切齿腐舌。可是他曾经有过正直的名声;您对他也有很好的交情;他也还没有加害于您。我虽然年轻识浅,可是您也许可以利用我向他邀功求赏,把一头柔弱无罪的羔羊向一个愤怒的天神献祭,不失为一件聪明的事。

麦克德夫 我不是一个奸诈小人。

马尔康 麦克白却是的。在尊严的王命之下,忠实仁善的人也许不得不背着天良行事。可是我必须请您原谅;您的忠诚的人格决不会因为我用小人之心去测度它而发生变化;最光明的天使也许会堕落,可是天使总是光明的;虽然小人全都貌似忠良,可是忠良的一定仍然不失他的本色。

麦克德夫 我已经失去我的希望。

马尔康 也许正是这一点刚才引起了我的怀疑。您为什么不告而别,丢下您的妻子儿女,您那些宝贵的骨肉、爱情的坚强的联系,让她们担惊受险呢?请您不要把我的多心引为耻辱,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不能不这样顾虑。不管我心里怎样想,也许您真是一个忠义的汉子。

麦克德夫 流血吧,流血吧,可怜的国家!不可一世的暴君,奠下你的安若泰山的基业吧,因为正义的力量不敢向你诛讨!戴着你那不义的王冠吧,这是你的已经确定的名分;再会,殿下;即使把这暴君掌握

下的全部土地一起给我，再加上富庶的东方，我也不愿做一个像你所猜疑我那样的奸人。

马尔康　不要生气；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完全为了不放心您。我想我们的国家呻吟在虐政之下，流泪、流血，每天都有一道新的伤痕加在旧日的疮痍之上；我也想到一定有许多人愿意为了我的权利奋臂而起，就在友好的英格兰这里，也已经有数千义士愿意给我助力；可是虽然这样说，要是我有一天能够把暴君的头颅放在足下践踏，或者把它悬挂在我的剑上，我的可怜的祖国却要在一个新的暴君的统治之下，滋生更多的罪恶，忍受更大的苦痛，造成更分歧的局面。

麦克德夫　这新的暴君是谁？

马尔康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我知道在我的天性之中，深植着各种的罪恶，要是有一天暴露出来，黑暗的麦克白在相形之下，将会变成白雪一样纯洁；我们的可怜的国家看见了我的无限的暴虐，将会把他当作一头羔羊。

麦克德夫　踏遍地狱也找不出一个比麦克白更万恶不赦的魔鬼。

马尔康　我承认他嗜杀、骄奢、贪婪、虚伪、欺诈、狂暴、凶恶，一切可以指名的罪恶他都有；可是我的淫佚是没有止境的：你们的妻子、女儿、妇人、处女，都不

能填满我的欲壑;我的猖狂的欲念会冲决一切节制和约束;与其让这样一个人做国王,还是让麦克白统治的好。

麦克德夫　从人的生理来说,无限制的纵欲是一种“虐政”,它曾经推翻了无数君主,使他们不能长久坐在王位上。可是您还不必担心,谁也不能禁止您满足您的分内的欲望;您可以一方面尽情欢乐,一方面在外表上装出庄重的神气,世人的耳目是很容易遮掩过去的。我们国内尽多自愿献身的女子,无论您怎样贪欢好色,也应付不了这许多求荣献媚的娇娥。

马尔康　除了这一种弱点以外,在我的邪僻的心中还有一种不顾廉耻的贪婪,要是我做了国王,我一定要诛锄贵族,侵夺他们的土地;不是向这个人索取珠宝,就是向那个人索取房屋;我所有的越多,我的贪心越不知道餍足,我一定会为了图谋财富的缘故,向善良忠贞的人无端寻衅,把他们陷于死地。

麦克德夫　这一种贪婪比起少年的情欲来,它的根是更深而更有毒的,我们曾经有许多过去的国王死在它的剑下。可是您不用担心,苏格兰有足够您享用的财富,它都是属于您的;只要有其他的美德,这些缺点都不算什么。

马尔康　可是我一点没有君主之德,什么公平、正直、节

俭、镇定、慷慨、坚毅、仁慈、谦恭、诚敬、宽容、勇敢、刚强，我全没有；各种罪恶却应有尽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嘿，要是我掌握了大权，我一定要把和谐的甘乳倾入地狱，扰乱世界的和平，破坏地上的统一。

麦克德夫　啊，苏格兰，苏格兰！

马尔康　你说这样一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统治？我正是像我所说那样的人。

麦克德夫　适宜于统治！不，这样的人是不该让他留在人世的。啊，多难的国家，一个篡位的暴君握着染血的御杖高踞在王座上，你的最合法的嗣君又亲口吐露了他是这样一个可咒诅的人，辱没了他的高贵的血统，那么你几时才能重见天日呢？你的父王是一个最圣明的君主；生养你的母后每天都想到人生难免的死亡，她朝夕都在屈膝跪求上天的垂怜。再会！你自己供认的这些罪恶，已经把我从苏格兰放逐。啊，我的胸膛，你的希望永远在这儿埋葬了！

马尔康　麦克德夫，只有一颗正直的心，才会有这种勃发的忠义之情，它已经把黑暗的疑虑从我的灵魂上一扫而空，使我充分信任你的真诚。魔鬼般的麦克白曾经派了许多说客来，想要把我诱进他的罗网，所以我不得不着意提防；可是上帝鉴临在你我二人的中间！从现在起，我委身听从你的指导，并且撤

回我刚才对我自己所讲的坏话,我所加在我自己身上的一切污点,都是我的天性中所没有的。我还没有近过女色,从来没有背过誓,即使是我自己的东西,我也没有贪得的欲念;我从不曾失信于人,我不愿把魔鬼出卖给他的同伴,我珍爱忠诚不亚于生命;刚才我对自己的诽谤,是我第一次的说谎。那真诚的我,是准备随时接受你和我的不幸的祖国的命令的。在你还没有到这儿来以前,年老的西华德已经带领了一万个战士,装备齐全,向苏格兰出发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力量合并在一起;我们堂堂正正的义师,一定可以得胜。您为什么不说话?

麦克德夫 好消息和恶消息同时传进了我的耳朵里,使我的喜怒都失去了自主。

(一医生上。)

马尔康 好,等会儿再说。请问一声,王上出来了吗?

医生 出来了,殿下;有一大群不幸的人们在等候他医治,他们的疾病使最高明的医生束手无策,可是上天给他这样神奇的力量,只要他的手一触,他们就立刻痊愈了。

马尔康 谢谢您的见告,大夫。(医生下。)

麦克德夫 他说的是什么疾病?

马尔康 他们都把它叫做瘰疬;自从我来到英国以后,

我常常看见这位善良的国王显示他的奇妙无比的本领。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祈求着上天;可是害着怪病的人,浑身肿烂,惨不忍睹,一切外科手术无法医治的,他只要嘴里念着祈祷,用一枚金章亲手挂在他们的颈上,他们便会霍然痊愈;据说他这种治病的天能,是世世相传永袭罔替的。除了这种特殊的本领以外,他还是一个天生的预言者,福祥环拱着他的王座,表示他具有各种美德。

麦克德夫 瞧,谁来啦?

马尔康 是我们国里的人;可是我还认不出他是谁。

(洛斯上。)

麦克德夫 我的贤弟,欢迎。

马尔康 我现在认识他了。好上帝,赶快除去使我们成为陌路之人的那一层隔膜吧!

洛斯 阿门,殿下。

麦克德夫 苏格兰还是原来那样子吗?

洛斯 唉!可怜的祖国!它简直不敢认识它自己。它不能再称为我们的母亲,只是我们的坟墓;在那边,除了浑浑噩噩、一无所知的人以外,谁的脸上也不曾有过一丝笑容;叹息、呻吟、震撼天空的呼号,都是日常听惯的声音,不能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剧烈的悲哀变成一般的风气;葬钟敲响的时候,谁也不

再关心它是为谁而鸣;善良人的生命往往在他们帽上的花朵还没有枯萎以前就化为朝露。

麦克德夫　啊！太巧妙、也是太真实的描写！

马尔康　最近有什么令人痛心的事情?

洛斯　一小时以前的变故,在叙述者的嘴里就已经变成陈迹了;每一分钟都产生新的祸难。

麦克德夫　我的妻子安好吗?

洛斯　呃,她很安好。

麦克德夫　我的孩子们呢?

洛斯　也很安好。

麦克德夫　那暴君还没有毁坏他们的平静吗?

洛斯　没有;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很平安的。

麦克德夫　不要吝惜你的言语;究竟怎样?

洛斯　当我带着沉重的消息、预备到这儿来传报的时候,一路上听见谣传,说是许多有名望的人都已经起义;这种谣言照我想起来是很可靠的,因为我亲眼看见那暴君的军队在出动。现在是应该出动全力挽救祖国沦夷的时候了;你们要是在苏格兰出现,可以使男人们个个变成兵士,使女人们愿意从她们的困苦之下争取解放而作战。

马尔康　我们正要回去,让这消息作为他们的安慰吧。友好的英格兰已经借给我们西华德将军和一万兵士,所有基督教的国家里找不出一个比他更老练、

更优秀的军人。

洛斯　我希望我也有同样好的消息给你们！可是我所要说的话，是应该把它在荒野里呼喊，不让它钻进人们耳中的。

麦克德夫　它是关于哪方面的？是和大众有关的呢，还是一两个人单独的不幸？

洛斯　天良未泯的人，对于这件事谁都要觉得像自己身受一样伤心，虽然你是最感到切身之痛的一个。

麦克德夫　倘然那是与我有关的事，那么不要瞒过我；快让我知道了吧。

洛斯　但愿你的耳朵不要从此永远憎恨我的舌头，因为它将要让你听见你有生以来所听到的最惨痛的声音。

麦克德夫　哼，我猜到了。

洛斯　你的城堡受到袭击；你的妻子和儿女都惨死在野蛮的刀剑之下；要是我把他们的死状告诉你，那会使你痛不欲生，在他们已经成为被杀害了的驯鹿似的尸体上，再加上了你的。

马尔康　慈悲的上天！什么，朋友！不要把你的帽子拉下来遮住你的额角；用言语把你的悲伤倾泄出来吧；无言的哀痛是会向那不堪重压的心低声耳语，叫它裂成片片的。

麦克德夫　我的孩子也都死了吗？

洛斯 妻子、孩子、仆人,凡是被他们找得到的,杀得一个不存。

麦克德夫 我却不得不离开那里!我的妻子也被杀了吗?

洛斯 我已经说过了。

马尔康 请宽心吧;让我们用壮烈的复仇做药饵,治疗这一段惨酷的悲痛。

麦克德夫 他自己没有儿女。我的可爱的宝贝们都死了吗?你说他们一个也不存吗?啊,地狱里的恶鸟!一个也不存?什么!我的可爱的鸡雏们和他们的母亲一起葬送在毒手之下了吗?

马尔康 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

麦克德夫 我要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可是我不能抹杀我的人类的感情。我怎么能够把我所最珍爱的人置之度外,不去想念他们呢?难道上天看见这一幕惨剧而不对他们抱同情吗?罪恶深重的麦克德夫!他们都是为了你而死于非命的。我真该死,他们没有一点罪过,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好,无情的屠戮才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愿上天给他们安息!

马尔康 把这一桩仇恨作为磨快你的剑锋的砺石;让哀痛变成愤怒;不要让你的心麻木下去,激起它的怒火来吧。

麦克德夫 啊!我可以一方面让我的眼睛里流着妇人

之泪，一方面让我的舌头发出大言壮语。可是，仁慈的上天，求你撤除一切中途的障碍，让我跟这苏格兰的恶魔正面相对，使我的剑能够刺到他的身上；要是我放他逃走了，那么上天饶恕他吧！

马尔康　这几句话说得很像个汉子。来，我们见国王去；我们的军队已经调齐，一切齐备，只待整装出发。麦克白气数将绝，天诛将至；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的。（同下。）





第五幕

第一场　邓西嫩。城堡中一室

（一医生及一侍女上。）

医生　我已经陪着你看守了两夜，可是一点不能证实你的报告。她最后一次晚上起来行动是在什么时候？

侍女　自从王上出征以后，我曾经看见她从床上起来，披上睡衣，开了橱门上的锁，拿出信纸，把它折起来，在上面写了字，读了一遍，然后把信封好，再回到床上去；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她始终睡得很熟。

医生　这是心理上的一种重大的纷乱，一方面入于睡眠的状态，一方面还能像醒着一般做事。在这种睡眠不安的情形之下，除了走路和其他动作以外，你有没有听见她说过什么话？

侍女　大夫，那我可不能把她的话照样告诉您。

医生　你不妨对我说，而且应该对我说。

侍女　我不能对您说，也不能对任何人说，因为没有一

个见证可以证实我的话。

（麦克白夫人持烛上。）

侍女　您瞧！她来啦。这正是她往常的样子；凭着我的生命起誓，她现在睡得很熟。留心看着她；站近一些。

医生　她怎么会有那支蜡烛？

侍女　那就是放在她的床边的；她的寝室里通宵点着灯火，这是她的命令。

医生　你瞧，她的眼睛睁着呢。

侍女　嗯，可是她的视觉却关闭着。

医生　她现在在干什么？瞧，她在擦着手。

侍女　这是她的一个惯常的动作，好像在洗手似的。我曾经看见她这样擦了足有一刻钟的时间。

麦克白夫人　可是这儿还有一点血迹。

医生　听！她说话了。我要把她的话记下来，免得忘记。

麦克白夫人　去，该死的血迹！去吧！一点、两点，啊，那么现在可以动手了。地狱里是这样幽暗！呸，我的爷，呸！你是一个军人，也会害怕吗？既然谁也不能奈何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怕被人知道？可是谁想得到这老头儿会有这么多血？

医生　你听见没有？

麦克白夫人　费辅爵士从前有一个妻子；现在她在哪儿？

什么！这两只手再也不会干净了吗？算了，我的爷，算了；你这样大惊小怪，把事情都弄糟了。

医生 说下去，说下去；你已经知道你所不应该知道的事。

侍女 我想她已经说了她所不应该说的话；天知道她心里有些什么秘密。

麦克白夫人 这儿还是有一股血腥气；所有阿拉伯的香料都不能叫这只小手变得香一点。啊！啊！啊！

医生 这一声叹息多么沉痛！她的心里蕴蓄着无限的凄苦。

侍女 我不愿为了身体上的尊荣，而让我的胸膛里装着这样一颗心。

医生 好，好，好。

侍女 但愿一切都是好好的，大夫。

医生 这种病我没有法子医治。可是我知道有些曾经在睡梦中走动的人，都是很虔敬地寿终正寝。

麦克白夫人 洗净你的手，披上你的睡衣；不要这样面无人色。我再告诉你一遍，班柯已经下葬了；他不会从坟墓里出来的。

医生 有这等事？

麦克白夫人 睡去，睡去；有人在打门哩。来，来，来，来，让我搀着你。事情已经干了就算了。睡去，睡去，睡去。（下。）

医生 她现在要上床去吗?

侍女 就要上床去了。

医生 外边很多骇人听闻的流言。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反常的纷扰;良心负疚的人往往会向无言的衾枕泄漏他们的秘密;她需要教士的训诲甚于医生的诊视。上帝,上帝饶恕我们一切世人! 留心照料她;凡是可以伤害她自己的东西全都要从她手边拿开;随时看顾着她。好,晚安! 她扰乱了我的心,迷惑了我的眼睛。我心里所想到的,却不敢把它吐出嘴唇。

侍女 晚安,好大夫。(各下。)

第二场 邓西嫩附近乡野

(旗鼓前导,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及兵士等上。)

孟提斯 英格兰军队已经迫近,领军的是马尔康、他的叔父西华德和麦克德夫三人,他们的胸头燃起复仇的怒火;即使心如死灰的人,为了这种痛入骨髓的仇恨也会激起流血的决心。

安格斯 在勃南森林附近,我们将要碰上他们;他们正在从那条路上过来。

凯士纳斯 谁知道道纳本是不是跟他的哥哥在一起?

列诺克斯　我可以确实告诉你，将军，他们不在一起。我有一张他们军队里高级将领的名单，里面有西华德的儿子，还有许多初上战场、乳臭未干的少年。

孟提斯　那暴君有什么举动？

凯士纳斯　他把邓西嫩防御得非常坚固。有人说他疯了；对他比较没有什么恶感的人，却说那是一个猛士的愤怒；可是他不能自己约束住他的惶乱的心情，却是一件无疑的事实。

安格斯　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暗杀的罪恶紧粘在他的手上；每分钟都有一次叛变，谴责他的不忠不义；受他命令的人，都不过奉命行事，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忠诚；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尊号罩在他的身上，就像一个矮小的偷儿穿了一件巨人的衣服一样束手绊脚。

孟提斯　他自己的灵魂都在谴责它本身的存在，谁还能怪他的昏乱的知觉怔忡不安呢。

凯士纳斯　好，我们整队前进吧；我们必须认清谁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人。为了拔除祖国的沉痼，让我们准备和他共同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

列诺克斯　否则我们也愿意喷洒我们的热血，灌溉这一朵国家主权的娇花，淹没那凭陵它的野草。向勃南进军！（众列队行进下。）

第三场　邓西嫩。城堡中一室

（麦克白、医生及侍从等上。）

麦克白　不要再告诉我什么消息；让他们一个个逃走吧；除非勃南的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是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值得害怕的。马尔康那小子算得什么？他不是妇人所生的吗？预知人类死生的精灵曾经这样向我宣告："不要害怕，麦克白；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加害于你。"那么逃走吧，不忠的爵士们，去跟那些饕餮的英国人在一起吧。我的头脑，永远不会被疑虑所困扰，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被恐惧所震荡。

（一仆人上。）

麦克白　魔鬼罚你变成炭团一样黑，你这脸色惨白的狗头！你从哪儿得来这么一副呆鹅的蠢相？

仆人　有一万——

麦克白　一万只鹅吗，狗才？

仆人　一万个兵，陛下。

麦克白　去刺破你自己的脸，把你那吓得毫无血色的两颊染一染红吧，你这鼠胆的小子。什么兵，蠢才？该死的东西！瞧你吓得脸像白布一般。什么兵，不中用的奴才？

仆人　启禀陛下，是英格兰兵。

麦克白　不要让我看见你的脸。（仆人下）西登！——我心里很不舒服，当我看见——喂，西登！——这一次的战争也许可以使我从此高枕无忧，也许可以立刻把我倾覆。我已经活得够长久了；我的生命已经日就枯萎，像一片凋谢的黄叶；凡是老年人所应该享有的尊荣、敬爱、服从和一大群的朋友，我是没有希望再得到的了；代替这一切的，只有低声而深刻的咒诅，口头上的恭维和一些违心的假话。西登！

（西登上。）

西登　陛下有什么吩咐？

麦克白　还有什么消息没有？

西登　陛下，刚才所报告的消息，全都证实了。

麦克白　我要战到我的全身不剩一块好肉。给我拿战铠来。

西登　现在还用不着哩。

麦克白　我要把它穿起来。加派骑兵，到全国各处巡回视察，要是有谁嘴里提起了一句害怕的话，就把他吊死。给我拿战铠来。大夫，你的病人今天怎样？

医生　回陛下，她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思虑太过，继续不断的幻想扰乱了她的神经，使她不得安息。

麦克白　替她医好这一种病。你难道不能诊治那种病态的心理，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拭掉那

写在脑筋上的烦恼，用一种使人忘却一切的甘美的药剂，把那堆满在胸间、重压在心头的积毒扫除干净吗？

医生　那还是要仗病人自己设法的。

麦克白　那么把医药丢给狗子吧；我不要仰仗它。来，替我穿上战铠；给我拿指挥杖来。西登，把骑兵派出去。——大夫，那些爵士们都背了我逃走了。——来，快。——大夫，要是你能够替我的国家验一验小便，查明它的病根，使它回复原来的健康，我一定要使太空之中充满着我对你的赞美的回声。——喂，把它脱下了。——什么大黄肉桂，什么清泻的药剂，可以把这些英格兰人排泄掉？你听见过这类药草吗？

医生　是的，陛下；我听说陛下准备亲自带兵迎战呢。

麦克白　给我把铠甲带着。除非勃南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对死亡和毒害都没有半分惊恐。

医生　（旁白）要是我能够远远离开邓西嫩，高官厚禄再也诱不动我回来。（同下。）

第四场　勃南森林附近的乡野

（旗鼓前导，马尔康、西华德父子、麦克德夫、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洛斯及兵士等列队行进上。）

马尔康　诸位贤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安枕而寝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孟提斯　那是我们一点也不疑惑的。

西华德　前面这一座是什么树林?

孟提斯　勃南森林。

马尔康　每一个兵士都砍下一根树枝来,把它举起在各人的面前;这样我们可以隐匿我们全军的人数,让敌人无从知道我们的实力。

众兵士　得令。

西华德　我们所得到的情报,都说那自信的暴君仍旧在邓西嫩深居不出,等候我们兵临城下。

马尔康　这是他的唯一的希望;因为在他手下的人,不论地位高低,一找到机会都要叛弃他,他们接受他的号令,都只是出于被迫,并不是自己心愿。

麦克德夫　等我们看清了真情实况再下准确的判断吧,眼前让我们发扬战士的坚毅的精神。

西华德　我们这一次的胜败得失,不久就可以分晓。口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悬空的希望,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大家奋勇前进吧!(众列队行进下。)

第五场　邓西嫩。城堡内

(旗鼓前导,麦克白、西登及兵士等上。)

麦克白　把我们的旗帜挂在城墙外面;到处仍旧是一片

"他们来了"的呼声;我们这座城堡防御得这样坚强,还怕他们围攻吗?让他们到这儿来,等饥饿和瘟疫来把他们收拾去吧。倘不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也倒了戈跟他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尽可以挺身出战,把他们赶回老家去。(内妇女哭声)那是什么声音?

西登　是妇女们的哭声,陛下。(下。)

麦克白　我简直已经忘记了恐惧的滋味。从前一声晚间的哀叫,可以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听着一段可怕的故事,我的头发会像有了生命似的竖起来。现在我已经饱尝无数的恐怖;我的习惯于杀戮的思想,再也没有什么悲惨的事情可以使它惊悚了。

(西登重上。)

麦克白　那哭声是为了什么事?

西登　陛下,王后死了。

麦克白　她反正要死的,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

意义。

（一使者上。）

麦克白　你要来播弄你的唇舌；有什么话快说。

使者　陛下，我应该向您报告我以为我所看见的事，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起。

麦克白　好，你说吧。

使者　当我站在山头守望的时候，我向勃南一眼望去，好像那边的树木都在开始行动了。

麦克白　说谎的奴才！

使者　要是没有那么一回事，我愿意悉听陛下的惩处；在这三哩路以内，您可以看见它向这边过来；一座活动的树林。

麦克白　要是你说了谎话，我要把你活活吊在最近的一株树上，让你饿死；要是你的话是真的，我也希望你把我吊死了吧。我的决心已经有些动摇，我开始怀疑起那魔鬼所说的似是而非的暧昧的谎话了；"不要害怕，除非勃南森林会到邓西嫩来"；现在一座树林真的到邓西嫩来了。披上武装，出去！他所说的这种事情要是果然出现，那么逃走固然逃走不了，留在这儿也不过坐以待毙。我现在开始厌倦白昼的阳光，但愿这世界早一点崩溃。敲起警钟来！吹吧，狂风！来吧，灭亡！就是死我们也要捐躯沙场。（同下。）

第六场　同前。城堡前平原

（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麦克德夫等率军队各持树枝上。）

马尔康　现在已经相去不远；把你们树叶的幕障抛下，现出你们威武的军容来。尊贵的叔父，请您带领我的兄弟——您的英勇的儿子，先去和敌人交战；其余的一切统归尊贵的麦克德夫跟我两人负责部署。

西华德　再会。今天晚上我们只要找得到那暴君的军队，一定要跟他们拚个你死我活。

麦克德夫　把我们所有的喇叭一齐吹起来；鼓足了你们的衷气，把流血和死亡的消息吹进敌人的耳里。（同下。）

第七场　同前。平原上的另一部分

（号角声。麦克白上。）

麦克白　他们已经缚住我的手脚；我不能逃走，可是我必须像熊一样挣扎到底。哪一个人不是妇人生下的？除了这样一个人以外，我还怕什么人。

（小西华德上。）

小西华德　你叫什么名字？

麦克白　我的名字说出来会吓坏你。

小西华德　即使你给自己取了一个比地狱里的魔鬼更炽热的名字，也吓不倒我。

麦克白　我就叫麦克白。

小西华德　魔鬼自己也不能向我的耳中说出一个更可憎恨的名字。

麦克白　他也不能说出一个更可怕的名字。

小西华德　胡说，你这可恶的暴君；我要用我的剑证明你是说谎。（二人交战，小西华德被杀。）

麦克白　你是妇人所生的；我瞧不起一切妇人之子手里的刀剑。（下。）

（号角声。麦克德夫上。）

麦克德夫　那喧声是在那边。暴君，露出你的脸来；要是你已经被人杀死，等不及我来取你的性命，那么我的妻子儿女的阴魂一定不会放过我。我不能杀害那些被你雇佣的倒霉的士卒；我的剑倘不能刺中你，麦克白，我宁愿让它闲置不用，保全它的锋刃，把它重新插回鞘里。你应该在那边；这一阵高声的呐喊，好像是宣布什么重要的人物上阵似的。命运，让我找到他吧！我没有此外的奢求了。（下。号角声。）

（马尔康及老西华德上。）

西华德　这儿来，殿下；那城堡已经拱手纳降。暴君的

人民有的帮这一面,有的帮那一面;英勇的爵士们一个个出力奋战;您已经胜算在握,大势就可以决定了。

马尔康　我们也碰见了敌人,他们只是虚晃几枪罢了。

西华德　殿下,请进堡里去吧。(同下。号角声。)

(麦克白重上。)

麦克白　我为什么要学那些罗马人的傻样子,死在我自己的剑上呢？我的剑是应该为杀敌而用的。

(麦克德夫重上。)

麦克德夫　转过来,地狱里的恶狗,转过来!

麦克白　我在一切人中间,最不愿意看见你。可是你回去吧,我的灵魂里沾着你一家人的血,已经太多了。

麦克德夫　我没有话说;我的话都在我的剑上,你这没有一个名字可以形容你的狠毒的恶贼!(二人交战。)

麦克白　你不过白费了气力;你要使我流血,正像用你锐利的剑锋在空气上划一道痕迹一样困难。让你的刀刃降落在别人的头上吧;我的生命是有魔法保护的,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人可以把它伤害。

麦克德夫　不要再信任你的魔法了吧;让你所信奉的神告诉你,麦克德夫是没有足月就从他母亲的腹中剖出来的。

麦克白　愿那告诉我这样的话的舌头永受咒诅,因为它使我失去了男子汉的勇气!愿这些欺人的魔鬼再

也不要被人相信，他们用模棱两可的话愚弄我们，听来好像大有希望，结果却完全和我们原来的期望相反。我不愿跟你交战。

麦克德夫 那么投降吧，懦夫，我们可以饶你活命，可是要叫你在众人的面前出丑：我们要把你的像画在篷帐外面，底下写着，"请来看暴君的原形。"

麦克白 我不愿投降，我不愿低头吻那马尔康小子足下的泥土，被那些下贱的民众任意唾骂。虽然勃南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虽然今天和你狭路相逢，你偏偏不是妇人所生下的，可是我还要擎起我的雄壮的盾牌，尽我最后的力量。来，麦克德夫，谁先喊"住手，够了"的，让他永远在地狱里沉沦。（二人且战且下。）

（吹退军号。喇叭奏花腔。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洛斯、众爵士及兵士等重上。）

马尔康 我希望我们不见的朋友都能够安然到来。

西华德 总有人免不了牺牲；可是照我看见的眼前这些人说起来，我们这次重大的胜利所付的代价是很小的。

马尔康 麦克德夫跟您的英勇的儿子都失踪了。

洛斯 老将军，令郎已经尽了一个军人的责任；他刚刚活到成人的年龄，就用他的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证明了他的勇力，像一个男子汉似的死了。

西华德 那么他已经死了吗？

洛斯　是的，他的尸体已经从战场上搬走。他的死是一桩无价的损失，您必须勉抑哀思才好。

西华德　他的伤口是在前面吗？

洛斯　是的，在他的额部。

西华德　那么愿他成为上帝的兵士！要是我有像头发一样多的儿子，我也不希望他们得到一个更光荣的结局；这就作为他的丧钟吧。

马尔康　他是值得我们更深的悲悼的，我将向他致献我的哀思。

西华德　他已经得到他最大的酬报；他们说，他死得很英勇，他的责任已尽；愿上帝与他同在！又有好消息来了。

（麦克德夫携麦克白首级重上。）

麦克德夫　祝福，吾王陛下！你就是国王了。瞧，篡贼的万恶的头颅已经取来；无道的虐政从此推翻了。我看见全国的英俊拥绕在你的周围，他们心里都在发出跟我同样的敬礼；现在我要请他们陪着我高呼：祝福，苏格兰的国王！

众人　祝福，苏格兰的国王！（喇叭奏花腔。）

马尔康　多承各位拥戴，论功行赏，在此一朝。各位爵士国戚，从现在起，你们都得到了伯爵的封号，在苏格兰你们是最初享有这样封号的人。在这去旧布新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那些因为逃避

暴君的罗网而出亡国外的朋友们，我们必须召唤他们回来；这个屠夫虽然已经死了，他的魔鬼一样的王后，据说也已经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帮助他们杀人行凶的党羽，我们必须一一搜捕，处以极刑；此外一切必要的工作，我们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分别先后，逐步处理。现在我要感谢各位的相助，还要请你们陪我到斯贡去，参与加冕大典。
（喇叭奏花腔。众下。）



经典读本·莎士比亚戏剧

朱生豪 译



-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爱的徒劳
  驯悍记

- 哈姆莱特
  皆大欢喜
  暴风雨

- 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仲夏夜之梦
  错误的喜剧
  第十二夜

- 罗密欧与朱丽叶
  维洛那二绅士
  辛白林

- 科利奥兰纳斯
  约翰王
  麦克白

-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雅典的泰门
  李尔王

- 理查二世
  亨利四世上篇
  亨利四世下篇

- 威尼斯商人
  无事生非
  终成眷属

- 裘力斯·凯撒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 奥瑟罗
  冬天的故事
  一报还一报



The Play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戏剧



I·1549 定价：16.00元
ISBN 7-5325-3196-1



装帧设计 峤青设计工作室 Qiaoqing Studio